
武侠世界
第30年
45
$10.00

編者話

歐陽雲飛先生所撰寫的「風流才子故事集」之「白牡丹」在今期和大家見面，這篇是繼「紅唇留香」之後又一精心傑作。故事描述南痴東方雪和北怪西門雨，兩人本是世交，更是莫逆的朋友，但後來却因南痴在天下劍手論劍華山時奪得了天下第一劍之尊，而使兩家的關係發生變化，由疏遠、妒忌，以致最後演變成互相仇視、勢不兩立的局面，他們的兒子東方不雨、西門恨雪更為了名妓白牡丹而爭風呷醋，最後更演變成意氣之爭，兩個年輕人為了奪得美人歸而決戰，這場南痴北怪之戰，到底鹿死誰手？白牡丹挑撥是非的目的何在？故事情節迂迴曲折，耐人尋味，名家佳作，請勿失諸交臂！

*　　*　　*

下期將刊登蕭玉寒先生所著「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之「遊戲人間」，本故事描述賴布衣和司馬福、李二牛再次回到羅浮山，發現陰龍脈的去向，循脈來至增城，為妓女香香與花縣陳家小廝洪平子撮合一段姻緣……故事離奇曲折，峯廻路轉，請拭目以待！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H－466799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260.00
	一年港幣	$520.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289.00
	一年港幣	$577.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46.00
	一年港幣	$69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45期
（總號 154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元・
H.K.$1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風流才子故事集／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白牡丹



南痴北怪

福州，是天下第一劍東方雪的根據地。

另有一位武林名宿，怪客西門雨也住在這裡。

因為二人同住一地，東方雪在福州之南，故又稱南痴；西門雨住在福州之北，當地人又叫他北怪。

這南痴北怪，皆家大業大，財力雄厚，手下高手如雲，都是望重江湖，名滿天下的武林世家，彼此過從甚密，是世交，更是誼屬莫逆的好朋友，經常携手伙義江湖，結伴行俠四海。

距料，好景不長，自從天下劍手論劍華山，東方雪力戰羣豪，拔得頭籌，贏得天下第一之尊，西門雨敗在東方雪劍下後，兩人的關係便開始有了變化，由疏遠、妒忌、仇視，終於達到不可收拾的程度。

東方雪變了，變得很狂妄，很自

誓不相容

負，尤其嗜武如命，幾乎如瘋似狂，喜歡到處找人比武較技，以擊敗對手為樂事，不知惹來多少恩怨，招來多少是非，雖然是正牌的天下第一劍，別人在暗地卻叫他天下第一瘋。

西門雨對東方雪天下第一的尊號顯然很在意，於是乎，他老兄不甘寂寞，也給自己加了一個天下第一「怪」的封號。

這老小子說怪還真怪，整日足不出戶，閉關自守，謝絕了所有的訪客，也不跟武林同道有任何往來，與東方雪的表現恰恰相反。

唯一相同的是，西門雨也在加緊勤練武技，閉門苦修，決心要打敗東方雪，扳回顏面。

西門雨曾先後下了兩次戰書，向東方雪挑戰。

偏偏，西門雨的寶劍不爭氣。

第一次北怪沒有贏。

第二次南痴沒有輸。

因而，兩家的關係更加惡化，已到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地步，連兩家所生子嗣的名字都充滿了敵意。

東方雪的兒子叫東方「不雨」。

西門雨的兒子叫西門「恨雪」。

這還不要緊，更嚴重的是，東方不雨與西門恨雪，同時愛上了一位姑娘——白牡丹。

這白牡丹並非富豪千金。

也不是官宦人家的大小姐。

而是艷名遠播，冠蓋羣芳，名震香國，紅遍江南的一名妓女。

白牡丹賣笑滿春園僅僅只有三個月的時間，卻在福州掀起了滔天巨浪，天曉得有多少達官貴人，王孫公子為她瘋狂，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最瘋最狂的首推東方不雨、西門恨雪。

起初或許只是逢場作戲，逗逗樂子罷了，但當發現對方也在追香逐臭，成為白牡丹的座上嘉賓，將白牡丹引為紅粉知己時，情形馬上有了極大的轉變。

他們把滿春園當作南痴北怪爭強鬥勝的戰場。

白牡丹的歸屬成為他們心目中的勝敗指標。

誰先把白牡丹弄到手，誰就是勝利者。

誰先把白牡丹娶進門，誰就是大贏家。

東方雪跟西門雨在鬥。

西門恨雪跟東方不雨也在鬥。

兩大世家由單純的爭風吃醋，演變成複雜的意氣之爭，皆卯足了勁，施出渾身解數，動員起所有的力量，準備決一高下。

同時，江湖上多的是好事之徒，武林中多的是唯恐天下不亂的傢伙，在他們推波助瀾之下，情勢更加險惡，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危機四伏，殺機重重。

不是嗎，在福州城出沒的武林人物已顯著增加。

鬼見愁風飛揚到了。

母夜叉陰九娘到了。

凶僧有情和尚到了。

惡道無義道人到了。

當然，有是非的地方就有生意，殺手絕對不會放過這個大好的機會。

喪門必然會來。

喜門也不例外。

兩派又在福州展開第二回合的角逐。

＊　＊　＊

白玉樓住在太白樓。

太白樓是福州最大最豪華的一家飯莊。

一側，有一座獨門獨院，六角形的，極其典雅別緻，充滿詩情畫意，四面種有翠竹的小樓，名曰：「翠竹軒」，是太白樓收費最貴的一個地方，阿臭、白玉樓師徒就住在這裡。

喪門車停在門外，喪門鑼喪門鼓一應俱全，一面大號的奪命旗，高高插在翠竹軒的樓頂，迎風飄揚，十分壯麗而又醒目。

這也就是表示白玉樓坐鎮在此，開張營業。

然而，並無生意上門。

他們師徒也不在翠竹軒。

人在太白樓，正在開懷暢飲。

他二人都是美食主義者，菜乃佳餚，酒亦上品，正一面談論往昔那些過五關斬六將的美事，一面大吃大喝，簡直拿錢不當錢，好像白花花的銀子不是自己的，隨時隨地都會有人送錢上門來。

阿臭忽道：「師父，真的有人送錢來了。」

白玉樓一怔，道：「誰呀？」

阿臭指著門口道：「那個瘋子，武痴東方雪。」

沒錯，是東方雪來了，已踏進太白樓的大門。

不過，是否真的送錢來卻不得而

知。

在他的身旁，有一個二十來歲，生得甚是體面的年輕人，正是武痴的寶貝兒子東方不雨。

父子二人的身後，緊跟着七八個惡形惡狀、獐頭鼠目，一看就曉得絕非善類的江湖人物。

待行至切近時，白玉樓招一下手，道：「東方大俠別來無恙？」

東方雪先是一楞，隨即滿臉堆笑的漫應道：「幸會，幸會。」

阿臭皺着眉頭道：「東方前輩怎麼不再發神經，出外找人比武較技，回到自己的老家來了，是老毛病已經痊癒，還是家中着火了？」

這話實在不怎麼客氣，東方不雨的臉馬上變了顏色，冷聲道：「娃兒說話最好客氣點，當心禍從口出。」

阿臭欲待反唇相譏，白玉樓及時打岔道：「閣下準備請客？」

東方雪皮笑肉不笑的道：「被白門主猜中了。」

白玉樓望一眼他身後的蝦兵蟹將，道：「東方大俠高明，所謂有備無患，想必是請來助拳的吧？」

東方雪乾笑一聲，言不由衷的道：「白門主誤會了，這幾位朋友來福州玩，老夫只是略盡地主之誼，如此而已。」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還沒有請教喪門此來福州何事？」

阿臭直接了當的道：「做生意。」

東方不雨道：「做什麼生意？」

「殺人的生意。」

「殺誰？」

「現在還不曉得。」

「該不是已經收了北怪的銀子吧？」

「笑話，若是收了西門雨的銀子，你我還能在此談天說地？」

「不談天說地又怎麼樣？」

「兩位說不定早已蒙主寵召，魂遊天國。」

一句話激怒了東方不雨，刷！拔劍的速度比閃電還快，遙指着阿臭的鼻尖道：「亮傢伙！」

阿臭穩坐如故，揚眉道：「幹嘛？」

「本少爺要教訓教訓你。」

「抱歉，俺師父說過，喪門的人不打沒有錢的架，也不殺沒有錢的人。」

「少爺找你挑戰！」

「赫，這眞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大概是遺傳吧，你也有找人比武的毛病，可惜找錯了對象，阿臭沒興趣！」

「哼，這可由不得你！」

健腕一挺，東方不雨正要出劍發招，身後的一名黑臉大漢急聲道：「殺雞用不到牛刀，這個臭小子交給小弟了。」

發話同時，招已出手，劈面攻來一掌。

阿臭暴喝一聲：「你娘，你這是自討苦吃！」

隨手抓起兩個饅頭來，抖手擲出，奇準無比的擊中黑臉大漢的兩隻鼠目。

千萬別瞧不起這兩個饅頭，力道奇大無匹，撞得黑臉大漢蹬！蹬！蹬！的連退三步，眼圈發黑，腫起來兩個拳大的包。

阿臭神氣活現的道：「請這種膿包來，只會丟人現眼，狗屁事也辦不了。」

東方不雨恨得牙癢癢的，道：「那要請誰？」

「請出類拔萃、鼎鼎大名、大名鼎鼎的喪門。」

「不必，東方世家雄霸武林，用不到借助外力。」

「南痴有信心能夠勝得了北怪？」

「遊刃有餘。」

「你東方不雨也有把握打敗西門恨雪，將白牡丹娶回家，抱上床？」

「易如反掌。」

阿臭今天的話可眞多，翻了一個白眼，道：「喂，白牡丹這個禍水，究竟長得什麼樣兒？怎會掀起這麼大的風浪？」

東方不雨臉色一沉，道：「小子，你問這作甚？莫非想喝白牡丹的洗脚水？」

阿臭目注白玉樓，道：「俺師父是獵艷高手，也許會分一杯羹。」

東方不雨錯愕一下，凝視着白玉樓，吐字如刀：「白玉樓，我警告你，最好不要踏進滿春園，沾到白牡丹的邊兒。」

風流才子白玉樓冷然一哂，道：「假如本門主不自量力，去找白牡丹一親芳澤呢？」

東方不雨的反應好强烈：「本少爺會跟你拚命！」

白玉樓豈會怕了他，語冷如冰：「喪門不接受警告！」

東方雪以有這麼一個剛强的兒子為榮，哈哈一笑，道：「最低限度，希望白門主能接受老夫的忠告。」

白玉樓一楞，道：「什麼忠告？」

「別被北怪收買。」

「尊駕的意思是說，別拿北怪的錢來殺南痴？」

「就是這個意思。」

「哈哈，這話似乎不該出自一個老江湖之口。」

「此話怎講？」

「喪門的工作就是殺人，沒有拒絕別人請求的權利。」

「喪門若是答應，老夫可以給你一筆銀子，以為補償。」

「謝謝，喪門不收這種不明不白的錢！」

阿臭擧起一杯酒來灌下去，拿着空酒杯把玩着，嘻皮笑臉的道：「東方老兒，你這不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擧嘛，想花錢消災，何不直接了當的請喪門出面，幹嘛要兜圈子？」

他那裡知道，東方雪自視甚高，

不願明目張胆的請喪門出面，以免壞了他自己的名頭，聞言立即斷然拒絕道：「沒有這個必要。」

白玉樓分析道：「以東方大俠的功力修為，與西門雨單打獨鬥，在三百招外取勝應無問題，但如鬥智或打羣架則未必。」

東方不雨傲然道：「不論鬥智鬥力或打羣架，東方世家都不會落在人後。」

白玉樓不疾不徐的道：「女人的心，海底的針，西門恨雪又是一表人才，你敢說一定能把白牡丹弄到你身邊來？」

東方不雨好狂，拍着胸脯道：「本少爺敢誇下海口，她非我不嫁，我非她不娶！」

「別太高估了自己。」

「本少爺說的是實話。」

「輕敵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東方世家有實力作後盾。」

「倘若北怪請了高明的人物拔刀，又當如何？」

阿臭補充道：「假使西門雨花錢請喪門相助，我們師徒沒有理由拒絕。」

武痴東方雪聞言面露不悅之色，沉聲道：「就算喪門、喜門一起靠過去，東方世家也不在乎。」

話已說絕，立與東方不雨等人拂袖而去。

行約數個桌面，忽又轉身對那黑臉大漢道：「你不必來了。」

阿臭好缺德，火上加油道：「是嘛，像這種角色，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根本上不了枱面，白白糟蹋糧食，早該炒魷魚了。」

黑臉大漢眞是倒了八輩子的血霉，被東方雪開革不算，還吃了阿臭的一頓搶白，又氣又惱，又羞又憤，呆呆地楞在當場，進也不得，退也不是。

酒已足，飯已飽，阿臭師徒不願再跟東方父子嘔氣，拍拍屁股，付帳返回翠竹軒。

* * *

沒多久，黑臉大漢也垂頭喪氣的離開太白樓。

眞是寃家路窄，在翠竹軒的門口發現了喪門車。

一肚子的怒火正無處發洩，大漢掄起了一雙鐵錘也似的拳頭，猛向喪門車劈出一掌。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一掌劈下，異事陡生，一陣「軋軋」之聲傳處，從棺木內怒矢般射出來數支飛刀，襲向他的致命要害之處。

幸好武功底子不算太差，反應也不慢，身子一仰，倒地打滾，從鬼門關撿回來一條命。

活罪還是難免，右肩之上被射中一刀，鮮血染紅了一大片衣裳，氣得他跺脚直罵：「媽的個巴子，好厲害的喪門，棺木裡都裝着機關暗器！」

鑼鼓一喧，驚動了阿臭師徒，白玉樓飄然而現，喝問道：「朋友可是要談生意？」

阿臭道：「一條命一千兩，不二價。」

白玉樓道：「但有一個先決條件，喪門不殺忠臣孝子，不殺貞節烈女，不殺孤兒寡婦。」

阿臭道：「其他的人都可以，喪門天不怕，地不怕，江洋大盜、綠林好漢，照樣叫他四脚朝天，命歸九幽。」

「哼！」

大漢報以一聲冷哼，掉頭就走。

把阿臭推進五里雲霧中，傻乎乎的道：「怪事，是他吃錯了藥，還是咱們表錯了情？」

白玉樓道：「可能是咱們表錯了情。」

阿臭發火道：「豈有此理，莫名其妙，少拿喪門尋開心，這小子八成有神經病——」

白玉樓截口道：「算了，被東方雪踢出門牆，又挨了一刀子，已經夠倒霉了，別再跟他斤斤計較。」

阿臭道：「咱們也不怎麼走運，來此已有數日，仍不見生意上門。」

「別急，南痴北怪，各不相讓，必會各逞奇謀，運用各種外力，千方百計的戰勝對方。」

「可是，南痴這方面似乎已經變成死胡同，此路不通。」

「南痴不通，還有北怪。」

「北怪也不上路怎麼辦？」

「放心，江湖上多的是是非，武林中多的是恩怨，喪門車所到之處，從未有空手而返的紀錄。」

* * *

白玉樓很是篤定，絲毫未因沒攬到生意而懊惱，高坐翠竹軒，與阿臭弈棋品茗自娛。

噹！噹！噹！鳴鑼三聲。

咚！咚！咚！擊鼓三通。

完全照着喪門的規矩來辦。

無疑是有生意上門了。

阿臭精神一振，道：「想必是北怪來報到了。」

事實卻大謬不然，來者並非北怪西門雨。

白玉樓探頭向外一望，馬上發現敲鑼打鼓的人是兩個方外之人，一僧一道。

僧是凶僧有情和尚。

道是惡道無義道人。

和尚年約五十上下，橫眉豎目，一臉邪氣，是一個喜歡到處「留情」的酒肉花和尚。

道人的歲數跟和尚差不多，神態猥瑣，六根不淨，是一個無情無義，聲名狼藉的牛鼻子。

這一僧一道，合稱僧道二兇，是江湖道上的兩顆煞星，心狠手辣，無惡不作，人見人怕，人見人厭。

沒等阿臭師徒出去，僧道二兇已兀自來到翠竹軒前。

白玉樓聳一下雙肩道：「和尚是不

是有血海深仇，需要喪門出面伸雪？」

有情和尚搖搖頭，冷冰冰的道：「沒有。」

阿臭雙目一瞪，道：「那是道長有殺父奪妻之恨，要本門為你殺人？」

無義道人同樣矢口否認：「有仇有恨，貧道會自行解決，用不到喪門來操刀。」

阿臭發火道：「那兩位為何敲鑼打鼓，可是存心想吃喪門的豆腐？」

有情和尚道：「老衲在找人。」

無義道人道：「貧道在問路。」

白玉樓一怔，道：「找誰？」

有情和尚道：「武痴東方雪。」

「可是南痴邀你們來的？」

「非也，非也。」

「那是兩位毛遂自薦，想渾水摸魚？」

「也不完全是。」

阿臭怒溢雙眉，沒好氣的道：「這也不是，那也不對，兩位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無義道人嘿嘿冷笑道：「是想跟東方父子敘一敘，談一談，溝通一下意見。」

白玉樓冷電似的眸光一閃，道：「哦，原來是奇貨可居，待價而沽，想賣一個好價錢？」

無義道人倒很坦率：「是有這個意思。」

有情和尚說的更清楚：「兩虎相爭，各不相讓，又都是富可敵國的大財主，這種發財的機會並不多，放棄爭奪的人不是白痴，就是傻瓜。」

阿臭聞言大怒道：「媽的，說了半天，你們是想搶喪門的飯碗，已經撈過界啦。」

無義道人乾笑道：「言重了，我們只想搖旗吶喊，為人助威，並不準備替人殺人，代人伸冤，幹殺人的工作。」

白玉樓道：「可曾和北怪西門雨接過頭？」

有情和尚道：「目前尚未照面。」

無義道人道：「見過東方雪，再去見西門雨。」

阿臭冷言冷語的道：「兩位的算盤倒打得挺精，那個價高賣那個，這簡直是敲詐嘛。」

有情和尚大言不慚的道：「機會難得，不敲白不敲，不詐白不詐！」

白玉樓不願再和這種人浪費唇舌，道：「東方父子正在太白樓宴客，說不定還有殘酒剩菜可吃，請吧！」

僧道二兇連一個謝字都懶得說，互望一眼，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臭衝着他倆的背影臭罵道：「江湖敗類，武林垃圾，有他們來瞎攪和，不天下大亂才怪。」

白玉樓緊鎖着雙眉，道：「不錯，凡事只要有僧道二兇插手，準會掀起軒然大波。」

阿臭憂心忡忡的道：「最重要的是，咱們的生意恐怕不樂觀。」

有人接口道：「此處羣雄並起，冠蓋雲集，大家都待價而沽，生意是不好做。」

應聲走進一位錦衣少年來，正是那個無賴、混混、以販賣消息維生的包玉郎。

包玉郎一進門就神秘兮兮的笑道：「白兄，滋味如何？」

這話沒頭沒腦，白玉樓一時沒弄懂他的意思，道：「什麼滋味呀？」

包打聽賊眼一翻，在翠竹軒瞄來瞄去的道：「自然是指你和阿香姑娘的那一場雌雄大戰呀，怎麼沒見那小妮子的芳踪？」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一夜風流，欠債已清，早已恢復了自由之身。」

阿臭幫腔道：「回家去啦，可能準備要嫁人啦。」

包打聽嘖嘖有聲的道：「可惜呀可惜，這麼標緻的妞兒，打着燈籠也找不到，怎麼可以隨便放她走。」

白玉樓正容道：「欠債還錢，既然債務已清，喪門就沒有理由再留人，更無權繼續『使用』。」

包玉郎不以為然：「傻啊，眞是傻透了，如果小弟沒有走眼，阿香已經愛上了白門主，留在身邊不用看着也舒服，嫁給別人多可惜。」

阿臭道：「人都走了，放馬後炮有屁用，談談眼前的南痴北怪的交戰大事吧。」

此話一出，包玉郎馬上換了另一副嘴臉，一本正經的道：「小友是打算要談正事，談生意，談消息，是不是？」

白玉樓當然明白他的意思，掏出一錠銀子擲過去，道：「夠不夠？」

包玉郎拿在手裡掂一掂，堆下來一臉的諂笑道：「夠了，夠了，貪財，貪財！不知白門主想知道那些事？」

「先談談南痴北怪的整個大勢吧。」

「眼前的大勢可以用八個字來形容。」

「那八個字？」

「亂七八糟，一片渾沌。」

「請說清楚點。」

包玉郎振振有詞的道：「儘管東方世家已經丟了三條命，西門世家也死了四個人，但這只是序曲前奏，主戲尚未登場，東方雪、西門雨正各逞奇謀，鬥智鬥力，情況風起雲湧，變幻莫測，彼此半斤八兩，勢均力敵，還看不出勝負的端倪來。」

阿臭道：「聽說與僧道二兇齊名的八閩雙煞——鬼見愁風飛揚、母夜叉陰九娘這一對狗男女也到了福州？」

包打聽道：「這是眞的。」

「賣給誰了？。

「目前尚未找到買主。」

「喜門的行踪如何？」

「比喪門早到三天。」

「投效何人？」

「情況還不明朗。」

白玉樓道：「談談白牡丹吧，東方不雨和西門恨雪，誰有希望雀屏中選，把她娶回家？」

包玉郎大搖其頭道：「內情複雜，現在還難下斷語。」

「她究竟愛那個？」

「兩個都愛。」

「三角戀愛？」

「那倒未必。」

「這話是什麼意思？」

包打聽自己倒了一杯茶，一口灌下去，潤一潤嗓子，道：「窰姐兒，婊子嘛，說來說去還不是為了錢、為了命，兩個都愛，白花花的銀子才會像流水一樣流進來，假使決定嫁給其中一人，誰敢保證不會黑夜飛頭，做了屈死鬼。」

阿臭道：「這根本是在玩火嘛。」

包玉郎道：「是可以這樣說，事實上西門恨雪與東方不雨已經跳下火坑，屁股也着火了，欲罷不能，爬不起來了。」

「奶奶的，女人眞是禍水。」

「奇怪，男人就喜歡禍水。」

「是啊，沒有女人，生活會失去顏色。」

「對啊，沒有禍水，男人會喪失鬥志。」

白玉樓沉思有頃，忽道：「據本門主所知，這個白牡丹來福州不過才三個月的時間，以前是幹什麼的？」

包玉郎道：「這個女人好似從天而降，沒有人知道她的過去。」

「會不會是她另有陰謀，故意設下了這個粉紅色的陷阱？」

「茲事體大，小弟沒有這方面的資料，不敢隨便亂猜。」

「不論是何來歷，婊子嘛，終歸是一隻破鞋，二手貨，南痴北怪昏頭了，怎會為一個妓女拚死拚活？」

「不！白兄有所不知，這白牡丹一點也不破，也不是二手貨，還是玉潔冰清的黃花大閨女。」

阿臭聽得一呆，道：「赫，這可鮮，婊子還有黃花大閨女，快說這個白牡丹到底生得什麼樣兒，為何會使福州城為她瘋狂，迷倒了這麼多臭男人？」

一提起白牡丹的容顏來，包玉郎就雙眼發亮，精神百倍，口沫四濺的道：「美，太美了，比天上的仙女更美，比地上的鮮花更艷，是那一種看一眼就會使人心跳、使人窒息、使人陶醉，會無條件的拜在她的石榴裙下，心甘情願的為她死的女人！」

白玉樓道：「你看見過白牡丹？」

「遠遠的看過一次。」

「為什麼不近處看？」

「說來洩氣，沒銀子。」

「看一眼也要錢？」

「當然！」

「要好多？」

「在外面，遠遠的看，一次十兩。」

阿臭驚叫道：「乖乖，這麼貴？」

包玉郎斷然道：「不貴，不貴！」

「值得嗎？」

「值得，值得，太值得了！」

白玉樓聽到這裡，一股莫名的衝動襲上心頭，道：「走，咱們到滿春園去，本門主倒想見識見識這位名滿香國的白牡丹。」

* * *

滿春園在閩江邊上。

建築甚是宏偉壯觀，彷若豪門宅第，單從外表上看，一點也看不出是操皮肉生涯的娼門。

門外車水馬龍。

園內人潮如湧。

粉頭們有的在倚門賣笑，有的在猛拋媚眼，有的更大膽，居然親自出馬拉客，打情罵俏之聲不絕如縷，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肉市場。

阿臭的眼睛都看花了，楞頭楞腦的道：「誰是白牡丹呀？我看都差不多嘛，沒有幾個看得順眼的，沒有感覺到心跳，也不會陶醉。」

包玉郎比手劃脚的道：「這些都是爛貨，是滿春園的低級廉價品，高級品在後面的春風樓，白牡丹是公主，是女皇，怎會跟這些破銅爛鐵在一起。」

白玉樓道：「你是說，白牡丹接客的地方在春風樓？」

包打聽道：「春風樓也是一座小廟，擺不下白牡丹這一尊大菩薩。」

阿臭不耐煩的吼道：「喂，包無賴，包混口，別賣關子，是不是又想要銀子了？」

包玉郎連忙否認道：「不，承白門主看得起，我包玉郎決定交兩位做朋友，在福州，不論任何消息，不再收喪門的一文錢。」

阿臭沒好氣的道：「那就快說呀。」

包玉郎欲語未語，一個熟悉的聲音接口道：「哼，無賴就是無賴，這麼一丁點芝蔴小事也故弄玄虛，自抬身價，喜門願提供免費服務。」

喜門門主紅玫瑰應聲而現。

她手下的四名殺手緊隨在側。

阿臭一照面就沒好話：「哼，眞是冤家路窄。」

紅玫瑰滿面春風，似愛似恨的望着白玉樓，嬌滴滴的道：「常言道得好，不是冤家不聚頭。」

不待白玉樓開口，阿臭搶着說：「喜門在溫州吃了癟，未能保住趙駝子的命，是不是想在福州扳回顏面，與喪門一爭短長？」

一號殺手代門主作答道：「大家心照不宣。」

二號殺手又舊話重提道：「競爭才有進步。」

三號殺手的話有弦外之音：「合作皆大歡喜。」

白玉樓沒理會他們，面無表情的問紅玫瑰：「白牡丹在何處賣笑？」

紅玫瑰淸淸脆脆的吐出來三個字：「牡丹亭。」

白玉樓嘴角一撇，冷笑道：「想必一定是紅門主一手安排的吧？」

紅玫瑰花容立變，語帶詫異：「白兄何出此言？」

白玉樓以審問罪犯的語氣說道：「伏虎莊的那四條命案，每死一個人身上都會出現一朵白牡丹，妳知道吧？」

「此事盡人皆知。」

「這個主意是紅門主出的？」

「我……」

「妳否認？」

阿臭抓住機會猛開炮：「好漢做事好漢當，喜門如果是一個宗派，妳紅玫瑰也自認爲是一個人物的話，就不要睜着眼睛說瞎話。」

紅玫瑰沒說瞎話，立即頷首認可：「本門主不否認曾出過這個點子。」

白玉樓緊追不捨道：「也就是說，名妓白牡丹也是姑娘的傑作？」

「喜門和白牡丹毫無牽扯。」

「既無牽扯，此女怎會名叫白牡丹，又住在牡丹亭？」

「大概純粹是巧合吧。」

「天下會有這麼巧的事？」

「巧事隨處可見，隨時可有。」

「紅門主來滿春園何事？」

阿臭的話好難聽：「一個大姑娘家，妳總不能說是來逛窰子吧？」

紅玫瑰不慌不忙的道：「來招攬生意。」

阿臭道：「妳跑錯地方了吧，拉生意應該去找南痴北怪，這是滿春園，是娼門，是良家婦女的禁地。」

四號殺手反唇駁斥道：「傻小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滿春園才是鬥爭的焦點。」

白玉樓道：「拉到生意沒有？」

紅玫瑰抿嘴一笑，道：「此乃業務機密，歉難公開，不過……」

「不過怎樣？」

「南痴北怪是兩隻肥羊，假如喪門和喜門能推誠合作，保證可以大撈一票，滿載而歸。」

「喪門的宗旨是替人報仇雪恨，申冤洗屈，不想趁火打劫，也不想發橫財。」

「君不聞：人不得橫財不富，馬不吃野草不肥？」

「妳也應該聽說過：君子愛財，取之以道。」

紅玫瑰眉目含情，笑語如珠：「白門主，玫瑰以前所說的話，你還記得吧？」

白玉樓道：「記得，妳說喪門與喜門之間的鬥爭剛剛才開始，並非結束，將來必有回報。」

「錯，小妹指的不是這件事。」

「那是那件事？」

「兩派合而爲一，彼此永結同心，雄霸江湖，比翼雙飛。」

「盛意心領，玉樓現在還不想討老婆，喪門也不準備改變現狀。」

碰了個軟釘子，紅玫瑰却面不改色，道：「沒有關係，人各有志，玫瑰絕不强人所難，相信總有一天白兄會回心轉意，喪門會跟喜門携手合作的。」

拱一拱手，領着四名殺手，步出滿春園。

阿臭很火，吐了一口口水嘀咕道：「從來沒見過這麼不要臉的女人，臉皮比城牆還厚，死纏活纏的想要嫁給人家做老婆。」

白玉樓皺着眉頭道：「阿臭，這只是表面，骨子裡絕非如此單純，紅玫瑰來者不善，定有所圖。」

阿臭道：「她到底在打什麼鬼主意？」

白玉樓道：「這正是咱們極欲解開的一個謎。」

包玉郞道：「不錯，紅玫瑰確非等閒人物，憑喜門今日的聲勢，沒有理由向喪門擺低姿態，此擧必有深意，切勿掉以輕心。」

白玉樓沉吟一下，道：「那就麻煩包兄追下去，看她與何人接頭，順便查一下喜門的來龍去脈。」

包打聽領首道：「沒問題，這事就包在小弟身上了。滿春園的老鴇子冷玉娘在那邊，欲見白牡丹，須先通過鴇兒這一關。」

言畢，立即咬着紅玫瑰的尾巴追下去。

* * *

滿春園的後方有兩個側門。

一個通往春風樓。

一個通往牡丹亭。

鴇母冷玉娘就大馬金刀的坐在通往牡丹亭的側門前。

乖乖，逛窰子還要排隊，排成長長的一列。

有白髮蒼蒼的糟老頭，也有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

阿臭師徒別無選擇，只好依序排在後頭。

前面的一位老兄叫人不敢恭維，掃帚眉，三角眼，塌鼻闊嘴，兜風耳，再加上兩排暴牙，一張紫臉，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乃八閩雙煞之一的鬼見愁風飛揚。

白玉樓招呼道：「很久不見。」

鬼見愁風飛揚乾笑一聲，道：「是許久沒見白門主來閩省殺人了。」

白玉樓道：「此乃武林之福，表示這一帶風平浪靜。」

鬼見愁風飛揚的三角眼一翻，道：「可是，現在却掀起了大風大浪。」

「這對風兄來說，不見得是一件壞事。」

「對喪門也不見得不好。」

「彼此，彼此。」

「好說，好說。」

白玉樓探問道：「南痴北怪，風兄站那邊？」

風飛揚毫不考慮的道：「老子現在站中間。」

「準備幫誰？」

「不一定。」

「可曾接過頭？」

「不急。」

阿臭道：「是不必操之過急，欲速則不達，擺足了架子，吊足了胃口，才可以得到好價錢。」

風飛揚報以一聲哈哈大笑，沒言語。

白玉樓道：「你的老相好陰九娘，一向跟風兄出雙入對，形影不離，這次怎未隨行？」

風飛揚雙肩一聳，粗聲大氣的道：「這是滿春園、娼門、艷窟，帶她來豈不是自找麻煩。」

阿臭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紙是包不住火的，消息遲早會走漏。」

風飛揚朗聲道：「知道也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早有君子協定，約法三章。」

白玉樓道：「那三章？」

「第一，合則同床共枕，不合則各行其是。」

「第二？」

「咱家有權尋花問柳。」

「第三？」

「九娘也可以找她自己的小白臉。」

阿臭在心裡臭駡道：「哼，一對卑鄙無耻的狗男女！」

嘴裡則說：「好，好極了，這樣才叫做遊戲人生，夠爽，夠味道，夠刺激！」

白玉樓道：「閣下來福州多久了？」

鬼見愁風飛揚道：「差不多快半個月了。」

阿臭道：「赫，你很沉得住氣嘛，這麼久才來滿春園報到。」

風飛揚咧嘴一笑，略帶難爲情的說：「不瞞兩位，今天已是三顧茅廬。」

阿臭吃了一驚，道：「什麼？你已經來過兩次了？」

風飛揚指着排在前面的人道：「兩次算甚麼，這裡面還有來過五次六次的呢。」

白玉樓道：「白牡丹這麼美？」

「美得冒泡。」

「這麼迷人？」

「迷得人睡不着覺。」

* * *

好不容易，終於輪到了阿臭、白玉樓。

鴇兒冷玉娘的一雙勢利眼像刀子，從脚尖一直看到頭頂，擺着一張晚娘臉孔，說話的聲音也不帶絲毫感情：「遠觀？近看？還是要進入牡丹亭內跟牡丹姑娘說說話兒？」

白玉樓道：「遠觀如何？近看怎樣？進入牡丹亭內又是怎麼回事？」

冷玉娘道：「遠觀站在圍牆之外，近看則坐在樓外，進入牡丹亭，便可磕磕瓜子喝喝茶。」

阿臭道：「不知如何收費？」

鴇兒道：「遠觀十兩，近看二十，入亭五十。」

「這麼貴，磕磕瓜子喝喝茶就要五十兩？」

「一分錢一分貨，嫌貴可以穿破鞋，前面的姑娘十兩銀子可以包三天。」

白玉樓是何等人物，不會穿破鞋，也不肯作壁上觀，笑道：「既然來了，自然要一親芳澤。」

鴇兒冷玉娘道：「你們幾位？」

「兩位。」

「一百兩。」

「這張銀票正好一百兩，請收下。」

「好，三天後，申時，請準時報到。」

阿臭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追問道：「妳說三天後才能見到白牡丹？」

冷玉娘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你沒有聽錯，三天後申時再來。」

白玉樓一怔神，道：「爲什麼要這麼久？」

冷玉娘雙手一攤，道：「人太多，排不上號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我們若是想在此刻便見到白牡丹，能否設法？」

「可以，但有條件。」

「什麼條件？」

「收費加倍。」

「二百兩？」

「不二價！」

阿臭常常使用「不二價」這三個字，如今出自別人之口，聽來格外刺耳，怒沖沖的道：「這簡直是變相加價，故意敲竹槓嗎？」

冷玉娘譏誚道：「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鈎，捨不得花銀子就三天後再來。」

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白玉樓可看不起這個人，嚥不下這口氣，爽朗的聲音道：「二百兩就二百兩，小意思，本門主照付就是。」

當場再補上一張銀票，接着又說：「鴇兒，白某是個急性子，不耐久候。」

冷玉娘年約四旬，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桃花眼一翻，道：「別猴急，加價的人又不止你們兩位，需要作一番安排。」

* * *

牡丹亭在滿春園的右側後方。

經過一條迴廊，雪白的花牆裡面就是牡丹亭的範圍。

其實不能算亭，而是一座雕樑畫棟，極其華麗的樓。

外面楹柱上有一副很別緻的對聯，曰：

牡丹花下死

做鬼也風流

樓內更是美不勝收，波斯地毯，紫檀雕椅，地上擺滿了白色的牡丹花，牆上掛滿了名人字畫，那像是青樓

艷窟，富豪之家的花廳也不過如此。

冷玉娘的安排很好，也很有生意頭腦。

花牆的外面，熙熙攘攘的人潮如湧，是遠觀的人。

牡丹亭前，擺着二十張椅子，則是專供近看之人坐的。

樓內一共有五個人，除阿臭、白玉樓之外，另外還有三位貴賓。

一位是當地富商王財神。

一位是閩王府中的一名將軍岳峻。

另一人正是鬼見愁風飛揚。

却不知白牡丹身在何處？

只見鴇母冷玉娘捧着一隻小巧玲瓏的金香爐，放在牆角的高脚茶几上，嗲聲道：「各位，檀香在此，作爲記時之用，一旦燃盡，就表示時間已到，大家便該自行離開，要人催趕就難看了。」

風飛揚是識途老馬，道：「鴇兒，今天人多，檀香應該加長一點吧？」

冷玉娘道：「已經加了三分，今天是三寸三分。」

阿臭脫口就說：「哼，好吝嗇啊！」

鴇兒道：「一寸光陰一寸金，三分已經不少了。」

將軍岳峻道：「現在不能點，等牡丹姑娘出來之後再點。」

冷玉娘眨一眨眼皮子，道：「別小心眼兒，滿春園最是大公無私，不會揩各位的油。」

白玉樓道：「這位牡丹姑娘好大的架子，怎麼到現在還不來？」

「快了，快了。」

鴇兒一邊應話，一邊啪！啪！啪！的擊掌三響。

樓上立即有了迴應，從兩旁各走出六名如花似玉的紅衣姑娘。

姑娘們個個美若天仙，婀娜多姿，手裡拿着一隻花籃，籃子裡裝滿了牡丹，邊走邊往外撒，直至最前面的姑娘下了樓梯，便停下來，樓梯上則已撒滿了白色的牡丹花。

芬芳撲鼻。

一片璀璨。

還沒有見到白牡丹，大家便已經有點陶醉。

接着見一位身穿綠色宮裝，手上托着一個茶盤，說多美就有多美的少女出現在樓梯頂端。

將軍岳峻呼吸急促的道：「這位就是白牡丹吧？」

鬼見愁風飛揚冷笑一聲，道：「她叫巧兒，是白牡丹身邊的丫頭。」

另一邊，又出來一位綠衣少女，手上托着一盤瓜子，與巧兒並肩而立。

阿臭喘了一口大氣道：「看來這個小妞也是丫頭的身份？」

風飛揚點點頭道：「還是小友聰明，她叫靈芝。」

巧兒和靈芝忽然退後數步，伸手打開一道門，同聲道：「有請小姐！」

隨着這一聲呼喚，樓裡樓外所有的人皆停止呼吸，數百隻眼睛全部投注在一個焦點上。

門兒開着。

門裡是空的。

猛地，就像黑夜裡亮起一盞明燈，寸草不生的地方長出一朵鮮花一樣，只覺得眼前一亮，出現一位身穿白衣，肩披白紗，雍容華貴，風姿綽約的姑娘。

膚白勝雪，肌若凝脂，目賽寒星，齒似編貝，楊柳細腰，胸豐臀肥，顧盼之間千嬌百媚，蓮步舉處曼妙生姿，美，美到了極點，巧兒、靈芝及十二名女侍的美全部加起來，仍不及白牡丹的一半。

氣質尤其與衆不同，高貴聖潔、清麗脫俗，像是一位公主、女王，甚至仙女。

所有的人都看呆了，眼睛不敢眨，大氣不敢喘。

每個人都認爲是平生所見最美的女人。

瞬息之間，大家都產生一種莫名的衝動，恨不得馬上跪倒在她的裙前脚下，心甘情願的爲她生，爲她死，爲她奉獻一切。

大家都看呆了，看傻了，全場寂然，鴉雀無聲。

只有白牡丹悉悉索索的步履聲是唯一的點綴。

她的輕顰淺笑更緊緊的扣住了大夥兒的心弦。

來了，來了……

近了，近了……

在靈芝、巧兒的陪伴下，踏着十二名紅衣女子撒下來的牡丹花毯，白牡丹蓮步姍姍的步下樓梯，行至將軍岳峻的面前。

從巧兒、靈芝的手中，接過一盤瓜子，一杯茶，輕輕的放在岳峻的茶几上，白牡丹的聲音既甜又脆，好似出谷黃鶯：「將軍請用茶。」

瓜盤茶杯皆純金打造，黃橙橙的，亮晶晶的，光芒四射，燦爛奪目。

捧茶的玉手更美，臂若嫩藕，指似春筍，香風陣陣，沁人欲醉，岳峻清清楚楚的感覺到，自己的心跳陡然加快一倍，情不自禁地讚美道：「姑娘好美好美啊，天上少有，地上無雙。」

白牡丹嬌滴滴的應了一句：「謝謝將軍謬讚！」

眞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岳峻口說不算，還忘情的握住了白牡丹的玉手，像古玩珍寶似的把玩起來。

鴇兒冷玉娘早將檀香點燃，睹狀好似遇見了鬼，三步並作兩步的衝過來，將岳峻的手移開，正經八百的道：「將軍請別動手，我們牡丹姑娘是金枝玉葉，可摸不得啊！」

岳峻可不肯輕易放過這個一親芳澤的機會，站起身來，伸手作勢道：「姑娘請坐。」

白牡丹給他澆了一頭冷水：「對不起，奴家只奉茶，不陪坐。」

話一說完，便擦身而過，給王財神奉茶送瓜子去了。

薑是老的辣，偷嘴的貓不作聲，王財神爺一直沒有開口，一開口就玩眞的，語驚四座：「鴇兒，牡丹姑娘的贖身費多少？」

冷玉娘嚇一跳，半晌始道：「王財神可是想爲牡丹贖身？」

王財神毫不避諱的道：「是想把她娶回去做八姨太。」

阿臭見這王財神已年逾花甲，戴着一副老花眼鏡，頭頂光禿禿的頭髮都掉光了，做白牡丹的爺爺都綽綽有餘，不由的爲白牡丹抱屈，暗中罵道：「哼，癩蝦蟆想吃天鵝肉，果眞被他弄到手，就是好花插在牛糞上。」

王財神年歲雖大，錢財却多得不得了，掏出一大把銀票來，往茶几上一放，聲大氣粗的道：「冷玉娘，妳開個價錢吧！」

冷玉娘的臉上第一次出現笑容，是驚詫而又駭異的笑容，道：「對不起啦，我的財神爺，我們牡丹姑娘現在還不想嫁。」

「一萬兩？」

「不行！」

「五萬兩？」

「不行，不行！」

「十萬兩？」

「不行，眞的不行呀！」

眞是拿錢不當錢，加價的速度大得驚人，冷玉娘始終不爲所動，王財神吹鬍瞪眼道：「爲甚麼不行？」

冷玉娘道：「牡丹若是從良嫁給他人，南痴北怪準會將滿春園放火燒光。」

「妳打算把牡丹嫁給東方世家？」

「沒有。」

「那是西門世家？」

「也沒有。」

「鴇兒，爲妳着想，嫁給老夫最穩當，免得在兩大世家之間左右爲難。」

鬼見愁風飛揚插言道：「老頭兒，嫁給你最危險，洞房花燭未盡就會血濺牙床，腦袋搬家。」

不能據爲己有，王財神退而求其次道：「那麼，陪老夫住一夜也可以。」

巧兒冷聲代答道：「我家小姐不賣身。」

靈芝的話也不好聽：「老爺子慢慢用茶吧，失陪。」

柳腰一擰，領着白牡丹，行至風飛揚的面前。

白牡丹獻上瓜子、茶水，笑盈盈的道：「謝謝風爺一再捧場。」

風飛揚笑呵呵的道：「牡丹姑娘，還記得妳上次答應的事情嗎？」

白牡丹偏着頭，想了想，道：「不記得了。」

風飛揚歎息道：「眞是貴人多忘啊！」

鴇兒訕笑道：「風爺再提一次也不會少掉一塊肉。」

鬼見愁目不轉睛的道：「姑娘上次曾說過，風某如光顧三次，會送一個香吻。」

「哦！」

白牡丹驚「哦」一聲，臉上稍稍一紅，道：「本姑娘說過的話自然算數。」

右手微揚，在她自己的櫻桃小咀上「噗」的一聲，來了一個飛吻。

阿臭大失所望，替風飛揚打抱不平：「連來三次才賺到一個不痛不癢的飛吻，好小氣啊！」

鴇兒尖聲怪氣的道：「已經夠大方了，別人連來五次，還沒有得到半個飛吻，對風爺已是另眼相看。」

風飛揚是已經很滿足，暈乎乎的，正閉起雙目，細細咀嚼那個香噴噴的飛吻的味道。

阿臭師徒的茶水瓜子業已送到，白牡丹對白玉樓似乎特別有興趣，笑容可掬的道：「還沒有請教這位公子貴姓大名？」

白玉樓淡淡一笑，道：「白，白玉樓。」

阿臭補充道：「人稱風流才子，是一位武林高人，也是獵艷高手，現任喪門門主，牡丹姑娘如果有甚麼仇仇恨恨，想要殺人，找我們師徒就找對了人啦！」

鴇兒搶白道：「呸呸呸！我們牡丹姑娘的人緣好極了，心地又善良，那來的仇和恨，少在這裡胡說八道。」

白牡丹對風流才子確有好感，嬌笑道：「眞巧啊！原來我們是同宗，五百年前是一家人。」

阿臭眞煩，又在故意打岔：「不不不！不是一家人，遠得很，八竿子也打不着，若是一家人就糟啦，不能同床共枕，同榻而眠。」

靈芝粉面一沉，不悅道：「你想得倒美，我家小姐玉潔冰清，才不會和男人一起睡覺哩！」

鴇兒瞪了阿臭一眼，冷言冷語的道：「來滿春園的人，即使不全是老頭，起碼嘴上也長着鬍子，像你這麼嫩的娃兒還不多見。」

阿臭嘻皮笑臉的道：「笑話，老的能來，小的也能來，開開洋葷，見識見識嘛，在溫州怡紅院，一個胖妞要包個大紅包給我，阿臭還不要哩！」

言來眉飛色舞，唱做俱佳，逗得大家都笑起來。

白玉樓沒有笑，跟白牡丹聊上了：「白牡丹是妳的本名本姓？」

牡丹姑娘正容道：「沒錯，是本名本姓。」

「有一位叫紅玫瑰的女子，你認識嗎？」

「不認識。」

「伏虎莊鬧出四條人命，死者身上都有一朵白牡丹，妳可知曉？」

「一無所知。」

「這個名字是姑娘自己取的，還是——」

「是我爺爺給我取的。」

「有沒有甚麼特別的原因？」

「大概因爲牡丹是富貴花的原故吧。」

阿臭道：「妳爺爺有眼光，牡丹姑娘今天可以說是既富又貴，但不知在妳的心目中，說正格兒的，是喜歡東方不雨？或是西門恨雪？」

這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也是一件嚴重的事情，白牡丹黛眉微蹙，笑而不答。

巧兒道：「兩個都喜歡。」

靈芝道：「兩個都是我家小姐的恩客。」

白玉樓道：「那一個比較重一些？」

巧兒道：「一樣重。」

阿臭道：「那一個比較親一些？」

靈芝道：「一樣親。」

師徒二人本待再繼續追問下去，被鴇兒打斷了，道：「時間寶貴，一刻千金，換一個有趣的話題不好嗎？」

將軍岳峻隨聲附和道：「是嘛，瞧瞧，那炷香剩下還不到一吋，稍縱即逝，談這些事多掃興，管她白牡丹嫁誰愛誰，珍惜此刻，逗逗樂子最重要。」

白玉樓一點也不生氣，衝着岳峻歉然一笑，從善如流的道：「牡丹姑娘眞的不賣身？」

巧兒代答道：「是的，不賣身。」

「應該賣笑吧，陪客人吃喝玩樂？」

「也不賣笑。」

「那賣甚麼？」

「賣藝。」

「賣藝？牡丹姑娘有何特殊才藝？」

靈芝與緻勃勃的道：「我家小姐的才藝可多着呢！琴棋書畫，詩詞歌賦，說學逗唱，無一不會，無一不精，尤其自彈自唱的絕活兒，更是曠古絕今，獨一無二，叫人聽後繞樑三日而不散。」

岳峻、王財神、風飛揚聞言立即異口同聲的道：「那就請牡丹姑娘高歌一曲吧！」

白牡丹亦未推辭，在鴇兒的示意下，隨即退回到樓上去。

很快便又換了一套宮裝，出現在樓頭。

面前置一長桌。

桌上擺着一張七弦琴。

琴旁還燃起了一爐香。

登時，全場一片肅穆，香煙繚繞中，琴聲乍起，白牡丹輕展歌喉，燕語鶯聲，將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悠悠揚揚的唱出來。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千里共嬋娟。

琴韻委婉，歌聲嘹亮，白牡丹彈得好，唱得妙，樓內樓外的人齊皆如痴如醉，進入渾然忘我的境界。

＊　＊　＊

突然傳來一陣如雷的吼聲：「喂，冷玉娘，時辰到了，今宵一刻值千金，現在是我西門恨雪的時間，誤了一分要賠一刻。」

大家聽得吼聲，這才從瓊樓玉宇，太虛幻境中醒來。

西門恨雪二十上下，錦衣華服，英氣勃發，正如臨風玉樹般從牡丹亭外跨步而入。

有四名佩劍大漢，兩名留在外面，兩名接踵而入。

這時候，大家才注意到，金香爐裡的檀香的確已經燃盡了，時間終結。

鴇兒冷玉娘的態度大變，一改早先的晚娘面孔，一方面猛向西門恨雪賠不是，一方面拉下窗簾，阻斷外面的視線，同時催促岳峻、王財神等人從速離開。

西門恨雪和白玉樓曾有一面之緣，先打了一個招呼，轉對風飛揚道：「風大俠來福州已久，怎麼一直未到西門世家去坐，是不是怕東方雪那個老瘋子不高興？」

鬼見愁風飛揚皮笑肉不笑的道：「那兒的話，風某向來天不怕地不怕，正想去看望令尊大人。」

說話中，人已步出牡丹亭，西門恨雪道：「歡迎，歡迎，別忘記帶九娘一起去，家父有陳年佳釀正等着大家去喝。」

岳峻、王財神也相繼離去，白玉樓道：「西門兄，恭喜你了。」

西門恨雪望着樓上，給白牡丹來了一個飛吻，明知故問的道：「喜從何來？」

白玉樓笑道：「喜自然是從牡丹姑娘身上來。」

一提到白牡丹，西門恨雪就樂了，神采飛揚的道：「這倒不假，牡丹對我情深似海，乃平生一大樂事。」

「是否準備將白牡丹娶回家？」

「兩情相悅，結婚乃是必然的結局。」

「已經定了嗎？」

「當然！」

阿臭道：「眞的？」

西門恨雪肯定的說：「假不了，牡丹非我不嫁，恨雪非她不娶。」

「阿臭也聽東方不雨說過同樣的

話。」

「哼，那小子在吹牛。」

「何以見得西門公子是說謊？」

「本公子可以証明給你看。」

「如何証明？」

西門恨雪沒答話，招招手將白牡丹召至面前，在她的櫻唇上輕輕的吻了一下。

本欲將她摟在懷中，却被白牡丹掙脫跑開了，羞答答的道：「公子，別這樣，當着別人的面多難爲情。」

鴇兒冷玉娘的臉也變了，惶急的道：「可不是嗎？萬一張揚出去，傳到東方少爺的耳中，可是天大的痲煩，準會醋海興波。」

西門恨雪怒眉雙挑的道：「怕甚麼？本少爺就是故意氣他，氣死了東方不雨，就天下太平，牡丹姑娘就可以安安穩穩的做西門世家的媳婦了。」

鴇兒暗中冷笑一聲，沒有答腔。

白玉樓耳聞目見，心知由白牡丹所引起來的這一場粉紅色的鬥爭，正方興未艾，畢竟鹿死誰手，目前仍一片渾沌，尚在未定之天。

當下略一沉吟，抱拳道：「不躭誤西門兄的寶貴時間，本門主就此告辭。」

西門恨雪道：「有時間歡迎到寒舍去坐，不送。」

「再見！」

「慢走！」

＊　＊　＊

月夜。

荒野。

山坡上。

尼姑庵。

這是紅玫瑰投宿的地方。

喜門轎就在尼姑庵外面。

叮叮噹噹！叮叮噹噹！喜門鈴被人扯動，響個不停。

接着是嗡！嗡！嗡！三聲清脆悠長的喜門鐘聲。

扯鈴敲鐘的人中等身材，口鼻被一塊黑布蒙住，僅僅露出一雙精光湛湛的眸子來，不停的左右掃視，靜待回應。

回應來得好快，麗影一閃，紅玫瑰已飄然已現。

紅玫瑰的話簡短有力：「是尊駕在敲鐘扯鈴？」

蒙面客陰沉沉的聲音道：「不錯。」

「來談生意？」

「倘若你是喜門門主紅玫瑰的話，可以這樣說。」

「本門主正是紅玫瑰，閣下何人？」

「在下是誰不重要，生意談成就是好朋友。」

「這倒是句實在話。」

「希望我們能成爲朋友。」

「說吧，要殺誰？是東方雪？或是西門雨？」

「在下只是一個傳話的人，無權作答。」

紅玫瑰楞了一下，道：「傳甚麼話？」

蒙面客道：「我家主人想跟紅門主見個面。」

「好啊，喜臨門的大門永遠是敞開的，叫他來吧。」

「敝上希望芳駕去見他。」

「赫，他好大的架子。」

「是怕走漏風聲。」

「說吧，他準備在那裡會見本門主？」

「九仙山白塔內。」

「甚麼時間？」

「現在。」

紅玫瑰道：「夜色已深，白天不好嗎？」

「夜深人靜最安全。」

「好吧，本門主馬上動身。」

「請紅門主單刀赴會，別帶人。」

「可以。」

「告辭。」

「請！」

黑夜赴約　過關斬將

九仙山又名于山，在福州城的中心地帶。

白塔又名定光塔，位於九仙山的西麓。

是一座八角形的七層古建築。

白天遊人如織，絡繹不絕。

此刻却靜悄悄的闃無一人。

不！有人來了，一身緊身夜行衣，曲線玲瓏，論身材絕不輸於白牡丹。

身手敏捷，其快如風，一看就曉得絕非等閑人物。

是紅玫瑰，一霎時便至白塔前。

環目四顧，見寂然無人，紅玫瑰不由一怔，揚聲道：「喜臨門門主紅玫瑰踏月而來，單刀赴會，請朋友現身一見。」

好像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塔裡塔外，沉寂如死，半點反應也沒有。

連喊了三次，始終動靜全無，猛然想起，那蒙面客說過，會見的地點在白塔內，於是毫不遲疑，邁步上前，行至門邊。

「篤！篤！篤！」

不輕不重的敲了三下。

怪哉，依舊沒見回應。

「有人在嗎？有人在嗎？」

白說了，彷若泥牛入海，化爲烏有。

「通！通！通！」

紅玫瑰顯然有點生氣，用力擂門，沒料到塔門未鎖，被她擂開了。

塔內無燈，黑忽忽的一片模糊，也不知道裡面有人無人，仗着藝高膽大，紅玫瑰暗提了兩掌眞力，大踏步的走進去。

「甚麼人？」

猛覺四週有刀聲袂影，喝聲中嬌軀滴溜溜的轉了一個圓圈，不管三七二十一，順勢連發四掌。

有反應！紅玫瑰聽到有人發出一聲悶哼，同時藉着塔外射進來的月光，已可辨明塔內的事物，赫然發現，在她的四週有四名大漢，二人持刀，二人執劍，正準備發起第二次攻擊。

紅玫瑰玉面一寒，道：「叫你們主人出來！」

「殺！」

「殺！」

兩聲殺是唯一的答覆，四名大漢不問青紅皂白，刀飛劍舞，猛往紅玫瑰的身上招呼，擺出一副橫蠻無禮的閻王嘴臉。

是泥人還有三分火氣，何況是女中豪傑紅玫瑰，盛怒之下連粗話都脫口而出：「媽的，你們這是自尋死路，想死姑奶奶就成全你們！」

餘音未盡，已從腰際抽出一條用「天蠶絲」編織而成的長鞭。

這長鞭可厲害得緊，水火不侵，刀劍不入，紅玫瑰如得神助，如虎添翼，只見她手挽鞭梢，先清脆而又瀟洒的啪的一聲，來了一個鞭花，接着如出洞靈蛇，似電閃雷奔，刷！刷！刷！的連攻四鞭。

好厲害的紅玫瑰，凌厲辛辣，招無虛發，四鞭攻出，立將四人手上的兵刃絞住，拖落在地。

餘威所及，四個人都掛了彩，不是傷手，便是傷肩，痛得他們嗚哇大叫，驚駭不已，忙不迭的抱頭鼠竄，破窗奪門而逃。

紅玫瑰也懶得去追趕，轉身就往上面衝。

詎料螺旋形的樓梯口上，早已被兩名大漢封死。

紅玫瑰嬌叱道：「你們的主人現在何處？」

大漢不答。

紅玫瑰又道：「莫非是一個陷阱，欲對本門主不利？」

大漢仗劍而立，依舊一言不發。

紅玫瑰銀牙一咬，三度開言：「是友就閃開，叫你們主子出面迎迓，是敵就別動，等着受死吧！」

兩名大漢皆不言不動，蓄勢以待。

紅玫瑰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乍然發出一聲清嘯，長鞭閃電出擊，倏忽間連攻十二鞭，不但將二人的兵刃絞落在地，身上傷痕纍纍，復被捲住雙脚，當場放倒在地。

麗影一閃，去勢如風，人也跟着飛身而上。

「滾！」

小蠻脚猛一踹，踢得其中一人滾下樓梯去。

「滾！」

玉足再起，另一人也骨碌碌的翻滾下去了。

第二層塔內本來還藏有兩個人，準備偷襲，見此情狀，俱皆心驚膽寒，那還敢再逞强鬥勝，同聲說道：「我的媽呀，這個妞兒好兇好霸道。」

哥倆好，寶一對，彼此有志一同，雙雙轉身暴退，破窗而逃。

紅玫瑰心火已發，欲罷不能，可不答應，叱道：「慢着，帶點紀念品走。」

當然不是送珍貴禮品，而是一人送了他們一鞭。

長鞭打在背上，抽碎衣裳，各留下一條寸許寬、尺來長、血紅如火的鞭痕。

慘叫聲中，二人就帶着這個紀念品，瀉落窗外。

第三層塔也有四個人設伏，採用的是暗器戰，紅玫瑰一現身，便被雨點子似的暗器困住。

幸好她的天蠶絲鞭很管用，正好是暗器的尅星，掃劈捲絞，得心應手，四名大漢偷襲不成，沒傷到紅玫瑰，反被自己的暗器倒打回來擊傷，一個個嚇得鷄飛狗走，逃命去也。

第四層是水戰，用水攻。

四大桶水就擺在樓梯口上，待紅玫瑰一現，便一齊傾倒，一瀉而下，欲將紅玫瑰沖下塔去，叫她丟人現眼，變成落湯鷄。

怎奈他們低估了這位女强人，自取其辱，紅玫瑰身輕如燕，其快如飛，見勢不妙，當即騰空而起，從他們的頭頂一掠而過。

長鞭揮處，鞭下如雨，打得四人皮開肉綻不算，復被她點了痳穴，就地取材，扣在木桶內。

紅玫瑰惡狠狠的道：「見到你們主子，如果相談甚歡，四位等於是在這裡睡個覺，如其不然，就只好長眠在此，拿桶當棺了。」

話落人起，打算更上一層塔。

這時才注意到，第五層塔根本沒有樓梯。

只有一個可容一個人上下的洞。

而在洞口附近，隱約中可以看到，有刀光，也有劍影。

顯而易見，只要紅玫瑰一旦彈身而上，便有慘死在亂刀亂劍之下的危險。

儘管身懷絕技，自視甚高，紅玫瑰也不敢輕易冒這個險，又心有不甘，不願就此掉頭而去，好歹也要找到主使的人問個明白。

當下黛眉微蹙，計上心頭，提起一隻木桶，照準洞口全力擲出去。

「殺！」

「殺！」

又是兩聲殺，刀劍齊舞，四名大漢誤將木桶當作紅玫瑰，一陣亂砍下來，一霎時便告四分五裂，碎片木屑四處疾射，紅玫瑰就利用這個混亂的時刻，飛身而上。

紅玫瑰已經憤怒到了極點，懶得再跟他們浪費唇舌，長鞭挾着一股强風，如江河倒瀉，似萬馬奔騰，「橫掃千軍」、「釜底抽薪」、「四面楚歌」、「八方風雨」，一口氣連攻四招。

招招都是絕學，招招都未落空，打得四人頭破血流，鼻青臉腫，刀劍早已脫手，無人敢再出手進招。

紅玫瑰大發雷霆道：「不長眼的狗東西，竟敢與喜門爲敵，不給你們點顏色看看，怎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

揪住其中一人的屁股，丟到窗外去。

另兩人見狀，連滾帶爬的自己下樓去，最後一人更絕，眼見退路被紅玫瑰堵住，驚惶萬狀的道：「姑奶奶請住手，在下自己來。」

打開窗子，自動跳下去。

紅玫瑰發出一個勝利的微笑，手提長鞭，上了第六層塔。

立見那個約自己來此的蒙面客，就傲然卓立在五尺許外。

紅玫瑰怒不可當的道：「你幹的好事！」

蒙面客陰惻惻的一笑，道：「姑娘的身手不賴。」

「朋友，這可是你的待客之道？你的主子何在，叫他出來見我。」

「現在還不是時候。」

「欲待何時？」

「打敗在下，妳才有資格見我家主人。」

「本門主乃應邀而來，閣下就是這樣對待客人？」

「是友是敵，現在還是一個未知數。」

「眞的要打？」

「在下已候駕多時。」

「接招！」

「接招！」

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斜刺裡突然又冒出來兩條大漢，將紅玫瑰罩在刀風劍幕之中。

這三人的功力比下面的那些人要强得多，但與紅玫瑰相較，仍有一段不小的距離，喜門門主打得興起，迭出奇招，交手三十合便有了結果。

一人滾下樓去。

一人跳窗而遁。

蒙面客則兀自逃到上面去。

追啊！紅玫瑰毫不放鬆，咬着那人的影兒窮追不捨，追進第七層塔內，刷！長鞭猛揮，奇準無比的將那人的蒙面巾掃落在地，露出一張驚恐、惶悚、大約三十來歲的臉。

紅玫瑰怒眉雙挑，殺氣騰騰的道：「本門主今天非要打瞎你的一隻眼，卸下你的一條臂來不可，否則難消姑奶奶心頭之恨！」

可不是空口唬人，腕上加力，一條軟綿綿的絲鞭，陡然變成堅硬如鐵的棒子，瞄準那人的右眼搗過去。

那人嚇傻了，欲逃無門，欲退無路，眼看危在旦夕，一隻眼珠子勢將難保。

＊　＊　＊

算他福大命大，急切間橫裡閃出一人，硬生生的將絲鞭推開，險險救下他的一條命。

來人年逾五旬，已鬚髮半白，貌相清奇，道貌岸然，有一股不怒自威的威儀，聲若洪鐘似的道：「紅門主好身手，好膽識，果然名不虛傳。」

紅玫瑰正在氣頭上，睬都沒睬他，對那蒙面客道：「他是誰？」

那人朗聲道：「正是我家主人。」

紅玫瑰的話還是很難聽：「你家主人又是那棵葱？」

白髮老者乾笑一聲，自我介紹道：「老夫西門雨。」

不說出西門雨三字還好，一亮出字號，紅玫瑰反而更怒更火，聲色俱厲的道：「西門雨，人說你是個老怪物，一點不差，邀本門主來白塔相會，爲何設下十面埋伏？你若是交代不清楚，喜門將與西門世家勢不兩立……」

天下第一怪西門雨哈哈一笑，道：「老夫此舉自有深意，幸勿見怪。」

「什麼深意？」

「主要是想考驗一下紅門主的功力，看能否擔當重任。」

「還合格嗎？」

「比老夫的估計更高更好。」

「那就言歸正傳，談生意吧。」

怪客西門雨並沒有馬上跟她談生意，轉對那名手下道：「何管事，傳令下去，封鎖白塔，不論何人，未得老夫許可，皆不得接近。」

「是，老爺子！」

何管事躬身一諾而去，怪客西門雨這才轉入正題：「老夫想請喜門爲西門世家做點事，紅門主意下如何？」

紅玫瑰好傲的性子，面籠寒霜，語冷如冰：「喜門做的是殺人的買賣，不替人辦事。」

「事實上也是殺人，只是方法上稍有不同。」

「有何不同？」

「必須與西門世家密切配合，喜門不得獨斷獨行。」

「這事好商量，且說西門大俠欲對付何人？」

「自然是東方世家。」

「啊，此乃意料中事。」

西門雨道：「紅門主，妳開個價錢吧。」

紅玫瑰不假思索，立道：「按件計酬。」

「何謂按件計酬？」

「一條命二千兩。」

「開玩笑，太貴了吧？喪門的行情是一條一千兩。」

「閣下的情況與衆不同。」

「有何不同？」

「一則東方父子不是等閒人物，勢必大費周章，二則西門大俠的要求太多，必須聽從你的節制，不能獨斷獨行，而且……」

「而且怎樣？」

紅玫瑰玉面一沉，聲音轉趨冷厲

：「你設伏白塔，對本門主大不敬，這也是一種懲罰！」

怪客西門雨神色一緊，道：「紅玫瑰，妳是個明白人，應該知道喜門做的可不是獨門生意，還有一個喪門的資格更老，白玉樓的本事一點也不比妳差……」

「且慢，本門主的話還沒有說完。」

「妳還有何話可說？」

「既與喜門合作，就不得再請喪門加入，這是條件。」

「可惜已經來不及了。」

「西門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老夫已派人去請白玉樓，大概差不多也該到了。」

紅玫瑰聞言咬着銀牙，跺一下脚，從牙縫裡擠出來一句話：「果眞如此，咱們之間的關係就會告吹。」

西門雨楞愣一下，道：「理由安在？」

紅玫瑰的答話强而有力：「一山難容二虎！」

「然則已經派人去請。」

「退掉。」

「這樣恐怕不妥吧？」

「不退掉喪門，就休想與喜門合作！」

紅玫瑰態度强硬，頗令西門雨左右爲難，適在此時，何管事從樓梯口上冒出半個頭來，小心翼翼的道：「主人，水總管有事求見，要不要叫他上來？」

西門雨愁眉稍展，馬上說：「快請！」

何管事去沒多久，四十來歲、精明幹練的水總管水長流已神色匆匆的來到主人的面前。

北怪西門雨迫不及待的道：「去過翠竹軒了吧？」

水長流頷首道：「屬下去過了。」

「可會見到白玉樓？」

「翠竹軒內空無一人。」

「是否照着喪門的規矩來，鳴鑼三響，擊鼓三通？」

「沒錯，屬下完全按照喪門的規矩行事。」

「奇怪，喪門怎會無人接談生意？」

「長流也正在爲此納悶。」

紅玫瑰暗暗竊喜不迭，表面上則不露痕跡的道：「不必奇怪，也毋須納悶，喪門八成是已投入東方雪的懷抱中，正杯酒言歡。」

西門雨亦有此同感，眉頭一皺，道：「照妳這樣說來，老夫似乎別無選擇，非請喜門不可，但盼不要算得太貴。」

紅玫瑰却毫不退讓，語氣斬釘截鐵：「不二價，一條命二千兩，合則來，不合則去！」

總管水長流不以爲然，哂笑道：「紅門主這話未免太託大了，喜門不幹，我們還可以再禮聘他人。」

一句話激怒了紅玫瑰，語帶威脅的道：「不錯，你們是可以再禮聘他人，但是，請恕我紅玫瑰說句放肆的話，倘若喜門也投靠東方世家，這一仗，西門世家就栽定了，保証會吃不了兜着走！」

這話彷彿平地一聲雷，令西門雨大吃一驚，他心裡雪亮，紅玫瑰絕不是危言聳聽，若不幸而言中，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天下第一怪西門雨當然不願意坐視這個殘酷的事實發生，與水長流互換一道眼神後，忍痛道：「好吧，老夫接受妳的要求就是。」

紅玫瑰嫣然一笑，道：「西門大俠答應一條命二千兩，按件計酬？」

「對。」

「只邀喜臨門，不請喪命門？」

「可以。」

「那麼，請先付兩條命的銀子來，以後再算。」

「沒問題，但喜門也務須遵守協定。」

「閣下是指……」

「必須接受老夫節制，一切照計行事，喜門不得自作主張。」

「吃人的嘴短，拿人的手短，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北怪西門雨道：「如此，就請紅門主即刻遷入西門世家，有些重要的關節尚須與姑娘面商。」

紅玫瑰一揚柳眉兒，道：「恭敬不如從命，明日一早喜門就搬進西門世家去住。」

「最好是今天晚上就採取行動。」

「這麼急？」

「夜長必然多夢。」

「成，本門主答應了。」

「那就快請回去準備，老夫在家備銀置酒相候，爲喜門的朋友們接風。」

「紅玫瑰先在此謝過，告辭了。」

「不送。」

＊　＊　＊

紅玫瑰春風得意，很順利的將自己推銷出去了，白玉樓的運氣却欠佳，水長流往訪翠竹軒時，他們師徒正在滿春園逗樂子，白白的錯過了一次絕佳好機會，讓喜門拔得頭籌。

離開牡丹亭，夜色已深，師徒二人仍沉醉在白牡丹的美色歌聲中。

亦無意急着趕回翠竹軒，信步所至，沿江而行，想再好好的回味嚐嚼一下白牡丹所帶來的快慰。

正行間，突聞一聲慘絕人寰的哀鳴聲劃破沉寂的夜空。

無獨有偶，接着又有第二聲慘叫傳來，急促、淒厲、驚怖、刺耳，令人不忍卒聞，瞬間便歸於沉寂。

阿臭、白玉樓心頭一震，循聲而奔，衝進一處樹林去。

馬上發現，林內倒下去兩個人。

一個身首異處，腦袋搬家。

一個被人一劍穿心而亡。

死者並非無名之輩，赫然是江南

武林道上名頭極爲響亮，武功造詣極深，黑白二道的武林人物莫不聞名喪膽的「龍虎兄弟」——開碑掌崔龍，與神拳賀虎。

現場另外還有兩個活人，乃東方雪、東方不雨兩父子是也。

臉上掛着勝利的微笑。

劍上還淌着鮮紅的血！

見到阿臭師徒到來，先是一楞，但隨即鎭靜下來。

風流才子白玉樓微微一哂，道：「兩位好劍法。」

東方不雨的話好蠻橫：「我們父子的劍法如何，武林中早有定論，天下第一之尊並非憑空而來，用不到白兄來錦上添花！」

白玉樓報以一聲冷笑，道：「劍法再好，也不應以活人作靶子，犧牲他人的性命呀。」

阿臭幫腔道：「可惜龍虎兄弟已死，若是一息尚存，願請喪門出面尋仇，事情就嚴重了，我們師徒又可以賺一筆外快。」

東方父子面面相覷，臉色陰晴不定，誰也不會開口答話。

白玉樓道：「兩位跟龍虎兄弟有仇？」

南痴東方雪冷聲道：「沒有。」

「有恨？」

「也沒有。」

「既然無仇無恨，爲何下此毒手？」

東方雪臉色一沉，道：「風流小子，你最好先把事情弄清楚再大放厥詞，此事純屬意外。」

阿臭白眼一翻，道：「什麼『意外』？」

東方不雨道：「彼此印証武學，他倆技不如人，以致賠上一條命。」

阿臭望着東方雪，嘻皮笑臉的道：「哦，原來你的老毛病又發作了，前一陣子到處找人比武較技，江南大俠徐一虎父女師徒的那四條命，差點栽到你的頭上來，這個教訓不小，想不到閣下依然故我，眞是江山易移，品性難改啊。」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況且，比武較技，點到即可，也犯不着傷人害命呀。」

東方不雨一臉不高興的道：「這只能怪他倆技不如人。」

白玉樓不敢苟同：「技不如人也不致於非要身首異處，血染黃砂不可。」

東方雪臉色陰沉沉的道：「技不如人，偏又死愛面子，拚死拚活的不肯認輸，除了將他們送上西天外，不知是否還有更好的法子？」

白玉樓道：「這叫做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想要殺一個人可以找出一籮筐的理由來，只怕眞正致死的原因並不在此。」

東方雪雙眉一挑，道：「你以爲原因何在？」

白玉樓不假思索的道：「據本門主所知，龍虎兄弟跟北怪西門雨私交甚篤，這才是關鍵所在。」

「哼！」

這就是東方雪的答覆，多一個字也不願說。

東方不雨却毫不避諱的將內情抖露出來：「凡是西門世家的朋友，就是我東方世家的敵人。」

阿臭眼一瞪，道：「北怪的朋友不少……」

東方不雨截口道：「這個老怪物的朋友不多！」

「不多並非等於沒有，能趕得盡，殺得絕？」

「殺一個少一個，殺一對少一雙。」

「聽說西門父子不惜巨資，正在大肆招兵買馬。」

「老怪物用錢去買，我們就拿劍來挑。」

「乖乖，這好像是在賽跑比速度嘛。」

武痴東方雪神采飛揚的道：「錢有用光用盡之時，寶劍永遠銳利！」

白玉樓道：「東方大俠的意思是不準備用金錢攻勢？」

東方雪的回答簡短有力，只有兩個字：「不錯！」

阿臭嗤之以鼻：「恐怕不見得吧？阿臭就曾眼見僧道二兇前往太白樓跟兩位打交道。」

東方不雨道：「這事不假，他二人確曾到太白樓找過我們父子。」

「談得一定很愉快吧？」

「不愉快。」

「爲什麼？」

「這兩個下三濫以爲奇貨可居，想敲竹槓，被家父斷然拒絕。」

風流才子白玉樓不疾不徐的道：「南痴北怪，壁壘分明，閣下此舉無異將二兇往西門世家那邊推，可謂不智之極。」

東方雪意氣風發的道：「這兩個無賴若是膽敢投靠西門雨，老夫的劍下絕不留情。」

「所有被西門父子收買的人，你自信能殺光殺絕？」

「老夫深信，殺人的速度比他付銀子的速度要快得多。」

「不怕殺人太多，上干天和？」

「怕死就應該靠邊站，與西門雨劃清界線。」

「尊駕未免太自傲自負了，難道沒聽說驕兵必敗的古訓？」

天下第一劍東方雪的確很自負，鏘的一聲，還劍入鞘，緊握着右拳，朗聲道：「老夫只相信實力，拳頭就是眞理！」

語音一頓，繼又說道：「不過對喪門，老夫願另眼相看，再舊話重提一遍。」

白玉樓道：「那一句舊話？」

「只要喪門保証採取中立，東方世家可以支付一筆費用，以略盡地主之

誼。」

「謝了，國有國法，門有門規，喪門做的是殺人的買賣，不接受施捨，也不做任何承諾！」

阿臭補充道：「換句話說，假使有人付了銀子，喪門也不排除兩位有可能成爲我們師徒獵殺的對象。」

此話一出，立即惹惱了東方不雨，滴着鮮血的劍尖猛一抬，遙指着阿臭的鼻尖道：「臭小子，如果眞有這麼一天，第一個喪命亡魂的就是你！」

阿臭豈會被他唬住，右手一揚，很瀟洒的將劍尖移開，冷言冷語的道：「東方朋友，別在此虛張聲勢，省點力氣去跟西門恨雪爭風吃醋吧。」

東方不雨一聽到西門恨雪這四個字，就流露出一臉的不痛快，輕蔑不屑的罵了一句：「他是什麼東西！」

阿臭嘿嘿一笑，道：「不管他是什麼東西，起碼艷福不淺，正在享福呢。」

「在那裡？」

「自然是滿春園，牡丹亭。」

「跟誰在一起？」

「除了白牡丹之外，還會有誰？」

「他們在幹什麼？」

「笑話，一個少男，一個少女，男有情，女有意，兩個人在一起，你說會怎樣？不是打情罵俏，就是談情說愛，甚至遊龍戲鳳，興雲作雨，白牡丹愛西門恨雪愛得要死要活，就算馬上娶回家去當老婆也並不稀奇。」

這話好似萬把尖刀，一齊刺在東方不雨的痛處，氣得他鷄飛狗跳，七竅冒煙，怒沖沖的道：「放屁，牡丹的愛人是我不是他，將來要做東方世家的媳婦，絕對不會嫁到西門世家去。」

阿臭故意氣他，誇大其詞的道：「算了，少吹牛，事實勝於雄辯，西門世家的聘禮都下了，你是寡婦死兒子，沒指望了。」

東方不雨急聲追問道：「你是在那裡見到的？」

「牡丹亭。」

「多久以前的事？」

「片刻之前。」

「親眼目睹？」

「還有見証人。」

「誰？」

「風飛揚、王財神，以及閻王府的將軍岳峻。」

「這話可當眞？」

阿臭詭笑道：「我阿臭沒有說過一次謊話。」

這話有語病，可以解釋爲從來不說謊話，也可以改爲經常說謊，不止一次，東方不雨急怒攻心之下，不遑多想，提着寶劍殺氣騰騰的如飛而去。

小的走了，老的也留不住，武痴東方雪怒極而吼道：「我兒子若是氣出毛病來，老夫就唯你們師徒二人是問！」

話一說完，也緊跟在兒子的後面，頭也不回的走了。

阿臭唯恐天下不亂，望着他二人遠去的背影嚷嚷道：「一個小瘋子，再加上一個老瘋子，這一去牡丹亭，準會有好戲上演。」

白玉樓不完全同意：「不見得，白牡丹的魅力十足，三句迷湯一灌，說不定就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言語間，師徒二人亦安步當車，踱回翠竹軒。

* * *

南痴東方雪妄自尊大，孤芳自賞，不肯禮賢下士，招兵買馬，北怪西門雨則受制於紅玫瑰，不得請喪門加入，無形中等於斷絕了兩大管道，在翠竹軒苦候三日，並無任何生意上門。

就是包玉郎也一去不回，音訊全無。

直至第四天，包打聽方始重返翠竹軒，向阿臭師徒報到。

白玉樓立道：「本門主交代的事情，可曾調查清楚？」

包玉郎道：「白兄是指紅玫瑰與喜門的來龍去脈？」

阿臭道：「廢話，倘若有白牡丹的消息，也一概歡迎。」

包玉郎想一想，道：「紅玫瑰這個人的確與衆不同，美麗、大方、熱情、豪放，尤其技深若海，高不可測，頗有男兒風，堪稱女中丈夫，近來江南武林道上的人還送了她一個外號呢。」

白玉樓道：「什麼外號？」

包打聽道：「鐵娘子。」

阿臭冷笑道：「包打聽，你該不會是拿了她的好處，替紅玫瑰宣傳說好話吧？」

包玉郎正經八百的道：「鐵娘子紅玫瑰對我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包某說的是實話，此女確非泛泛之輩。」

白玉樓道：「可知她的來歷？」

包打聽大搖其頭道：「說來慚愧，小弟吃的是消息飯，自信神通廣大，來源極多極廣，對紅玫瑰與喜門却幾乎是一片空白，只有一點可以肯定，以前此地的江湖道上並無她這一號人物，以及這一個門派，好似從天而降，一出現就是一顆亮晶晶的明星。」

阿臭不悅道：「這些事盡人皆知，不必勞動你包打聽的金口，問題的關鍵是喜門究竟來自何方？」

包玉郎含糊其詞的道：「許是西北，或者塞外，包某也沒有把握。」

白玉樓道：「且不管喜門是何來歷，說說南痴北怪的敵對大勢吧。」

包打聽道：「東方雪狂妄自大，自以爲劍法天下無敵，不肯接受江湖好漢、綠林豪客的敲詐勒索，形成一個孤軍奮戰的局面。」

「西門雨那一邊又怎樣？」

「招兵買馬，聲威大振。」

「都有那些人投靠到西門世家去？」

「八閩雙煞已被北怪收買。」

「你是說鬼見愁風飛揚與母夜叉陰九娘？」

「就是這兩個唯利是圖的傢伙。」

「僧道二兇必然也到了北怪那一邊？」

「奇怪，自從吃了南痴的閉門羹後，就沒再見二兇公開露面，突然之間好似失去了蹤影，也不知道他們葫蘆裡賣什麼藥？」

「還有那些人？」

「喜門也投效了北怪西門雨。」

阿臭喳呼道：「媽的，這可邪門，西門世家幾乎一網打盡，爲何單單未與喪門接觸，是看不起我們師徒，有意冷落，還是……」

包玉郎道：「據我側面得到的消息，三天前西門世家的總管水長流就曾來此找過喪門，那時候兩位可能正在牡丹亭尋歡作樂呢。」

阿臭跺脚道：「禍水，禍水，女人眞是禍水，白牡丹害人不淺啊！」

包玉郎扮了一個鬼臉，道：「白牡丹艷光四射，百媚橫生，能夠一親芳澤，付出一點代價也是應該的。」

阿臭亦有此同感，白牡丹美麗的倩影，至今仍在他的小腦袋裡徘徊不去，閉上雙目再重新回味一下甜蜜的回憶後，方始開口說道：「可是，事隔三日，西門世家也該再來找我們師徒溝通一下才對呀。」

「水長流沒有來過？」

「連半個鬼影也沒見着。」

「事有蹊蹺，的確透着古怪。」

「莫非另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情內幕？」

包打聽沈吟一下，道：「這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西門世家已完成一切準備，打算在短期之內就要將白牡丹娶回家去。」

白玉樓道：「北怪認爲已勝券在握，可以穩操勝算？」

包玉郎道：「西門父子的想法正是如此。」

「你的看法又怎樣？」

「眼前大勢已明，南痴顯然屈居下風。」

「包兄以爲人多勢衆，就可以贏得一切？」

「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嘛。」

「本門主倒覺得並不盡然。」

「白大俠有何高見？」

「東方雪的劍很銳利，北怪會收買，南痴會殺！」

阿臭補充道：「而且，南痴殺人的速度絕對不會比北怪收買的速度慢，龍虎兄弟的死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好榜樣。」

包玉郎頷首道：「這一點包某完全同意，連日來命案頻傳，已有二十幾條江湖好漢丟掉性命。」

白玉樓總結道：「所以說，由白牡丹所引發的這一場南痴北怪之爭，鹿死誰手現在還無法判定，目前依然半斤八兩，勝負難分。」

包玉郎忽然換了一個話題：「白兄，可要小弟出面跟北怪拉拉關係？」

「不必，殺人的買賣不可以拉，喪門從未主動的去找過任何人。」

「白門主可還有別的指示？」

「沒有了，你可以走了。」

「如此，小弟就此告辭，有新的消息自當隨時滙報。」

「請！」

「再見！」

* * *

包玉郎走了，阿臭却另有不同的想法，嘴巴噘得老高，可以掛上一隻小油瓶，嘟嘟喃喃的道：「師父，徒兒認爲咱們喪門的門規有修改的必要。」

白玉樓聽得一楞，道：「什麼地方需要修改？」

阿臭一本正經的道：「應該主動的去拉生意，廣爲招徠，這樣才可以財源廣進大發財，像我們現在的做法太死板太落伍了，難怪會被紅玫瑰捷足先登，再不改進，總有一天喪門會落在喜門之後，甚至被人家擊敗鬥垮。」

風流才子白玉樓不以爲然，義正詞嚴的道：「阿臭，我們喪門雖然做的是殺人的買賣，但宗旨則是替天行道，爲那些沒有能力報仇的人去報仇，爲那些沒有辦法雪冤的人去雪冤，不做趁火打劫的勾當，也不可以存有發橫財的念頭，更不能做他人的狗腿子，當人家的保鏢。」

「師父的言行，似乎有些矛盾的地方。」

「那些地方有矛盾？」

「前此在太白樓，跟東方父子初次見面時，師父好像也有招攬生意的意思。」

「那只是拿他們父子尋開心，說說而已。」

「可是，養鷄要米，養魚要水，沒有生意，咱們的日子怎麼過？」

白玉樓信心十足的道：「別急，喪門是幾十年的老字號，遲早會有生意上門的。」

阿臭却急得不得了，跺脚道：「急啊，如果再過三天仍然沒人送銀子來，咱們就有被人趕出翠竹軒，露宿街頭，餓肚子的危險。」

白玉樓錯愕一下，道：「傻小子，別杞人憂天，這種事不會發生，喪門也不會如此落魄。」

「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沒有萬一。」

「眞的有，怎麼辦？」

「大丈夫能屈能伸，大不了住進喪門車，啃蕃薯吃！」

* * *

阿臭的話不幸應驗。

白玉樓的信心完全破滅。

苦候三日，並無生意上門。

趙駝子的那一條命，白玉樓僅僅收了藍水仙的三百兩銀子，而他單是花在白牡丹、包打聽身上的錢，便已

超過此數，再加上數月來的揮霍花用，將過去的一些老本全部耗光賠盡，眞的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於是，師徒二人別無選擇，只好硬着頭皮做大丈夫，離開豪華舒坦的翠竹軒，駕着喪門車，駛進城隍廟，準備啃蕃薯吃。

沒想到，將喪門車停在大殿前，師徒二人想先瞭解一下附近的環境，却在側門之外與神算子不期而遇。

神算子依舊幹他的老本行，擺了一個算命攤子，生意不錯，面前圍了一羣人，一見到阿臭師徒，便像老朋友似的主動打招呼。

阿臭招招手，道：「算命的，幸會啊，你怎麼也跑到福州來了？」

神算子笑呵呵的道：「江湖人吃江湖飯，到處流浪，四海爲家，在任何地方都不會住太久。」

白玉樓聳一下雙肩道：「是不是怕住久了會出漏子？」

神算子愕然道：「白大俠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且問你，在紹興府，你是否替趙駝子算過命？」

「那個趙駝子？」

「就是會稽伏虎莊徐家的那個管事趙駝子。」

「哦，是老趙，算過，算過。」

「你當時是怎麼說的？」

神算子沉思許久後道：「老漢依稀還記得，此人貌相主貴，家有億萬家產，騾馬成羣，將來說不定還會擁有三妻四妾。」

阿臭冷笑道：「還有呢，賭必贏，計必成，不論幹什麼事都會一帆風順，萬事如意，對不對？」

神算子道：「大概八九不離十，是這樣說的吧。」

阿臭的語氣轉趨冷硬：「你只不過是信口開河，胡說一通，趙駝子却信以爲眞，認爲伏虎莊的那大片產業應該是他的，先後謀害了四條人命，你若是仍留在紹興，輕則會被人砸掉算命攤，重則可能連老命都會丟掉。」

神算子聞言絲毫沒感到內疚或惶恐，反而理直氣壯的道：「小老兒只是就相論命，絕無半句虛語，想是老趙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誤用了違情悖理的手段，致有此失。」

拍一下胸脯，接着又道：「老夫願以人格擔保，保証鐵口直斷，萬無一失，不信可以算一算兩位此刻的命運。」

白玉樓道：「我們師徒此刻的命運怎樣？」

神算子詳細的端詳了一下二人的神情氣色，伸出八個手指道：「老漢願意奉送兩位八個字。」

「那八個字？」

「山窮水盡，囊空如洗。」

準！簡直太準了，師徒二人的困境，被神算子一語道破，阿臭驚得跳了起來，道：「喂，算命的，這些事你是怎麼知道的？可是一直在釘咱們的梢？」

神算子笑道：「小友說笑了，小老兒只是就兩位的命相直斷，那有工夫釘兩位的梢。」

「那麼，姑且就相論命，喪門有沒有柳暗花明的希望？」

「有。」

「可以進來一大筆銀子？」

「大概是的。」

「還要多久？」

「不會太久。」

「能否說出一個確切的時間來？」

「天機不可洩漏！」

白玉樓微微一怔，道：「朋友算命的本事的確高人一等，白某此刻確實囊空如洗，換句話說，閣下是白算了，喪門無力致贈薄酬。」

神算子哈哈一笑，道：「這一點小老兒自然明白，所以那八個字願免費奉送，另外，兩位假如願意聽的話，還可以再贈送幾句話。」

阿臭道：「什麼話？」

「以前說過的幾句老話。」

「說呀。」

「白大俠若不肯聽從小老兒的忠告，解散喪門，金盆洗手，退出江湖，歸隱林泉的話，很可能會英年早逝，死於非命。」

「多早？你好像說過，恐怕活不到二十歲？」

「是的。」

「會死在女人的手裡？」

「也不錯！」

「那一個女人？」

「這個小老兒就無法推算了。」

阿臭臉一沉，大發雷霆道：「哼，放你的狗臭屁，俺師父乃是天縱奇才，功參造化，學究天人，同時風度翩翩，儀表堂堂，天下沒有一個女人能殺得了他，也沒有一個女人捨得殺他，這幾句話我們不接受，你留着自己享受吧，再見！」

彼此話不投機，阿臭師徒不願久留，當即拂袖而去。

* * *

孰料，回到大殿前，也發生情況。

喪門車上的棺材蓋被人移開了五六寸。

裡面還有悉悉率率的聲音傳出。以及一股熏人欲醉的脂粉味。

白玉樓神色一緊，暗提了一掌眞力，沉喝道：「什麼人？」

一個銀鈴也似的聲音吐出來兩個字：「女人！」

此刻，阿臭師徒對「女人」二字特別敏感，白玉樓愕然一楞，道：「白某知道妳是女人，別躲躲藏藏的，請現身一見。」

棺材裡的女人不肯現身，嬌滴滴的道：「猜一猜，豈不好玩又有趣。」

阿臭道：「是紅玫瑰？」

「玫瑰有刺！」

神算子正替白玉樓算命。

「那是白牡丹？」

「牡丹太艷！」

「難不成是藍水仙？」

「水仙最香！」

對方一直在用假嗓子說話，白玉樓到這時候才弄清楚她的身份，猛一個縱躍，跳上喪門車，從棺木內抱出一個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來。

不用問，一定是藍水仙阿香無疑。

阿臭半喜半怒的道：「要來就光明正大的來，妳水仙不開花，裝什麼蒜嗎？」

白玉樓將她抱下喪門車，先來了一個熱吻，再摟在懷裡溫存片刻，然後才放開來，輕聲細語道：「阿香，妳不是說要回家去，跑來福州作甚？」

阿香未語先來了一個迷死人的媚眼，羞答答的道：「說來說去還不是爲了你。」

白玉樓反問道：「爲了我？」

「奴家本來是要回去的，可是，對於那件事却始終無法忘懷，魂牽夢縈，揮之不去……」

「那件事呀？」

「哎呀，你這人眞笨，就是那天趙駝子死了以後，我們……」

「哦，白某明白了，明白了。」

阿香幽幽怨怨的道：「明白就好，身爲女人，對自己的童貞皆極爲珍惜，自從那事發生以後，心理一直沒有辦法平衡，雖然一再警告自己，這只是一種交易，事情已經結束，却始終無法從記憶中抹去，於是只好厚着臉皮，又回到你的身邊來。」

阿臭笑道：「阿香，說正格兒的，妳比以前更成熟，更漂亮。」

那個女人不愛俏，那個女人不愛捧，阿臭的馬屁拍得恰到好處，直聽得阿香心花怒放，樂不可支，笑盈盈的道：「謝謝，聽說新婚的女子多數會增色三分，戀愛中的女人最美麗。」

阿臭故意開她的玩笑：「赫！妳眞會順着竿兒往上爬，一點也不懂得謙虛，是不是怕俺師父不要妳，先在自己的臉上貼些金，好抬高身價？」

藍水仙聞言花容立變，換上一副肅穆的臉孔，道：「坦白說，我這一次厚着臉皮重返喪門，並未心存奢望，收則留，不收則去，絕不强求。」

阿臭道：「姑不論俺師父是否肯收留，有些事妳最好先弄明白，免得將來後悔。」

這話沒頭沒腦，阿香有聽沒有懂，追問道：「喪門到底發生什麼事了，值得你如此鄭重？」

「簡而言之，喪門面臨經濟問題，正在鬧饑荒。」

「沒有飯吃？」

「還要睡棺材。」

「怎麼會這樣呢？」

「沒有生意上門，爲了看白牡丹又花了一大筆銀子，所以……」

「哦，牡丹姑娘的美色轟動福州，

小妹已有個耳聞，不少人爲她傾家蕩產。」

阿臭道：「妳準備打退堂鼓？」

「不！阿香決定留下來。」

「留下來啃蕃薯吃？」

「小妹可以給兩位煮飯吃。」

「開什麼玩笑，巧婦難爲無米炊。」

「阿香這裡還有一點點銀子。」

「妳連身子都當作抵押品，那來的銀子？」

藍水仙含情脈脈的瞧着白玉樓，柔情似水的道：「是上一次分手的時候，玉樓哥給我的盤川，還有一些節餘。」

最喜風雨故人來，最難消受美人恩，一句玉樓哥，溫暖了白玉樓的心，感慨的道：「妳有這份心，本門主倍覺欣慰，只是那一丁點兒小錢，杯水車薪，恐怕無濟於事。」

阿香眉目含情，語懇意摯：「錢雖不多，再加上小妹的一些首飾，省吃儉用點，維持十天半個月的生活大概不會有問題。」

聽到這裡，阿臭的滿臉愁容馬上一掃而空，大呼小叫道：「阿香，妳眞了不起，由一個抵債的小妞，搖身一變變成了救苦救難的女菩薩，將來俺師父若是決定結婚討老婆，阿臭一定投妳一票。」

然而，阿臭的態度，好像初春的天氣，晴時多雲偶陣雨，變得好快，話鋒一轉，忽又疑雲滿面的道：「喂，阿香，妳爲何對我們師徒這樣好，是否另有陰謀？」

藍水仙大驚失色的道：「我會有什麼陰謀？這話是從何說起嘛。」

「從神算子的鐵嘴說起。」

「他又胡說八道些什麼？」

「說俺師父英年早逝，可能活不過二十。」

「荒唐！荒唐！」

「最惱人的是，神算子鐵口直斷，說殺死俺師父的可能是女人。」

「哦！」

驚「哦」聲中，阿香渾身打了一個冷顫，二話不說，扭頭就走。

白玉樓急忙把她攔下來，道：「阿香，妳這是幹什麼？」

藍水仙的態度很認眞：「這種事，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我是女人，自當避嫌，也希望玉樓哥以後少接近女色，以免惹禍上身。」

白玉樓天不怕，地不怕，豈會將神算子之言放在心上，道：「術士之言，純屬無稽之談，切勿當眞。」

阿香仍然去意甚堅：「我還是離開的好，萬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小妹就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風流才子笑容可掬的道：「事實上妳已經洗清了。」

藍水仙神色一楞，道：「是怎樣洗清的，我怎會毫不知情？」

阿臭賊眼一翻，道：「笨啊，連這個都弄不懂，妳這麼掉頭一走，就是洗清的最佳証明。」

藍水仙好不高興，笑靨立又飛上她的雙頰，道：「阿臭，你的意思是不反對我留下來？」

阿臭朗聲道：「有人煮飯吃，傻瓜才會投反對票。」

藍水仙瞟了白玉樓一眼，道：「但不知你師父的態度是……」

阿臭截口道：「有吃有喝，晚上還有人陪他睡大覺，這種好事不多見，俺師父一定歡迎之至，求之不得。」

奇怪，白玉樓却突然閉上嘴巴，不說話了。

阿香像依人小鳥似的，往他身旁一靠，抬起一雙會說話的大眼睛，一瞬不瞬的瞧着他，柔情似水的道：「是這樣嗎？」

白玉樓握住了阿香的雙手，語氣嚴肅而又鄭重：「水仙姑娘，請允許我說句老實話，跟本門主打過交道的女人數不在少，但眞正動了感情的却以妳爲第一人，當然歡迎妳留下來，不過，爲了不使妳受到傷害，有幾句醜話必須先說在前頭。」

「什麼話？」

「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霧水鴛鴦，將來可能不會有任何結果。」

「玉哥沒有結婚生子的打算？」

「殺手生涯原是夢，何以爲家。」

「我明白了，小妹絕不敢有任何苛求。」

「阿香，妳我既無夫妻之名，妳自然保有自由之身，隨時可以離我而去。」

藍水仙想法不一樣，指天誓地道：「海可枯，石可爛，阿香此情不變，只要玉哥哥不趕我走，水仙願永世相伴，至死不渝！」

白玉樓微微一怔，繼續他的未竟之言：「當然，玉樓自己也保有自由之身，妳無權干涉本門主與其他女子的交往。」

阿香正容道：「不會，小妹保證不會干涉玉哥哥的私生活，即使將白牡丹娶回來也絕無半句怨言。」

藍水仙表現得千依百順，使白玉樓憐香惜玉之心油然而生，情不自禁的在她的額頭上吻了一下，道：「妳爲何要對我這麼好？」

阿香的答覆只有五個字：「因爲我愛你！」

聽在阿臭耳中，好生羨慕，吐一下舌頭，嘻皮笑臉的道：「好棒啊，愛情眞偉大，什麼時候我阿臭也時來運轉，交上一個愛我愛得要死要活的紅粉知己，就死也瞑目了。」

望一下天色，忽又說道：「不過話又說回來，愛情畢竟不能當飯吃，肚子裡已經在大腸告小腸，咱們是該上館子去大吃一頓了。」

阿香笑道：「經濟有問題，怎可大吃大喝，不出三天又會鬧饑荒，我這就去買米菜炊具，咱們在城隍廟裡煮

飯吃。」

徵得白玉樓同意後，藍水仙隨即姍姍而去。

阿臭睹此情狀，深受感動，道：「師父，這個女人不賴，是個很好的小媳婦。」

英雄所見略同，白玉樓也表示同意：「不錯，嬌柔、嫵媚、體貼，而又會過日子，是一個不可多得的好媳婦，爲師的那一天吃錯了藥想要討老婆，會把她列爲第一候選人。」

* * *

白玉樓很有女人緣。

藍水仙剛剛才走，現在又來了一個女人。

是喜門門主紅玫瑰。

喜門的四名殺手也結伴而來。

鐵娘子紅玫瑰掛着一臉的媚笑，語帶譏誚的道：「白兄不是住在翠竹軒嘛，怎麼搬到城隍廟裡來了？」

白玉樓淡淡一笑，很坦然的說：「這裡寬敞。」

阿臭翻了一個白眼，接口道：「也很涼爽。」

一號殺手冷哼一聲，道：「我們得到的消息却與此不同。」

阿臭怒道：「有何不同？」

二號殺手道：「據說是喪門床頭金盡，付不起房錢飯錢，迫不得已才搬進了城隍廟。」

阿臭瞪着眼珠子說：「是又怎麼樣？」

紅玫瑰格格嬌笑道：「小友請勿誤會，喜門此來的目的是基於同業之誼，想來助喪門一臂之力。」

不待白玉樓開口答話，鐵娘子接着又道：「反過來說，也是想瞭解一下，看喪門能否幫喜門的忙。」

白玉樓生硬的聲調道：「幫什麼忙？」

紅玫瑰存心想嘔白玉樓，表面上則客客氣氣，言詞亦頗委婉：「喜門接到很多生意，想推也推不掉，本門又人手不足，實在無法面面俱到，不知喪門可否代爲操刀殺幾個人？」

阿臭搶先道：「殺誰？」

紅玫瑰道：「東方雪、東方不雨，或者東方世家任何一個人。」

「一條命多少銀子？」

「五百兩。」

「什麼？只有五百兩？妳想從中揩油，坐享暴利？」

「小友有所不知，此乃大宗交易，自然要折扣優待對方。」

「可是却破壞了同業的行情。」

「薄利多銷嘛，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

阿臭本欲再出言駁斥，被三號殺手的吼聲淹沒：「答不答應一句話，別再嚕七八嗦的浪費時間。」

風流才子白玉樓斷然的道：「喪門不賺血腥錢，不幹這種殺人的勾當。」

紅玫瑰聞言一楞，道：「殺手本來就是做殺人的買賣，白門主何出此言？」

白玉樓大義凜然的道：「沒錯，殺手的工作就是殺人，但喪門只願替人報仇雪恨，不會充當他人的工具，代人排除異己，惡意行兇。」

引起了四號殺手的反感，冷嘲熱諷道：「哼，陳腔濫調，大言不慚，難怪喪門會三餐不繼，露宿街頭。」

紅玫瑰不死心，仍圖作最後的努力：「白兄是明白人，請勿辜負了喜門的一番好意，盼再考慮一下。」

白玉樓斬釘截鐵的道：「盛意心領，喪門歉難從命。」

「這是初次合作，往後來日方長。」

「白某不覺得我們之間有合作的必要。」

「要不要喜門借一些銀子給喪門花用？」

「白玉樓沒有借貸的習慣。」

「餓肚子可不好受啊。」

「仰人鼻息更難堪！」

「翠竹軒總比這裡好。」

「城隍廟的空氣很新鮮。」

二人舌劍唇槍，各不相讓，紅玫瑰的臉都氣紫了，咬着銀牙恨聲道：「我紅玫瑰難不成就這樣討人厭？」

阿臭的話一點不留情面：「裝腔作態，虛情假意，口是心非，言不由衷，是不太受歡迎。」

紅玫瑰道：「論姿色，自信不比白牡丹差。」

阿臭道：「差，差遠了，人家白牡丹名震香國，迷死了多少英雄好漢，妳的身邊只有四個臭男人。」

鐵娘子瞪了瞪剛回來，正在淘米洗菜的藍水仙一眼，道：「論才能，更在這個小媳婦之上多多。」

阿臭道：「比不上，阿香的本事大得很，妳望塵莫及。」

「她有什麼本事？」

「淘米洗菜，煮飯燒水，還會生孩子。」

「姑奶奶也會生。」

「沒人跟妳合作就生不出來。」

「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氣死活該！」

話越說越僵，紅玫瑰氣沖斗牛，乍然玉面一寒，嬌叱一聲：「好狂的娃兒，本門主今天非要教訓教訓你不可！」

可字出口，招已出手，一招兩式，上取雙目，下取胸膛，疾逾閃電般攻上去。

阿臭却不肯交手，閃身避開了，尖酸刻薄的喳呼道：「好男不跟女鬥，好狗不跟鷄鬥，同時俺師父也說過，喪門的人不打沒有銀子的架！」

直氣得紅玫瑰的臉色青一塊、紫一塊，暴跳如雷的道：「哼，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簡直不識抬舉，總有一天本門主會逼你們師徒出手，大幹一場，再見！」

白玉樓道：「不送！」

阿臭道：「最好永不相見！」

喜門五人迅即在視線內消失，阿香這時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輕聲細語的道：「其實，這位紅姑娘我倒覺得才貌雙全，與玉哥哥是天造的一對，地設的一雙，若是能將她娶過門來，必可稱霸武林，獨步江湖。」

白玉樓冷然一哂，道：「有機心的女人最難纏，本門主不敢領教。」

阿臭亦道：「兇巴巴的，有一個像她這樣的師娘，我阿臭寧願回家放牛去！」

爭風呷醋　飲恨青樓

阿臭沒有回家去放牛。

東方不雨也沒有吹牛。

白牡丹對他確實情深意重，禮遇有加。

牡丹亭內所有的布幔都放下來了，將外面的視線全部阻斷。

冷玉娘不在。

亦無其他嫖客。

整座牡丹亭內，只有白牡丹、東方不雨，以及巧兒、靈芝兩個貼身丫頭。

東方不雨艷福不淺，抱着白牡丹，坐在一張太師椅上，依依偎偎，卿卿我我，狀甚親暱。

巧兒和靈芝則遠遠的站在一旁，靜候差遣。

東方不雨抱着白牡丹的手忽然緊了一緊，道：「牡丹，打鐵趁熱，實在難耐相思之苦，現在就嫁給我好不好？」

白牡丹將右臉貼在東方不雨的左頰上摩着，甜蜜蜜的聲音道：「眼前還不行呀，有一些困難尚未完全克服。」

「有何困難？」

「鴇兒還沒有點頭。」

「這好辦，大不了多給她一些銀子就解決了。」

「最麻煩的還是西門世家。」

「牡丹，妳喜歡西門恨雪？」

「瞎說，人家心裡只有你東方不雨一個人。」

「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好顧忌的？」

白牡丹幽幽一歎，道：「小妹是怕一旦嫁給你，會引發西門世家的殺機，我可不願意一過門就當寡婦。」

東方不雨道：「這事也不難解決，只要將西門恨雪父子倆一齊幹掉，就可以一了百了。」

白牡丹道：「不雨，你的想法未免太天眞，西門世家可不是省油的燈。」

話至此處，被一陣激烈的打鬥聲打斷。

打鬥聲來得快，去得也急，東方不雨還沒有想到該如何應變，便已宣告結束。

自己帶來的，守在外面的四名高手，抵擋不住來人的攻勢，已十分狠狽的退至牡丹亭內。

其中一人血流滿面，驚惶萬狀的呼喊道：「少主人——」

這三個字成爲他最後的遺言，「噗通」一聲，倒地身亡，再也聽不到下文。

另一人的傷勢更重，胸口的鮮血狂噴不止，行未三步，便趴下去魂歸西天。

其餘二人的情況稍好些，惶惶張張的奔到東方不雨的面前來。

東方不雨早已推開白牡丹，一躍而起，急聲追問道：「這是誰幹的？」

樓外有人回應道：「是四大金剛。」

四個聲音同時答話，一下子闖進來四個人，正是喜門的那四名殺手。

東方不雨大吃一驚，道：「四位是何來歷？」

鐵娘子紅玫瑰的聲音道：「是本門的四大殺手。」

話落人現，麗影閃處，已立在東方不雨五尺許處。

東方不雨以前並未見過紅玫瑰，沉聲喝問道：「芳駕又是何許人？」

紅玫瑰神采飛揚的道：「喜門門主紅玫瑰。」

「與白玉樓齊名的那個女殺手原來是妳。」

「咱們今天是第一次見面，可惜也是最後一次。」

「什麼意思？」

「因爲你已經見不到明天的太陽。」

「東方世家與喜門並無過節，妳——」

「殺手殺人，從來不需要任何理由。」

「快說是什麼人花錢請妳的？」

西門恨雪的聲音在樓外接口道：「是本少爺我！」

餘音未落，人已箭射而入，跟紅玫瑰站在一起。

情敵見面，分外眼紅，東方不雨的鼻子都氣歪了，扯開嗓門喊叫道：「冷玉娘，冷玉娘！」

鴇母早已跟在西門恨雪的後面趕來了，就候在門外，聞喚忙不迭的應聲道：「老身在，老身在！」

身子在哆嗦，雙脚在發軟，畏畏縮縮的走進來。

東方不雨冷冰冰的道：「鴇兒，現在這段時間是不是本少爺花錢買下來的？」

冷玉娘頷首道：「是呀，是東方少爺花錢買的。」

「既是本少爺的時間，爲何放這幾個王八羔子進來？」

「西門公子硬要往裡面闖，我老太婆想攔也攔不住。」

「本少爺命令妳，馬上將他們給我趕出去！」

「這……」

這下可把冷玉娘難住了，憑她一個鴇兒，如何能趕走西門恨雪，只好

苦苦哀求道：「西門公子，看在老身的份上，求求你，且先出去避一避鋒頭，等一下再來陪牡丹姑娘也不遲。」

西門恨雪充耳無聞，不言不動。

東方不雨轉對白牡丹道：「牡丹，告訴這隻癩蝦蟆，妳的心中沒有他，只愛我東方不雨一個人。」

此時此地，打死白牡丹也不敢說這種話。

一旦說出口來，不惹來殺身之禍才怪。

偏偏西門恨雪也在逼她開口說話，道：「牡丹，沒有關係，妳說吧，告訴他咱們早就私訂終身，有了婚約，好叫這頭豬死了心，絕了念。」

白牡丹還是不敢開腔，很機伶的躲到一邊去。

鴇母冷玉娘硬着頭皮說：「我們牡丹姑娘呀，兩個都愛，兩個都喜歡，快不要逼她了，再逼會把她逼死的。」

西門恨雪雙眉一挑，道：「是不該爲難白牡丹，這是咱們兩個的事，理當由咱們兩個來自行解決。」

東方不雨沉聲道：「如何解決？」

「決鬥！」

「決鬥？」

「不錯，只要死掉一個人，就可以天下太平。」

這是東方不雨求之不得的事，他自信自己的功力修爲，比西門恨雪略勝半籌，有把握贏得勝利。

同時，眼前對手人多，以六比三佔盡優勢，決鬥可以說是有利的最佳途徑。

於是，毫不遲疑，立即滿口答應下來，道：「好啊，決鬥就決鬥，誰怕誰呀，但願你說話算話，不要臨陣退却。」

西門恨雪冷傲而又昂揚的道：「笑話，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本少爺說話向來一言九鼎！」

「不是放屁就好，走，咱們到外面去。」

「到外面幹嘛？」

「去決鬥呀。」

「隨處都可以決鬥。」

「在那兒？」

「牡丹亭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拔劍！」

「拔劍！」

一樣的年輕氣盛，一樣的脾氣火爆，世仇再加上情仇，兩個人的憤怒俱已達到沸點，刷！刷！兩聲，兩把雪亮的寶劍應聲而出。

拔劍同時，招已出手，其勢如風，其快如電。

都沒有虛招僞式，亦未見花拳繡腿，採用的是一劍穿心的打法，準備一劍定乾坤。

東方不雨的劍刺向西門恨雪的心臟。

西門恨雪的劍也刺向東方不雨的心窩。

完全是硬碰硬，以命搏命。

完全是跟時間賽跑。

誰的劍尖先到，誰就是勝利者，可將白牡丹娶回家。

落敗的人只有血流五步，命歸九幽，別無他途。

大家有目共睹，東方不雨果然不同凡響，略佔上風。

他的劍尖已觸及西門恨雪的衣裳，西門落後約寸許。

眼看勝負將分，生死立判。

巧兒、靈芝、白牡丹、冷玉娘都嚇傻嚇呆了，齊將雙目緊閉，不敢正視。

說時遲，那時快，一聲慘絕人寰的慘叫之聲傳處，血如泉湧，人已倒下。

倒下去的是東方不雨。

殺人的兇手却不是西門恨雪。

而是喜門門主鐵娘子紅玫瑰。

紅玫瑰的身手簡直匪夷所思，千鈞一髮之際，突出奇招，一掌將東方不雨的劍身震歪尺許，與此同時，一把匕首後發而先到，全力擲射入東方不雨的心窩之內。

人已倒下，氣尚未絕，東方不雨切齒恨聲道：「紅玫瑰，妳好卑鄙！」

紅玫瑰面籠寒霜，語冷如冰：「殺手的工作就是殺人，爲達目的，不擇手段！」

西門恨雪餘怒未消，一脚踩住了東方不雨的小肚，惡狠狠的道：「東方不雨，你輸了，輸掉了性命，也輸掉了白牡丹，死吧，最好打入十九重地獄，永世不得超生！」

話一說完，長劍一挺，又補了一劍。

白劍進，紅劍出，慘叫再起，血雨再現，可憐的東方不雨再也無法入洞房，匆匆忙忙的進了鬼門關。

直嚇得兩名手下魄散魂飛，那還敢再停留，互望一眼，拔腿就溜。

紅玫瑰嬌叱一聲：「站住！」

二人還眞聽話，馬上停下來，一動也不敢動。

抖得却很厲害，好似臘月裡站在大風雪中的老乞丐。

褲襠也濕了，連尿都嚇出來了。

紅玫瑰道：「哼，沒有出息，就憑你們這兩塊料，還不夠資格挨本門的刀。」

二人一聽可以不死，簡直喜出望外，一起跪倒在地，齊聲高呼：「謝謝女英雄不殺之恩。」

「不殺你們並非有意施恩，一則爲了收屍，二則需要報喪。」

「是！」

「去告訴東方雪，他兒子雖是死在喜門之手，這筆帳却應該記在西門世家的頭上。」

「這我們知道。」

「那個老瘋子若是想要復仇，可以直接找北怪去，不必尋喜門。」

「是！是！」

紅玫瑰沒再多言，西門恨雪接口

道：「冷玉娘！」

冷玉娘雙眼發直，面如死灰，顫聲道：「玉娘在，請公子示下。」

「本公子決定要爲牡丹姑娘贖身，妳同意嗎？」

「同意，同意。」

「要多少銀子呀？」

「隨便公子賞賜。」

「從即刻起，關閉牡丹亭，停止接客。」

「遵命！」

「先準備一下，三五日之內便來迎娶。」

「知道了。」

所有的人，數白牡丹最沉着，始終面不改色，鎮靜如恒，西門恨雪緩步行來，在她的香唇上親了一下，得意洋洋的道：「咱們終於等到了這一天，勝利的果實是甜美的，牡丹，妳高興嗎？」

白牡丹回報了一個多情的媚笑，言詞却頗含糊：「你說呢？」

西門恨雪色瞇瞇的盯着白牡丹，道：「本公子今夜不回去了，就住在妳這兒。」

白牡丹聞言花容大變，猛搖首道：「不行，名不正，言不順，我們現在還不能同榻共枕而眠。」

西門恨雪不肯就此罷手：「婚事已定，遲一天早一天又有何妨，反正……」

白牡丹打斷他的話，道：「有關係，未入西門家的門，還不能算是西門家的人，傳揚出去會遭人非議。」

這可鮮，娼妓也會重視名節，眼看到口的肥肉，就是吞不下去，西門恨雪心癢癢的道：「三五天之後，妳就是西門世家的人，就是我西門恨雪的新娘子，何必計較這些？」

白牡丹主動的在西門恨雪的額頭上吻了一下，嬌笑道：「就是嘛，僅僅還有三五天的時間就等不及了，你猴急什麼嘛，咱們的日子還長得很呢。」

美色當前，西門恨雪恨不得現在就將白牡丹弄到手，奈何理虧詞窮，一時間找不到一句適當的詞兒，只好閉上了嘴。

白牡丹的理由倒不少：「恨雪，快回家去吧，小的雖死，老的尚在，此事可能仍未結束，必須保持體力，迎接挑戰。」

紅玫瑰在一旁幫腔道：「牡丹姑娘之言極是，目前老瘋子未死，大局仍未底定，公子宜速返家應戰，不可留居牡丹亭。」

大勢如此，西門恨雪只好將滿腹的慾火澆熄，心不甘情不願的道：「好吧，回去就回去，牡丹，三五日之內必會用大花轎把妳娶回家去。」

「小妹願在此靜候佳音。」

「請多珍重。」

「公子也要保重。」

「咱們在洞房見。」

「洞房見！」

＊　＊　＊

東方不雨的死，震驚了整個東方世家，南痴東方雪七竅生烟，目眥欲裂，熊熊的怒火，燒得他一時一刻也不能等待，馬上召集了二十名門下高手，抬着三具棺木，浩浩蕩蕩的開往西門世家，準備大興問罪之師。

不料，西門世家早已有萬全的準備，東方世家的大軍未至，便在五里之外的一處空曠的地方截下來。

西門世家的聲勢更大，除喜門的五人外，還有鬼見愁風飛揚，母夜叉陰九娘，以及其他三山五嶽的江湖好漢，再加上西門父子暨門下高手，總數約有四十餘人，等於是東方世家的一倍以上。

但是，東方雪自視甚高，懼意全無，絲毫未將對手放在眼內，彼此一照面，便指名道姓的道：「叫紅玫瑰出來見我！」

鐵娘子紅玫瑰上前一步，道：「玫瑰在此，東方大俠有何見教？」

東方雪單刀直入的道：「紅玫瑰，老夫問妳，我兒不雨可是死在妳的手裡？」

紅玫瑰毫不避諱：「本門主不否認。」

「何怨何仇？」

「無怨無仇。」

「既是無怨無仇，妳爲何要下此毒手？」

「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紅玫瑰，妳——」

「東方大俠別發火，拿人錢財，爲人消災，這筆血債你應該找西門世家算，與喜門無關。」

「哼，妳倒推得乾淨，西門老兒固然死有餘辜，妳也脫不了關係。」

紅玫瑰話出口後，已兀自退回到人羣中去，沒再答理他。

南痴東方雪跺一下脚跟，轉對風飛揚、陰九娘道：「還有你們這兩個無惡不作的江湖敗類，也是老夫的手下敗將，當年因一念之仁，讓你倆在劍下超生，想不到今日竟敢爲虎作倀，站到西門老兒一邊去。」

鬼見愁風飛揚嘿嘿一笑，道：「老實說，是爲了銀子。」

母夜叉陰九娘拋來一個勾魂眼，道：「也是爲了面子！」

東方雪怒冲冲的道：「不管是爲了銀子，還是面子，先站到一邊涼快去，待老夫將西門父子幹掉後再另行了斷。」

風飛揚道：「這恐怕辦不到。」

東方雪道：「爲甚麼？」

陰九娘道：「紅門主說過，拿人錢財，爲人消災，辦不了事，拿不到錢，恕難袖手旁觀。」

「媽的，你們這是自尋死路。」

「看打！」

「看打！」

激怒了東方世家的三名高手，其中二人抖手打出了四支斷魂鏢。

速度奇快，手法奇準，儘管八閻雙煞的反應也不慢，躲過了第一支，却避不開第二支，悶哼聲中，雙雙中鏢。

風飛揚的耳朵被削去一半。

陰九娘的肩頭打穿一個洞。

西門父子睹狀一驚，面有異色。

東方世家這邊則歡聲雷動，士氣大振。

天下第一劍東方雪怒溢雙眉，吐字如刀：「老夫此來是爲我兒不雨討命的。」

天下第一怪西門雨以牙還牙道：「西門世家死在你們父子劍下的人更多，你那個魔鬼兒子死了活該！」

東方雪道：「西門雨，你如果自認爲是一個人物就過來。」

「過去幹嘛？」

「咱們單打獨鬥，決一死生。」

「君子鬥智，小人鬥力。」

「哼，手下敗將，諒你也沒有這個膽。」

「東方雪，激將法對老夫無效，寧願打羣架。」

「你想以多爲勝？」

「輸不起可以再調兵遣將。」

「不必，兵不在多，東方世家的人以一當十。」

鐵娘子紅玫瑰冷言冷語的道：「那就上呀，別光說不練。」

西門恨雪的話也不好聽：「是嘛，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那像是一個成名的人物。」

風飛揚譏諷道：「可能是一隻紙老虎。」

陰九娘訕笑道：「或者是一隻病貓！」

你一言我一語，字字刻薄，句句刺耳，激得東方雪鷄飛狗跳，怒髮衝冠，乍然發出一聲獅子吼，聲震四野，當下振臂高呼，喊了一聲：「殺！」

「殺！」

「殺！」

二十名高手齊聲響應，同聲喊殺。

大家同時拔出了刀，亮出了劍。似狂潮，如怒濤般衝殺過去。

西門世家這邊却始終站立在原來的那一條線上，嚴陣以待，按兵不動。

東方雪不愧爲是老江湖，睹狀心生疑慮，警覺事有蹊蹺，大聲喊叫道：「小心有詐！」

沒錯，是有詐。

在他們的脚下，事先很巧妙的設下一個陷阱。

陷阱寬約丈許，深達三丈，長度五丈左右。

上面覆以樹枝細竹、草皮泥土等物，與附近的土地幾乎完全一樣，任誰也看不出半點破綻來。

裡面赫然放着數十條絕毒無比的毒蛇。

很不幸，東方雪的警覺性慢了半拍，詐字尚未出口時，人已失足墜下去。

緊接着，噗通！噗通！二十條漢子無一倖免，全部掉入陷阱。

哀鳴四起！

慘嗥不絕！

霎時，便有十條人命毀在毒蛇之口。

東方雪好厲害，危急間疾展「壁虎功」，貼在土壁上，怒不可當的吼叫道：「西門雨，你這個老怪物，卑鄙至極，無耻透頂，老夫今天就算死，也要拉你墊棺材！」

吼聲中，人已騰空而起，直撲西門雨。

「找死！」

「欠揍！」

「納命來！」

西門雨、紅玫瑰、西門恨雪三人一起上，南痴東方雪僅僅冒出半個身子，還沒有來得及出手進招，便死在他們的亂刀亂劍之下。

另外十人的下場同樣很悲慘，有的振臂彈身，欲脫困而出，死在風飛揚、陰九娘等人的手中，有的在劫難逃，最後還是成爲毒蛇的餐點。

西門雨計劃周密，狡計得逞，惡鬥好似午後雷陣雨，瞬息即過，西門世家大獲全勝，幾十年的積怨，至此總算全盤了結，大夥兒歡天喜地的揚長而去。

月兒彎彎照九州，幾家歡樂幾家愁。

東方世家家破人亡，幾乎陷入絕境。

西門世家高奏凱歌，大家欣喜若狂。

同樣的對比，也發生在喪門跟喜門。

喜門的生意興隆，銀子滾滾而來。

喪門則門可羅雀，眼看就要斷炊。

阿臭已有三日不曾吃肉。

白玉樓更有四天沒有喝酒了。

阿臭問藍水仙：「阿香，買幾斤肉回來吃好不好？」

白玉樓亦道：「最好再打幾斤酒。」

藍水仙搖頭歎息道：「別說喝酒吃肉，就連現在的青菜豆腐白米飯，也快要維持不下去了。」

阿臭吃驚道：「妳不是還有一些首飾嗎？」

「早已變賣一空。」

「我們還能支持多久？」

「頂多二日。」

「那以後怎麼辦？」

「恐怕只有啃蕃薯吃。」

「買蕃薯也要銀子呀。」

「我們只能去偷。」

「偷？」

「偷！」

「唉！」

「唉！」

二人同聲一歎，道盡了眼前的艱困悲涼。

阿臭忽道：「師父，咱們到東方世家去。」

白玉樓道：「到東方世家去做甚麼？」

「去拉生意呀。」

「人家剛剛死了人，別觸霉頭。」

「死了人才需要報仇，生意十拿九穩。」

「也許人家認了，不願冤冤相報，再說殺人的買賣仍以保守為宜，喪門也沒有主動出面的傳統。」

阿臭不敢苟同，大聲爭辯道：「師父，我抗議！嚴重抗議！傳統事小，餓肚子事大，再這樣死死板板的墨守成規，不餓死才怪。」

白玉樓道：「餓不死你的。」

「沒有飯吃就會餓死人。」

「沒有飯吃可以吃蕃薯。」

「去偷？」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你去偷？」

「師父不偷徒弟偷，而且……」

「而且怎樣？」

「現在就去偷，咱們今天就換換口味，吃烤蕃薯。」

「我不幹。」

「這是命令！」

「我辭職。」

「不准！」

胳膊拗不過大腿，徒弟拗不過師父，儘管阿臭一肚子不痛快，却也無可奈何，只有服從命令的份兒，勉為其難的去客串小偷。

＊　＊　＊

不辱使命，阿臭真的偷回來一大包生蕃薯。

阿香的表現也不賴，在城隍廟後方的空地上挖了一個洞，土法煉鋼，就地取材，已經快要烤好了。

驀在此刻，喪門車那邊有了狀況。

噹！噹！噹！鳴鑼三聲。

咚！咚！咚！擊鼓三通。

藍水仙一揚柳眉兒，道：「有生意上門了！」

阿臭精神一振，喜道：「有人送銀子來了！」

白玉樓二話不說，長身疾縱，接連數個起落，已至喪門車前。

只見喪門前，立着一位粗衣布鞋，蓬頭垢面，形容枯槁，淚流滿面的中年婦人。

白玉樓劈面就說：「是妳在敲鑼打鼓？」

婦人淚眼汪汪的道：「小民想找白門主。」

風流才子頷首道：「我就是喪門門主白玉樓。」

阿臭以為是財神爺上門了，立即自我介紹道：「俺是阿臭，自大一點臭，喪門的第三代弟子，未來的第三代掌門人。」

婦人戚容滿面的道：「小民是來請求喪門幫忙的。」

阿臭道：「慢着，先把妳的身份弄清楚，是東方雪的未亡人？」

「不是。」

「親戚？」

「也不是。」

「管家？」

「小民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阿臭大失所望，瘋言瘋語的道：「開玩笑，一個普通老百姓找喪門作甚！須知本門做的乃是殺人的買賣，不是開雜貨店。」

婦人道：「小民正是想請喪門代為殺人的。」

白玉樓道：「殺誰？」

「一個和尚。」

「和尚怎麼了？」

「他姦淫了我的女兒。」

「哦，原來是個花和尚。」

「我可憐的孩子，今年僅僅才十三歲，被他先姦後殺，棄屍荒郊……」

說至此處，已是泣不成聲，捶胸跺脚的號啕大哭起來，難以盡言。

白玉樓義憤填膺的道：「可恨的花和尚！」

阿臭也很憤慨：「這個畜牲，簡直猪狗不如！」

白玉樓道：「可知這個花和尚的法號叫甚麼？」

婦人道：「是有情和尚。」

風流才子大驚道：「妳認識這個凶僧？」

婦人道：「小民與他素不相識。」

白玉樓道：「那你怎知女兒是被他姦殺的？」

「是過路的人告訴我的。」

「空口無憑，妳可有証據？」

「有一片僧袍。」

「那裡來的？」

「抓在小女的手裡。」

立將一片撕裂的，巴掌大的黃色布頭交給白玉樓。

白玉樓略一審視，道：「殺人者死，可不是鬧着玩的，希望妳說的都是實話。」

婦人一把鼻涕一把淚的道：「小民句句實言，如有半句虛語，願遭天打雷劈！」

阿臭道：「別把話題扯遠了，應該先談主題，妳是不是想請喪門將有情和尚殺掉？」

婦人頷首道：「是啊，是啊！」

「一條命一千兩，不二價。」

「小民……我沒有錢呀。」

「沒有銀子就辦不了事。」

「請可憐可憐我那死去的女兒，幫幫忙嘛。」

「坦白說，我們也要吃飯呀。」

「這是善事，替天行道，為民除害。」

「可惜行善積德不能當飯吃。」

婦人急得淚下如雨，雙膝跪下去，呼天搶地的道：「小民給兩位磕頭，你們的大恩大德，今年不報明年報，今生不報，來生也一定會報答的。」

趴在地上，猛磕響頭，一個接着一個，就像搗蒜似的，額頭上很快便磕出血來。

白玉樓皺着眉頭道：「妳有沒有銀子？」

婦人哭哭啼啼的道：「小民乃窮苦人家，那來的銀錢。」

「可是，照喪門的規矩，殺人必須有代價。」

「天哪，這該怎麼辦！怎麼辦啊！」

「沒有銀子，總該有銅板吧？」

「有，小民身上有一個銅板。」

「有就拿來。」

「好，好！」

白玉樓收下銅板，親手將婦人扶起來，鄭重其事的道：「妳女兒的冤屈就交給喪門了，本門主會給妳一個交代的，但不知這個花和尚如今的行踪如何？」

婦人道：「聽說仍在福州。」

「這事是幾時發生的？」

「昨天。」

「如此說來，可能尚未下葬？」

「是的，仍停屍在家。」

白玉樓心念三轉，馬上有所決定，問明了婦人的住處，還送了她好幾個阿香剛剛才拿來的烤蕃薯，叫她回家去等候消息。

＊　＊　＊

待那婦人去遠後，阿臭立道：「師父，咱們真的為了一個銅板，要跟有情和尚拚命？」

白玉樓肅容滿面的吐出來兩個字：「正是！」

阿臭垂頭喪氣的道：「這太離譜了，一個銅板能幹甚麼，買不到肉，也沽不到酒。」

風流才子大義凜然的道：「錢財乃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為民除害，替天行道，才是千秋大事！」

阿臭發牢騷道：「哼，說甚麼替天行道，道甚麼為民除害，空着肚皮，狗屁事也辦不成。」

白玉樓拿起一個烤蕃薯來咬一口，嘖嘖有聲的道：「吃慣了大魚大肉，改啃烤蕃薯也別饒風味。」

藍水仙已經吃了大半個，隨聲附和道：「嗯，是不賴，香甜可口，風味絕佳，阿臭，你也來一個。」

阿臭見他倆吃得津津有味，口水都快流出來了，也忍不住跟着吃起來。

藍水仙笑盈盈的道：「怎麼樣，味道還不錯吧？」

阿臭苦笑一下，道：「馬馬虎虎啦，還不難吃。」

一個熟悉的聲音忽從大殿一旁傳來：「是甚麼好吃的東西，也不通知我包打聽一聲。」

包玉郎一閃即至，睹狀又道：「白兄真行，搬來城隍廟，金屋藏嬌，吃起烤蕃薯來了，事先也不招呼一聲，好在我包打聽神通廣大，換了別人，八成找不着。」

窮途末路的話自然說不出口，阿臭只好睜着眼睛說瞎話：「翠竹軒太吵，這兒安靜得多，鷄鴨魚肉吃多了倒胃口，想換換口味，包朋友也來一個吧？」

包玉郎一點也不客氣，拿起來就吃，讚不絕口的道：「棒！從來沒吃過這麼好吃的烤蕃薯，在那兒買的？」

藍水仙道：「是奴家烤的。」

阿臭道：「是我阿臭去牽的。」

包玉郎聽不懂，道：「牽的？怎麼牽？」

阿臭詭笑道：「差勁，這個也不懂，就是順手牽羊嘛。」

包玉郎恍然大悟道：「順手牽羊不為偷，原來是扒來的，哈哈，哈哈哈！」

言畢一陣哈哈大笑，引得阿香、阿臭、白玉樓也大笑特笑起來。

半晌，白玉樓方始開口說道：「外面的情形如何？」

包玉郎道：「大勢已定，東方世家全軍覆沒。」

「這事本門主已經知道了，驕兵必敗，乃意料中事。」

「另外還有白大俠不知道的事。」

「說啊。」

「白牡丹決定下嫁西門恨雪。」

「事到如今，白牡丹不嫁也不行。」

「日子都訂了，後天就要迎娶。」

「這麼快？」

「西門恨雪朝思暮想，等的就是這一天，自然越快越好，只是能否如願以償，尚不得而知。」

阿臭一怔，道：「東方雪父子倆已經死翹翹，西門世家穩如泰山，還會有何變化？」

包玉郎道：「於情於理，東方世家可能不會就此善罷甘休。」

「人都死光了，不甘心又能怎樣？」

「可以請人出面主持公道。」

「請殺手報仇？」

「是的，如果包某的研判沒錯，喪門隨時都會有主顧上門。」

白玉樓沉聲道：「北怪父子陰險毒辣，是該死！」

阿臭聳一下雙肩，道：「可惜至今仍不見動靜！」

包打聽道：「別急，南痴北怪的這一場鬥爭還沒有完全結束。」

白玉樓想一想，道：「包兄，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凶僧有情和尚。」

「巧極了，來此之前小弟還跟他打過照面。」

「此人現在何處？」

「跑到滿春園去了。」

阿臭不乾不淨的道：「媽的，這個花和尚的興頭眞大。」

白玉樓神色一緊，道：「包兄就在這兒啃蕃薯吧，我們師徒有事出去一下。」

包玉郎瞄了阿香一眼，道：「包某也該走了，這麼標緻的妞兒，我怕忍不住會動手動脚。」

反而搶先一步先走了，阿臭、白玉樓與阿香再計議一番，隨後才離開。

* * *

包打聽的消息一向很準確。

這一次似乎有點問題。

進入滿春園，找到冷玉娘，白玉樓開門見山的道：「本門主是來找人的。」

鴇兒冷玉娘道：「找那位？」

「有情和尚。」

「笑話，和尚怎會逛窰子？」

「他是個花和尚。」

「沒有，滿春園從未見過和尚嫖客。」

阿臭道：「師父，花和尚想必在牡丹亭，這裡的殘花敗柳，他不會看上眼的。」

冷玉娘不等他倆付諸行動，便伸手作阻攔狀，道：「對不起，牡丹亭業已關閉，不再接客。」

白玉樓一楞，道：「爲甚麼要關門？」

「因爲牡丹姑娘要從良嫁人了。」

「本門主是來找和尚，不會打攪白牡丹的。」

「老身說過，和尚沒來。」

「白某要親眼看看才放心。」

「不行，待嫁女兒身，閑人免進。」

阿臭雙眼一瞪，道：「師父，別跟這個臭娘們浪費口舌，咱們自己闖，誰敢攔阻就給誰苦頭吃。」

* * *

沒有人能攔得住他們師徒。

冷玉娘也沒有扯謊，通往牡丹亭的門已經下了鎖。

二人越牆而入，一逕闖進了牡丹亭。

地上的血跡早已清洗乾淨！擺着不少花紅、禮盒、喜餅等物，喜氣洋洋的，眞有點辦喜事的樣兒。

沒有白牡丹。

亦未見有情和尚。

巧兒和靈芝正在檢視那些東西。

另有四名西門世家的高手，阿臭、白玉樓一踏進牡丹亭便攏上來，其中一人粗聲大氣的道：「牡丹亭已結束營業，兩位請勿亂闖。」

阿臭的話也不好聽：「別緊張，咱們不是來逛窰子，也不是搶親的。」

巧兒客客氣氣的道：「那是做甚麼？」

白玉樓道：「想找一位朋友。」

樓上有人接口道：「找那一位朋友？」

發話的人是西門恨雪，就站在樓梯口上，並沒有要下來的意思，而且，神色之間似有幾許惶張。

白牡丹與他並肩而立，親親熱熱的儼然一對熱戀中的情侶。

風流才子白玉樓瞧一下滿地的禮品喜餅，道：「兩位，恭喜恭喜啊。」

阿臭也拱拱手，冷嘲熱諷道：「是可喜可賀，情敵已去，再無對手，東方不雨只有在陰曹地府呷醋的份兒。」

白牡丹笑靨如春，聲如燕語鶯啼，道了一聲：「謝謝！」

西門恨雪則顯得有些兒不自在，皮笑肉不笑的道：「歡迎兩位賞光喝喜酒，恕小弟失禮，不再另發喜帖。」

阿臭故意出他的洋相：「別打馬虎眼兒，是那一天呀？中午還是晚上？」

西門恨雪道：「後天晚上。」

白玉樓笑道：「先謝過西門兄的盛情相邀，去與不去，現在還無法決定。」

白牡丹嬌滴滴的道：「妳我誼屬同宗，務請光臨痛飲一場。」

阿臭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萬一臨時有人花錢請我們師徒出手殺人，就無法恭逢其盛了。」

西門恨雪淡淡一笑，道：「白兄還沒有說要找那位朋友？」

白玉樓道：「是凶僧有情和尚。」

西門恨雪心裡有鬼，生怕白玉樓是東方世家花錢請來殺他的，是以一直小心提防着，今聽是爲花和尚而來，心中的這塊石頭方自放下，人也緩步下樓來，道：「這個到處留情的和尚是來過牡丹亭。」

鴇兒冷玉娘已隨後追來，阿臭瞪了她一眼，破口大罵：「妳放屁！」

冷玉娘大聲喊冤道：「冤枉啊，我眞的不曉得有和尚來此。」

白牡丹也跟着西門恨雪下樓來，幫冷玉娘緩頰：「那個野和尚是從左側跳牆進來的，沒人看見。」

風流才子白玉樓展目四顧，道：「人呢？」

西門恨雪道：「走了。」

「走多久了？」

「剛剛才走。」

「從那邊走的？」

「由左側跳牆而去。」

白玉樓不敢久留，抱拳說了一句：「告辭了！」立與阿臭退出牡丹亭。

西門恨雪錯愕一下，道：「別忙，花和尚走不快的，兩位一定可以追得上。」

* * *

西門恨雪這話是有道理的。

有情和尚擅闖牡丹亭，乃慕名而來，想揩白牡丹的油，孰料西門恨雪領着四名手下及時趕至，雙方一言不合，大打出手。

在衆寡懸殊的情形下，花和尚當然討不了好，幸而凶僧很是知趣，見勢不妙，便負創而逃。

所以西門恨雪才會說他走不快。

事實也確是如此，阿臭師徒追出去百丈左右，便將他追上了。

鼻青臉腫，左脚還有一點跛，白玉樓師徒是何等人物，回想一下西門恨雪的言外之意，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

阿臭賊眼一翻，故作驚訝狀：「哎呀，大和尚怎會變成這個樣子，是不小心自己摔倒了？還是……」

有情和尚倒很坦白，唉聲歎氣的道：「別提了，是被西門恨雪那個狂小子打傷的。」

白玉樓驚「哦」一聲，道：「西門恨雪是個花花公子，憑他的功力修爲，不見得能把和尚怎麼樣吧？」

凶僧氣忿忿的道：「兩位有所不知，西門小子不顧江湖規矩，以多爲勝，致使貧僧吃了暗虧。」

阿臭扮了一個鬼臉，道：「大師父還沒有說，跑去牡丹亭作甚？」

有情和尚邊走邊說道：「傻小子，你這是脫了褲子放屁，多此一問，男人找女人，會幹甚麼？」

白玉樓道：「這就是和尚你的不對了，南痴北怪，捨命相搏，所爲何來？如今北怪大獲全勝，白牡丹眼看就要變成西門恨雪的老婆，你去偷香竊玉，當然會醋海興波。」

阿臭道：「對漂亮的女人，大師父似乎特別有興趣？」

有情和尚乾笑幾聲，道：「好說，好說。」

白玉樓劍眉微揚，道：「不知是偏好成熟冷艷的？或是亭亭玉立的嫩草幼齒？」

有情和尚的眸中突然射出一道異樣的神采：「自然是幼齒嫩草最可口！」

阿臭猛翻白眼，言語間充滿了煽動的味道：「俺師父也有此癖好，與大師父堪稱是知音。」

凶僧笑呵呵的道：「白大俠人稱風流才子，這一點貧僧早有個耳聞，想不到也偏愛幼齒，可謂同好，那一天咱們可以交換一下心得。」

阿臭道：「俺師父的心得不少，門路更多，大和尚假使有興趣，我們師徒可以權充識途老馬。」

此話一出，有情和尚的興緻更高更大，望着白玉樓，急聲追問道：「白門主眞的有門路？」

白玉樓朗聲道：「喪門的人從來不打誑語。」

「是娼門艷窟？」

「只是普通的百姓人家。」

「一定是神女流鶯？」

「純粹是小家碧玉。」

「阿彌陀佛，那來這麼好的神仙所在？」

「自然是有人苦心經營。」

「白大俠知道去處？」

「廢話，門檻都踏破了。」

「可願帶老僧一遊？」

阿臭搶着說：「這種好事，只宜獨吞，不可分享。」

有情和尚爭辯道：「大家忝爲同好，一起共樂更有趣。」

「不行，好事只宜自己享，肥水不落外人田。」

「幫幫忙，拜托拜托嘛。」

「你這個樣子，鼻青臉腫的，還行嗎？」

「行，只是一點皮肉之傷，不礙正事。」

「眞的想去吃嫩草？」

「騙你不得好死。」

白玉樓師徒早已想好一套釣魚的絕妙好計，眼看魚兒將要上鈎，阿臭暗中竊喜不迭，道：「大和尚身上可有銀子？」

有情和尚不假思索的道：「有啊。」

「多不多？」

「不多，只有十來兩。」

「十來兩也好，拿來。」

「幹嘛？」

「算是帶路費。」

「甚麼？帶路也要錢？」

「當然，有錢才能走遍天下。」

「能不能少一點？」

「不二價！」

阿臭擺出了高姿態，有情和尚在牡丹亭沒能偷得香，竊得玉，正猴急得很，只好傾其所有，乖乖的將十幾兩銀子交出來，迫不及待的道：「那個神仙樂地在那兒呀？」

白玉樓道：「九仙山下。」

「距離還不近啊。」

「走快點轉眼即到。」

「走啊！」

「走！」

* * *

有情和尚鬼迷了心竅，中了阿臭師徒的計。

踏上了不歸路。

走向死亡谷。

自投羅網，走進了被他姦殺的那位小妞的家。

矮房，破屋，窮苦人家。

陋室，土地，家徒四壁。

有情和尚大失所望，皺眉道：「就是這裡？」

阿臭道：「是呀，有何不對？」

「這種鬼地方會有好貨色？」

「錯，歹竹才會出好筍。」

「恐怕不見得吧？」

「你忘了，蓮花都是生在臭泥塘裡。」

有情和尚左顧右盼，室內空無一人，疑雲滿面的道：「這裡好像沒有人嘛，會不會是跑錯了地方？」

白玉樓爽朗的聲音道：「開玩笑，摸錯了門兒，本門主那還夠資格稱作識途老馬。」

啪！啪！啪！話畢，輕鬆寫意的拍了三聲巴掌。

「來啦！來啦！」

嬌滴滴的聲音，嬌滴滴的人，藍水仙打扮得花枝招展，一搖三擺的走出來。

有情和尚陡覺眼睛一亮，一雙老眼睜得好大，猛在阿香的身上打量，評頭論脚的道：「好，好，曲線玲瓏，婀娜多姿，果然是一等一的好貨色。」

阿臭帶着一臉的冷笑道：「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我看和尚是老糊塗了，她比一般的幼齒嫩草要老一號，在這裡只能算是二流貨色。」

有情和尚以爲是自己聽錯了，傻呼呼的道：「這麼美的小妞還是二流貨？」

「是呀，她的資格比別人老。」

「那她在此作甚？」

「當老板。」

「有這麼年輕的鴇兒？」

「鴇兒年輕才能找到好貨色。」

阿香也很會演戲，嗲聲嗲氣的道：「在我這兒的女娃兒，都是經過千挑萬選的小家碧玉，個個皆千嬌百媚，楚楚可人。」

凶僧被二人撩撥得心猿意馬，慾火中燒，大聲嚷嚷道：「好啦，好啦，別再吊胃口，和尚喜歡玩眞的，快把妳手下的小家碧玉叫出來吧。」

藍水仙跟白玉樓互換一道眼神，伸手作勢道：「妞兒在內室，大師父請！」

有情和尚也不客氣，在阿香的引領下大步而入。

屋後有一間破破爛爛的卧室。

室內有床。

床上有帳。

帳內有人。

依稀可以看出，是一位嬌小玲瓏的女子。

有情和尚愕然道：「好像在睡覺？」

阿香嬌聲道：「睡美人最惹人憐愛。」

凶僧猴急道：「快把她叫醒呀。」

白玉樓道：「先看一看貨色，再叫也不遲。」

阿臭補充道：「如果不滿意可以再換。」

和尚毫不猶豫，立即伸手將蚊帳掀開。

馬上發現，躺在床上的，果然是一個小妞。

可惜身體都硬了，早已氣絕身亡。

赫然正是被他姦殺的那個女娃兒。

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他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驚極而吼道：「白玉樓，你好奸詐，原來這一切都是你事先設計好的圈套。」

白玉樓哈哈一笑，道：「好極了，你這話無異已經承認了自己的罪狀。」

凶僧猛搖着光禿禿的腦袋道：「老衲甚麼也沒承認。」

風流才子白玉樓就堵在門口，沉聲喝道：「禿驢，你敢說這個女娃兒不是你先姦後殺的？」

有情和尚矢口否認：「不是，本來就不是的！」

阿臭上前一步，怒目而視：「不是你？那你怎會如此緊張，說我們設計好圈套來套你？」

凶僧勃然大怒道：「我說不是就不是，貧僧沒有那麼多閑工夫跟你們解釋。」

阿香的態度也很强硬：「你今天非解釋清楚不可。」

有情和尚仍圖作最後掙扎：「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除非你們能拿出眞憑實據來，誰也不能把老衲怎麼樣！」

白玉樓早已注意到，有情和尚僧袍的下襬少了一塊，其顏色大小與婦人交付之物一般無二，取出來在手上一抖，道：「證物在此，你還有甚麼話說？」

「白玉樓，這些東西，你是從那裡弄來的？」

「是從死者手中取得的。」

「你與女娃兒沾親？帶故？」

「一不沾親，二不帶故。」

「既然非親非故，爲何要跟貧僧作對？」

「是她娘買下了你這條狗命。」

「風流小子，你簡直太卑鄙了，貪圖錢財，不惜犧牲他人的性命。」

「本門主是爲了替天行道，爲民除害，而且……」

「而且怎樣？」

「你的命賤得很，只值一個銅板！」

「白玉樓，別人怕你，老衲可不怕，接招！」

「找死！」

凶僧當然不甘心引頸就戮，拚命搶攻，呼！呼！呼！連攻三掌。

純粹是虛張聲勢，以進爲退的打法，招一遞滿，轉身就逃。

這一間破屋子只有一門一窗，早被阿香、阿臭、白玉樓堵住封死，百密一疏，他們却沒有想到，竹造的牆壁根本禁不起撞，被凶僧撞破一個大洞，脫困而出。

「站住！」

「不要跑！」

「把命留下來！」

三人接踵而出，發足猛追，約莫追出去二十餘丈，卒被白玉樓斃在掌下。

可眞巧，身後湊巧是一個大糞坑，就此臭死在大糞坑內，長眠不醒！

婦人已至，一時悲喜交集，忍不住涕泗橫流。

阿臭乃性情中人，儘管自身處在三餐不繼的困境中，對婦人仍寄予莫大的同情，將有情和尚的那十幾兩銀子全部交給了婦人，作爲她女兒的喪葬之用。

婦人更加激動，在她說不完的感恩，道不盡的謝意中，三人起身告辭，踏上歸途。

雖然銀子沒有賺到，精神則是愉快的，阿臭這時候才感覺到爲善最樂的眞諦所在。

然而，現實畢竟很殘酷，他們依舊要面對貧窮，面對饑餓，面對山窮水盡的困境。

* * *

明天，就是西門恨雪與白牡丹大喜的日子。

今天，西門世家已張燈結彩，充滿了喜氣。

主人西門雨笑口大開。

總管水長流忙前忙後。

何管事快要跑斷了腿。

大家都忙得一塌糊塗。

鐵娘子紅玫瑰成爲西門世家的貴賓。

影響所及，鬼見愁風飛揚與母夜叉陰九娘也備受禮遇。

* * *

反觀東方世家，則處在慘雲愁霧之中。

死者迄未安葬。

二十幾口棺材全部擺在大廳之內。

白燭高挑。

香烟繚繞。

紙花素果。

一片哀傷。

流淚眼對流淚眼。

斷腸人對斷腸人。

上上下下，全靠總管楊柳青一個人獨撐大局。

* * *

最安靜的是喪門。

喪門車仍然停在原來的老地方。

鑼不曾鳴。

鼓不曾響。

又渡過了絕望的一天。

夜幕甫降，阿香和白玉樓便鑽進棺材房子裡去了。

阿臭更倒霉，依舊睡在喪門車下的吊床上。

沒多久，便進入夢鄉。

噹！噹！噹！鳴鑼三聲。

咚！咚！咚！擊鼓三通。

睡夢中突然被一陣敲鑼打鼓之聲驚醒。

白玉樓正欲啓棺而出，阿臭來不及跳下吊床，一個很甜很脆也很冷的女子的聲音已自搶先說道：「三位都別動，就待在你們現在的地方，否則，我馬上掉頭就走。」

風流才子白玉樓在棺內聽得一呆，道：「芳駕何人？」

「談生意的人。」

「妳要殺人？」

「完全正確。」

「殺誰？」

「西門雨、西門恨雪父子。」

阿臭好不興奮，搶着說道：「歡迎，歡迎，一條命一千兩，不二價。」

「這我知道，銀子已經放在喪門車上。」

「請留下芳名。」

「沒有這個必要。」

「妳好像不是東方夫人？」

「她比我老。」

「那是東方不雨的姐妹？」

「東方不雨沒有姐妹。」

「妳究竟是誰？」

「一個花錢請人殺人的人。」

「總得有個理由，交代清楚來龍去脈呀。」

「阿臭，你要是再嚕嗦，這筆生意就吹啦。」

一聲阿臭，使他大吃一驚，頓使阿臭覺得這聲音有些耳熟，但一時半刻之間又想不起在那裡聽過。

看在銀子的份上，只好住口不言。

白玉樓道：「不管妳是誰，以及動機何在，西門父子該死該殺，這筆生意喪門接下了，但不知是否還有別的要求？」

「當然有。」

「請明示。」

「殺人的時機務必要掌握好。」

「本門主今夜就着手進行。」

「太早！」

「那就讓西門恨雪和白牡丹快活三天？」

「太遲！」

「如何才算適中？」

「就在洞房花燭之夜，叫他們父子濺血亡魂。」

「沒問題，白某答應了。」

「如此，咱們就一言爲定，告辭。」

「慢走！」

* * *

白玉樓是眞心希望她慢走。

偏偏，她却走得很快。

當三人跳出喪門車外察看時，那女子早已去遠，僅僅還剩下一個模糊不清的背影。

——一個纖細、苗條而又迷人的背影。

不過，銀子銀票是眞實的，絲毫不假，就放在喪門車上。

而且，數目正確，一文不少，正好兩千兩。

阿臭好久沒看到這麼多銀子了，愛不釋手，神經兮兮的喃喃自語道：「『朋友』，久違了，失去『朋友』，才曉得『朋友』的可貴！」

白玉樓斥責道：「傻小子，別發神經了，快說可曾看清楚那女子的廬山眞面目？」

藍水仙亦道：「我們困在棺材裡一無所見，你在下面，沒有蓋子，應該有所發現才對。」

阿臭堆下一張苦瓜臉來，搖頭歎息道：「別提了，我那個位置也視線欠佳，只能看到她的一雙脚。」

白玉樓道：「從這一雙脚，能不能

辨認出她的來歷？」

藍水仙道：「這怎麼可能，女人的脚，尤其是漂亮女人的脚，多數白白嫩嫩的，很難分辨。」

阿臭道：「脚無法分辨，聲音倒是覺得有些耳熟。」

白玉樓道：「爲師亦有此同感，確有幾分熟悉。」

藍水仙一揚柳眉兒，急聲追問道：「快想想看，會是那一個？」

阿臭沉吟一下，道：「跟我們師徒打過交道的女人數不在少，單憑那幾句話，實在無法確定是那條線上的。」

忽見一位戚容滿面，年逾五旬的老者匆匆行來，拱手爲禮道：「請問三位，可是喪門的人？」

白玉樓抱拳還禮道：「不錯，區區正是喪門門主白玉樓，閣下何人？」

老者悲傷的臉上綻出一絲苦笑，道：「小老兒楊柳青，東方世家的總管。」

阿臭、阿香互望一眼，面有異色。

白玉樓道：「久仰，久仰，不知楊總管此來，有何見教？」

楊柳青望了阿香、阿臭一眼，再昂首瞧一下當空皓月，將聲音壓得很低：「是想請喪門出面，代東方世家報仇雪恨。」

「殺誰？」

「西門雨、西門恨雪父子。」

「你們不是已經有人出面了嗎？」

「白門主的意思是說，已經有人花錢請喪門出面殺西門父子？」

「事實正是這樣，本門不能一條命收兩次錢。」

「可否請白大俠將此人的姓名來歷賜告？」

阿臭道：「我們只知是一個女人，年輕漂亮的女人，其他的就不得而知了。」

藍水仙道：「於情於理，這個人應該是東方世家的人才對，相信楊總管一定心知肚明。」

楊柳青肅容滿面的道：「據我所知，東方世家無人出面辦理此事，楊某是奉老夫人之命，處理此事的第一人。」

白玉樓道：「東方世家當眞無人出面？」

「是的。」

「你能確定？」

「確定！」

「這就奇了，會是誰肯花錢替南痴報仇？」

「楊某也想不通！」

豈止他一個人想不通。

大家都爲此困惑不解。

人命關天，除非有血海深仇，誰會請殺手殺人？

何況又要花大筆的銀子，誰願意做這種寃大頭？

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應該是東方世家所爲。

偏偏事出意外，楊柳青却斷然否認了。

於是，此人是誰，遂成爲一個解不開的謎。

難道眞的有人願當寃大頭？

還是另有意想不到的內幕？

或者……

楊柳青百思不解，搖頭晃腦的走了。

阿臭也想不通，乾脆不想，道：「媽的，管她是誰，反正銀子不假，咱們回翠竹軒去。」

白玉樓亦道：「對，咱們今夜非大吃大喝大醉一場不可！」

說做就做，立即驅車離去。

告別了貧窮。

告別了困苦。

又回到燈紅酒綠中去。

＊　＊　＊

大喜的日子到了。

北怪西門雨爲了一掃多年來積壓在心中的怨氣，故意廣爲招搖，大肆鋪張。

賀客盈門。

冠蓋雲集。

盛況空前。

熱鬧非凡。

禮物禮品更是堆積如山。

直樂得西門雨笑口大開，嘴都合不攏來了。

總管水長流忽然捧着一個大紅漆木盒子，惶惶張張的跑來道：「有一份禮物很特別，特來向主人報告。」

西門雨楞了一下，道：「是誰送的？」

「白玉樓。」

「是甚麼東西？」

「請主人自己過目。」

水長流打開漆盒，西門雨臉色大變，脫口驚呼一聲：「奪命旗！」

沒錯，漆盒內端端正正的插着一面黃色的、三角形，周邊綴有絲繸，中門圓圈內有一個「白」字的小旗子，正是人見人怕的喪門奪命旗。

漆盒內另外還附有一張白紙，上面寫着十二個字：「今夜三更三點，取爾父子性命！」

這一驚非同小可，西門雨倒抽一口寒氣道：「這東西是甚麼人送來的？」

「一個店小二。」

「人呢？」

「已經離開。」

看一下將要偏西的太陽，西門雨當機立斷，道：「這件事務必要守口如瓶，不得讓外人知曉，以免將喜氣破壞。」

水長流躬身道：「目前除何管事等三數人外，尚無人得知內情。」

「少爺的花轎，此刻可能仍在牡丹亭。」

「或許已在返轉的途中。」

「不管在那裏，叫何管事帶幾個人去小心保護。」

「照喪門的規矩，白玉樓出手的時間應該在三更前後，不會太早或太遲。」

「水總管，凡事還是謹愼爲妙，以防萬一。」

「是，主人，屬下馬上辦。」

諾聲中，水長流當即快步離去。

＊　＊　＊

北怪西門雨則回到他自己的書房內。

並且，親自將鐵娘子紅玫瑰、鬼見愁風飛揚、母夜叉陰九娘請至書房，共商大計。

取出奪命旗，說明原委後，西門雨一臉沉重的道：「東方世家花錢請喪門來對付老夫父子，情勢可謂嚴重萬分，我想聽聽三位的高見？」

紅玫瑰沒有意見。

風飛揚不會開口。

陰九娘也搖頭不語。

這情形頓使西門雨大感詫異，道：「三位怎麼不說話呢？東方世家的那二十幾條人命，咱們大家都有份，他們報仇的目標不可能只有我們父子二人，說不定會玉石俱焚，好歹也得想個法子，或化解、或消弭於無形。」

紅玫瑰開口了，道：「白玉樓做事向來說一不二，奪命旗既已發出，本門主想不出有何化解的良策。」

母夜叉陰九娘其貌不揚，是個醜八怪，大嘴巴一笑，彷若血盆大口，偏又聲音很嗲，令人混身不自在，道：「事到如今，我看只有一條絕妙好計。」

西門雨追問道：「甚麼絕妙好計？」

「先下手爲强。」

「把白玉樓幹掉？」

「不錯，此乃釜底抽薪之計。」

「好，這件事就交給女英雄了。」

孰料，母夜叉陰九娘却不敢受命，大搖其頭道：「姓白的，我陰九娘可惹不起。」

北怪西門雨愕然一楞，轉對鬼見愁風飛揚道：「風大俠意下如何？」

風飛揚同樣不敢應命，誠恐誠惶的道：「白玉樓是個殺人的魔王，風某有自知之明，不是他的對手。」

西門雨甚爲氣惱，報以一聲冷哼，目注鐵娘子紅玫瑰，沉聲道：「喜門正如日中天，紅門主更是人中龍鳳，該不會也惹不起那個風流小子吧？」

鐵娘子紅玫瑰一揚柳眉，傲然言道：「哼，白玉樓算甚麼東西，憑喜門今日的實力，根本未將喪門放在眼內，不過，同爲殺手，按照江湖規矩，殺手之間是不可以自相殘殺的。」

西門雨聽得一呆，道：「假如老夫不惜巨資，願多付一些銀兩呢？」

紅玫瑰嫣然一笑，道：「這是原則問題，歉難從命。」

兩個惹不起，一個歉難從命，令西門雨大爲不快，氣忿忿的道：「老夫花了大筆銀子請三位來，居然連一個小小的白玉樓都對付不了，這……」

母夜叉陰九娘截口道：「西門大俠請別發火，九娘雖然惹不起白玉樓，但合我們數人之力，保護令父子的安全，應可勝任愉快。」

這是退而求其次的想法，西門雨聞言精神一振，道：「好啊，此乃退守之計，就請三位繼續大力相助，待將新娘子娶進門，熬過今夜三更三點後，再做從長計議。」

鬼見愁風飛揚淡淡一笑，道：「幫忙沒有問題，但好朋友明算帳，代價還是不能免。」

西門雨一怔，道：「保護也要錢？」

紅玫瑰笑容可掬的道：「當然，保護一個人，比殺一個人更麻煩。」

「要多少？」

「一個人兩千兩。」

「與殺人同價？」

「這還是特別優待。」

陰九娘道：「西門大俠若是嫌貴，可以另請高明。」

風飛揚進一步威脅道：「我們馬上拍拍屁股就走，連喜酒也不準備吃了。」

三人連成一氣，西門雨無計可施，只好忍氣吞聲的一口答應下來。

心裏則在暗自懊惱，不該接受紅玫瑰的無理要求，未將喪門收買過來，以致留下今天的後患。

總管水長流這時入內稟道：「花轎已離開牡丹亭，正在向這邊進發。」

西門雨道：「一路之上，可曾有特殊的狀況發生？」

「到目前爲止還算平靜。」

「這件事千萬別讓新娘子知道，免得她擔驚受怕。」

「屬下理得，但不知是否該告訴少主人？」

紅玫瑰插言道：「他是當事人，自然要告訴西門恨雪，不然腦袋掉了還不曉得是怎麼死的。」

西門雨頷首道：「紅門主所言不差，就照着她的意思去辦，找個機會暗中告訴他，叫少爺處處留意，步步小心，另外再派人去調查一下白玉樓的行止動向。」

水長流道：「據說是住在城隍廟裏。」

紅玫瑰道：「這是以前的事，現在有錢了，不可能再露宿街頭。」

風飛揚道：「是嘛，以白玉樓的作風，不可能再安安份份的待在那個鬼地方。」

西門雨道：「會在那裏？」

陰九娘道：「福州這麼大，姓白的嗜好又特別多，誰曉得他躲在何處？」

突聞有人在門口接口道：「我包打聽知道。」

包玉郎不請自來，跨步而入。

西門雨神色一緊，道：「在甚麼地方？」

包玉郎老實不客氣的伸出來一隻

手，道：「對不起，包某是個情報販子，全靠販買消息維生，白玉樓的行踪動向可以賣，不送。」

西門雨楞了一下，道：「你說個數目吧。」

紅玫瑰對包玉郎一向沒有好感，冷言冷語的道：「江湖無賴，武林末流，根本難登大雅之堂，賞他一杯水酒喝就可以了，沒有問價錢的必要。」

西門雨給水長流使一個眼色，水總管立即取出二兩銀子來交給包玉郎。

包打聽睹狀好不惱火，連正眼都沒瞧一下，將銀子往桌子上一丟，冷笑道：「豈有此理，這簡直是狗眼看人低，我包打聽豈是賺小錢的人，謝了，留給紅玫瑰買紙燒吧，咱家要去陪白玉樓喝酒，再見！」

可不是說着玩，話一出口，便往門外邁。

西門雨急忙伸手攔住，道：「包朋友且慢走，二十兩如何？」

包玉郎愛理不理的道：「那已經是老掉牙的老行情了。」

「現在的行情是——」

「二百兩。」

「甚麼？二百兩？喪門殺一個人才一千兩，你只是通風報訊，就要這麼多？」

「嫌貴你可以不買，告辭。」

包玉郎擺出一副高姿態，偏生西門雨急於掌握白玉樓的行止動向，好預作防範，只好忍痛答應，道：「二百兩就二百兩，快說姓白的現在何處？」

「對不起，」包打聽的嘴角含着一絲冷笑，道：「情報販子的行規，不見兔子不撒鷹，不見銀子不開口！」

西門雨無奈，只得命總管水長流付了二百兩銀子給他。

包玉郎擺足了架子，也爭足了面子，這才從容不迫的道：「白玉樓此刻在翠竹軒。」

西門雨急聲追問道：「幹甚麼？」

「睡大覺。」

「睡大覺？」

「是的，昨夜喝了一夜的酒，天亮之後才上床。」

「跟誰在一起？」

「他的徒弟阿臭，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女子藍水仙。」

西門雨冷哼一聲，道：「哼！狗改不了吃屎，風流小子到那裏都會拈花惹草。」

包玉郎正經八百的道：「這位阿香姑娘可與衆不同，不但風華絕代，美若天仙，而且還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黃花閨女。」

紅玫瑰聽在耳中，醋性大發，啐道：「哼，說甚麼風華絕代，道甚麼美若天仙，充其量不過是一個投懷送抱，自己往男人被窩裏鑽的賤貨罷了。」

包玉郎反唇相譏道：「這是吃不到的葡萄說葡萄酸，有些人寡廉鮮耻，自己送上門去，白大俠還不要哩！」

二人本來就是冤家對頭，一直格格不入，這話正好搔着紅玫瑰的痛處，玉面一寒，就要當衆發作，西門雨見勢不妙，忙又言歸正傳道：「包朋友的消息就這麼多？」

包打聽道：「到目前爲止，就這麼多。」

水長流聳一下雙肩，道：「三言兩語就獅子大開口，要二百兩銀子，簡直就是敲詐勒索。」

包玉郎並不生氣，面不改色的道：「這事剛剛才開始，有關喪門的一切活動，在下會源源不斷的繼續供應下去。」

風飛揚道：「供應到何時爲止？」

包玉郎道：「直到曲終人散。」

陰九娘道：「如何才算曲終人散？」

包玉郎道：「西門父子人頭落地，或是白玉樓命歸九幽。」

鐵娘子紅玫瑰道：「除了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彼此不死不散之外，難道沒有兩全之計？」

包打聽雙眼一翻，語冷如冰：「殺手生涯本來就是入死出生，在下看不出如何兩全。」

「可以退費。」

「喪門大概不會做這種丟人現眼的事。」

「可以一走了之。」

「英雄不會，狗熊才會做這種混帳事。」

「一定要有結果？」

「一定要有結果。」

直聽得西門雨心驚肉跳，頭皮發炸，忽然靈機一動，道：「包朋友，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包玉郎一怔，道：「甚麼事？」

「你剛才說姓白的正在睡大覺？」

「是呀！」

「能否利用這個機會將白玉樓幹掉？」

「西門大俠的意思，是要包某客串殺手？」

「就是這個意思。」

「抱歉，在下吃幾碗飯，我自己心裏有數，無能爲力。」

總管水長流不以爲然，朗聲道：「別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老夫就不信連一個睡夢之中的人也殺不了。」

包玉郎一臉肅穆的道：「不是我包打聽危言聳聽，白玉樓在睡夢之中仍可殺人於舉手投足之間，不信水總管可以去試試看。」

風飛揚道：「這倒是句實話，白玉樓的身上，處處都藏有殺人的利器，隨時都可以置人死命。」

西門雨更加驚駭，聲急語快的道：「老夫願意一條命付你一千五百兩。」

包打聽毫不攷慮，立道：「不幹！」

「二千兩。」

「幹不了。」

「三千？」

「再多也沒有用，包某根本不是幹殺手的料。」

「你能幹甚麼？」

「通風報訊。」

「對了，喪門的動向，別忘隨時回報。」

「放心，既然已經收了你的銀子，自會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失陪。」

陪字出口，人已縱起，西門雨想留他喝喜酒也留不住，眨眼工夫便走得無影無踪。

* * *

黃昏時分。

人潮如湧。

鑼鼓喧天。

爆竹齊鳴。

兩頂大紅花轎抬進了西門世家。

西門恨雪終於得償宿願，將白牡丹抬回家門。

當白牡丹步下花轎，大家的眸光齊皆一亮，就好像烏漆的夜空中突然亮起了一盞明燈，一堆瓦礫中陡然冒出來一顆明珠似的。

頭戴鳳冠，肩披霞帔，一身宮裝潔白勝雪，身爲新嫁娘的白牡丹，薄施脂粉，淡掃娥眉，在巧兒與靈芝的攙扶下，蓮步生姿，風情萬種，說多迷人就有多迷人，說多美就有多美。

像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公主、女王，甚至天神。

有人說：「好漂亮的新娘子。」

有人說：「好美麗的新媳婦。」

「氣死趙飛燕。」

「羞死楊玉環。」

「我見猶憐。」

「我心蕩漾。」

七嘴八舌，說來說去都是艷羨讚嘆之詞。

人羣騷動，你推我擠，白牡丹幾乎寸步難行。

幸經水長流、何管事及時前來開道，方始順利的脫困而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交拜，送入洞房，完成了應有的儀式。

直至目送白牡丹進入洞房之後，水長流這才找到一個說話的機會，把西門恨雪叫出來，將白玉樓欲取他父子二人性命的事告訴他。

西門恨雪顯得甚是驚惶，反應倒是挺快：「趕快派個人去跟他談判，看多花一些銀子能否將此事擺平？」

水長流搖頭歎息道：「據屬下所知，喪門的規矩，一件事絕不會雙面拿錢，此路不通。」

西門恨雪恨聲道：「這個紅玫瑰眞害人不淺，如非她不許咱們和白玉樓打交道，喪門早已站在我們這一邊，也不會有今天的變故，這件事她應負全責，叫喜門與喪門去火併吧。」

水長流道：「老主人亦有此意，奈何紅玫瑰以殺手不互相殘殺爲由，斷然拒絕。」

「八閩雙煞怎麼說？」

「他們惹不起白玉樓。」

「豈有此理，他們這樣，也太不講江湖義氣了。」

「紅玫瑰、風飛揚、陰九娘僅僅答應，盡全力保護少主人父子的安全。」

西門恨雪向新房內望一眼嬌滴滴的白牡丹，道：「新娘子的安全尤其要特別注意，千萬不能有任何差池。」

水長流道：「這事屬下自會做萬全的安排，請少主人寬心。」

西門恨雪咬着牙齒說：「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只要能夠平平安安的渡過今夜，明天一早咱們就傾力而出，給白玉樓一個迎頭痛擊。」

* * *

將白牡丹娶回家，是北怪西門世家大獲全勝的表徵。

雖然由於奪命旗的出現，在西門父子的心頭蒙上一層陰影，表面上則裝作出一副笑口大開，喜不自勝的樣兒。

喜宴照舊擧行。

燈火明如白晝。

席開百桌。

盛況空前。

紅玫瑰帶着喜門的四名殺手，一直圍繞在西門雨的身邊，寸步不離。

風飛揚與陰九娘，是西門恨雪和白牡丹的貼身保鑣，隨侍在側，如影隨形。

場中猜拳行令之聲此起彼落，不絕如縷。

新娘子白牡丹敬酒芳踪所到之處，更會掀起一陣瘋狂的騷動。

白牡丹出足了鋒頭。

西門恨雪享足了艷福。

西門雨也爭足了面子。

時間則在不停的流逝。

危機一步一步的逼近。

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

* * *

宴席將散時，包玉郎來了。

一現身便老實不客氣的坐上首席。

就坐在西門雨與白牡丹的中間。

包打聽是個色鬼，也是一個酒鬼，自己斟了一杯酒，先斜乜着眼兒，望了白牡丹好一會工夫，然後才晃一晃酒杯，朗聲道：「恭喜恭喜，祝兩位花好月圓，白首偕老。乾……」

不論是西門恨雪或白牡丹，對包玉郎都沒有好印象，但因是新娘新郎的身份，自然却之不恭，只好勉爲其難的陪着他乾了一杯酒，還道了一聲謝。

西門雨最關心的事莫過於喪門的動態，不待別人開口，便搶先說：「白玉樓如今的情況如何？」

包玉郎不疾不徐的道：「已經睡足睡醒來了。」

「在幹什麼？」

「喝酒。」

「在那裡喝？」

「翠竹軒。」

「有沒有離開的意思?」

「好像還沒有。」

「現在什麼時間?」

「大概快要起更了。」

「注意，白玉樓的一舉一動務必隨時回報。」

「沒問題，在下的消息保證會比喪門的行動快半步。」

「如此就好，請!」

「回見!」

大喜之日 命喪九幽

包玉郎走了。

時間的脚步未停。

歡樂的氣氛依舊。

直至一更天過後，絕大部份的賓客才興盡而散。

留下來的，則是一些飲酒過量，爛醉如泥的人。

西門父子沒有醉。

八闓雙煞沒有醉。

紅玫瑰也沒有醉。

出乎意料之外，最不該喝醉的新娘子白牡丹卻喝得酩酊大醉，醉倒在新郎西門恨雪的懷裡。

在喜門五人的簇擁下，西門雨進入一間他自己特別選定的房屋內。

西門恨雪則抱着醉酒的新娘子，在鬼見愁風飛揚、母夜叉陰九娘，以及一羣準備鬧洞房的朋友們的前擁後護下，回到了新房內。

父子二人皆心頭雪亮，今夜可能是這一生當中最難過的一個晚上。

死神就在左右。

死亡隨時都會降臨。

誰也不敢肯定的說，一定能夠見到明天的太陽。

* * *

夜，深夜。

天上有雲，烏雲。

能見度極差，伸手不見五指。

不過，重要的地方依舊燈火通明，如同白晝。

西門雨所在之處就是這樣，前後左右一片燈海。

這是一間獨立於廣大庭院一隅的獨立家屋。

原來是專屬於西門雨個人的一間書房，及思考重大問題的一處靜室，現在則變成了他的避難所。

四面空曠，無牆無屋，喜門的四名殺手各據一方，紅玫瑰則居中策應，遊走四方。

外圍的明樁暗卡更多，幾乎是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如果大家手拉手連起來，必然可以將小屋團團圍住。

蚊蚋不入!

飛鳥不渡!

堪稱銅牆鐵壁，固若金湯。

西門雨亦頗沾沾自喜，喃喃自語道:「老夫就不信白玉樓有三頭六臂，能鑽天入地，倒要看看他如何來取我們父子的命。」

一號殺手吹噓道:「這是不可能的事，姓白的本事再大也難越雷池一步，西門大俠儘管大放寬心，可以看看書，或者乾脆睡大覺啦。」

二號殺手在另一個方向道:「保護費也趁早付了吧，免得明天一早再討帳。」

西門雨是個鐵公雞，不假思索的道:「老夫早已有言在先，須得渡過今夜這一場刧難，方可如數支付保護費。」

鐵娘子紅玫瑰展顏一笑，道:「本門主不反對，萬一被白玉樓僥倖得逞，再退費反而痲煩。」

這話無疑是故意觸西門雨的霉頭，聞言心頭一沉，一張老臉也跟着沉下來，不再言語。

* * *

洞房花燭。

熱鬧非凡。

白牡丹的酒已醒了大半。

坐滿了一屋子鬧洞房的人。

笑聲、語聲、謔聲不絕如縷。

偶而還會夾雜幾句不堪入耳的穢言穢語。

表面上是鬧洞房，實則十之八九的人是想吃白牡丹的豆腐。

鬼見愁風飛揚守着前門。

母夜叉陰九娘守住後窗。

四下裡人來人往，人頭鑽動，黑忽忽的一大片，戒備極爲森嚴。

同樣的飛鳥不渡，蚊蚋不入。

同樣的銅牆鐵壁，固若金湯。

風飛揚說得好:「媽的，看你白玉樓怎麼來!」

陰九娘也認爲萬無一失，心想:「殺不了西門父子，喪門的這塊金字招牌就砸定啦!」

* * *

一更天，包玉郎帶來的消息是，阿臭、阿香、白玉樓在翠竹軒飲酒作樂。

二更天，又有消息傳來，三人仍在開懷暢飲，而且已有幾分醉意。

水長流欣慰的道:「醉死最好。」

何管事的話更絕:「醉死就可一了百了!」

三更天，包玉郎又來了，何管事劈面就問:「白玉樓醉死了吧?」

包打聽道:「沒有。」

西門雨道:「還在喝酒?」

「已經停了。」

「不喝酒在做什麼?」

「準備離開翠竹軒。」

「就姓白的獨自一個?」

「還有他的徒弟阿臭。」

「打算到那兒去?」

「多此一問。」

是多此一問，離開翠竹軒，自然是要來西門世家殺他們父子倆。

西門雨的心弦馬上繃緊了，臉色泛青。

包打聽道:「西門大俠還有沒有別

的事?」

「你預計白玉樓何時可到?」

「隨時可到。」

「幾時出手?」

「三更三點。」

「哦!」

「咱們的交易就到此爲止，祝你好運，再見!」

也不管西門雨是否同意，話出口後，便即放步離去。

西門雨並未攔阻，對何管事急聲道:「少爺少奶奶他們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何管事躬身道:「一些親朋好友仍在洞房裡鬧。」

「叫他們馬上散去。」

「是。」

「告訴少爺，要提高警覺。」

「知道了。」

何管事領命自去，西門雨又對水長流道:「水總管，你再到各處巡查一下。」

水長流頷首應諾。

「傳令下去，凡是見到白玉樓師徒，一概格殺勿論。」

「命令早已下達。」

「加强戒備，人不離刀，刀不離人，倘若擅離職守，一定嚴懲不貸!」

「是!是!」

包玉郎走了。

何管事去了。

水長流也離開了。

書房內僅僅還剩下西門雨獨自一人。

心湖卻波濤洶湧，浪潮澎湃，靜不下來。

* * *

新房裡的情形也不很安靜。

大多數的客人俱已散去，偏就有兩三個人存心吃白牡丹的豆腐，賴着不肯走。

何管事委婉陳詞道:「幫幫忙，拜託拜託，夜色已深，新郎新娘要睡覺了，諸位也該回去早點休息。」

白搭，效果全無，有一名青年還理直氣壯的嚷嚷道:「三天之內沒大小，咱們今夜大家都不睡了。」

惹惱了風飛揚，衝進來吼叫道:「這是什麼話，你們不睡，新郎新娘可要睡，今宵一刻值千金，別在這裡碍手碍脚。」

一名矮胖小子胡言亂語道:「他們睡他們的覺，辦他們的事，我們只作壁上觀，保證不會碍手碍脚。」

母夜叉陰九娘火了，也怒沖沖的衝進來，破口大罵道:「你們不滾，人家覺怎麼睡?事怎麼辦?難不成是吃不到猪肉，想喝碗湯，打算偷看人家遊龍戲鳳!」

青年道:「看看也好。」

矮胖小子道:「學習學習嘛。」

陰九娘桃花眼一翻，道:「看看學學多沒勁，應該實習一下才夠意思。」

青年道:「可惜沒有理想的對象。」

「老娘可以嫁給你做老婆。」

「妳?我的媽呀!區區寧願打一輩子光棍。」

「哼!這可由不得你，除非立刻滾蛋，不然就非娶不可。」

「好，我滾!我滾!」

「滾!滾!滾!」

陰九娘的尊容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實在叫人不敢恭維，想不到歪打正着，在這兒居然發生作用，把三個小伙子給嚇跑了，爲白牡丹、西門恨雪解了圍。

* * *

三更一點。

西門雨坐立難安，在書房內來回踱步。

新房裡的燈熄了，一片漆黑。

外面的警衛各就各位，如臨大敵。

沒見白玉樓現身。

亦未見阿臭出擊。

空氣寂靜如死，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寂靜之中卻另有一種令人窒息的緊張氣氛。

* * *

三更二點。

阿臭未到。

白玉樓沒來。

西門雨仍在踱方步。

新房內情況不明。

鐵娘子紅玫瑰眼觀四路，耳聽八方。

風飛揚、陰九娘同樣全神戒備，沒敢掉以輕心。

何管事與水總管更忙，遊走於書房和洞房之間，指揮全局。

* * *

三更三點。

這是最後關頭。

空氣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大家都停在原地不動了。

靜待事情的發展。

靜待死神的來臨。

* * *

死神沒有來。

事情卻有了發展。

突如其來的，在廣場上出現一個大水缸。

不知從何處來?

亦不知往何處去?

而且還會動，好像長着有脚。

這事太稀奇了，衆人俱皆大吃一驚，不約而同的齊向大水缸奔去。

* * *

水缸的確會動。

長着一雙會走路的脚。

是人的脚。

移開水缸一看，紅玫瑰馬上發現，扣在水缸裡面的人赫然正是西門世家的何管事。

水長流聲急語快的道:「這是怎麼回事?」

何管事搖頭晃腦的道：「我也不知道。」

紅玫瑰發出一聲冷笑，道：「開什麼玩笑，莫非你連你自己鑽進水缸裡，還是被人扣住都不清楚？」

何管事猛力搖晃一下腦袋，頭腦稍稍清醒一些，道：「不知是吃了別人的悶棍，還是被人點了穴道，突然之間覺得天昏地轉，渾渾噩噩，被一個大水缸扣住，莫名其妙的亂闖一通。」

水長流道：「是誰幹的？」

「根本沒見到出手之人。」

「會不會是風流小子白玉樓？」

「有可能。」

風飛揚忽然大聲喊叫道：「糟啦，可別中了喪門的調虎離山計。」

一語驚四座，全場駭然，大家皆忙不迭的往原來的崗位回奔。

* * *

書房裡沒見西門雨。

屋頂破了一個洞。

地上多了一口缸。

缸外有血。

缸內有人。

正是北怪西門雨。

喉管被人切斷，已氣絕身亡。

白玉樓師徒的動作好快，就這麼片刻的工夫，不但殺了西門雨，且已離開現場，逃之夭夭。

* * *

並未遠去。

就在洞房之內。

洞房裡已掌上了燈。

白牡丹不知去向。

亦未見半個活人。

有一個死人，是西門恨雪。

赤身露體的躺在牙床上，早已魂歸道山，一命嗚呼。

私處蓋着一條被。

胸口插着一把刀。

鮮血仍在涓涓而流。

顯而易見，下手的時間必在瞬間之前。

卻斷斷不是阿臭、白玉樓的傑作。

阿臭疑雲滿面的道：「奶奶的，這是誰幹的？可是存心跟咱們師徒過不去，想搶喪門的飯碗？」

話甫落地，白玉樓還沒來得及開口，後窗之外，有一個清脆悅耳的聲音接口道：「是我！」

白玉樓聽出來是一名女子，急聲追問：「妳是誰？」

「咱們同宗。」

「同宗？妳是白牡丹？」

「不錯。」

「西門恨雪是妳的丈夫，怎可謀害親夫？」

「白兄說那裡話來，小妹是在幫喪門的忙。」

阿臭報以一聲冷笑，道：「只怕會越幫越忙。」

白牡丹在外面嬌聲道：「此話怎講？」

「未手刃西門恨雪，照規矩要退費。」

「不必退了。」

「妳沒有資格說這句話。」

「有！」

「爲什麼？」

「因爲我就是僱你們殺人的那個人。」

白玉樓聞言臉色大變，以爲是自己聽錯了，追問了一句：「昨夜，那個交付二千兩銀子，請喪門取西門父子性命的女子眞的是妳？」

白牡丹以肯定的語氣答道：「一點不差。」

「妳好像不愛西門恨雪？」

「本來就是。」

「那爲何要嫁給他？」

「迫不得已。」

「這樣說，妳的愛人一定是東方不雨？」

「錯！」

「錯？這就奇了，妳到底愛那個？」

「我愛你！」

白玉樓大感驚異，錯愕道：「哈哈，此乃美事，也是妙事，白某榮幸之至，請慢走，以便一親芳澤。」

「別急，來日方長，後會有期，牡丹有事要先走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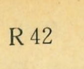
白牡丹是個大美人，這種機會又千載難逢，白玉樓怎肯失之交臂，急忙破窗而出。

可惜晚了，白牡丹早已芳踪杳杳。

就連巧兒、靈芝也不知去向。

而被調虎離山之計騙走的風飛揚、陰九娘等人則已一陣風似的折轉回來，師徒二人互望一眼，不遑多想，三十六計，走爲上策，當即縱身而起，投入沉沉夜色中。

（全文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色情雜誌

爲奪高職　各出陰謀

許多人都以爲，祇有在商界之中，才有你爭我奪的情形出現。但事實上，爲爭高職而各出奇謀，在各行各業都有發生的。

而本秘聞中的男主角何自鈞，本來是任職於一個相當平和的環境——教育界。但却也萬萬料不到，在這個作育英才的圈子裏，竟然也有人爲了高級教席的職位，而佈局去陷害他人。

* * *

郵局是怎麼樣攪的！

十二月卅一日的早上，自鈞一看自己的信箱，整個人都傻住了，因爲他一拿出報紙，看見兩張聖誕咭被丟在信箱裏面。

他狠狠地一把抓起信箱裏的東西，回到房間，一邊吃着公仔麵，一邊看着那兩張聖誕咭。

這些日子，他一直覺得不大對勁，連一張聖誕咭都沒有收到的聖誕節，簡直令人無法想像。

從小開始，自鈞就有寄聖誕咭的習慣，到現在三十歲，爲人師表以後，他這個習慣也從沒有間斷。

而他最開心的，還是當朋友寄回聖誕咭的時候，當他一封一封的拆閱時，那才有聖誕的感覺。但今年的聖誕節，却連一張聖誕咭也沒有收到。甚至連信用咭公司也沒有寄聖誕咭優惠傳單給他，使他幾乎不相信聖誕節已經到臨了。

自鈞覺得這個世界好像已把他遺忘了。不過，幸好還在除夕下午收到兩張遲來的聖誕咭。

而自鈞的學校的假期一直到一月三日，至四日才開始上課。

但直至三日下午派信的時間過後，自鈞的信箱依舊空無一物。

「不知道郵局怎麼攪的，簡直混帳極了。」自鈞氣得不停自言自語地罵郵局。

到了晚上，當他想到便利店買一份晚報時，赫然發現信箱裏插着一封由倩兒寄來的信時，他的怒氣就更高昇。

倩兒是學校裏一個年輕而又貌美的女教師，自從她進入學校任教以來，就不知有多少男教師對她暗暗傾慕，當然，自鈞也是其中之一。

倩兒在十九日放假的第一天，就飛往台灣探親，而這封信的郵戳標明是二十日發出的。

「台北雖然聖誕的氣氛不及香港，但這邊却有香港所沒有的新年氣氛。」

信上這麼寫着。

又大概是不小心倒翻了咖啡的關係，信上藍色的墨水竟然在大半張咭上渲染開來。

聖誕咭要十多天才送到，郵局到底存什麼心，自鈞內心不停地咆哮着。

報紙上說，郵局在這段聖誕節新年假期中，光是處理聖誕咭及新年咭

就接近三億封，派信的郵差很辛苦，那當然是可以體諒的。話雖如此，這也實在是太過份了！自鈞這麼想着。

唉，算了！算了！

自鈞看了手錶一眼，搖了搖頭，把剛由焗爐裏拿出來的麵包送進嘴裏，然後離開家門。

今天是一年的新開始，亦是新學期的開始，更何況兩個月後，學校的高級教席人選就會揭盅，他正是處於大好形勢中。還有，還有他決定向倩兒表明心跡。

一想起倩兒，自鈞就很開心地帶着愉快的步伐邁向學校。

＊　＊　＊

「早晨，陳老師！」

自鈞一返到學校，就和倩兒打個招呼。

不知道是不是沒聽到他的招呼，倩兒並沒有理會他，祇是埋首處理桌上的學生作業。

「早晨，陳小姐！」

他又叫了一次，她這才以一種有點僵硬的表情回過頭來。

「謝謝妳由台北寄來的聖誕咭，不過我昨天才收到，郵局的服務效率認眞慢。」

「喔……」

自鈞覺得倩兒像很不高興似的。她一臉爲難的表情，而且，好像在躲避着自鈞的目光似的，而她的眼神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桌上。

「可是，在聖誕咭上，有許多字都幾乎看不清楚。」

倩兒皺起眉頭看着自鈞。

「大概是妳把咖啡或者奶茶打翻了吧，把墨水都化開了，令我費了許多功夫才看得懂呢。」

「對不起，你在說什麼，我完全不明白。」

「我是說妳把咖啡……」

「請你別亂說，我才不會一邊喝咖啡，一邊去寫信呢。」

「什麼……」

自鈞整個人都楞住了，不知如何應付下去。

說她的信弄髒了，就惹得她不高興？但，眞是沒有理由，這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這時候，自鈞才注意到教員室的情形有點不大對勁。

他覺得自己被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教員室內每一個人都在看他。對！是每一個人都在看着他。

不過，當視線一和他的眼睛相遇，却馬上就把臉轉開。

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呢？

自鈞根本像一個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他走回自己的座位上，看看旁邊書柜上自己的倒影，也看不出有什麼不對勁的地方，他還是平常的何自鈞嘛！

雖然，在學校的同事中，並不是所有人都和他稔熟，而他在同事的評價中雖然不算太好，仍不致太差。想來想去，自鈞實在想不出曾經做了什麼令同事產生這樣態度的壞事。

聽到上課的鈴聲，自鈞急忙拿起書本走到課室，在上課時候，剛才發生的事就不時在他的腦海中出現，但他却怎麼想也想不通爲什麼會這樣的。

下課以後，自鈞拿着書本返回教員室。

「何老師！」

「噢，李主任。」

「何老師！……你眞令我失望。」

李主任有點神情不悅地說。

「吓……」

何自鈞不知自己犯了什麼事，竟會被李主任如此的責備。

「你到我的教務主任室來。」在說話之中，很清楚地混合了感慨和責備的嘆息。

自鈞就愈覺得莫名其妙。

在教務主任室內，李主任放好了自己的東西後，良久也沒有做聲。

「請問……」

自鈞忍不住，想打破那份沉默。

「眞是做夢也想不到，你竟然會做出這種事。」

「這種事？」

「我指你爲人師表，竟然會這樣做！」

「不過，我不明白，你指的是……」

「你不要裝傻了。」

自鈞根本攪不清是怎麼的一回事。而且，他看見主任那副怒容，更不知從何答起，所以祇好沉默下來。

「何老師呀，你令我好爲難！」李主任咬着牙說。

「什麼……」

「什麼『什麼』？難道你不知道，教師是不可以兼職的嗎！」

「兼職……知道是知道。但這跟我有什麼關係？」

「你不要再隱瞞了，幾乎我們所有同事都知道。」

自鈞更覺得莫明奇妙。

「雖然，學校也有一小部份人在外面兼職，他們都是去補習，和教夜校等。這些兼職，學校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想追究。雖然，合約中訂明兼職是要事先知會學校的，可是我本身認爲，如果不妨礙工作，那就算了。但是……」

李主任再次怒目瞪着自鈞。

「像你兼這樣的職，會影响學校的聲譽的，你懂不懂！」

「但……」

自鈞認爲一定是哪裏弄錯了，他搖搖頭。

「我不明白……」

「事到如今你還想隱瞞？」

「不，我不是想隱瞞。不過，我根本不明白你在講什麼。」

「你……」

「……」

自鈞閉了嘴。

大概再說什麼，自鈞也知道沒有用，所以他索性半句也不再說。

「何老師，你本是一個相當盡責的老師，學校也對你有很大的期望，而且你負責的級別考公開試的成績也相當好。況且，學校今年還打算提升你，但爲什麼你有這樣好的成績，好的機會……你却要這樣做。你到底爲什麼要這樣做？我眞想聽聽你怎樣去解釋這件事。」

「我眞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還想隱瞞！」

「主任！請你等一下，你聽我說。」

「好，你儘管說吧，我洗耳恭聽。」

「我並沒有兼職。」

「什麼？」主任裝出一副很誇張又驚訝的表情。

「對不起，我眞的攪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的一回事。」

「你不是眞的要我說吧？」

「是的，我想你說，那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好，既然你裝傻到底，那我就說吧。我想問你爲什麼會售賣色情刋物呢？」

「我售賣色情刋物？」

自鈞驚訝得張大了眼睛。

「你既然想裝也無所謂啦，但我告訴你，你得要立刻停止這種事。否則，教署知道消息，不單是你名譽掃地，連學校也受影响呢。」

「但，主任，我眞的沒有做那種事。」

「你還想抵賴？」

「但，色情刋物，我發誓我眞的沒有。」

「何老師，我已經盡力替你隱瞞校方了，可幸校長還未知道，但如果校長也知道這件事，這不單你的高級學位教席機會沒有了，而且還可能……」

何自鈞被李主任連番斥責，實在也不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

還有，他想起了，同事的眼光就是爲了這件事，連倩兒也是一樣。

什麼色情刋物？

這到底是什麼的一回事？怎麼會扯上色情刋物呢？

自鈞可以算得上是個正經的男人。當然不是那種不動心的男人，亦不是對女性沒興趣的那一種。但是，他自認在這方面，跟一般正常的人差不多，他也看過一些有裸體女郎的雜誌，但他並沒有主動的買過。

而現在李主任竟然指責他販賣色情雜誌。他到底會賣給誰呢？那不是太寃枉了嗎！

他愈想愈生氣。

但又想不到一個好的消氣辦法，於是，他決定走到街上的遊戲機中心，好好借那些史泰龍遊戲在螢幕中打人來洩憤。

他不停的在遊戲機中心按着機鈕，差不多近兩小時，他才總算抒發了多少剛才的激動。

吃過晚飯，剛返回自己住所的時候，他的同事小胡就來找他。

「我剛才來過，見你好像不在，所以我才……」

小胡一進屋內，就心不在焉地四處張望，好像在找尋什麼似的。

自鈞默默地看着他的這些動作。

小胡好像坐得不舒服地把屁股移來移去，然後低聲說：

「對不起，是我害了你。」

「你害了我？」

「嗯……對不起。」小胡抓一抓頭。

在學校裏，小胡和自鈞頗爲談得來，而且小胡這個人神神化化的，對什麼事也不放在心上。

「我不知道這樣說會害了你的。老實說，我是無心的。」

「喂，小胡，你到底在說什麼？」

「你一定要原諒我，那天我不小心說出來，沒想到會這麼嚴重。」

「你到底說了些什麼話，你再說一遍好不好？」

「就是關於郵購的事。」

「郵購？」

「對，郵購書籍的事。」

「喂，我完全不明白，那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小胡用很意外的表情看看自鈞。

「你不要再裝了，反正所有同事都知道了。」

「你說買色情刋物那件事？」

「對了，你這樣說不是更好嗎，反正大家都知道是什麼的一回事。」

「不過你們知道什麼呢？說我賣色情刋物，還有學校的警告，簡直令我莫明其妙。」

「……」

小胡驚訝地望着自鈞，用手摸一摸頭，不停的眨着眼睛。

「眞的嗎？」

自鈞深深地吐一口氣，以代替回答。

「但是……你眞的不知道？」

「對啊！到這個時候，我還騙你幹什麼。」

「奇怪！」

小胡說着，從公文喼中拿出了一本雜誌，遞給自鈞。

「這個你看過沒有？」

自鈞看了幾頁，看到許多猥褻的性愛照片，然後搖了搖頭。

「沒有，我沒有看過，你由那裏得來的？」

「不就是你寄來的嗎？」

「你說我賣這一類雜誌？」

小胡點了點頭。

「好，小胡，你告訴我是怎麼的一回事。」

小胡再在公文喼中拿出一張報紙，指着一段廣告，然後遞給自鈞。

自鈞一看那段廣告，不由得不瞪大了眼睛。

那是一張小報上的一段販賣色情雜誌的廣告。

「保証原裝正版，由飛機運到，全無刪剪，担保頁頁精彩。有興趣者請附支票五十元及回郵地址，當即寄上令你驚喜的刋物。」

廣告本身很平凡，但是最令自鈞驚訝的就是廣告後的聯絡處。

「不，不，那不是我……」

自鈞不斷地搖頭否認，他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址嗎？」

正如小胡所說，廣告上的地址明明是他的。

可是……

「小胡，你要相信我。這絕對不是我，我絕對沒有登這個廣告。」

小胡一臉疑惑的看着自鈞，再看看廣告。

「小胡，如果你不信，你可以搜搜我的家，看看有沒有什麼色情雜誌。」

「但是，這個……」

小胡一邊說，一邊四處張望。

「聽你這麼說，也像有道理。」

「對，小胡，這個消息你怎樣知道的？」

「啊，這個消息，是張冠明告訴我的。」

張冠明是學校的一個較資深的老師。本來，他很有資格升高級教席的，但可惜每一年都輪不到他，直到今年，學校祇剩下一個高級教席，但似乎學校仍是屬意於何自鈞而不是他。

「張冠明？他怎樣告訴你的？」

「一月一日那天上午，我們相約去喝茶，怎知他遞一張報紙給我，還問我這個地址是不是你的，我看了之後就點了點頭，我是無意的。」

「然後怎樣？」

「我說我不相信，但張冠明說跟我打賭，還要我寄五十元試試。他說如果有回音，我輸五十元，但如果沒有回音，他就輸一百元。因爲我不相信你會做這些勾當，所以我就試了。」

「那麼，這本雜誌就是你收到的嗎？」

「對，還貼上了我寫的回郵地址寄來的。」

「那麼，可不會是張冠明出術的了。」

「你不相信他，是嗎？」

「對，他雖然是爲人師表，但却相當攻心計，所以我懷疑他。」

「但是，他沒有可能出術的，更何況那個回郵信封上的地址明明是將我寄去的字條貼上去的，所以絕對沒有問題。」

「那麼，我不是被寃枉嗎！」

「你眞的是寃枉嗎？」

「到這個時候，你還不信我？」

「對不起，我不是不信你，但是事情太湊巧了。」

「好，我明天就去查個水落石出。」

* * *

翌日，自鈞打過電話到報館。

「廣告？你要登廣告嗎？」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在電話那邊反問。

「不是，我是想找登廣告的人。」

「老兄，那不是容易嗎，照廣告上的地址找嘛！」

「但是，那是我的地址啊！」

「你的地址，什麼意思？」

「我是說，有人用我的地址登廣告。」

「你肯定？」

「對。」

「好吧，你說是那一則的廣告，讓我查查經手人是誰。」

「多謝你，我是想查一下一月一日登在第四版左下角的那個售書廣告。」

「好，你等一等。」

差不多五分鐘，對方才來回話。

「你是？」

「我，我是何自鈞。」

「奇怪，那是你自己登的廣告啊。」

「沒有，我沒有登廣告。」

但是，無論何自鈞怎麼說，對方也祇能提供到這個答案。

一定是有人在陷害我，何自鈞這麼想。只有這個可能。一定是有誰在作弄他，而設下這個圈套。

是誰呢？

何自鈞很混亂，可能是同事，亦可能是學生。

範圍太大了，他不得不要縮窄範圍。但是，無論如何，他也縮不到一個可以猜測的範圍。

他整個晚上也睡不好。未到早上七時，他已經拿起公文喼出門。

當他經過信箱時，他眞的想一拳打下去。可恨的信箱！

但是，就在這突然間，他像悟到了什麼，他立刻走回自己的家，打了個電話回學校請假，因爲，他終於悟到了最重要的線索所在。

在早上九時，自鈞已經站在信箱旁邊，等候郵差來送信。

郵差送信，大概是一天有兩次。因爲都在他上班的時間內，所以他從來也沒有遇過，所以他根本不知道大概什麼時候會來。只能猜是可能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吧！

上午的一次，原來是過了十一點後，他已經等得有點不耐煩，郵差才來到。

自鈞拚命的瞪着眼，恐怕看漏了什麼。

不過他很失望，因爲他的信箱，什麼也沒有放進去。

即使一封信沒有也沒有問題，自鈞覺得如果有人要偷他信箱的信，是一定會來確認的。因爲他是事先無法

知道信箱有沒有信的。

自鈞很用心地留意着每個打開信箱的人。

等着，等着，但他期待的那個收信人並沒有出現。

到底是怎麼了呢？

到下午派信的時候，郵差依舊沒有派信入他的信箱。

何自鈞目送着郵差遠去，心想恐怕今天告假可能是白費了。

就在這個時候，他看見一個女人放了一封信入他的信箱，然後閃閃縮縮地離開。

「咦！她不是……」

何自鈞認得她就是張冠明的太太，奇怪！她放了些什麼進信箱呢？

他立刻打開自己的信箱，發覺原來是庫務署寄來的差餉通知書。

何自鈞覺得奇怪，爲什麼這份通知書會在張冠明太太的手上呢？

就在這個時候，他碰到隔壁的趙太太剛買餸回來。

「噢，何先生，你不是搬了嗎？」

「我搬了？當然不是，是誰說的？」

「啊，是郵差先生說的，他說有幾封掛號信，本來是送到你的家的，現在改了地址，又要送到街尾的新地址了。」

「街尾的新地址？」

「對，郵差是這樣說的。」

「多少天的事呢？」

「大約有一個星期了。」

何自鈞現在有點明白是什麼的一回事了。

「多謝你，趙太太，你幫了我一個很大的忙。」

「很大的忙？」趙太眞有點不明白。「何先生，你是否眞的搬了呢？」

「沒有，我沒有搬。對不起，趙太，我有要事做，改天再和你談吧。」

何自鈞立刻截了一部的士，向郵政總局駛去。

何自鈞到達郵局，就走到詢問處，向服務員講出這事。

「何先生，你肯定你沒有申請過任何郵遞變更通知書嗎？」

「沒有，絕對沒有。你說什麼變更通知書？」

「那是說，如果你搬屋，你可以向郵局塡一份住址變更通知書。辦法是將新地址和舊地址寫出來，寄到舊地址的信件，郵局都會代轉到新地址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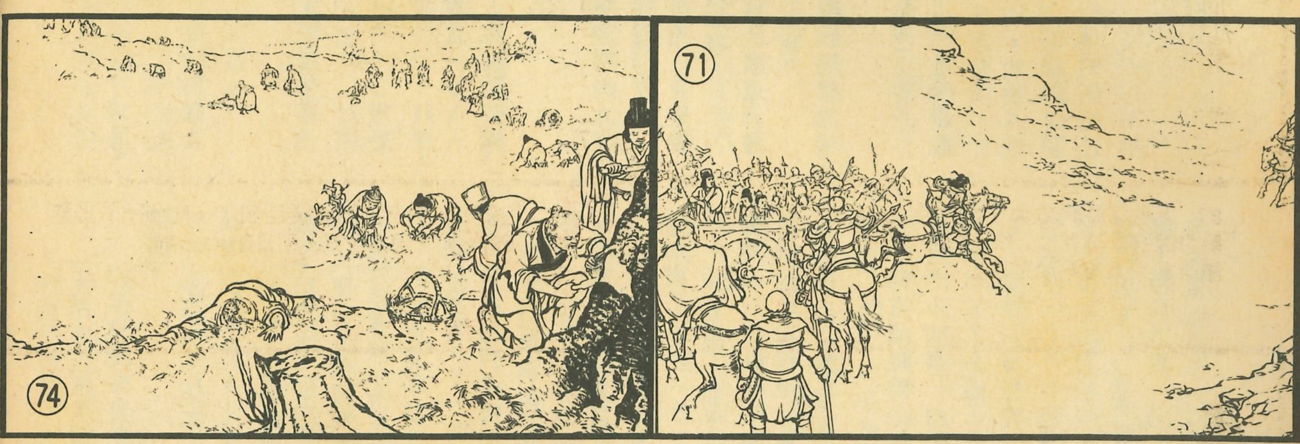
到這個時候，何自鈞就清楚這是什麼的一回事，由剛才張冠明太太將他的信放入信箱，他更清楚背後的策劃人是誰，難怪他何以收不到小胡寄來的信，收不到聖誕咭。還有倩兒由台北寄來的聖誕咭，一定被拆閱過，難怪還有一些咖啡漬。張冠明眞卑鄙！想到這裏，何自鈞不期然拿起柜旁的電話筒，在鍵盤上撥了三次九字。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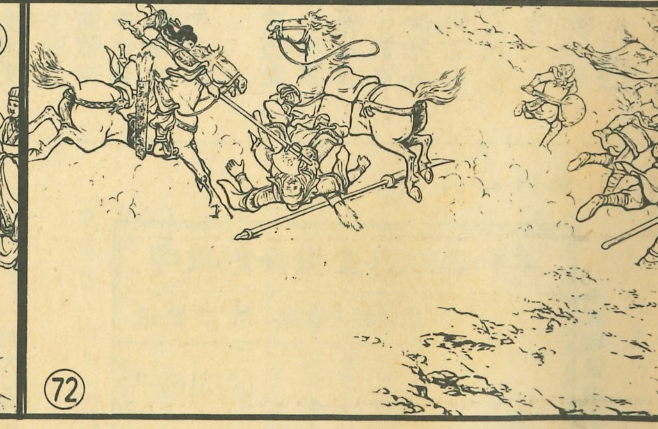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八

李郭交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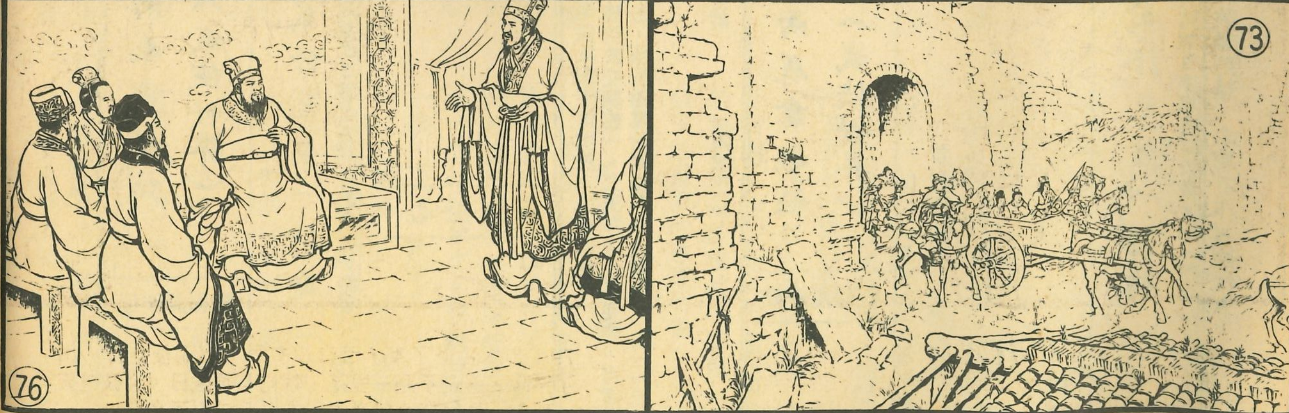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71　獻帝聽說李傕，郭汜追來，大驚失色。楊奉道：「這是李樂假冒的。」便令徐晃出馬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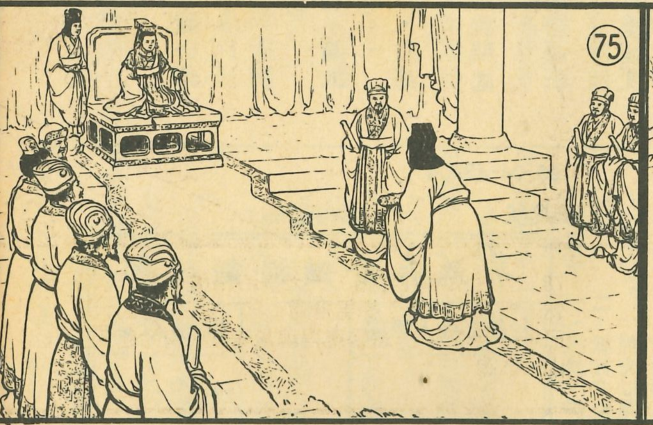


72　徐晃迎住李樂厮殺，只一合，就把李樂砍下馬來。餘黨一哄而散。



73　車駕於七月間到了洛陽，只見城牆崩塌，街上長滿了蒿草，宮殿燒得變成了一堆瓦礫，城裏數十萬的居民，也只剩得數百家了。獻帝命令楊奉，臨時搭一座小宮居住。

74　城裏沒有糧食，向書郎以下的官，都跟着百姓到城外剝樹皮、掘草根吃。體力衰弱的人，就倒在路上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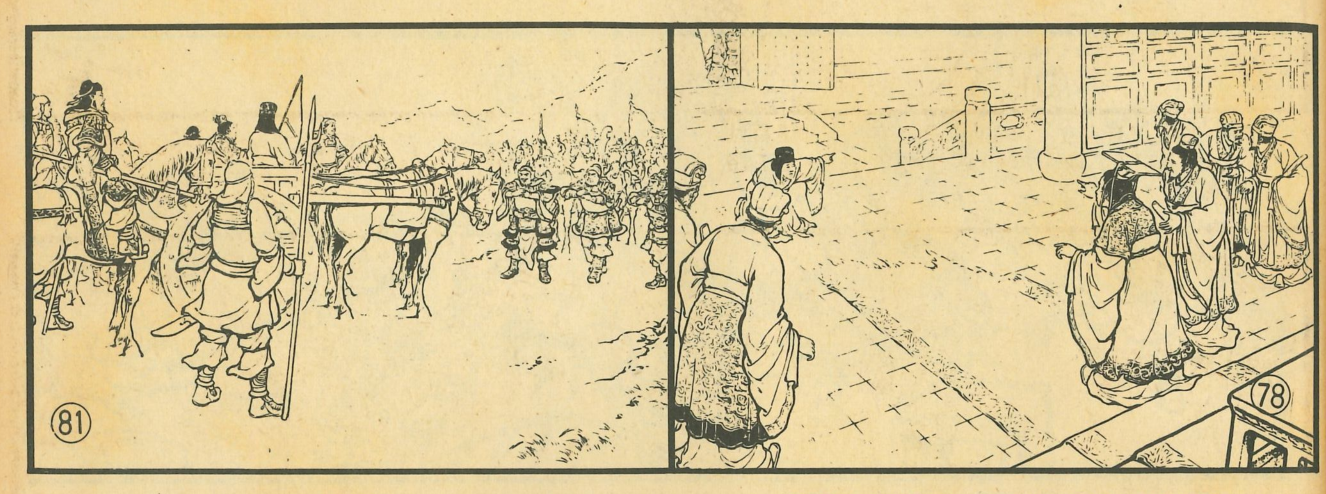


75　楊彪見洛陽百事都不齊備，恐怕李傕、郭汜殺來，無法抵禦，便奏明獻帝，派了一名使臣，到山東召曹操來保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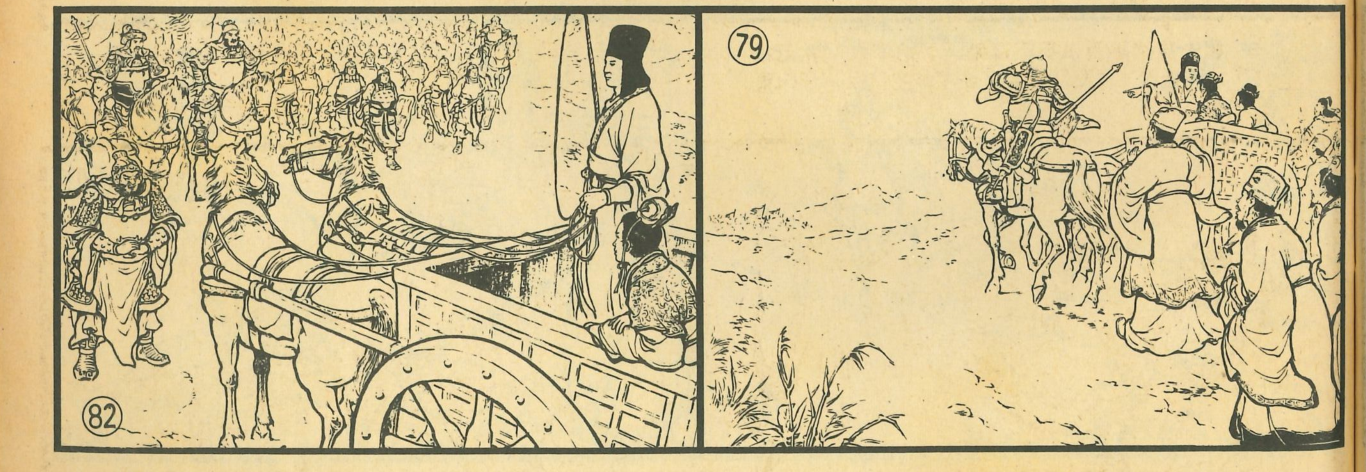
76　曹操在山東聽說獻帝已回洛陽，就召集衆謀士商議。荀彧勸他乘這時機，起兵勤王，把朝政安定下來，以收攬人心。曹操大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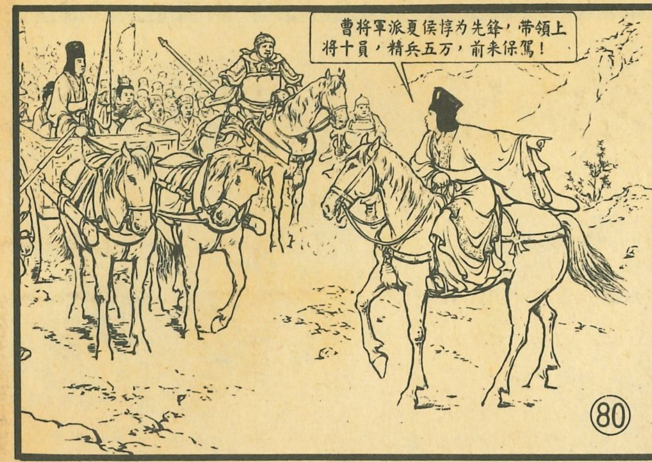
77　正要收拾起兵，恰好使臣到了。曹操接了詔書後，非常高興，傳令全軍，即日起兵往洛陽。



78　且說獻帝在洛陽，天天提心吊膽，唯恐李傕、郭汜殺來。一日，探馬飛報：「李傕、郭汜的大軍，已經逼近洛陽！」獻帝驚得魂飛魄散，傳令起駕，向山東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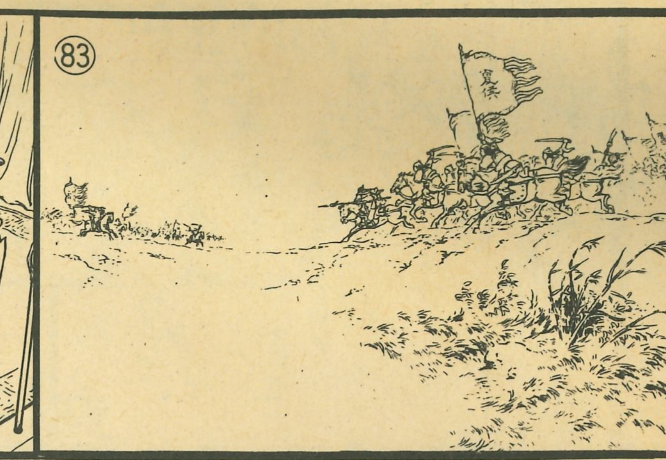
79　帝、后上了車，百官沒有馬，都隨後步行。出了洛陽，還走不到一里路，就見塵頭蔽日，金鼓喧天，無數人馬像潮水般湧來。帝、后嚇得渾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80　正在慌亂的時候，忽然那個派往山東的使臣，騎着馬飛奔而來，大叫：「曹將軍盡起山東之兵，應詔前來！」獻帝聽了才放下心。

81　接着，大隊的鐵甲騎兵湧到，爲首的夏侯惇、許褚、典韋三員大將，到車前用軍禮參見獻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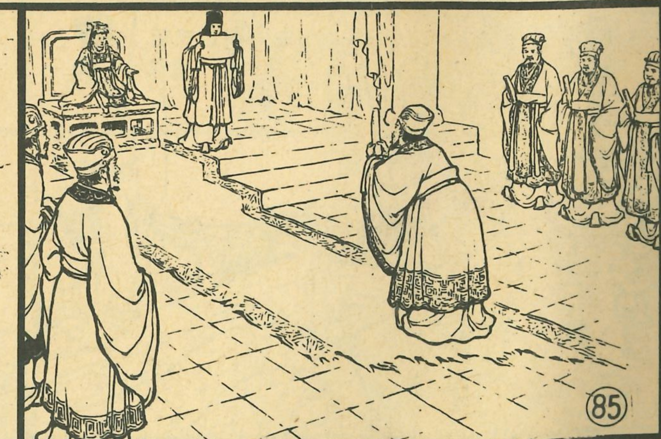
82　又過了一會，步軍將領曹洪、李典、樂進帶着步兵趕到。曹洪向獻帝奏道：「臣兄得知賊兵將到，恐怕夏侯惇獨力難支，所以又派我們趕來協助。」獻帝聽了，不住的稱讚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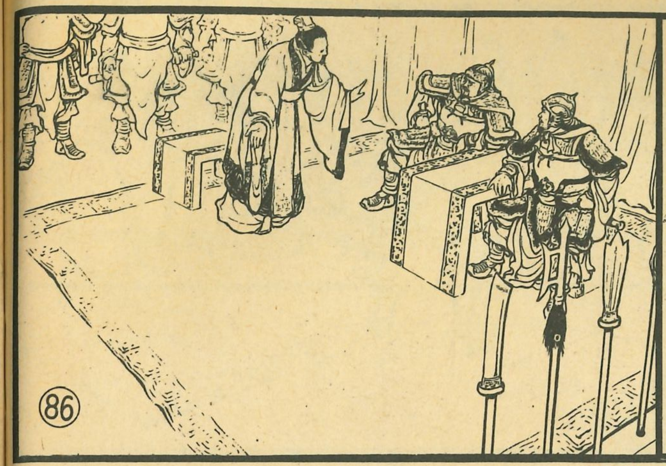
83　這時，李傕、郭汜的人馬也趕到了。夏侯惇便和曹洪分爲兩翼，馬軍在前，步兵在後，盡力攻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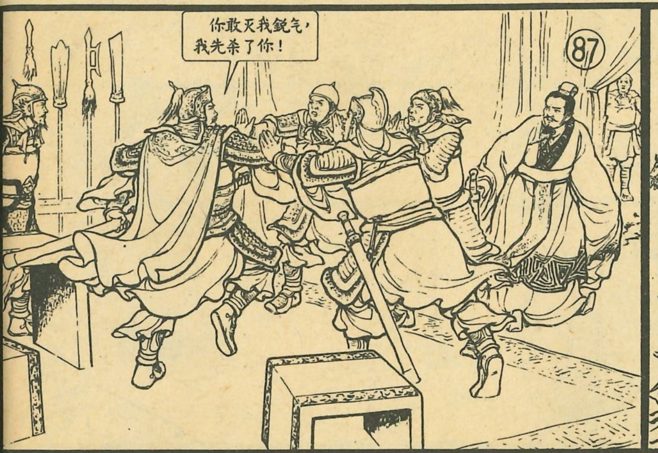
84　李傕、郭汜的部下多是擄掠來的老百姓，被曹兵一陣猛攻，頓時四散潰逃，死傷的有一萬多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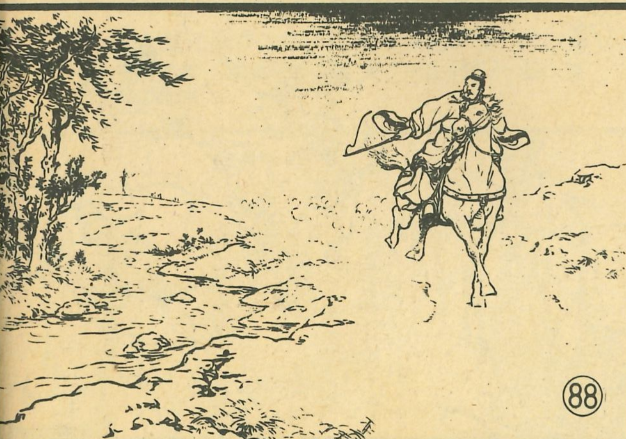
85　夏侯惇請獻帝仍舊回到洛陽。第二天，曹操帶領大隊人馬到來，安營完畢，入城拜見獻帝。獻帝宣諭慰勞，並封曹操爲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主持朝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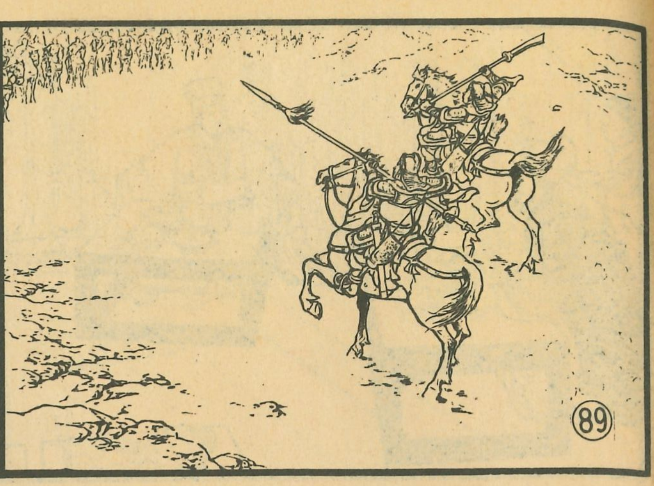
86　李傕、郭汜見曹操遠道而來，打算立刻决戰。賈詡說：「曹操兵精將勇，難以抵敵，不如投降了他，請求赦免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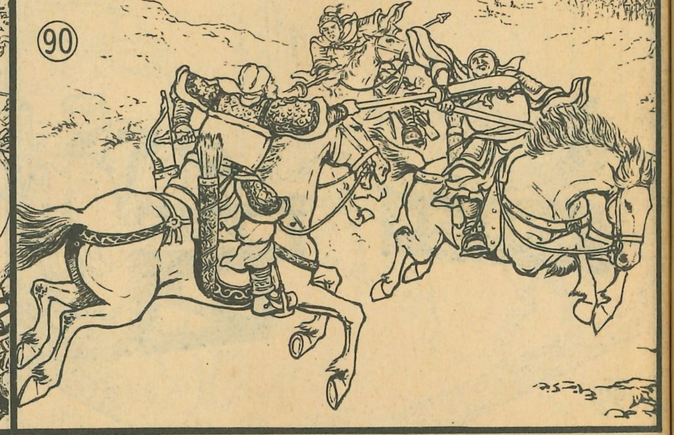
87　李傕聽了大怒，拔出寶劍，要殺賈詡。衆將再三勸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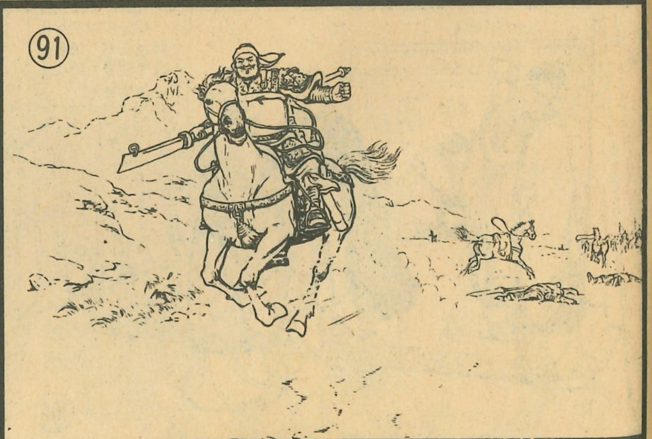
88　賈詡非常氣憤，當晚就單人獨馬，悄悄的離了營寨，投奔張濟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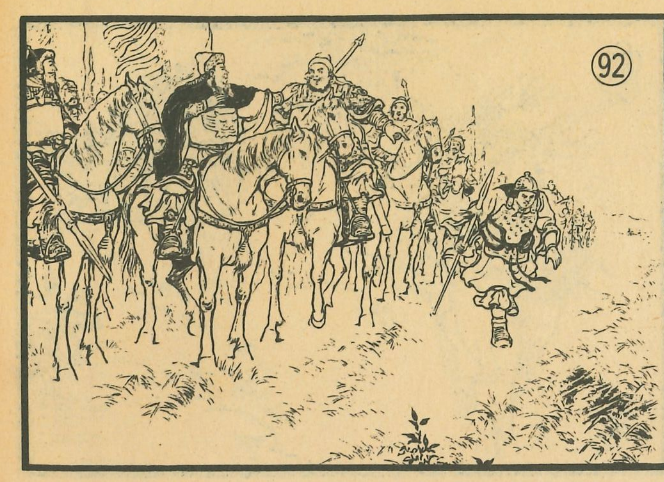
89　第二天，李傕派了他的侄兒李暹、李別來向曹操挑戰，兩人耀武揚威地在陣前叫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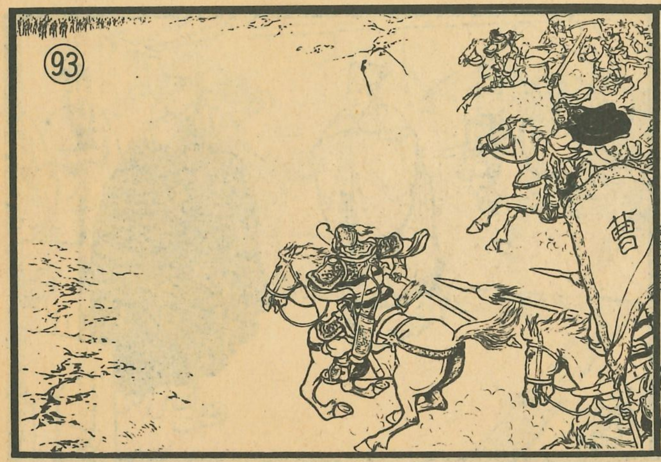
90　許褚大怒，舞動大刀，縱馬直奔兩人，一刀先把李暹斬了。



91　李別大吃一驚，跌下馬來。許褚順手一刀，也把他殺了，抓起兩顆人頭，飛奔回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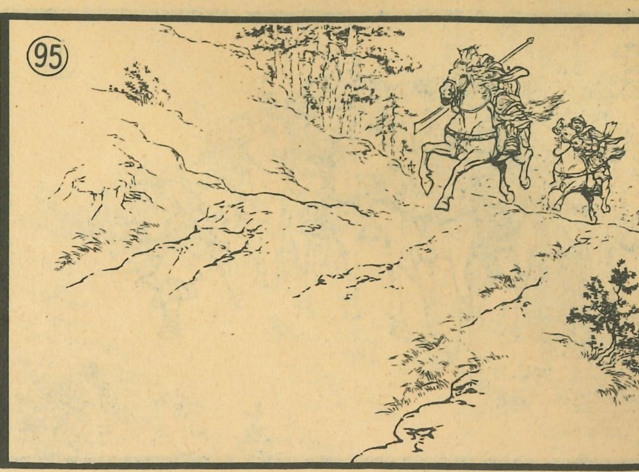
92　曹操滿心喜悅，拍着許褚的肩膀，把自己比作漢高祖劉邦，把許褚比作劉邦的勇將樊噲，稱讚着許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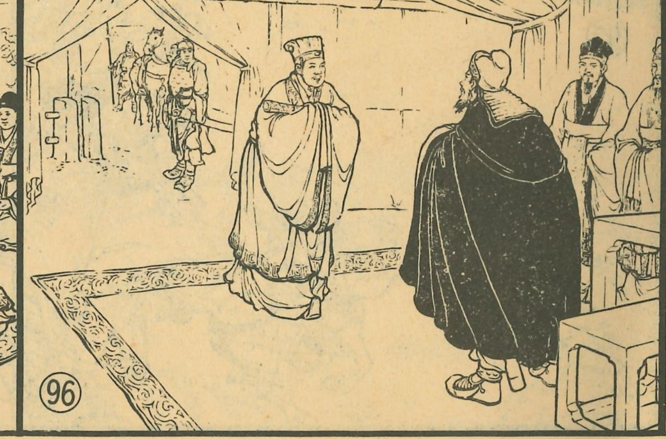
93　接着，曹操命夏侯惇領兵從右面出擊，曹仁領兵從左面出擊，自己領中軍衝陣。鼓聲一响，三軍一齊衝殺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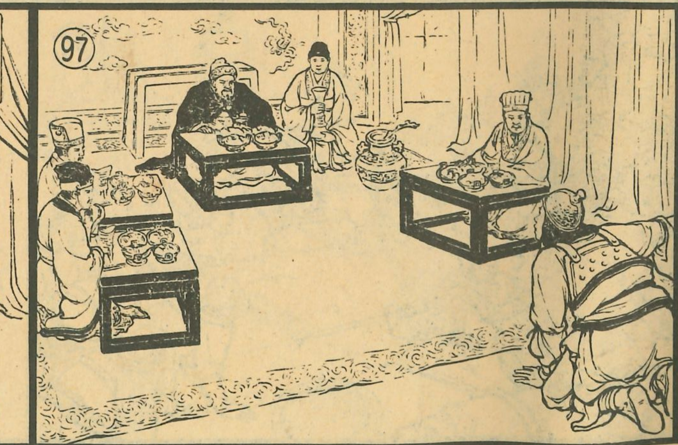
94　李傕、郭汜抵敵不住，大敗而逃。曹操揮着寶劍，親自押陣，連夜追殺。西涼兵亂竄亂逃，投降的不計其數。



95　李傕、郭氾向西逃命，往山中落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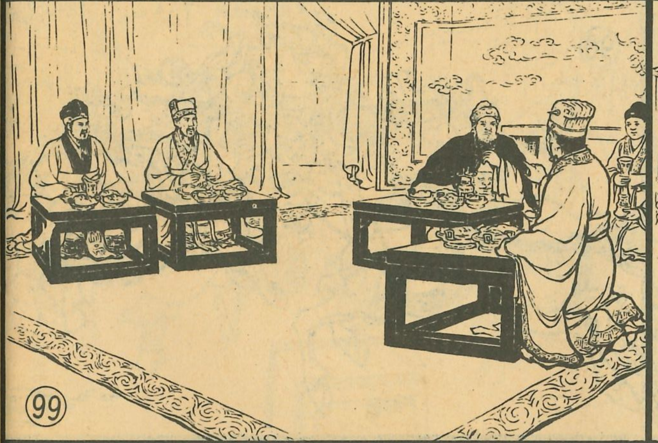
96　曹操收兵回來，仍舊駐紮在洛陽城外。一天，獻帝派人來宣曹操進宮議事，曹操一問來使是正議郎董昭，連忙起身恭敬地行禮道：「我很早就聽到你的大名了，今天眞是幸會！」



97　當下便在帳中設宴款待董昭，又請了荀彧等謀士作陪。忽然軍士來報：「一隊軍馬拔寨往東去了，不知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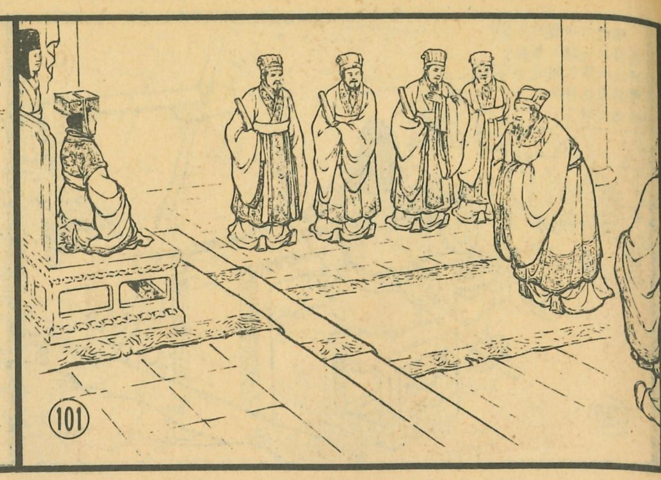
98　曹操想派人去探查，董昭道：「這是楊奉、韓暹，因爲明公來到，他們不能再獨掌大權，所以領兵走了。這些無謀之輩，明公何必擔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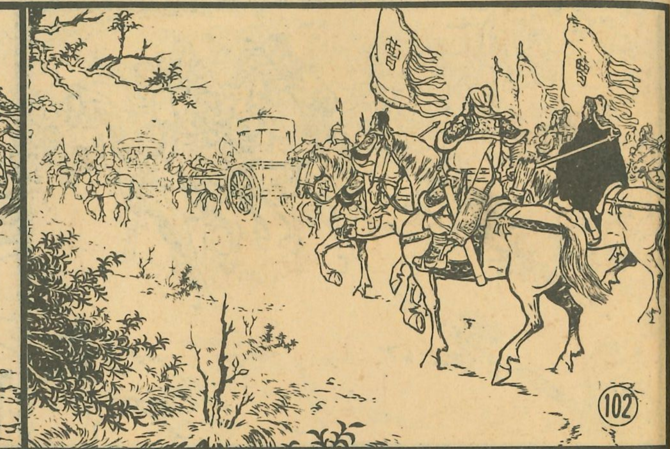
99　曹操又向董昭問起朝廷大事。董昭道：「明公興義兵除滅暴亂，這是莫大的功績。但朝中有這許多大臣，他們都各有打算，未必肯服從明公。留在這裏，恐有不便。只有遷都許都(許昌)，是個上策。」



100　曹操聽了，握着董昭的手笑道：「我也早有此意，不過大臣們都肯答應嗎？」董昭便又替他劃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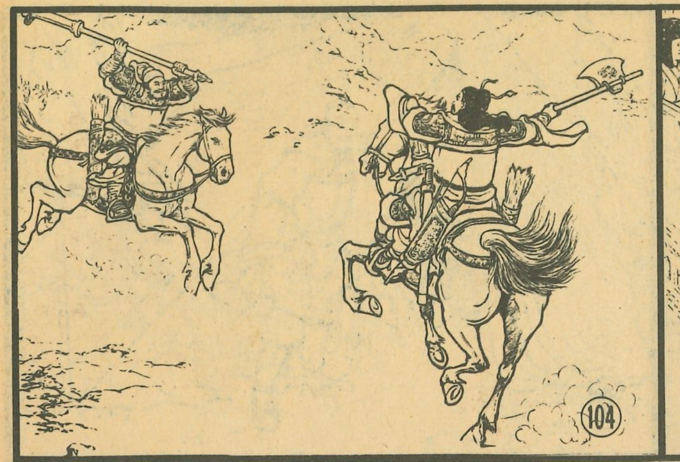
101　計議已定，曹操就進宮來見獻帝，奏道：「許都鄰近山東，糧食供應便利。臣請移駕許都。」獻帝不敢不從，衆大臣也都懼怕曹操的勢力，不敢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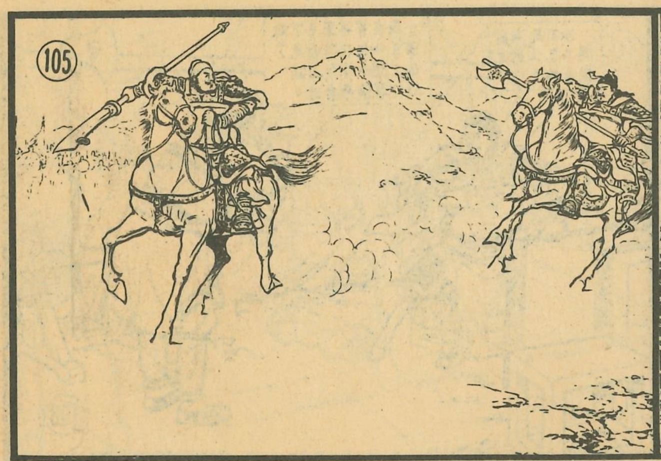
102　於是揀了一個日子，起駕遷往許都。曹操率領人馬，一路護送。



103　走了兩天，前面忽然喊聲大起，楊奉、徐晃帶領一支人馬攔住去路。曹操出馬一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



104　曹操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戰。兩將刀斧並舉，惡鬥起來。



105　大戰了五十回合，不分勝敗。曹陣裏忽然鳴金收兵，許褚便勒馬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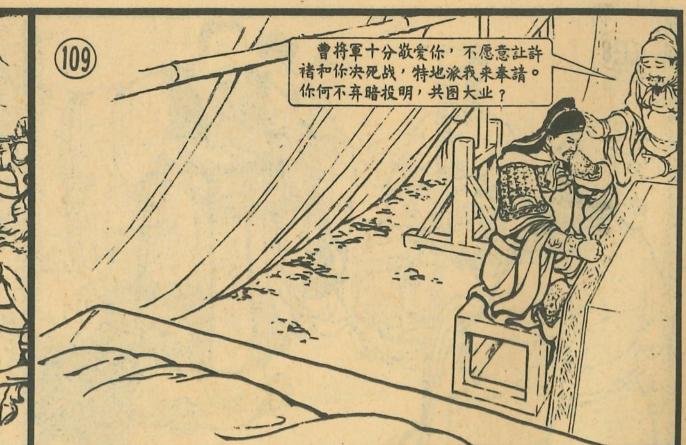
106　安營立寨後，曹操召集衆謀士商議道：「徐晃眞是一員勇將，我不忍叫許褚和他硬拼，總要想個辦法把他收降過來才好。」行軍從事滿寵自願去見徐晃，勸他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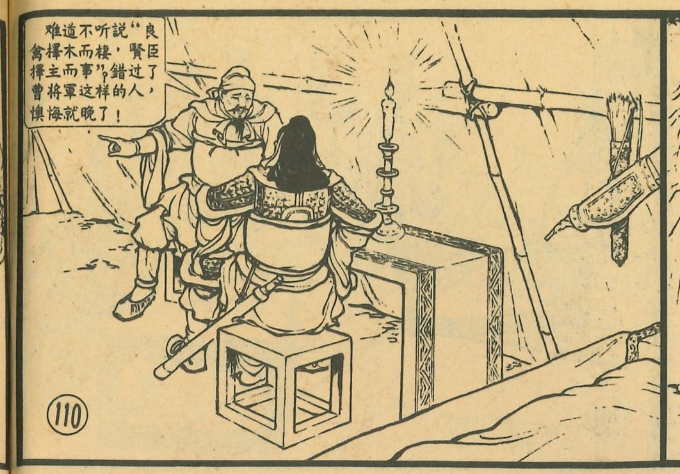
107 當晚，滿寵扮作小兵模樣，混進徐晃營裏，悄悄的走到徐晃帳前，見燭光下面，徐晃披着盔甲坐在那裏。



108 滿寵突然跑到徐晃跟前，行禮招呼。徐晃吃了一驚，仔細一看，才認出是滿寵，忙請他坐下，詢問來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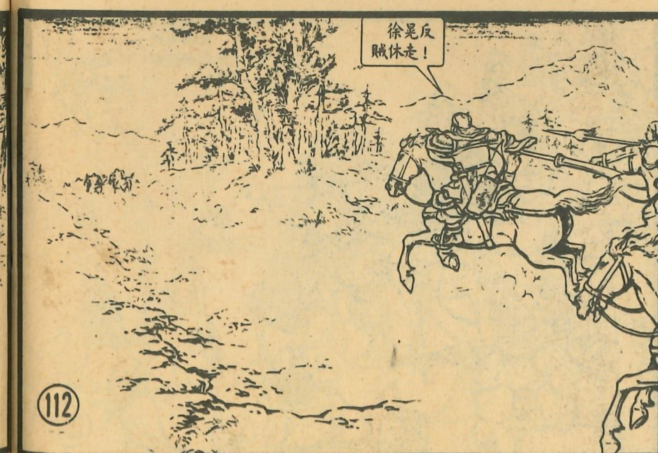
109 滿寵帶着惋惜的口氣道：「將軍是極有勇略的人，怎麼屈身在楊奉的手下呢！」徐晃聽了，低頭不語。滿寵便乘機勸他投降曹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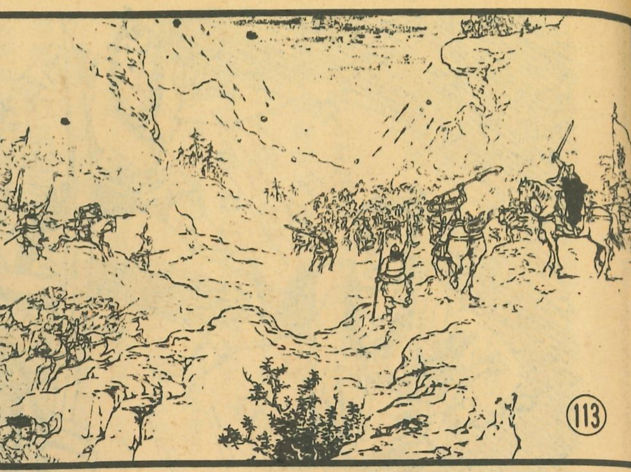
110 徐晃沉吟了一會，嘆道：「我也知道楊奉成不了大事，不過我已經跟從了他，不忍離開。」滿寵再三勸說，徐晃才答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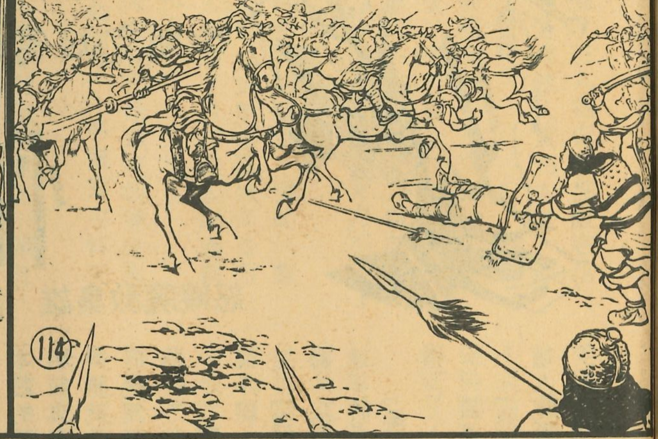
111 徐晃帶了帳下十餘名騎兵，同着滿寵連夜來投曹操。



112 楊奉得到消息，親自率領一千名騎兵，前來追趕徐晃。



113 正追趕間，忽然一聲炮响，山上山下，火把齊明，伏兵四出。曹操親自帶領一軍，截住去路，大叫不許放走楊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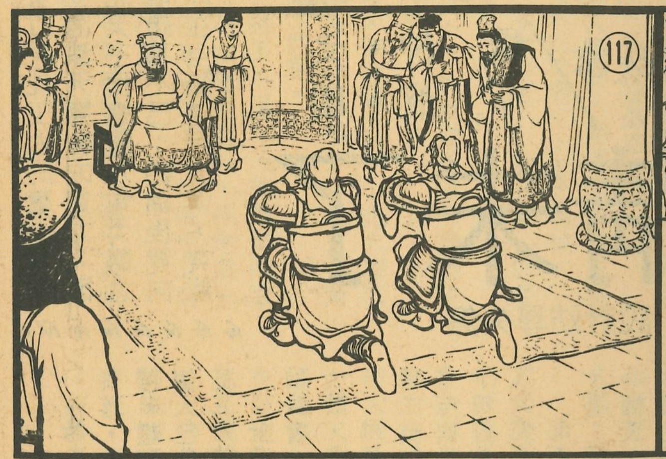
114 楊奉大驚，要想退兵，早被曹兵圍住。兩軍立刻混戰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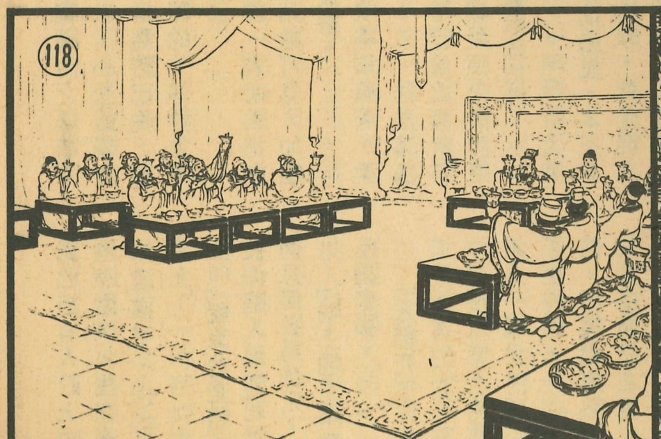
115 楊奉拼死殺出重圍，手下兵士大半投降了曹操。他只得收拾殘兵投奔袁術去了。



116 曹操打了勝仗，又收降了勇將徐晃，心裏十分歡喜，便傳令護駕起程，繼續向許都進發。



117 剛到許都，李傕、郭汜的部將段煨、伍習來見曹操，獻上李傕、郭汜的人頭。曹操大喜，命令將人頭號令，重賞了兩人。



118 於是曹操在許都蓋造宮殿，修築城廓府庫，又自封為大將軍武平侯，把手下的謀士、武將也都封做大官。從此，曹操繼李 傕、郭汜之後，把持了朝廷大權。 (本段完)

上文提要：

趙人龍與敖四海爲了要打探沈玉人的廬山眞面目及確實的住址，以及逐步消滅天魔教的實力，因此他們分別喬裝成白衫、青衫兩少年，趁着北天王侯應龍六旬大壽之日易名混入北王府。侯的二姨太溫燕對趙人龍傾慕不已；纏綿後竟向趙吐露了天魔教內的組織分佈情況。趙當晚即在全院進行搜索，突然遇到了巡邏隊……



情未了

文・柳飛　圖・楊可

四期完短篇故事

怒殲魔教梟雄　設計訪尋失鏢

趙人龍飄身急朝花園內之矮牆下縱落，忽覺落脚點一軟，心念直覺要糟，趕緊一提眞氣，惟爲時已晚，整個人已掉入三十丈之深的一個伸手不見五指的地窖之中。

全莊登時鈴聲不停，剎時火把亮如白晝，人聲鼎沸，到處可見，如臨大敵，各個要點立刻戒嚴。

只見北天王侯應龍率領溫燕、柔環二妾，黑道高手數十人，浩浩蕩蕩來至廣場，而廣場上早已肅立屬衆不下四百人之多，各高矮屋頂上設防之人到處可見，確實人數無法估計。

北天王滿臉春風，一陣哈哈大笑，道：「各路英豪，各位弟兄，本王有一個天大好消息告訴大家，就是混入本莊的趙得勝、敖五湖二人，是以假名前來本王府探聽有關本教內情，趙得勝就是玉面金童趙人龍，現已被本府機關困住，目前可能已死於機關之內。」

大家聽完這段話，歡聲雷動，掌聲不絕，待掌聲告一段落，北天王續道：「還有，敖五湖就是四海游龍敖四海。」語音稍頓又道：「總管郝大鵬，速率幹員將敖四海拿下。」

「慢着。」溫燕與柔環互望一眼道。

侯應龍接道：「妳有什麼話說？」

「他叫趙得勝，怎麼可以指別人叫趙人龍呢！是根據什麼？」

「他們化粧成老頭來到許昌，我們就已經有人盯上啦，還有一個風塵俠隱陸傲天，住在高陞客棧，我已派人去逮捕了，相信去的人很快就會回來。」

「就算他是趙人龍好了，現在人已被你陷入地窖死了，他的那些朋友我們又何必爲難呢，我看放他們算啦。」

「喲！喲！乖乖，妳怎麼跟我唱起反調來哪。」

「人都死了，你還要記恨別人，難道被你害的人，害死的人還不多嘛？你要再這樣，我就跟你拚啦。」溫燕倒眞是一個愛情死心眼的人，自從認識了趙得勝，一心一意想以時間來爭取他，等機會成熟跟他遠走高飛，永遠脫離這罪惡之地，現在由侯應龍嘴裡知道他是趙人龍，更是愛苗根深，因爲她已認定他是她的初戀情人，人雖然被害死了，自己活着又有什麼意思呢，所以她「唬」的一聲拔出劍來，就要跟侯應龍動手。

「住手！」心如刀割般的敖四海，聽到侯應龍宣佈趙人龍這一不幸消息以後，眞如五雷擊頂般的難過和憤怒，正準備出手向侯應龍索還這筆血債，突見溫燕這些言詞與這一舉動，眞是如墜五里霧中，既是幫着自己這邊，當然就得顧慮她的安危，故急忙舌綻春雷的叫了一聲，續道：「溫姑娘請速退到我身邊來。」

溫燕、柔環互望一眼，雙雙飛至四海游龍身旁，柔環柔聲道：「敖大俠，雙拳難敵四手，眼前不下七八百人之衆，我倆能在這裡相逢總算有緣，怎奈天命所定，讓我姐妹二人合力先送你離開此地，只要我能不死衝出重圍，上天佑憐，相信我們總有再見的一天。」

溫燕也柔聲道：「柔環說得對，你就趕緊準備突圍，這裡由我們來替趙大俠報仇，我不幸萬一戰死，趙大俠都死在這裡了，我也算是死得其所。」

敖四海忙接道：「二位的盛意隆情，敖四海永生不忘，我敖某絕非貪生怕死之輩，趙大俠與我情如手足，生死與共，禍福同享，既然趙大哥不幸遇難，敖某豈能獨善其身，不能在此殺死侯賊替趙大哥報仇，誓不生離此地。」稍頓又道：「二位武功如何？敖某尚未見過，但在敵衆我寡情形之下，請二位最好靠近我聯手拒敵，以免我照顧二位起來顧此失彼。」

此時突聽北天王暴跳如雷，道：「將二賤人與我抓起來，敖四海則亂刀分屍。」

數十人立刻紛紛將三人包圍起來，刀光劍影殺聲不絕於耳。

敖四海矯如游龍，展開生平絕學，右劍左掌，招招指向圍攻者要害，但聞慘叫之聲，悶哼之聲不絕，一個時辰下來，屍橫遍場，血流成渠，三人雖未受到任何傷害，滿臉遍身已沾污了死人噴射之鮮血，完全變成了三個血人，已無法分辨出誰是誰了。

天已拂曉，三人猶似瘋虎般在捨死忘生拚鬥，怎奈敵人實在太多，防不勝防，殺不勝殺。

敖四海尚能支持，二女武功亦是不弱，惟一受了先天體力限制，似已捉襟見肘，這樣一來更增添了敖四海的負擔，因此慢慢的已感覺力不從心。

正在這緊要關鍵時刻，突聞一聲清嘯，三條人影似箭般由護城河岸飛落廣場，加入戰圈，另三條人影直朝莊樓大門殺來。

前三條人影分別是風塵俠隱陸傲天、鬼見愁何閻王、丐幫幫主齊天聖。

後三條人影是神偷錢是水、湘江劍客魏無影、飛毛腿鐵百宇。

六人加入戰鬥，戰情立刻由劣勢變成優勢，敖四海等三人壓力頓減。

陸傲天邊戰邊道：「敖老弟，怎麼沒有看到趙大俠呢？」

「趙大俠中了侯應龍老賊所設陷阱，目前生死未卜。」

適時傳來侯應龍之聲：「趙人龍已於一個半時辰前死翹翹了，現正在黃泉路上等著你們呢。」

鬼見愁怒不可遏，一個飛縱閃電般屠鬼刀直朝侯應龍遞去，侯應龍一閃身避開，他身邊四個一流高手立時將鬼見愁包圍惡戰。

由三更殺到拂曉，由拂曉又殺到中午，戰鬥之長，死人之多，眞可說是近五十年來武林罕見之事。

最慘的莫過於敖四海三人，若要不是這六人增援，三人早已完蛋，可是時間一拖下來，三人精神硬是支持不住了，可說是危在旦夕。

*　*　*

趙人龍落入地窖，半盞茶時刻，運足玄功，張眼四顧，地窖空無一物，摸摸地，再摸摸四週牆壁，不由令趙人龍大吃一驚，四週及地都是生鐵鑄成，厚度則無法估計，在這危難的時刻，他臨危不亂，運足「天旋地靈」神功，默察這通風來源，似是由頂而下，再運足目力向上打量，地層離地表大約有三十丈之深度，這距離對他來說，簡直不費吹灰之力，上面又是如何呢，他當然想像得到，不敢冒失去試，最後決定勘察通風之處。

掉落下來之處，好似一座約二十五尺深長的煙囪，圓週約六尺，以他的身高橫跨，手脚正好攀住兩邊，第一次攀高約十五尺未察出，第二次攀高到約二十尺，看到了約一個大海碗般大的透風洞，但距離厚度約十五尺，這又使他楞住了，如厚度全是生鐵那就難辦了，如鐵厚僅有一二尺，倒也難他不住，但既有這一線生機，當然不願放棄，也不能放棄。

由身上解下他恩師當年縱橫江湖削鐵如泥的紫電劍，劍葉寬五寸，長三尺，平素纏於腰間，用時貫住功力，劍長立成五尺，寬僅尺半。

右手緊握劍把，運足玄功，猛力向鐵牆一插，只聽「刷」的一聲，劍葉整個深入五尺，再運力由右向左一旋，一個三百六十度大圓圈立刻呈現眼前，最令他興奮的是鐵牆僅有二尺厚度，後面盡是黃土，這話說來容易，就這樣也整整花了三四個時辰之久，始將這逃生之洞打通。

趙人龍爬至洞口一看，外面是護城河，洞高水面五尺，但距地面約有三尺，他實在已累得筋疲力盡，趕緊躺在洞中默運玄功調息。調息完畢，時已正午。

突聽上面殺聲震天，趙人龍大吃一驚，趕緊運足玄功，一聲佛門獅吼，隨即一式一鶴冲天，躍升八丈，再一式俯衝，急落廣場，隨即展開密宗步，繞著敵人運指如飛，盞茶時間將圍著九人的強敵全部點穴呆立當場，一動不動。

羣俠看清解圍之人竟是玉面金童，禁不住一陣歡呼。

溫燕、柔環二女更是喜不自勝，一個嬌呼人龍，一個高叫大哥，雙雙投入趙人龍懷裡，泣不成聲，人也隨着昏暈過去。

趙人龍眼看兩個血人朝他撲來，隨即倒下，知係疲勞過度，又見自己現身，一時精神潰散所致，趕忙一人餵一粒保元丸，也囑四海游龍就地調息，同時請風塵俠隱等六俠爲三人護法。

站在一旁的侯應龍，雖身爲天魔教一方之首領，論武功膽識都要高人一等，可是玉面金童適才露的這兩手，自他闖蕩江湖以來，第一次看到的絕頂高招，更令他無法想通，趙人龍是怎麼逃出地窖，會地遁？四週是鐵鑄成；會飛？沒有一處可供飛逃之隙，因此一時亦楞在當場。

突然趙人龍一聲清喝道：「侯應龍，你太低估趙某，不要說一座鐵厚二尺的小小地窖，就是天羅地網，又能將趙某奈何？」

「趙大俠，你誤會了，地窖是本王府造來準備囚禁那些欺侮良民、違犯教規之人用的，你誤踏該地失脚墜落，怎麼怪得著老夫呢！」

「呸！好一張利口，趙某從不濫殺無辜，我只問你是自己了斷，還是讓趙某親自動手。」話鋒稍頓又道：「莊上所有人員聽著，我念在你們尚無大惡，放你們一條生路，從此改邪歸正，立刻離莊，否則後悔莫及。」

只聽一聲雷鳴般爆出：「謝謝趙大俠！」到處人影飛閃，片刻工夫，全莊數百人，除了被趙人龍點穴的數十人仍木立外，只剩下侯應龍孤伶伶一個人。

「你欺人太甚。」北天王眼看平素跟著自己的人如郝大鵬、車四眼以及十幾位武功較高的人都因對方這幾句話而背叛天魔教，全都離去，實在令他是可忍而孰不可忍，自恃功力了得，對方六人已精疲力竭在替三人護法，只要自己僥倖能將趙人龍擊倒，既可收拾殘局，又可重整聲威，忖畢，鐵掌一揚，直朝趙人龍雙肋擊去。

玉面金童道聲：「這才像個男子漢。」身形略朝後退半步，一招推窗望月，反擊對方雙肋，二人立時展開一場生死的龍爭虎鬥。

十招以後侯應龍險象環生，只見他雙掌一揚，將他賴以成名的毒龍飛梭、霹靂彈一齊發出直襲對方，玉面金童一看不好，要是霹靂彈爆炸開來，不但自身難免，就是在場多人也休想活命，趕忙雙袖向外急揮，兩股輕柔袖風即時發出，將眼看即將爆炸的霹靂彈及毒龍梭全數倒捲而回，只聽驚天動地的「轟！轟！」兩聲，將天魔教一方梟雄侯應龍炸得血肉橫飛，慘不忍睹。

* * *

泥嘴，距襄樊約二十里之遙，昔年漢武侯諸葛孔明修道之所「隆中」就在此地。

地方不大，約幾百戶人家，民風淳厚，一般都以耕種爲生，倒也自得其樂。

隆中，是夏天納涼的好地方，倚山建廟，側右是一道小溪，幾戶人家，通往廟去，是一條青石板路，兩旁柏樹參天，人行其間，內心有一股說不出來的舒暢。

午時剛過，太陽如火，曬得無論是人或是畜生，都氣喘吁吁，硬是吃不消。

一匹看似要倒的瘦馬，馬上騎着個侏儒般的人，年紀約十四五歲，惟身高尚不足四尺，另一匹健馬上，是一位年輕美少年，二人直朝隆中廟上騎去，馬行在青石上，蹄聲清脆，直至廟前二人方行下馬。

繞廟一週，頓覺暑氣全消，再飲上那兒二碗施茶，更有一種心曠神怡之感，因爲那兒的茶葉隨時可由茶樹上折下來煮沸，不須經過特製，故飲起來特別清香甘甜，這二位遠道不速之客，飲罷施茶，席地而坐，享受這片刻的難得時光。

不久來了附近幾位農夫，納涼消暑的閑聊，以打發這溽暑時刻。

只聽其中一人道：「這年頭怪事一年比一年多，鎮上周大戶的大閨女，平時脚不出戶，昨天竟然不知道被誰拐跑哪，你們說奇不奇怪？」

另一人接道：「前幾天許老爹的大閨女那才更是怪呢，不知道是那個昧良心的人，半夜三更去强姦她，最後還在她那個地方捅了一刀，這那兒還是個人過的日子嘛。」

再一人也道：「不但我們鎮上鬧這些怪事，聽說近些日子來，城裏比我們這裡還鬧得更厲害，最妙的不但都是些大閨女不是被人弄走，就是被姦污後殺害，目前竟連襄陽縣縣大老爺的千金也被弄走了，急得縣太爺直跳脚，限本縣楊虎楊捕頭在半個月時間內一定要破案，現在楊捕頭正日夜不停，率領三班人馬到處明察暗訪逮捕兇手呢。」

二位過路歇涼的人聽在耳裡，互望一眼，跳上坐騎直向襄陽緩緩行去。

西大街悅來客棧，是一家食住兩宜的大客棧，凡是南來北往的客商，大都投宿在這一家，生意鼎盛。

二人來至悅來客棧，店小二親切的招呼，當穿過這可容納二百來個食客的大食堂時，所有的食客都對二人投以奇異的眼神，有的還交頭接耳竊竊私語著。

小二將二人房間收拾好，又泡了壺上好龍井來，恭敬的道：「二位客官，請去食堂用晚飯。」

那位身不滿四尺侏儒的人道：「不用哪，要吃我們另外叫。」

小二好意的笑道：「小弟，過了吃飯時間另叫飯菜要另付賬啊。」

店小二這一聲小弟，只叫得二人不自然的互望了一眼，俊美少年接道：「知道了，你去吧。」

* * *

二更不到，捕頭楊虎帶領了數十人，將悅來客棧團團圍住，自己親自率領八九名彪形大漢，來至這俊美少年二人房間敲門，道：「開門，開門。」

俊美少年正與侏儒之人閑聊，聞

敲門聲隨即問道：「誰？」

「開門就知道！」

門隨即打開，楊虎率領二人隨即一個箭步進入房間，道：「二位案子犯了，請放光棍點，跟我去衙門走一趟。」

俊美少年與侏儒二人互望一眼，道：「甚麼案子？」

「去了就知道！」

「不行，我們是過路旅客，怎麼可以隨便抓人呢。」

「你一定要我說明？」

「當然！」

「好，你聽著。」

「我倆正聽著呢。」

「本縣一向治安良好，從無婦女被姦殺或失踪情形發生，近來不但發生了這些事，竟連縣太爺的千金，美美姑娘也突然失踪。」

「這些事與我們何干？」

「據我們調查，作案之人是一高一矮，高的漂亮，矮的醜陋，不是二位還有誰？」

「世間上高矮二人在一起的，相信絕不止我們二人，要我二人跟你去衙門不難，只要能拿出証據來。」

「你二人要敬酒不吃吃罰酒？」

「你總不能不講理隨便捕人。」

「聽口氣你是想拒捕？」

「不要說得那麼嚴重，我們講的是個『理』字。」

「二位定要如此，說不得只有得罪了。」

「只要閣下有此能耐，那你就不妨試試看。」

楊虎看二人軟硬都不吃，不由氣大哪，喝聲上，站在他身邊二個捕快，分別向對方拿去，俊、醜二人不避不閃，只見手臂一抬，手指微揚，兩個捕快立時像木偶般楞在當場一動不動。

楊虎大吃一驚，知道遇上了高手，本想退出房間，招呼外面所有人員一齊上前擒捕。

俊美少年適時道：「你不將這件隨便逮捕人的事情給我們交代清楚，這二人就是你的榜樣。」

楊虎此時眞是騎虎難下，進退不能，暗忖：「以二人剛才這一手點穴手法之高，如眞是作兇之人，反起面來自己這些人絕非其敵，但他們所說也甚是道理，又絕不像是惡人，不如將計就計，急忙陪笑道：「這位大俠，這位小弟。」

俊美少年糾正楊虎的話道：「你弄清楚，他不是小弟，是我的師兄。」

「對不起，對不起，原來是二位大俠。」話微頓又道：「這件案子，我們調查的情形就是先前我向二位大俠說的一樣，那兩個人是一高一矮，不然，怎麼敢來冒犯二位，我吃了這碗公門飯，實在是身不由主，請原諒！」

「你現在是不準備再要我們去衙門了？」

「不敢，不敢。」

「你不要我們去，我們現在却是自己願意去了。」

「那怎麼敢勞動二位大駕，那我去派兩匹馬來二位騎好了。」

「不必，我問你，你們縣太爺平時爲官如何？他的千金被人捉去幾天了？是如何捉去的？這幾天賊人是否有提出甚麼條件來沒有？」

「回二位大俠的話，縣太老爺鄭清廉，爲官清正，愛民如子，深得老百姓的擁戴，就是對我們這些屬下，平時也是照顧備至。小姐鄭美美，不但人生得娟秀美麗，琴棋書畫更是樣樣皆能，深得老爺夫人寵愛，也是我們襄樊一帶有名的才女。兩天前，夜晚三更剛過，巡夜的聽到小姐在綉樓驚叫一聲，趕緊稟報老爺，我也隨侍老爺前往探看究竟，就這樣小姐失踪了。三天來，全衙門捕快出動偵察，却無一點線索，賊人也沒再來衙門鬧事或提出任何的交換條件。」

「回去告訴你們縣太爺，就說我二人隨後就到。」

「謝謝二位大俠。」語畢，楊虎率領所有捕快匆匆回衙。

* * *

二人來到縣衙門，鄭知縣早已恭候多時，只見他滿臉愁容的道：「二位大俠請裡邊坐。」待坐定後續道：「爲了本縣所發生各刑案以及小女失踪之事，勞動二位大俠，本縣深覺歉意難安，敢請問尊姓大名？」

侏儒之人道：「夤夜打擾請多包涵，貴縣所發生刑案之事，乃我輩俠義中人，義不容辭理當協助破案，這一位是我之義弟，人稱四海游龍敖四海，在下趙人龍。」

侏儒之人自我介紹語畢，鄭知縣方知趙人龍是名震江湖武功高絕的大英雄，正自慶幸若能有他幫忙，破案找回愛女只是時日問題，他沒聽過趙人龍是甚麼長像，突見楊捕頭附耳數語，不覺臉色大變，但他是個正直之人，從不想到有人找他尋仇或不利之事，臉色一變即逝，正容道：「趙大俠，敖大俠二位英名，本縣早已如雷貫耳，據我所知趙大俠綽號人稱玉面金童，想其英俊瀟灑是當然之事，而閣下尊容是難相比，如對本縣有所需求，請儘量直言，力所能及絕不推諉。」

侏儒之人聽罷鄭知縣說話，禁不住哈哈大笑，道：「貴縣認爲我是冒牌貨。」話鋒微頓道：「爲了釋你心中之疑，那就恕在下當面放肆哪。」語畢，只見他坐在椅上原勢未動，氣納丹田，只聽一陣骨節輕響，一個侏儒之人，頓時身長七尺，變成了一位俊美少年。

這樣高妙的玄功，不但看得鄭知縣、楊虎等人目瞪口呆，就連四海游龍也看得折服不已，暗自佩服。

鄭知縣趕忙道：「趙大俠神功蓋世，請恕本縣適才冒犯之言。」

「這也難怪貴縣，可否請帶在下等前往令媛香閨一探？」

「請隨本縣來。」

衆人一行來至鄭美美臥室，未發現任何可疑之點，除了窗台上一隻脚印以外，別無所獲。

趙人龍向楊捕頭道：「除了最近發生這宗案子，楊捕頭是否還發現過其他？如可疑人物？可疑之事？」

楊虎想了半天才道：「啊！經趙大俠這麼一問，我想起一件可疑之處來了，最近襄陽來了一批賣藝之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不知是否與他們有關？」

「他們落脚何處？」

「這點在下倒是忽略了。」

趙人龍似有所思的，道：「鄭大人，七天之內關於這些刑案，趙某設法給你一個交代，」話鋒稍頓道：「楊捕頭，你若有所發現，請隨時來悅來客棧與我連絡。」語畢，與敖四海辭出縣衙，逕回客棧。

當夜三更過後，雙俠分別展開緝捕工作，但勞累通宵，毫無所獲。

雙俠爲了緝捕工作方便，趙人龍仍以神功縮爲侏儒，敖四海化粧成青衫中年人。

西郊校場，是跑江湖人聚集之所，有賣藝的，有賣膏葯的，有耍猴的，有拉洋片的，眞是應有儘有，看熱鬧的人更是特別的擁擠。

雙俠跟著人羣擠進一處賣藝的場所，二人均不禁會心的一笑，二人相互的望了一眼，只見場中一老三少，老者年約六十餘歲，精神健旺，惟臉上發青不帶一絲笑容，三少一高兩矮，高的長得尚稱俊美，惟兩眼眼神不定，兩矮一胖一瘦。

只聽老者呼喝道：「在下師徒路過貴寶地，缺乏盤川，略懂拳脚功夫，獻醜一番，有錢的請幫錢場，無錢不要緊，請幫人場。」交代完畢，首先由老者輕描淡寫的走了趙八卦拳，手法之俐落，脚步之輕盈，直看得雙俠大吃一驚，暗忖：「這種身手明明已具上乘武學，怎會賣藝。」再看二矮表演索上輕功亦是了得，最後輪到俊美少年表演氣功，觀衆之中出來三名孔武有力大漢，各執鐵錘連擊肚腹數十錘，該少年面不改色，神情自若，亦不由二俠暗自驚異。

是夜三更時分，在街一棟民宅，突然現身兩道黑影於屋角之間，稍停，高的黑影飛於另一屋角消逝，矮的則隱於該宅窗戶之一端。

盞茶時分，兩道黑影由東電射般直朝該宅奔來，高的一人略向瘦矮之人耳語一陣，一個飛身落於該宅窗前，再一式蝴蝶穿簾直向窗裡闖去，身體剛剛飛入，只聽「砰」的一聲，來人身形尚在空中就被人點了昏穴掉將下來，被預伏之人輕輕一挾飛出窗去。

適時預伏外面之人飛迎而至，道：「趙大哥，這小子也被我制服了，我們是帶回客棧審訊，或是去縣衙？」

「這是公事，當然帶去縣衙。」

當趙人龍、敖四海二俠、將二賊送至縣衙，鄭知縣立即升堂審訊，道：「你二人姓甚麼？叫甚麼？爲何前來本縣做這些姦人殺人的喪天害理之事？將本縣之女捉去又當怎樣？是受何人主使？希望從實招來，免受皮肉之苦。」

「呸！小爺今天落在你手，你又將奈何？」被綁俊美少年兩眼圓睜，怒不可遏瞧著縣太爺說話。

「大膽賊人，竟敢對本縣這樣無禮，用刑！」

趙人龍適時道：「知縣大人，你用刑也沒用，讓我來問他幾句好嗎？」

「好！好！請便，請便。」

「你二人聽好，剛才知縣大人的問話，你們要從實招供，否則別怪我得罪。」

「大爺不吃這一套，要殺要剮隨你。」

「好！」趙人龍二指向二人連指兩下，頓時痛得二賊在地上打滾，仍是不招。

趙人龍無奈，以分筋錯骨法再連點二指，這一手實在有效，二人苦叫道：「我說，我說。」

俊美少年道：「我是天魔教主的乾兒子，人稱摧花金童崔玉人，他是天魔教新聘護法奇矮雙怪老大瘦怪孫東兆，愛玩姑娘是我的本姓，你的女兒還很有骨氣，死也不從，現被安置在一個秘密之處，只要小爺不死，她終會逃不了的。」

「我再問你：今天在校場那個老頭是不是天魔教主？矮胖子是不是奇矮雙怪老二？」

「算你聰明，既然知道我乾爹也在襄陽，你還不快將我二人放開。」

「天魔教主現居何處？鄭小姐又藏在那裡？」

「這個，這個……」

趙人龍二指一揚，又準備再來一次分筋錯骨滋味讓他們品嚐，品嚐。」

二人一看對方又要施分筋錯骨法，忙道：「我們說，我們說，我乾爹現在東頭十里張家廢祠，鄭小姐與另外幾位姑娘都鎖在一間屋子裡。」

趙人龍聽說殺父仇人就在眼前，既難過又興奮，請鄭知縣囑楊捕頭率捕快包圍張家祠，自己則同四海游龍像飛一般先趕赴擒捉賊頭。

張家祠雖然已成廢祠，可是房屋完整，不下二十來間之多，庭院葉落遍地，惟樹木成蔭，到處花香。

趙敖二人分別掩至牆角，只聽一道細如蠅音的蒼勁語聲，道：「東燦，你哥哥去那兒啦？叫我乾兒子玉人來一下。」

「回主人的話，我哥哥同玉人出去了還沒回來！」

「這兩個傢伙一定出去又是不幹好事，現在甚麼時刻哪？」

「現在快四更啦，他們此刻才正幹好事呢！」

「對我講話你也越來越放肆哪，我聽到有點聲音，出去看看，是他們回來了吧！」

「是，是！」

被稱爲主人之人，見孫東燦久去未來回話，心知有異，突聞聲道：「今天是你的死期到了，快出來領死吧。」

此人不但不驚，反而哈哈一笑，迎出台階，道：「原來是趙少俠，失迎，失迎！」

玉面金童趙人龍不覺一愕，原來這人並非白天所見賣藝之人，目下之人年約七旬，兩眼神光奕奕，長鬚飄胸，面含微笑，但能一口叫出趙少俠來，如非有心人又怎會知道，故趙人龍雖不至一下反臉，惟提高警覺道：「閣下尊姓大名，怎知在下姓趙？」

「你一擧殺死了天魔教三位天王，數位護法，又殺死黑道許多成名人物，以別人對你這個人的描述，那是想當然矣。」

「你究竟是誰？」

「我是誰？這有甚麼重要？」

「對趙某來說是非常重要！」

「那你就不妨猜一猜吧？」

「我猜閣下是天魔教主屠天霸！」

「就算是好了，你準備怎樣？」

「我不但知道你是屠天霸，我還知道你是隱姓埋名，另有眞實姓名！」

此語一出，只見屠天霸臉色微微一變，少頃才恢復正常笑道：「你知道的不少，說說看。」

「一枝梅沈玉人！」

「你是聽誰說的？竟連老夫這些事都清楚。」

趙人龍暗忖，怪不得屠賊綽號千面神君，原來時刻都在化粧成另外一個人，看來這也不是他的眞面目，待我宰了他，拆下其假面具就知道了。

就在此時，楊捕頭率領的百多位捕快及衙役，已匆匆趕到，將張家祠包圍得水洩不通。

趙人龍道：「沈玉人，我老實告訴你吧，你昔年殺死了我的父母，本公子今天要取你項上人頭，替我屈死的爹娘報仇！」

「怎麼？你說鎮遠鏢局趙可風是你爹、楊燕燕是你娘？」

「不錯！」

「想不到，想不到。」沈玉人自言自語的說。

「回頭本公子就讓你想到了，亮兵刃吧！」

「你認爲你有必勝的把握？」

「試試你就知道了！」

「我們是如何個比法？是點到爲止？是生死之搏？」

「一派廢話，自然是生死之搏！」

「那你就發招吧！」

「亮出你的兵刃來，以免死不瞑目。」

「老夫近二十年來已甚少動刀，就以一雙肉掌吧，不過你仍得小心點。」

趙人龍想不到這天魔教主這麼狂，當然由此也可揣出他武技之高，趙人龍那甘示弱，道：「本公子亦以雙掌斃你。」

「你也夠狂。」說罷，兩手一伸，直朝對方雙肋插來。

趙人龍雙掌由下向上一撥，反擊對方雙肋，刹時，二人展開了一場生死搏鬥，先前尚可見二人掌指翻飛，繼則僅能看到二團影子，你進我退，我攻你守，誰是誰已無法分辨。

劇戰二百多招，二人仍無法分出勝負，令趙人龍深感奇怪的是，自己每發奇招對方都能破解，不能破解的也以奇特身法閃讓開來。

三百招已過，趙人龍暗想，雖然仍不能傷他，以自己充沛的體力，時間拖長下去，必能穩操勝劵。

四百招以後天魔教主似感不支，只見他一式翻天掌直襲對方雙膀之間，趙人龍一式龍升九霄縱高三丈有奇，沈玉人趁機一個狡兔飛縱，閃電般向祠外逃去，趙人龍尾後急追，十里之外看將追上，突然一片大樹林呈現眼前，沈玉人急急閃入，當玉面金童猶豫刹那再追入林中，已失對方踪影，待折返張家祠，楊捕頭等人已將鄭美美姑娘及另四位民間女子救出，再返縣衙，天已發白。

趙人龍交代鄭知縣一番，便與四海游龍折返悅來客棧。

＊　＊　＊

武漢是我國有名大市鎭之一，繁華熱鬧，自是不在話下，迎賓客棧，僅靠江邊，夕陽西沉，也正是旅遊之人投宿之時，一位丰神飄逸的白衫少年適時下馬投宿。

店小二忙接過馬匹恭迎，道：「公子，是歇脚或是住店？」

「住店。」

「請隨小的來，我們這兒有最幽靜的廂房，包你住得滿意。」

白衫少年打量了房間一眼表示滿意道：「打盆臉水再泡壺茶來。」

「是，是。」少頃，小二將茶送來道：「公子還有什麼吩咐？」

「有事再叫你。」

當白衫少年正在品茗之際，忽然房門呀的一聲，一道綠色人影直撲白衫少年懷抱，當二人相互仔細的抬頭一望，刹那之間二人又擁抱起來，良久良久始重行分開。

原來來人竟是天魔教武漢分舵主吳若蘭，男的自然是玉面金童趙人龍。

相互沉默一陣，吳若蘭瞧了趙人龍一眼才幽幽的道：「眞是度日如年，也不給人捎個信來？」

趙人龍面帶微笑，道：「人來不是比捎信來强得太多了嘛。」

「虧你還有心說得出調皮話來。」

「妳怎麼這樣快就知道我來到武漢？同時還知道我住在這家客棧，我

正準備明天去看妳們姐妹呢。」

「你忘了我們現在還是天魔教武漢分舵主身份呀！連你這樣一位名震寰宇的大英雄來到江漢地區都不知道，那我這個分舵主不眞正白幹哪？」

「妳妹妹呢？天魔教內部情形目前如何？」

「辛蘭說不定一下就會趕來，至於內部情形，據我所知，教主由海外已請來了一僧一道，現在正在總壇享受着呢！是準備將來對付你的，你隨時得謹愼一點。」

「這個我知道。」

「還有聽說你宰了北天王侯應龍，又宰了教主乾兒子及兩個新聘的護法，又同教主打了一仗，這些都是眞的嗎？」

趙人龍笑了笑，道：「是眞的，妳怎麼知道？聽誰說的？」

「我當然知道囉！豈至如此，侯應龍的那兩位美人兒對你也不錯呀！」

「妳又何必吃飛醋？」

「本來嘛，大家都是女人，誰叫我們趙大俠武功蓋世，人長得來嘛更是沒得話說。」

「我了解妳們女人小心眼，談點別的好嗎？」

「好呀！」吳辛蘭好不高興的也闖了進來，也不避嫌她姐姐在座，好熟絡的抱住趙人龍輕輕的在他臉上咬了一口，道：「我姐姐想死你哪，天天都在惦記着你呢。」

「還說人家，妳看妳這股熱勁，要是我不在，妳不一口將他吞下才怪呢！」

若蘭這一打趣她妹妹，趙人龍忍不住好笑起來，倒弄得辛蘭低頭害羞起來了。

趙人龍收斂笑容，正色道：「天魔教主既已離開總壇，到各地招兵買馬，順道至各分舵了解情形是在所難免，希望賢姐妹也要謹愼小心才是。」

「謝謝你的提醒。」少頃若蘭又道：「我們應該替你做點什麼？」

適時店小二送來一張紙條，趙人龍接過一看，上書：「雙嬌速返。」若蘭姐妹不覺一愕，誰曉得她二人來此？又有誰敢向她二人這樣稱呼？

趙人龍也深感奇怪，突然，店小二又送來一張紙條，上書：「趙人龍，有種今夜三更江漢碼頭一鬥！」未署名。這又令他一愕，暗忖：「怎麼這樣湊巧，剛才要她二人回去，現在又約我決鬥？」時間僅離一個多更次，不赴約丟不起這個人，赴約這兩姐妹突然回去的後果又將如何？這一下眞把這位蓋世英雄難住了，誠所謂「分身乏術」。

辛蘭道：「趙大俠，讓我們兩個自行回去不要緊的，我就不相信在這江漢地區，還有誰敢對我姐妹怎樣。」

「妳沒去仔細分析紙條上的話，就因爲此地沒人敢對妳們怎樣，我才感到不放心呢，既然妳們有此自信，那就由妳們先回分舵看看再說。」若蘭姐妹走了不久，趙人龍也正在失悔不該讓敖四海先赴四川成都，不然今日之局就不會感到困擾，突聽店門口喧嘩之聲，急忙趨前一探究竟，不覺大喜，原來竟是小三子、小四子、小五子、小六子四個小叫化來了，夥計不准他們進來，所以吵起來。

四個叫化好高興向趙人龍叩頭，道：「趙大俠金安！」

「我教你們那一招練得怎樣了？」

小三子忙接道：「我們每天練，每晚上練，不吃飯的練，還有師祖也同我們一齊練，我們已經試過好多次了，硬是要得。」

「你們是怎麼個試法？」

「找高手試呀，怎樣他都打不到我們，我們想揍他就揍他，想踢就踢，眞是好好玩囉！」

「以後不准拿別人取笑。」

「是，是。」

「你們來有何事？」

「師祖告訴我們說，趙大俠此次去四川，沿途需人使喚，又說你教我們那一招，已可以派上用場哪。所以教我們連夜跟上來。」

「你們來得正好，立刻前往天魔教武漢分舵偵察，無事則罷，有事我不在店裡，就在江漢碼頭找我。」

* * *

吳若蘭、吳辛蘭姐妹回到分舵，不覺心中一跳，只見舵堂上坐着一位老者，雙目神光暴射，滿臉怒氣之色，兩旁各站立了四個勁裝漢子，老者左下方，坐了一位面容清瘦的中年道士。

兩姐妹一看這陣仗，暗忖：「今天要糟」，明知坐着之人是誰却裝着不知的道：「老前輩是誰？此地乃我天魔教江漢分舵，豈容你亂闖？」

「丫頭大膽，竟敢在本教主面前裝瘋賣傻！」

「你是教主？我們從來沒見過教主像什麼樣，誰能相信？同時我們也未接獲指示說教主要來巡示？我看你是冒牌貨吧，還不趕快離開本舵，休怪本舵主手下無情！」

「妳倆簡直是要造反了，我問妳，剛才妳們去那裡？」

「呸！江漢地區是我們的天下，我們愛到那裡，就到那裡，你管得着嗎？」這兩姐妹也眞絕，明明知道對方是天魔教主，她們的頂頭上司，但絕不承認，還要找理由叫他滾出去。

這下把天魔教主簡直快氣瘋哪，怒喝一聲：「給我拿下宰了。」

坐在他旁邊的道士適時道：「拿下我同意，宰了不可以。」

天魔教主趕緊改命，道：「要活的，不可傷她。」

八個勁裝大漢立即分兩組將二女圍鬥起來，二女武功本來不弱，這個道士又別具用心要活的，所以這樣一來，不但把激戰時間拖長，這八個大

漢簡直沒法，反而有不支之勢。

中年道士一看二女這般了得，不禁暗暗點頭，又見二女這般標緻，要是給溜掉了那多可惜，忙道：「教主，是你下場，或是由我下場呀！」

「那就麻煩道兄吧！」

「話說在前面，拿下來就是我的，你可不准阻攔。」

「任憑你愛怎樣，就怎樣！」

「好！」只聽中年道士一聲輕喝：「通通給我滾開。」八個大漢如釋重負站立一旁。

道士道：「二位美嬌娘，山人來給妳們玩玩！」說罷，赤手空拳就與二女動起手來，刹時之間逼得二女節節後退，只聽道士又一聲淫笑道：「美人兒，都跟山人躺下吧！」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但聽颼颼颼颼，四道人影急落當場，四根打狗棍，兩根直奔道士，二根直襲天魔教主，四個小叫化眞應了句「初生之犢不畏虎」，竟敢向這二位頂尖高手挑起戰來。

* * *

趙人龍計算時間三更已到，一式飛星趕月直奔江漢碼頭，在微光照耀之下，見一位肥胖高大，手持鐵禪杖的大和尚早已卓立等待。

「是大和尚約本公子到此？」

「洒家聽說中原有一位武功了得的趙人龍，可就是你娃兒？」

「大和尚說話小心點，本公子正是趙人龍，你是那裡的和尚？約本俠來此有何見教？」

「娃兒，你可曾聽過海外僧道二神？」

「本俠聽說過海外僧道二怪，沒聽過什麼神，但不管你是神是怪，既碰上本公子，保管你變鬼！」

趙人龍暗忖，原來這和尚就是天魔教重金禮聘來的海外道士、和尚，自己倒要小心應付，看看他究竟有什麼眞實武學。

和尚道：「小子休狂，洒家制不了你永不返回海外。」

「和尚，你已說了斷頭話哪，中原土地肥沃，正是你埋骨之所，我保証你死而無憾！」

「看招。」可能是趙人龍這幾句話說到和尚心窩裡去了，竟連起碼的招呼也不打一個，狠狠的一禪杖，朝着玉面金童攔腰掃來。

「來得好！」趙人龍一個飄身讓過，連劍也不拔出來，竟以一對肉掌與他惡鬥起來。

杖來拳往，雙方纏鬥五十餘合未分勝負，和尚殺得性起，只聽他怒吼一聲：「娃兒納命來！」但見他杖頭如走馬燈一轉，一蓬耀眼金色毒砂飛般向對方射來，趙人龍眼看毒砂如此厲害飛來，不敢飛縱，趕緊默運玄功，以十成眞力雙袖猛然向外一揮，前進毒砂，似是受到一股極大反擊之力倒飛回去，只聽一聲：「哎喲！」接着又是「砰！」的一聲，和尚碩大肥胖的身體倒斃地上，實踐了他自己所說「永不返回海外」之言。

趙人龍擊斃和尚，立即展開脚程先奔客棧，行至中途，小六子迎面奔來，恭身道：「趙大俠，我三位師兄與二位姑娘，已在分舵和一位老頭，一個道士劇戰許久，因久戰不下，所以小三子師兄囑我來請趙大俠。」

「那老頭什麼長像？除了那個道士還有些什麼人？」趙人龍邊走邊問。

「老頭跟道士都非常厲害，要不是我們將趙大俠教的那一招練得這麼熟練，很可能通通早就死翹翹，另外是八個勁裝大漢，二位姑娘對付他們，小四子同小五子對付那個道士，我同小三子戰那位老頭，我走了就只剩下小三子師兄獨鬥哪。」

趙人龍一聲：「你隨後趕來。」人似閃電般到了戰場，一聲清嘯，人如乳燕穿簾急射而下，「呼！」的一掌直朝沈玉人胸部罩去，口中同時說道：「小三子去協助二位姑娘。」一陣掌指翻飛，逼得沈玉人直向後退，二人一交手就是數十個回合，雙方均使出渾身絕學，仍然是半斤八兩不分軒輕局面。

吳若蘭姐妹雙戰八人亦是平局，小三子加入戰圈，勝負立見，只見他展開快如閃電般的密宗步法，卡！卡！幾傢伙就制住了二人。

吳氏姐妹那甘示弱，展開平生所學，亦各擊倒一人，八個大漢一下子被擺平兩雙，四人不覺大驚，蓋茶工夫，剩下的兩雙亦被擺平。

小三子、二位姑娘全部加入小四子他們戰圈，對付道士，惡鬥多時仍是平分秋色之局，但道士如想突圍，也決不是那麼簡單。

玉面金童殺得性起，暴喝一聲：「老賊納命來！」運足十二成玄功，雙掌齊發，一招千層推浪，掌力如排山倒海直向沈玉人前胸推去。

天魔教主武功本來和玉面金童在伯仲之間，怎奈年事已高，再加上平常色慾過度，自恃功力了得，殊知與對方使出的這全力一擊，咚！咚！咚！竟連退三大步，並震得口吐鮮血。

趙人龍眼看機會難得，正欲上前補上一掌，突聽沈玉人暴喝一聲：「打！打！打！」

趙人龍惟恐遭人暗算，急向左邊一個閃身，那知沈玉人使詐，他這一閃之隙，運足眞力，一式倦鳥歸林，直朝屋外射去，晃眼失去踪跡。

玉面金童眼見對方逃去，也不追趕，輕喝道：「諸位讓開，這道士交給我來打發。」

道士道：「說的比唱的好聽，想必你就是中原的高手趙人龍？」

「不錯。」

「原來你不敢去江漢碼頭赴約，那道爺超渡你也是一樣。」

「本公子實在告訴你吧，與你同來中原的和尚，他要急着回海外，所以本公子早就去江漢碼頭給他送行去了，他此刻正在黃泉路上向你招手，叫你快點去，好一起去向閻王爺報到呢！」

「你已殺死了他？」

「像你兩個豬狗不如的佛門、道家敗類，我如殺之汚了我的寶刀，實在是你們塵緣已盡，自取其死。」

「接招！」

「乾脆拿出你的看家本領來，以免拖延時間。」

「好！」只見他拂塵一指，每根塵鬚豎直，似劍般堅硬，閃電般向玉面金童整個前胸射來。

這一手道家玄功實在不可輕視，趙人龍亦不敢硬接他這拚命的招式，一個急旋剛到他背後八尺之地，道人原式未動右手拂塵向後一彈，一招倒打金鐘，拂塵鬚整個分開，塵頭「刷！」的一聲，射出一蓬鵝毛毒水直飛趙人龍存身之處，他急忙運功，雙袖一拂，毒水立即反向飛回，道人心知兇多吉少，趕忙功運兩臂，拂塵脫手飛出，以便與對方來個同歸於盡，當然這只是道人臨死前的一種想法。

玉面金童現身不到一個時辰，就將沈玉人仗以保山河的海外僧道二怪擊斃，又將他本人擊傷逃去，這份玄功不但令四個小叫化看得目定口呆，更看得若蘭姐妹芳心中有說不出的快慰，雙雙趨前左擁右抱，以表示對趙人龍的一份精神嘉許與安慰。

＊ ＊ ＊

劍閣，是北路往四川成都必經之道，也是四川省的一個小縣，人煙稀少，山路崎嶇，羊腸小道上五匹健馬，徐徐前進，前面是位俊美蕭灑少年，後面則是四個十五六歲的清一色籃衫童子。

年齡較大的一個童子道：「趙大俠，天快黑了，敢情還要下大雨，我們得快馬加鞭趕一程才行，不然天黑下來又下大雨，路就更難走了。」

「小三子，那咱們就緊趕一程吧！」聽這口氣，竟是玉面金童帶着四個小叫化向成都去呢，當他們催動坐騎急趕之時，驟然一聲「轟隆」悶雷過後，大雨剎時傾盆而下，五人一下子變成了落湯雞，好不容易才在路邊找了一家臨時客棧。

掌櫃是一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人很和氣，就是兩眼有點不正，另外是個二十八九歲的女人，人非常漂亮，不但隨和還有點隨便，尤其那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更是使人有點吃不消，除非你的眼睛不跟她的眼睛接觸，否則包你會有一種非份的犯罪之想，如果你還是一個男人的話，據她說，是掌櫃的小姨子，她姐姐有事回娘家，她是暫時來幫忙做生意的。

當五人進入客棧，這女人很親切的相迎道：「客官們，快到裡邊去，將濕衣服脫下來烘乾，不然會受涼。」

「謝謝妳！」趙人龍不自覺的跟她接觸了一眼，不禁一愣，暗忖：「這僅有幾家的人家，怎麼會有這樣可愛的女人。」

女的跟趙人龍一見面，也不由暗自一愣，原來他竟是這樣一位討人喜歡的男人，瞟了對方一眼道：「我姐夫有衣服，就是不知道合不合你們的身，我去拿來試試。」女的說完翻身入內，掌櫃的也隨着進屋，少頃，女的拿了五套舊衣出來。

五人換好衣服出來，女的已將酒菜擺好，道：「窮鄉僻地，店裡沒什麼好吃的，各位隨意喝點酒，去去寒，以免受涼。」

趙人龍見這女人這樣美，又會招待客人，更會說話，心中非常感謝，說道：「這位大姐太客氣哪，明天我們走時，一定多給房金。」

「出門人嘛，這算得了什麼，只要公子不嫌我們招待不週，我們生意人就滿足了。」女人說罷，含笑走開。

五人酒喝了還不到一半，每個人都感覺頭有點暈。

小三子首先道：「趙大俠這酒不對……」話才出口一半，咚！咚！咚！連趙人龍一齊倒下了。

只聽女的笑嚷道：「通通倒了，大家快出來綁人。」語畢，立即出來五人。

掌櫃的道：「梅舵主，眞不愧是美人妖姬！」

「這都是黎護法消息靈通，計劃週詳！」

「不！要不是妳的迷人功夫，怎會將這條大魚釣上，待我回去稟明教主，一定記妳大功一次，說不定教主一時心血來潮，還會把妳召去作教主的……」

「呸！少來這一套油嘴滑舌，快把人細牢放在後面柴屋去，把趙人龍放在我的床上。」

「梅舵主，妳這是什麼意思呀？妳看他是小白臉就要打主意，我告訴妳喲，從來小白臉就沒安好心眼囉，到時候不要賠了夫人又折兵，妳負不起這個責任囉！」

「少囉嗦！這是我的轄區，就得要聽我的，有任何事發生由我負責！」

原來這些都是天魔教的人，他們老早打聽出來，趙人龍必經此路去成都，故此各路都早有巧計安排，只等大魚上鈎，被稱爲黎護法那位，就是總壇派到此地坐鎭指揮的人，被稱梅舵主的女人，就是劍閣分舵主，綽號人稱「美人妖姬」。

＊ ＊ ＊

玉面金童趙人龍，似夢境般突然醒過來，額頭上還敷了張濕毛巾，手脚被人牢牢綁着，不覺暗吃一驚，急忙運功默查體內各氣穴都能暢通，緊張心情頓失。

「趙大俠，清醒了，對不起喲，但

如果不是我堅持，他們早就把你解送到天魔教總壇去了，那還留有命在。」

趙人龍俊目四下打量一眼，自己已被細綁放在一張香噴噴的床上，現在對自己講話的就是那一位大眼睛女人，心中已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接話道：「那我還眞得謝謝妳的菩薩心腸！」

「謝倒不必，只要你瞭解我是一個女人，你是一個男人，答應這件事就行了！」

「我懂，妳們是天魔教派來的人，妳叫什麼？」

「說話小聲點，大聲嚷嚷他們知道了我也救不了你，剛才那位掌櫃是天魔教總壇護法黎青雲，奉教主指示特別在這北路道上設計捉拿你，想不到你大名鼎鼎的趙大俠，竟然被一釣就中。我嘛，是劍閣分舵主梅艷芳，人頌「美人妖姬」。

「哦，原來是梅艷芳姑娘！」

「嗯！原來如此，美人妖姬梅艷芳舵主。」

「我將你鬆開，你願意嗎？」

「不怕我對付妳？」

「當然怕，你是大英雄說話重諾言，只要你發一個『誓言』，我就放開你，以免辜負這美好良宵！」

「我若不守信，今夜就死在這張床上！」

「你這個人怎麼搞的，現在就開始佔人家便宜起來，我不放開你！」

「那我等一下再佔妳便宜好了，只要妳答應我一件事。」

「那就快說嘛，我力所能及，全答應你！」

「同我一道的那幾個小傢伙現在怎樣了？」

「細綁在一起，放在後面柴房！」

「我不相信，要去提來我親眼一個一個看過才成！」

「好！」

當梅艷芳「色迷心竅」轉去柴房提人時，趙人龍乘機潛運玄功，將自己縮小到兩尺不到一個小娃娃，這樣一來手脚細小數倍，輕易脫出綁繩立復七尺之軀。

＊ ＊ ＊

當美人妖姬將四小叫化全數提進房來，笑盈盈走至床前正要說話，趙人龍右手微抬立點其穴，道：「說，另外的人現在何處？」

「可能在對面那間屋子推牌九，這麼晚了也可能睡覺。」

隨手點了啞穴，再將四小鬆綁，然後每人臉上澆上一碗涼水，四人立刻清醒過來。

小三子監視梅艷芳，趙人龍率領三小輕輕掩至對面屋子一瞧，吆五喝六好不熱鬧，人數不下二十餘名，有的擲骰子，有的推牌九，那位黎青雲護法高居首位當頭家，嘴裡不停的叫著下呀！下注呀！

「不准動！」賭得正上勁頭，羣賊都不禁抬起頭來，一看是趙人龍，一個個嚇了一大跳，呆若木鷄肅立當場。

黎青雲自恃武技不凡，「趙人龍你未免欺人太甚！」兩手一揚，左三右四、七根七星釘連續射到！

趙人龍雙手一伸，口一張，左三右三將飛來七星釘接個正着，另外一根則銜在口中。

黎青雲眼看飛釘無效，忙從腰間抽出成名多年的七星刀，隔著二張桌子，身形一縱，一招泰山壓頂直落而下。

小六子技癢，大叫一聲「找死」，飛高六尺。趙人龍一個錯步閃開，堪堪滾過對方的一擊，黎青雲還沒來得及再採攻擊招式，小六子的打狗棍已以牙還牙，一棍泰山壓頂，後發先到擊在黎青雲肩臂之上，只聽「卡」一聲，肩骨立時脫節，直痛得他滿地亂滾。

趙人龍道：「各位朋友，本公子願你們從此洗手改邪歸正，否則黎青雲就是你們榜樣。」

小四子提起黎青雲回到對面屋中，趙人龍伸手解開梅艷芳穴道，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本公子念你二人作惡不多，網開一面，廢去武功以戒來茲。」

＊ ＊ ＊

鳳儀鏢局，是四川成都所有鏢局生意最興旺的一家大鏢局，局主是一位綺年玉貌僅二十餘歲的大姑娘郝襲人，武功超羣，據說是女繼父業，郝振威老局主於五年前病逝，故由其女主持，以至二十多歲仍待字閨中。凡是該局所保之鏢，江湖朋友只要一看鏢車前面所插的是黃緞子繡成的龍鳳旗，再厲害的黑道人物也不敢來招惹。

一個月前，該局接了一宗價值連城的鏢，鏢物是一顆茶杯大的「夜明珠」，由總鏢頭梅花劍藍自强率領四名武功不弱的鏢師，以暗鏢方式護送到湖北鐘祥，還不到兩天行程剛出廣漢城不久，鏢貨「夜明珠」被人劫走，四個鏢師通通被人殺死，總鏢頭武功高强也丟掉一條左臂逃回成都。

鏢局一下破產，關門大吉，因此，現在的鳳儀鏢局局主郝襲人，困坐愁城，一點辦法也沒有。

北大街鳳儀鏢局前面，在華燈初上時分，突然來了一人一騎，來人文質彬彬，一表書生氣。

「裏面有人嗎？」來人輕敲鏢局大門。

半晌出來一位老家人開門，道：「對不起，我們鏢局已有半個月不做生意哪，請找別一家吧！」

「我是特意來找人的！」

「找誰？」

「郝襲人姑娘！」

「你認識她？」

「不認識！」

「不認識找她幹甚麼？」

「有事！」

「請對我說也是一樣！」

「不可以！」

「請教貴姓大名？」

「敖四海！」

「請稍待！」少頃，老管家出來，道：「請敖爺裏邊坐。」

＊　＊　＊

「請問敖先生有何指教？」郝襲人欠身問。

「在下四海游龍敖四海，是受趙人龍大俠之囑來此聚會，不知他是否已到？」

「原來是敖大俠，失敬得很，趙大俠來訊說，可能有很多朋友最近要來舍下，但尚未見來，趙大俠亦未駕臨！」

「貴局爲何拆下招牌？可否見告？」

「說來慚愧。」隨即將失鏢情形簡述一番。

「據藍自强總鏢頭說，是四位蒙面人所爲，各人武功奇高。」

此時老家人來稟報有客人到來。

接着魚貫進入風塵俠隱陸傲天、何閻王、魏無影、錢是水、鐵百宇。

第二天丐幫幫主齊天聖、天魔教倒戈過來的溫燕、柔環，吳若蘭、吳辛蘭姐妹，都先後趕來，已關門大吉毫無生氣的鳳儀鏢局，頓時熱鬧起來。

第三天下午趙人龍帶着四小也到來，晚飯時刻，丐幫四老率領四小師父余仲秋以及丐幫十二分壇壇主也及時趕到，忙得身爲主人的郝襲人既忙碌、又興奮。

二更時分，趙人龍爲首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決定採取兩面式作戰。即由敖四海帶領丐幫四小，化粧前往廣漢附近調查劫鏢之人是誰，以及鏢貨下落！又派溫燕、柔環二人，以北天王侯應龍未亡人身份，刺探天魔教總壇近況，每晚三更以後回報一次。

而郝襲人局主，負責鏢局四周一切安全，並速將鏢局遣散之人一律召回，以備鏢局重新擇吉開業。

其餘人等隨時待命攻敵。

＊　＊　＊

廣漢百餘里外之梓桐縣山邊，一座壯觀大莊院，大門高懸匾額「四賢莊」。

四位莊主年紀都在六十以上，樂善好施，附近居民都以大二三四善人呼之而不名。

莊中僕役不下百餘人之衆，據說他們四弟兄是專做皮貨生意，每次出門四弟兄總是一道，份外顯得特別親熱，惟四人年紀雖然合計起來已有二百五十歲左右，每個人身體都非常硬朗，可是四個人一個也沒娶妻，以致引起一般鄰居多少感覺奇怪。

這夜三更左右，二道人影距莊院尚有一里多路就開始忽隱忽現的掩至莊院後牆角，耳語少頃，正待分開之際，突聽到內牆角閣樓上一個女子柔聲道：「大爺走了很久，怎麼現在才來？」接着又一聲「嗯！」三爺你壞死哪。」

牆外二人不覺同時一愣，莊裏怎會有女子聲音？這大爺、三爺是誰？

二人在牆外耐心等待了個多更次，當天將拂曉之際，才窺淸楚離去之人竟是人人敬佩的三善人，當然那女子適才所稱的大爺，自然是大善人無疑。二人已知是怎麼回事，急急離去。

第二晚五條人影，二更剛過直朝四賢莊撲來，二條人影向昨夜偷窺之處奔去，另三條人影則隱於暗處。

二人窺聽片刻，一人微提眞力縱落內牆樓閣門前，適時屋內傳出輕柔之聲，道：「三爺，今夜比大爺來得早，是怕吃洗鍋水吧？」門啞然而開。

來人抬手點了對方啞、昏二穴，左臂一挾急飛牆外，五道人影瞬間消失。

＊　＊　＊

「願死？願活？」敖四海問。

「大俠饒命，小女子願活！」

「願活就老老實實回答所問！」

「大俠就請問吧。」

「你昨夜說的大爺、三爺，是不是就是大善人、三善人？」

「是！」

「他們四個人最近有沒有帶甚麼東西回來？」

「這個我不知道，他們四人於半個月前離莊二天才回來倒是有的。」

「回來是高興或是憂慮？」

「四人都很高興，就是每個人身上都有血，據他們說是去打獵，血是從野獸身上流出來的。」

「你是那裡人？想回家嗎？」

「我是廣漢人，當然想回家。」

「那我們送你回去好了！」

＊　＊　＊

溫燕、柔環二人回到總壇，天魔教主甚爲欣賞，安慰二人道：「侯最近緊張情勢緩和下來，你二人可回到許昌、分掌北天王之職！」

「謝謝教主恩賜，只怕我們擔不起那麼重的擔子。」

「就事論是，你二人當之無愧。」

二人也不再多作客套，以免言多有失，露出馬脚來那就糟糕了。

是夜三更剛過，溫燕回到鏢局告訴趙人龍，道：「天魔教主又請來一位施毒高手，聽說他施毒於無形，令對方無從預防，厲害極哪。」

「姓甚麼？人如何？他有何愛好？」

「叫祖獨生，二十多歲，喜歡酒、色。」

「另外還請到人助陣嗎？」

「高手至少請了十幾位，聽說都是準備對付你來的。」

「那我太榮幸囉。」

「你的駭世武功我們見識過了，不要大意失荊州，還是小心爲宜。」

「還有甚麼消息？」

「西天王李天仁所有重要幹部都調來成都了，目前他還正在計設機關陷阱，有了確實情形我再告訴你。」

「你辛苦哪，須要休息一下嗎？」

「不！我得趁早回去，以免別人疑心。」

＊　＊　＊

「趙大俠，鳳儀鏢局失鏢，據小弟日來偵察結果，係被『四賢莊』人稱『四大善人』所劫，而四大善人乃昔年江湖卓有兇名之『江湖四惡』羅龍、羅虎、羅豹、羅熊昆仲。」敖四海囑四小叫化繼續監視，自己匆匆趕回向趙人龍提出報告。

「既是當年『四大惡人』因何又稱『四大善人』？其劫鏢動機又是爲何？」

郝襲人接道：「據小妹所知，羅氏四惡武功高强，五年前曾圖劫鏢，被家父以飛雲手將羅豹、羅熊弟兄震傷，此次捲土重來劫鏢，極可能是報當年之仇！至於『四大善人』實不過圖以掩蓋惡名之謂。」

「劫去之鏢貨『夜明珠』，隱藏於該莊『聚寶樓』，不但日夜派有四名一流高手輪流看守該樓，而且鐵門深鎖，鎖匙何在則無從偵悉，即是擊斃護樓高手亦無法進樓收回鏢貨。」敖四海提出意見。

「既然知道了失鏢現落何處，無論是上刀山，下油鍋，小妹也得拚死奪回失鏢。」

趙人龍道：「但不知世妹何時起程？」

「即刻起程，明日正午可達該莊！」

「好！」趙人龍又向敖四海、風塵俠隱陸傲天、神偷錢是水、湘江劍客魏無影、鬼見愁何閻王等五人，附耳低語後五人略作收拾悄悄離去。

＊　＊　＊

正午時分郝襲人率領四名鏢師，飛騎趕到「四賢莊」前，道：「煩通報貴莊主，說鳳儀鏢局郝襲人拜訪。」

莊丁通報後，只聽一陣哈哈笑聲之中，同時出現羅氏四惡人，老大羅龍道：「哦！原來是鳳儀鏢局郝襲人郝局主，我弟兄不想找你，你倒願意自己送上門來。」

郝襲人道：「廢話少說，快將劫去之鏢貨『夜明珠』歸還，否則這四惡莊就是你四惡人葬身之所！」

老三羅豹答道：「鏢！是我們劫的，你又待怎樣？老實告訴你，劫鏢不僅是要雪你老子郝振威當年一掌之恨，更重要的是要叫趙人龍小子知道我們弟兄的厲害！」

「這與趙大俠何關？」

「關係大着哪，他老子趙可風與你那個老渾球爹是金蘭幫弟兄，趙可風當年與我們弟兄也有過節，但後來他遭了報應被人殺死，最近聽說趙人龍是他的根，因此我們要剷草除根，先劫了你的鏢，還怕你那位自命不凡的世哥哥趙人龍小子不出來嗎。」

「呸！憑你幾個罪孽深重的東西也配跟我趙世兄交手，也不怕髒了他的威名！」

「你敢出言不遜，那三老爺就先拿下你來消遣消遣再說！」說罷，五指如鈎直朝對方胸部抓去，左手急扣右腕。

郝襲人見對方施用輕薄下流招式，粉臉不禁微紅，罵聲：「不要臉的下賤老狗！」正待出手還擊，隨來四個鏢師之一的藍裝青年一個箭步超前，一刀直劈對方咽喉，二人立時展開了一場以快治快的生死之搏。

另外三位鏢師，同時也向羅龍、羅虎、羅熊三人挑戰！

四位鏢師，雖然以武器對付徒手，怎奈對手太强，不到三招二式已險象環生，岌岌可危！

郝襲人急急參加戰鬥，展開家學絕技「兩儀劍法」拚命搶攻！

直逼得老三羅豹節節後退，趕緊解下身上軟鞭，方將劣勢穩住。

眼看三位鏢師正當要傷於三大惡人掌下之際，只聽一聲淸嘯過去，颼！颼！颼！九條人影飛落當場。

陸傲天、何閻王、魏無影分別接戰羅龍、羅虎、羅熊三惡，小三子協助郝襲人雙戰羅豹！

（未完・三）

上文提要：天馬總堂與洛陽居內宮一派起衝突，以梅花爲首的內宮一派得勢不饒人，迫韓霸選擇追隨已被革職的鄧飛，還是投效內宮一派，正當韓霸決定緊隨鄧飛、寧願一拚之際，青鳳突然出現，以維持洛陽居和平之局爲理由，暫時平息了這場干戈；江楓經過這變化多端的一晚後，匆匆趕回風雪小館，張四姑見他天未亮便回來，知有要事商量，於是叫起了歐陽昭夫婦……

俠義奇情連載小說／卧龍生・文
可飛・圖

劍氣九重天

伺機欲狙殺 擒賊先擒王

但最先進入廳中的，却是雪、霜二女。

「江大哥果然是言而有信，一大早就來接我們了，」吟雪微笑如花的說：「要我們作甚麼，儘管吩咐！」

「水裏水中去，火裏火中行，」吟霜接道：「只要你江大哥說一聲，我們就全力以赴，絕不推托。」

不再刻意隱藏天狐技藝，兩個山居十餘年的純潔少女，似乎突然間變了樣子，言笑之間，媚態橫生，那種撩人的嬌俏，和青鳳、梅花又有不同，有如幽蘭送香，甜酒醉人，天狐技藝，果然更適合女子習練，看得江楓也不禁爲之一呆，忖道：這兩個丫頭再經歷練，放膽施爲，只怕不讓天狐夫人專美於前，當世英雄，能有幾人不拜服在石榴裙下？那眞要天下大亂了，但願她們能收放自如，隱斂鋒芒……

只聽一個嬌脆的聲音，喝道：「不知天高地厚的丫頭，妳們江大哥是何等人物？竟敢班門弄斧，展現風情，不怕惹火焚身，自討苦吃麼？」羅蘭繃着一張臉，快步行入廳中。

「想不到啊！兩位姑娘已得天狐夫人的眞傳，」江楓整肅神情，緩緩說道：「不知她們是否已到了自我斂收的境界？」

「應該可以，她們習練天狐的武藝，已有十年以上的時間，」羅蘭說：「我雖然極盡小心的轉授她們的口訣，也幾乎沾染了一身狐氣。」

「不是幾乎，而是已經有了。」歐陽昭大笑而入。

「我可是沒有練過，」羅蘭道：「有些武功和媚態結合，我在傳授她們的時候，都是把眼睛閉起來的。」

「帶三分嬌媚情態，才把我整治得服服貼貼呀……」歐陽昭笑道：「我可是從沒有反對過妳練天狐武功。」

「我看你倒已經是滿身的狐氣了，」羅蘭嗔道：「你認爲我不想練哪！我是怕老公吃醋，天天吵個沒完。」

「唉！泡在魚池裏，那能逃得過沾上腥氣，」歐陽昭道：「妳沒有習練，但妳傳授兩個丫頭十幾年天狐神功，妳敢說全都把它忘去了？」

「說的也是啊，」羅蘭笑道：「天狐武功太誘人了，想忘了它，談何容易？」

江楓轉頭看去，只見雪、霜二女肅容而立，一派端莊，心中大感快慰，點點頭，道：「好！兩位姑娘已能收放隨心，一切就操之在己，嫂夫人果然是教導有方了。」

「老弟，天未亮就趕來風雪小館，」歐陽昭低聲道：「想必有重大事情了？」

張四姑手捧木盤，上面放着六碗冰糖燕窩湯，接道：「來！邊吃邊談吧。」

歐陽昭笑道：「江老弟，託你的福啊！一大早就吃到這種可口美味。」當



先取過一碗。

江楓微微一笑，雙手取過碗匙，道：「大姐，麻煩你了。」

張四姑召過二女入座，才緩緩坐下，笑道：「羅蘭，你這個老公口德不修，當心他心懷不軌呀！」

「沒法子啊！狐妻狐女，我就是想端也端不起來呀！」歐陽昭道：「江老弟，我倒想請教一下，你是天狐夫人的嫡傳弟子，你們師生之間授受武功時，是不是和一般的師徒一樣，師嚴徒恭，肅然受教？」

江楓心中明白，歐陽昭這等放蕩不羈，言笑輕浮，是在解除自己心中的壓力，試想一個男人，尤其是自負英雄的男人，妻妖女媚，傾倒衆生，要他平心靜氣的接受這個事實，心湖不波，是何等艱澀、痛苦，他在追尋各種理由，以適應這件事情，所以問的問題，都很尖銳……

有了這個諒解，江楓很平靜笑一笑，道：「不同於一般師徒之間，因爲天狐的武功，力求美化，太嚴肅就格格不入了，何況媚態撩人，巧笑倩兮，也是天狐門技藝精華，運劍於秋波一轉之間，出掌於回眸一笑之中，春風俏呆裏，蘊藏殺機，媚眼輕拋中追魂取命，我在習練這些武功時，還要學輕盈舞步，擺動腰身，那個苦，可就吃得大了。」

「那眞是難爲你了，江兄弟，一個大男人要練出春風俏步，」歐陽昭道：「可眞是不容易呀！」

「好了吧！你心中蹩了十幾年，一直想問清楚這件事情，」羅蘭道：「今日總算心願得償，現在該讓江兄弟談正經事了。」

「對！」歐陽昭道：「我胸中早無塊壘，江老弟一番話，更使我胸懷大開，丫頭們放膽施爲吧！妳們能風靡江湖，老父也與有榮焉。」

張四姑道：「執大義，不拘小節，你能想得開，才是豪傑胸懷，江楓，你說吧，你一早跑來幹甚麼？」

「十萬火急，否則小弟也不敢一大早來驚動諸位了……」

「說得酸氣衝天，全然不沾狐氣……」歐陽昭道：「我們都在恭候差遣，你就不用客氣了！」

江風仔細的說了事情經過。

「江老弟，果然是才華非凡，短短幾個月，就讓他們窩裏反，刀兵相見……」歐陽昭豪氣干雲的說：「現在，咱們是不是趁機殺出，一舉擊垮洛陽居？」

「洛陽居還要保存，讓他們高手盡出，在那裏金刀對決，當然，咱們要從中點撥，使他們欲罷不成，摸清楚他們幕後首腦，再作致命一擊……」江楓說：「咱們人手太少，力量不大，無法全面反擊，只有擒賊先擒王了，但敵勢龐大，非同小可，所以，小弟想先作一些安排，一方面加深他們的裂痕，讓他們揮戈自殘，一面俟機狙殺

他們的重要人物，散佈疑雲。」

「聽起來，你已經胸有成竹了。」羅蘭說：「可否把計劃說出來，我們全力配合。」

江楓道：「敵人實力強我百倍，以寡擊衆，權謀當先，但能否成功，小弟不敢預言，只有盡其在我，全力以赴，不辜負幾位師長的期望重託，是成是敗，只有委諸天命了。」說出了一番佈署計劃。

「好計劃！雪、霜兩個丫頭，倒是很適合執行初步計劃，你就帶她們去吧，」歐陽昭道：「我們會盡快和錢缺連絡，隨時候命。」

他是眞的看開了，準備一家人都全力投入這場江湖大決戰中，生死榮辱在所不計了。

江楓目光轉注到張四姑的身上，道：「大姐，小弟的計劃，大姐都清楚了，安排佈署的事，有勞妳出馬了。」

「妳！我立刻去找個適當的所在，動手佈置。」張四姑有求必應的說。

「大姐，小弟的意思是……」江楓說：「由妳帶領着雪、霜兩位姑娘坐鎭在那裏，風雪小館的事，就委託歐陽兄嫂承擔了。」

「好啊，我這把年紀了，你竟然要我帶着兩個丫頭去賣弄風情？」張四姑有些生氣的說：「大姐這一生，除了你江楓之外，從沒有讓男人碰過一下，我……」心裏一急，連藏在心裏的秘密也抖出來了。話出口，才覺得太過露骨，一張臉頓泛羞紅。

江楓也不禁微現愧色，雙頰飛紅。

「張姨，」吟雪突然插嘴，道：「妳帶我們下山就是爲了幫忙江大哥的，如今爹和娘都同意了我們投身江湖，妳怎麼能打退堂鼓啊。」

「是嘛，張姨，江大哥人單勢孤，妳不幫助他，誰幫他呢？」吟霜道：「再說，我跟姐和張姨常住一起，也可以研究天狐神功。」

兩個丫頭怕張四姑堅決拒絕，逼江楓改變計劃，多日的期待，豈不幻作泡影？忍不住開口勸說。

吟霜人小鬼大，許諾更具誘惑，她說研究天狐武功，其實就是傳授，明白的告訴張四姑，跟她們單獨住在一起，她們傳授她天狐武功。

天狐夫人的藝業，對女人最有引誘的力量，招數奇妙還在其次，重要的是它能使青春常駐，張四姑怦然心動。

「四姑，我看你很適合習練天狐武功，妳學的不是正統武學，和天狐技藝頗多近似，學起來事半功倍。」羅蘭笑道：「天狐武功，表面上冶蕩妖媚，風騷入骨，但內在却是莊嚴的，不習練這種武功，無法體會。」

「羅蘭，我可以練麼？」張四姑有些懷疑的說：「難道天狐門沒有限制？」

「天狐夫人傳我各種口訣時，沒有告訴我有甚麼限制，」羅蘭說：「就算是有，但我不知道，就等於沒有了。」

「這個……」張四姑猶豫的說：「我如不是守着師門規戒，早就把五行遁術傳給吟雪、吟霜了……」

「大姐，不用考慮這件事，天狐門的技藝適人而傳，大姐很適合練習天狐門的武功。」

「可惡，」張四姑打斷了江楓的話，接道：「那你爲甚麼不早傳給我？」

江楓微微一笑，道：「其實大姐早就開始學了，只不過大姐不知道那是天狐門的武功罷了。」

張四姑想了一下，突然感覺到臉上發熱，但心中却有着絲絲甜意，忖道：「原來他對我情義甚重，早已暗把天狐門武功傳授給我，我竟是全然不知。」當下微微一笑，道：「好嘛！去就去吧！反正大姐這一輩子是被你吃定了。」

「羅蘭，」歐陽昭開了口道：「天狐武功，既有這麼多好處，妳爲甚麼不練呢？」

「我……」羅蘭驚喜的望着丈夫，道：「我能練麼？」

「爲甚麼不能，我都同意了，誰會反對。」

「可是！我練出了一身媚態嬌氣，你不會生氣嗎？」

「那好啊！我可以大飽眼福，最好也傳我幾招，我們一家人都練了一身狐氣，誰也不用說誰了……」歐陽昭轉頭望着江楓，接道：「老弟，我可以學麼？」

「當然可以，不過大嫂……」江楓笑道：「傳授大哥天狐技藝時，可要選擇一下，別要他練成了一身勾引女人的本領，那就麻煩大了。」

「我不會傳他惑心術，我自己也不練它，」羅蘭道：「只傳他搏鬥殺敵的武功，對抗被女人勾引的本領。」

羅蘭心中明白，江楓借着說笑話的機會暗中警告她，天狐夫人的武功，有很多是不適宜一般男人學的，立刻表白了心意。

江楓很滿意羅蘭的答覆，回顧着歐陽昭道：「歐陽兄，你已經見過錢缺了，這坐鎭風雪小館、連絡八方英豪的事，就由賢伉儷承擔了。」

「放心了，」歐陽昭笑道：「我和老叫化一見如故，談得很投機，會和他保持連繫，你一道令諭下來，我們就立刻出動。」

「小弟承情，」江楓目光轉往到張四姑的臉上，抱拳一禮，肅然說道：「大姐，小弟欠妳的太多，不知該如何報答，只有記在心裏了。」

「幹甚麼呀？」張四姑微帶歉意的說：「看你正經八百的樣子，簡直不是江楓了，完全沒有了狐氣。」

「是！小弟記下了，以後不再正經就是，」語聲一頓，接道：「我要告辭了，洛陽居情形隨時有變，郭天同恐

怕應付不了。」起身向外行去。

吟雪、吟霜竟然雙雙離座，跟了出去。

行近大門，吟雪才低聲說道：「對不住了，江大哥，我們一看到你就無法控制自己，忍不住嘛……」

「江大哥，」吟霜接道：「我們不是展現媚術啊！我們是眞情流露。」當眞是越描越黑。

江楓點點頭，加快了脚步，出門而去。

洛陽居中一片寧靜，那夜那場濺血橫屍的惡戰，除了在人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痕外，餘下的已爲晨間的清風逐走，花色依舊悅目，花香依舊襲人，露珠兒依舊在朝陽下閃動着耀眼的光華……不知它是否知道，它即將化作烏有，隨風而去。

但人生呢？明知死後萬事空，但活在世上時，却又擺不脫名韁利鎖的困擾，放不下權勢的慾望，本來是充滿着祥和寧靜的人生，却因此掀起了腥風血雨的鬥爭，到處是恨、害、惡、慾……威名赫赫的丁西山，昨天還神氣活現的指使鄧飛，但一夕之間，黃土埋骨，就此消失……

昔日的美人名將，而今安在？眞是大江東去，浪淘盡風流人物。

三位師長，才慧絕世，內功是何等深厚？武功之高，已集武林各家技藝於大成，但仍然無法衝破死亡之關。

思念至此，江楓突生出了乘長風破萬里浪，不如歸去的感慨，西江垂釣，東籬採菊。

「副總管早啊。」聲音起自身後，不過數尺之遙。

江楓大大吃了一驚，暗道：「此地何地，此時何時，我怎能如此的神不守舍，鬆懈警覺。」

回頭望去，只見長衫毯帽的七寶和尚，站在三尺之外。

四顧無人，七寶和尚突然踏前兩步，低聲道：「老弟，想心事啊？」

「我在想，佈署既定，行將展開的却是一場無情的屠殺，而且是不擇手段，極盡奸詐能事。」江楓苦笑道：「人生如此，還有甚麼意味？」

「說的是啊，老弟，上天有好生之德，所以我和尚躲入空門，逃避了幾十年，可惜最後還是逃不過這場劫難，只好挺身而出，這一點，我和尚實在比不過老叫化子，他殺人無數，而且殺得理直氣壯。」

看看江楓正在凝神靜聽，七寶和尚吁了口氣，接道：「我和尚也曾勸過他，要他手下留情，免遭天遣，他却豪氣干雲的回答說，殺一人救了千百人，老叫化何罪之有，如果說天道潰潰，硬要老叫化死於非命，老叫化也死得心安理得，俯仰無愧天地，當然刀光劍影，追魂奪命，總是不如人約黃昏後，月上柳梢頭，儷影雙雙，談情說愛那種氣氛來得舒適……」

江楓突然深深一揖，道：「大和尚，受教了。」

七寶和尚放下了心中一塊石頭，忖道：他是衛道逐魔的主帥，如果首先動了婦人之仁，心志不堅，這個仗那能打得下去。

心神定下，才想到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說，急急接道：「老弟，總管鄧飛一早離開，此刻尙未見歸來。」

「噢，四季花婢那邊，可有甚麼消息？」江楓道：「梅花姑娘是否也離開了洛陽居？」

「梅花姑娘在昨夜決戰之後，離開了洛陽居，黎明時份歸來。」七寶和尚說：「不過春、夏、秋三季花婢，都已經集會於菊花廳中，不知在商討甚麼？」

「大師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有你這麼一位思慮愼密的高手坐鎭這裏，對我江某人的幫助太大了。」

「和尚只是盡我所能而已。」

江楓只覺七寶和尚山藏海納，叫人有些難測高深，是個可以寄以重任大將之才，當下問道：「胡、段兩位掌門人的武功，進境如何？」

七寶和尚微微一笑，道：「彼此互以絕技相授，進境一日千里，兩人的基礎本極深厚，再加上肯下工夫，如若我和尚的看法不錯，他們都已具有抗拒梅花的能力，技藝絕不在丁西山之下。」

「好極了，」江楓道：「我相信大師的估算。」

「胡元和郭天同，進境亦很快速，算上我和尚，雖只有五個人，但勉可算得上是一支可用之兵。」

「好！張四姑已帶着雪、霜二女展開佈署，如果我們能在這裏挑起他們全面火拚，咱們再找機會暗中狙殺，逼出他們的首腦人物，找出禍源罪魁，一舉殲滅，也許可以消除江湖這場大劫數了。」江楓道：「就我所知，內宮一系中，今天有高手趕到，會不會暫息干戈，今天應該有個決定。」

「江老弟，你對青鳳瞭解多少？」

「她是屬於另一系的人馬，和內宮一系中人早有心病，但也不一定會支持天馬堂，這個充滿神秘的大組合中，有多少派系，我不知道，但就眼下所知，這洛陽居中，已有三個不同的派系互相爭逐，大家都不願意放棄這裏的利益。」江楓道：「這就是他們的弱點，我們的機會，至於如何狙殺他們，到時候再見機而作。目前最重要的兩件事，一是鄧飛的行踪，是否正在和天馬堂來的高手碰面，二是內宮一系中來的人是何身份，四季花婢齊聚菊花廳，那是說他們會趕到這裏商量，我回去沐浴更衣，然後就在花樹叢中遊走。」

七寶和尚接道：「要郭天同恢復本來面目，就由你帶在身邊，我會和胡、段兩位堂門人，帶着胡元裝作巡視，也在花樹林中巡戈。」（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委羽山武林奇人武大先生，收容一位來避難的小孩狄明揚，只教他倒豎蜻蜓，他練了五年，不覺又是中秋之夜，突然來了三個西域番僧，印証武學，武大讓他們取勝，而三番僧因內鬨將大番僧殺死，問武大討取氣功口訣，追捉狄明揚，他避入洞中，吃了蝙蝠王鮮血，體力大增，二番僧不知厲害，入洞追逐……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明月宮

傳授各派武功　收爲記名弟子

寶勝聲音很是虛弱，恨恨的道：「你這……小子，好……狠毒的……心，居然……用吸功……大法……害死貧僧……魔教……惡徒……你也……會有報應……的……」

他底下自然是「天」字了；但「天」字還沒出口，咕咚一聲，往後倒去。

最後這幾句話，聽到狄明揚耳中，心頭暗自一怔，忖道：「他說自己用吸功大法害他？魔教惡徒？他把自己當作魔教惡徒了？」

他回過身去，看到寶勝本來是一個身材高大的人，現在卻臉色蠟黃，只剩一張枯乾的皺皮，這情形和方才寶林一模一樣。

他想到方才寶林也一直向自己求饒，要自己放開他，這是甚麼道理呢？

哦！對了！莫非是自己中了毒，他們的手一碰上自己就放不開了，所以他們說自己會「吸功大法」了。

狄明揚體內此刻吸入了二位密宗高手的內功，到處流竄的眞氣，有如潮水般奔騰澎湃，使他整個人都快要脹裂了，比之方才更爲難受。

他一路發足狂奔，這一經奔行，就覺得胸口稍稍舒暢了些，等到奔回了茅屋，衝入屋內，依然沒見到武老人家的影子，再返身奔到戈止亭，本來躺在亭前寶元的屍體也不見了，當然更沒有武老人家的屍體了。

狄明揚氣喘如牛，站定下來，喃喃說道：「武老人家是好人，他老人家不會死的；但他老人家會到那裡去呢？」

就在此時，只聽身後响起武老人家的聲音，說道：「明揚，你怎麼了？」

這聲音聽到狄明揚的耳裡，不知有多親切，心頭大喜過望，急忙轉過身去，只見武大先生面含藹笑，就站在亭中，這就大聲說道：「武老人家，你眞的沒死……」

武大先生一雙炯炯目光，盯住狄明揚，面有驚異之色，關切的道：「明揚，你怎麼了？快過來給老夫瞧瞧。」

那是因爲狄明揚全身衣衫破碎，血迹狼藉，一個人更是臉紅如火，氣息咻咻，像喝了烈酒一般，他知道狄明揚不會喝酒，山上也沒有酒可喝，那一定是出了甚麼岔子。

狄明揚聽了他的話，不但沒有走前去，忽然往後連退，驚怖的道：「老人家，我不能過來。」

武大先生聽得更奇，舉步跨出亭來，說道：「明揚，你那裡不舒服，快讓老夫看看。」

狄明揚看他走來，心頭更急，脚下連連後退，大聲道：「老人家，你莫要過來，不能碰我……」

武大先生聽得一怔，望着他問道：「爲甚麼？」

狄明揚道：「我是找你老人家來的，我快要死了，有一件事，要求求你老人家……」

他眼中忽然流出兩行淚水，丟下長劍，噗的拜了下去，連連叩頭，一面說道：「老人家，你不能過來，我求求你老人家，是我爹和駱伯伯等我到了二十歲，會上山來接我，但我要死了，所以我一定要找到老人家，如果死在山洞裡，就沒人知道了。」

武大先生聽他說得沒頭沒腦，不覺攢攢眉道：「明揚，你到底怎麼了？快給老夫切切脈看，老夫醫道，你是知道的，老夫會盡我之力，把你救活……」

「你不能過來，更不能用手碰我。」狄明揚嘶聲大叫，跪着以膝行地又退後了幾步。

武大先生越聽越奇，點頭道：「好，老夫不過來，你說，你到底遇上了甚麼事？總可以告訴老夫吧？」

狄明揚道：「是我中了毒，快要死了，方才那矮胖黃衣僧人和那身材高大的黃衣和尚，都是碰上我身子才死去的，他們說我會吸功大法，只要碰上我身子，就放不開手，一直到死爲止，所以你老人家不能碰到我的身子。」

「會有這等事？」武大先生目注狄明揚，攢眉道：「寶勝老[illegible]，老夫看到了，他是眞力衰竭而死，老夫正在奇怪……吸功大法？哦，你把中毒經過，詳細說給老夫聽聽。」口中說着，目光不覺朝地上那柄紫光閃閃的長劍注視了一眼。

狄明揚站起身，就把昨晚經過一字不漏的詳細說了一遍。

武大先生點頭道：「你是在劉眞人墜翮洞無意中喝下了那隻大蝙蝠的血，蝙蝠活上了幾百年，就能吸人精血，但沒想到喝了牠的血，竟能吸人精氣，這種格知之學，老夫連書本上都沒看到過，目前你體內一下增加了兩個密宗高手數十年眞力，無法運化，自然會在體內像野馬一般的奔騰，無法控制，這倒不要緊，難辦的是你體內的蝙蝠血，要如何才能把它化去呢？」

他沉吟了一下，抬頭道：「明揚，你隨老夫回去，讓老夫想想。」

狄明揚道：「老人家，我不會死麼？」

武大先生莞爾一笑道：「蝙蝠血如果有着劇毒，你此刻早已毒了，你到現在還看不出有中毒現象，自然沒有中毒了。」

狄明揚道：「但我身子裡好像有火在燒着一樣。」

武大先生點頭道：「不錯，你雙目盡赤，那可能是蝙蝠血性燥熱所致，走，咱們快回去吧。」

接着「哦」了一聲，問道：「你在劉眞人墜翮洞中得來的這柄寶劍，沒有劍鞘麼？」

狄明揚道：「我是從石壁間無意中拔出來的，沒有劍鞘。」

武大先生含笑道：「劍鞘可能還嵌在石壁裡，這倒不急，等過些時候，再去找也不遲，我們走吧！」說完轉身就走。

狄明揚取起寶劍，隨着他回茅屋。

武大先生從一隻破舊的書篋中取出一個用舊布包着的小布包，打開布包，裡面是一大團棉花，他從棉花中取出三顆拇指大白色的東西，放到桌上，說道：「這是老夫昔年遊雪山之時，蒙一位老人所賜的三顆雪蓮子，據說每顆都是百年以上之物，此物功能驅火清心，專治各種火毒，普通入藥，用一顆就夠了，但據你所說，那隻蝙蝠大如狸貓，只怕少說也有三五百年以上了，因此如果服用一顆，未必見效，你把這三顆一起吞下去了才足夠。」

狄明揚道：「老人家，這雪蓮子一定很貴重了，我吞一顆就好。」

武大先生莞爾一笑道：「老夫一共只有三顆，以你此刻的情形，吞服三顆，還不知道夠不夠呢？不夠，也只有三顆了，你快吞服了，才好運功。」

狄明揚道：「但我不會運功。」

「傻孩子！」武大先生藹然一笑道：「你以爲老夫教你的倒豎蜻蜓，不是練功嗎？你練的是老夫獨門功夫『逆天玄功』，老夫只是沒告訴你罷了，現在雪蓮子，第一件事，你從此刻起，服下雪蓮子，就立時倒立練功，依照老夫教你的口訣，運行眞氣，要把體內那些亂竄的眞氣悉數引導歸元，這件事做起來一定很不容易，因爲你只練了五年『逆天玄功』，根底尚淺，但被你吸入體內的眞氣，却是兩個密宗高手的數十年功力，這好像要一個十來歲的童子去拉幾百斤的車，一時拉不動，這就需要慢慢的拉，引導有方，氾濫黃河，也可以使之就範，依老夫推測，大概有七天時間，也差不多了，老夫說的七天，只不過是使體內眞氣不致到處亂竄而已，至於眞正能把它化爲己用，運行自如，那就非一個月莫辦，但這七天之內，除了練功，不可心有旁騖，因爲這也是一件極危險的事，體內這股龐大氣流如果一個控制不住，就得走火入魔，你要切切緊記。」

狄明揚道：「老人家你傳我『逆天玄功』，就是我師父了，弟子還沒拜師呢！」

「拜師不急。」武大先生笑了笑道：「目前的急務，是趕快練功，你快把雪蓮子吞下，就去練功吧！」

狄明揚應了聲是，依言取起三顆雪蓮子，吞入腹中，就在地上頭下脚上，豎起蜻蜓，然後按照口訣，徐徐運氣上昇。

這倒豎蜻蜓，武大先生稱之爲「逆天玄功」，由此可見它是和一般內功有別。一般練習內功，都要順乎自然之理，謂之天機，逆天，當然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狄明揚剛一倒立起來，立時就覺得舒服了許多，尤其這一提氣，就覺得有一股清涼之氣，緩緩在血脈中散了開來，使得本來全身有如火炙，內腑燥熱的感覺也漸漸消失，心知這是三顆雪蓮子已經生效了。

練習「逆天玄功」，是要把一口氣從「百會穴」往上提升，循任脈倒行，以脚心「湧泉穴」當作頭頂「百會穴」，然後再循督脈下行，回到「百會穴」，才是一小周天。

只是狄明揚這一提氣逆行，就感到體內立生阻力，果然應了武老人家的話，就好像要一個十來歲的童子去拉幾百斤重的車，就是用盡吃奶的力氣，也休想拉得動它！

不提氣還好，這下等於引發了剛平靜下來的波濤，又掀起了滔天大浪一般，奔騰澎湃起來。

狄明揚撐着雙手，幾乎支持不住，但這是武老人家說的，只有這樣，才能慢慢把它化掉，他只好咬緊牙關，苦苦撐持，全身氣機好像全被壅塞了，他只有緩緩的吸氣，一分一寸的向上推進，這當然是很艱苦的過程，他要盡力去做。

不過有一點比方才好得多了，方才是有兩種難以忍耐的痛苦，一是全身灼熱有如火炙，連五臟六腑都像澆沸的開水。

二是膨脹，兩股巨大氣流，在體內到處流竄，像吹氣球一般，皮膚都要吹脹了，全身血脈被兩股氣灌得已經容納不下，快要爆裂一般。

如今服下雪蓮子以後，第一種火炙的現象已在逐漸減弱。現在只剩下兩股氣流在五臟六腑不穩定的流動，自己提氣受到了極大阻力，無法運通。

但這已經使他很高興了，至少兩種難以忍耐的痛苦，已經減少了一種，他有信心一定可以在七天之內，把這兩股外來的巨大逆流，疏導成功，因此只是專心一志的緩緩吸氣，緩緩提升，照着武老人家的口訣去做。

也不知經過了多少時日，狄明揚終把體內兩股巨大氣流，漸漸的和自己合而爲一，能隨着自己的導引，走完一小周天。

「哈哈！」只聽耳邊响起武老人家的笑聲，說道：「明揚，眞難爲你，終於大功告成了！」

狄明揚翻身落地，睜開雙目，只見武老人家含笑站在面前，急忙拜了下去說道：「多謝師父成全。」

武大先生揮揮手道：「你起來。」

狄明揚站起身來，武大先生道：「老夫沒想到這兩個天竺高手的一身功力，居然全被你吸到了體內，這兩人的修爲加起來，少說也有八九十年，老夫先前還以爲七天才能完成，沒想你秉賦極佳，僅僅練了五天五夜，就導引成功了，這也可說是你小子的造化。」

狄明揚道：「弟子吸取了他們兩人的精力，把兩人害死，心裡總覺不安得很，一個人的功力，要靠自己勤修苦練得來，但弟子却誤服蝙蝠血，從別人身上强行吸來的，這與劫奪何異？弟子實在深感內疚。」

「你有此想法，實在難得。」武大先生點着頭道：「但這兩個人居心險惡，並非善類，爲了攘奪大金寺住持，不惜殘害同門大師兄，留着他們，也必是禍害，這是天道循環，上蒼假手於你，可說死有應得，毋須心存內疚，你得了他們的功力，日後行走江湖，多積外功，爲武林造福，替人間多做些行俠仗義之事，豈不比留在他們身上，適以濟惡更好麼？這就是天意了。」

狄明揚恭聲道：「弟子自當謹記師父的訓誨。」

武大先生微微一笑道：「你稱我師父可以，但只能算是我的記名弟子……」

狄明揚吃驚道：「師父你老人家不要弟子嗎？」

武大先生含笑道：「你資質很高，小小年紀，有此異遇，更是難得，這樣的徒弟，老夫豈會不要？老夫只收你爲記名弟子，實是另有原因，你日後自知。」

說到這裡，口氣微頓，接着道：「你到這裡五年了，老夫只傳你『逆天玄功』，就是先讓你紮下內功根底而已，因爲你將來另有師父，你那師父要勝過老夫十倍，所以老夫只教你讀聖賢書，爲的是要你知道孝悌忠信，正邪是非，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的道理，這也是做人的基本道理，你從小紮下了這兩種基礎，才能立身處世，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才不負你駱伯伯把你送到老夫這裡來，也才能光大門戶，爲你狄家吐氣揚眉。」

狄明揚道：「師父說得是。」

武大先生莞爾一笑，說道：「本來老夫不想傳你武功，因爲老夫所學，並非正統武學，但你體內有了這數十年功力，又即將踏入江湖，如果沒有這身功力，還不要緊，有了這身功力，却從未練過武功，一入江湖，就容易招人注目，自身又毫無自衛能力，也非善策，因此從今天起，老夫要傳你一些防身之技，預期以三月爲限，三個月中，你能學多少，就是多少。」

狄明揚聽得大喜，不覺跪下叩頭道：「多謝師父。」

武大先生道：「你起來，老夫還有話說。」

狄明揚依言站起。

武大先生從懷中取出一本破舊的手抄本，說道：「這是老夫數十年來手錄的一本劄記，前面是拳劍，都是各大門派的拳劍精華，後面所記，則是江湖上的一些見聞和醫方，這本書你好好收着，對你日後行走江湖，不無用處，老夫要傳你的拳劍，就是書上的這些招式，雖然並不成套，卻是十分實用，好，現在把書翻開來，聽老夫給你講解。」

狄明揚雙手接過那本劄記，翻開第一頁，書上果然分爲一條條的記載，每一條都有圖有文，還有小字註解。武大先生給他逐一講解，每講一條，就要狄明揚依式練習，有時講解到較難的招式，他也親自示範，這樣一個早晨，就講解了二十幾式拳掌。其實每一招式下面都已註解得十分詳盡，但經武大先生一講，就更容易使人領悟訣要。

午飯之後，武大先生又給他講解劍法，更是不厭其詳，一招一式，親自示範演練，再要狄明揚跟着練習，這樣直到黃昏時候，才行停止。

武大先生很欣慰的道：「你天資穎悟，經老夫稍加指點，就中規矩，從現在起，你就上午練拳掌，下午練劍法，夜晚再練『逆天玄功』，有三個月時光，就可以下山去了。」

狄明揚道：「師父，你老人家不是說要到弟子二十歲，我爹和駱伯伯會來接我的麼？」

武大先生道：「本來是要等你滿了二十歲才能下山，但現在情形已經有了改變，因爲老夫另有要事待辦，你也可以提前去找一個人了。咱們該吃晚飯了，飯後，咱們還得到劉眞人的墜翮洞去。」

狄明揚道：「我們到那蝙蝠洞去做什麼呢？」

武大先生笑道：「你無意中得來的這柄紫金劍，可能是劉眞人昔年隨身之物，此劍鋒利逾恒，沒有劍鞘，行走江湖如何能隨身攜帶？據老夫猜想，劍鞘極可能仍然留在壁間，咱們自然是找劍鞘去的了。」

狄明揚唯唯應是，心中卻暗自忖道：「師父也眞是急性子，這時天色已經快要黑了，那洞窟裏更黑，不會等明天再去？」

兩人匆匆吃過晚飯，武大先生要狄明揚帶了紫金劍，一路朝後山行來。那墜翮洞是在後山東北一處山谷之中，此處地勢荒僻，終年人迹罕至。

武大先生雖然在這裏住了幾十年，卻也從未來過，是以狄明揚走在前面領路。

狄明揚邊走邊道：「師父剛才說弟子三個月後，就要下山去找一個人，不知這人是誰？」

武大先生道：「你到時自知。」

狄明揚攢着眉又道：「弟子下山去，一定會和人有接觸；但弟子服了蝙蝠血，別人不能碰我，那怎麼辦？」

武大先生笑了笑道：「那是你剛服下蝙蝠血之後，體內未能把它化去，全身都有極强的吸力，但你已服過三顆雪蓮子，既能消解蝙蝠血的熱毒，又經你五天五夜運氣導引，能把吸入體內的兩股奇强內力化去，蝙蝠血的吸力，自然已經化去了，今後只要你不吸眞氣，就不致再傷人了。」

兩人說話之時，已穿入一片深林，武大先生口中忽然輕「咦」了一聲。

狄明揚急忙回頭道：「師父，有什麼事嗎？」

武大先生微微搖頭道：「沒什麼。」

穿過這片深林，已經進入山坳之中，五天前，狄明揚來的時候，這一帶本來草長過人，無路可循，如今一片比人還高的野草中間，居然開闢出一條路徑，足可容得兩人並肩而行。

狄明揚看得暗暗奇怪，回頭說道：「師父，那晚弟子來的時候，這裏遍山都是比人還高的野草，沒有這條路的，不知這是什麼人開闢的呢？」

武大先生只是口中「唔」了一聲，並未說話。

狄明揚和師父一起住了五年，自然知道師父的脾氣，他老人家一向不喜多說話，不喜人家多問，師父沒說話，他也不敢多問，就循着野草中間的這條路徑，盤曲行去。

不消多時，便已到了石窟前面。

武大先生忽然低聲喝道：「到了麼？明揚，等一等，你讓老夫走在前面。」

狄明揚答應一聲，就退後了一步。

武大先生甩甩大袖，當先舉步往石窟中走入。

狄明揚跟在師父身後走了進去。

說也奇怪，七天前他入洞數丈，就已伸手不見五指，今晚他目光四顧，石窟雖然黝黑，但卻看得巨細無遺，清清楚楚。

武大先生也走得很小心，目光不住的朝四周打量。

現在已經走到五丈深處，狄明揚鼻孔中隱隱聞到一股淡淡的幽香，這股幽香非蘭非麝，似有若無，淡到幾乎不可捉摸，你如果不走動，也許聞不到，但等你聞到之後，再要停下來，想仔細嗅嗅，卻又嗅不到了。

武大先生好像也嗅到了，他脚下也不覺爲之一停。

狄明揚目光四顧，口中忽然咦了一聲，俯身從地上拾起點剩的小半支蠟燭，說道：「師父，這裏有人來過了，這支蠟燭一定是來人點的了。」

武大先生點點頭道：「是有人進來過了。」

狄明揚又道：「還有，那胖和尙的屍體，和那隻碩大無朋的死蝙蝠，也都不見了。」

武大先生目光炯炯，在黑夜之中宛如兩點寒星，回頭問道：「你這支紫金劍是在那裏發現的？」

狄明揚指了指右首石壁，說道：「就在這邊，那時弟子被那隻大蝙蝠凌空撲攫，就把身子貼着石壁，劍柄抵住了弟子背脊，弟子還當是石塊，伸手一攀，毫不費力就拔了出來。」

武大先生走近石壁，凝目仔細看了一陣，忽然目注壁上一處小穴，說道：「明揚，你看看是這裏麼？」

狄明揚走近過去，以背貼壁，比了比道：「是在這裏了。」

武大先生道：「你把劍給我。」

狄明揚遞過劍去。

武大先生一手舉劍，輕輕朝那小穴中插去，但覺插入的長劍，甚是寬裕，口中說了聲：「可惜！」

就抽出長劍交還給狄明揚手中。

狄明揚忍不住問道：「師父，這劍沒有劍鞘的嗎？」

武大先生道：「已經被人家取走了。」

狄明揚道：「這會是什麼人取走的呢？」

武大先生沒有作聲，炯炯目光，只是沿着石壁，一路往裡走去。

這座石窟，差不多只有五六丈深，他們立身之處，已是石窟盡頭，只不過是盡頭的右側罷了，武大先生好像在找尋什麼，走得極慢，這樣一直繞到了石壁左側，依然什麼也沒有發現，他不覺仰起頭，朝上望去。

這座石窟窟頂少說也有五六丈上下，望上去黑黝黝的都是些凹凸不平的岩石。

武大先生對那些岩石看了好一回，才道：「明揚，我們走吧……」

* * *

第二天，天色黎明，狄明揚練功醒來翻身落地，忽然看到地上有一張白紙，上面好像還有字跡，急忙取了起來，只見寫着：

「明揚：老夫另有要事待辦，先行走了，你的逆天玄功已有六成火候，必須加緊勤練，老夫贈你箚記，所記載之拳劍法，均係天下各大門派之精華，且經老夫詳加註解，昨日已爲汝講解者，均係此中精義，以汝天資，自可觸類旁通，無師亦可自悟，今後三月，務必演練純熟，方可下山，去湖南雪峯山，自有遇合。」

下面沒有具名，但一看就知是師父留給自己的信了，他老人家何以走得如此匆促？連說都沒和自己說一聲！

師父要自己三個月後下山，前去湖南雪峯山，但信上只說另有遇合，沒說去找誰，自己該去找誰呢？

狄明揚手中拿着字條，不禁怔怔出了回神，就收起字條，揣入懷中，取水洗了把臉，就翻開箚記，依照師父規定，練起拳來，好在昨天武大先生也已講解得十分清楚，再依圖練習，自然並無多大困難。

武大先生走後，狄明揚完全遵照師父給他規定的時間，上午練拳掌，下午練劍，夜晚練「逆天玄功」，絲毫不敢鬆懈。一晃眼，兩個月過去了，拳、劍差不多全已練熟了，「逆天玄功」也大有精進。

好在武大先生早已替他準備好了三個月的糧食，他也無須下山去採購什麼，除了自己做飯、練武，就很少下山，甚至連戈止亭也沒有去過。

這是一個月色清朗的晚上，狄明揚正在倒立練功之際，耳中忽然聽到一陣衣袂飄風的聲音，飄落窗前。

那是比落葉還輕的聲音，但卻是有人在窗外飛落。

狄明揚體內有了數十年的功力，又經「逆天玄功」練化，故而耳目敏銳，縱然是十丈以內，他也可以清晰的聽到。

他體內雖有數十年功力，但對敵經驗却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大孩子而已。

不，他心裡連一個「敵」字都沒有。譬如只要是練武的人，聽到有人飄落窗外，如果屋內還有燈火，就該一口氣把燈吹熄，就算屋內沒有燈，也該及時閃到窗下，貼壁站定，以覷來人動靜。但狄明揚雖然聽到有人飄落窗前，因爲他心中沒有「敵」字，也就沒有戒心，依然倒豎蜻蜓，練他的「逆天玄功」。

花格子窗並沒有關，水樣月華，從窗外透入，照到地上，房間裡的景物從外面看進來，自可一目了然。

突聽一個嬌稚的聲音，壓低着輕聲叫道：「五姐，快來看，這人在做什麼呢？」

接着只聽另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他是在倒豎蜻蜓。」

先前嬌稚聲音又道：「眞好玩，這人不睡覺的？」

嬌柔聲音道：「妳管他睡不睡覺呢！」

正說之間，只聽又有一個嬌脆聲音從遠處傳來，說道：「這裡有沒有人？」

嬌稚聲音依然壓低聲音叫道：「二姐，這裡有個人正在倒豎蜻蜓呢！」

接着又是一陣衣袂飄飛之聲掠了過來，那二姐的聲音道：「是不是武老人家？」

叫五姐的接口道：「不是，只是一個少年人。」

二姐道：「那就叫他起來問問，武老人家到那裡去了？」

狄明揚沒有去理她們，但她們說的話，可全聽得清清楚楚。

只聽五姐道：「還是等田老爹來了，再叫他吧！」

二姐道：「田老爹還要等一回才來，七妹，妳去叫他一聲吧！」

先前那個嬌稚聲音就是七妹了，她嬌聲道：「人家在學豎蜻蜓，叫他多不好意思？」

二姐道：「叫他起來，咱們有話問問他，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好嘛！」七妹嬌稚的道：「我叫就我叫。」話聲一落，就有手敲着紙窗，嬌聲道：「喂，你不要再豎蜻蜓了，快出來吧，二姐有話要問你。」

狄明揚心知再不理人家也不成了

，這就輕輕翻身落地，整整衣衫，走了出去。

門外月光如水，月光下一共站着三個仙女般的人兒。

他最先看到的是一個身穿紫紅衫的少女，胸前梳了兩條長長的辮子，辮梢上還結着兩朵碗口大的紫絹花朵，生得眉眼盈盈，但年紀不過十六七歲，她該是叫自己的七妹了，看去有一份清新與嬌稚的美。

第二個年約二十三、四歲，身上穿的是銀紅衫子，身材頎長而苗條，長長的秀髮一直披到肩後，芙蓉如面柳如眉，臨風俏立，黑夜之中，閃着一雙明亮而略帶冷峻的鳳目，朝自己看來，她大概就是二姐了。

第三個年紀比七妹略大，比二姐小得多，敢情就是五姐，身上穿的是一件月白藕絲衫，同樣長髮披肩，鵝蛋臉略見清瘦，生得清秀而嬌柔。

三位姑娘六道眼神盯在狄明揚的臉上，狄明揚從沒有和女孩子接觸過，一下遇上了這麼三個貌美如仙的姑娘家，疑是瑤台月下逢，他一張臉登時被看得紅了，呆得一呆，才拱拱手囁嚅的道：「姑娘們……」他一時不知如何措詞才好！

穿紫紅衫子的七妹，噗嗤笑出聲來，低低的道：「他臉很嫩，還會害羞呢！」

她是跟五姐在說話，聲音很輕，但狄明揚自然聽到了，他更覺得有些窘，連底下的話都忘記了！

二姐舉手理理秀髮，望着他，發出嬌脆的聲音問道：「你是武老人家什麼人？」

狄明揚漸漸定下神來，目光一抬，問道：「三位姑娘是那裡來的？」

七妹道：「我們從那裡來，告訴你你也不知道，二姐問你是武老人家的什麼人？」

狄明揚忽然有了警覺，不知這三位天仙般的姑娘是友是敵？自己自然不能告訴她們實話了，這就說道：「武老人家不在，我是給武老人家看家的。」

七妹一雙盈盈目光只是盯着他，說道：「你沒有名字？」

狄明揚道：「在下自然有名字，三位姑娘從那裡來的都不肯說，在下的名字告訴了妳們，妳們也不知道。」

七妹撇撇嘴哼道：「不說拉倒，誰稀罕你了！」

二姐又問道：「武老人家不在，是到那裡去了？」

狄明揚道：「不知道。」

二姐一張芙蓉般的臉上有了慍色，說着：「你是替武老人家看家的，他去了那裡，你會不知道？」

狄明揚道：「武老人家沒說，在下如何知道？」

七妹小嘴微撇，叫道：「二姐，他明明知道的，只是不肯告訴我們罷了！」

二姐望着狄明揚道：「你不肯說，那就跟我們走。」

狄明揚心中暗道：聽她們口氣，果然來意不善。他仰起頭，挺挺胸，說道：「在下爲什麼要跟妳們走？」

二姐嬌脆的聲音忽然變得冷冷的道：「你不肯說出武老人家的去處，就得跟我們走！」

五姐嬌柔的道：「二姐，他也許眞的不知道……」

七妹道：「他一定知道，就是不肯說，妳沒看到方才我問他姓名麼？他難道連自己姓名都不知道？他就是不肯說出來。」

狄明揚聽得心裡不禁有氣，朗笑一聲道：「姑娘只知責人却不知責己，三位夤夜而來，在下和妳們素不相識，妳們也沒說從那裡來的，叫什麼名字，找武老人家有什麼事，武老人家不在，他也沒告訴在下，在下自然不知道了，在下說不知道，妳們就要在下跟妳們走，天下那有如此不講理的？」

七妹氣鼓鼓的道：「你還敢這樣對我們說話？」

狄明揚道：「在下有什麼不敢？」

二姐看了狄明揚一眼，冷哼道：「你大概跟武老人家練過幾手，所以狂得很！」

狄明揚道：「姑娘說出這樣的話來，難道不狂？」

二姐臉色一沉，叱道：「狂徒，你是不想活了！」

狄明揚被她這句話，也不禁激起了怒火，劍眉一揚，大聲道：「姑娘找上門來，不是說要在下跟妳們走，就是說在下不想活了，在下倒是不信，說了句不知道，就是死罪，好像姑娘操着生死大權，隨便就可以置人於死地。」

五姐看看他，嬌柔的道：「你如果知道我們是什麼人，大概就不會這樣說話了，我們只是問你武老人家去了那裡，你應該老老實實的回答才是。」

「在下說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狄明揚理直氣壯的道：「在下剛才也問過妳們，妳們自己不肯說，一開口就說在下不想活了，難道妳們是從皇宮裡來的？」

「哈哈！」一聲蒼勁的長笑，從遠處飛射而來，笑聲未落，狄明揚身前已經多了一個腰背微駝的灰衣者，接口道：「小伙子，你總聽說過寧可得罪皇家女，不可得罪七姐妹，這兩句話吧？」

這人面紅如火，雙眉甚濃，從耳下到下巴，留着一圈刺猬般的蒼鬚，目光炯炯如電，說起話來，雖然略帶沙啞，却甚是震耳。

狄明揚發覺這人一身武功甚是了得，但他毫不在乎，依然凜立不動，冷聲道：「在下沒聽人說過。」

「哈哈！」灰衣駝背老人又是一聲沙啞的大笑，說道：「你小伙子果然夠

狂！」

二姐冷峻的道：「田老爹，不用和他多說，把他拏下就是了。」

灰衣駝背老人躬身道：「老奴遵命。」

回過身，目注狄明揚，沉聲道：「小伙子，你乖乖的束手就縛吧！」

狄明揚哼道：「我爲什麼要束手就縛？」

灰衣駝背老人目射奇光道：「你想和老漢頑抗？」

狄明揚正容道：「在下不是好勇鬥狠的人，但你們實在太不講理了。」

灰衣駝背老人心想：「原來是個雛兒！」一面洪笑道：「小伙子，多言無益，咱們二姑娘要老漢把你擒下，就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口中說着，人已一步欺上，右手一探，朝狄明揚肩頭抓來。

別看他是個駝背老人，這一出手却快如電閃，換了旁人，只怕連看也看不清楚。

狄明揚體內吸了寶勝、寶林兩個密宗高手的內力，經他兩個月來不斷的勤練，早已化爲本身功力，目光何等敏銳，看他右手五指如鈎朝肩頭抓來，他雖沒和人動過手，但武大先生那本箚記上記載的七十二手拳掌散手，已經練得滾瓜爛熟，當下右手一立，使了一記「排雲手」，朝對方手腕格去。

灰衣駝背老人看他舉手格來，心中不禁暗暗冷笑：「好小子，你有多大的功力，格得開我這一抓？」

他根本不加理睬，依然筆直抓去。

雙手一抓一格，何等快速？灰衣駝背老人心念才動，狄明揚的掌緣已經格上他手腕，但覺右腕突然一麻，對方掌上似有一股大力推了過來，一時之間，脚下浮動，身不由己被推得朝右撞出去了一步。

這下直把駝背老人推得不由一呆，目中精芒暴射，發出一聲沙啞的大笑，說道：「小伙子，看不出你還有一手……」

人隨聲進，右手呼的一掌，迎面拍來！

狄明揚從沒和人動過手，這回輕而易舉的就把灰衣駝背老人一記擒拿手格開，精神不覺爲之一振。

他信心雖然增加了，但自己並不知道自己的武功如何？武老人家箚記上的七十二記散手用不用得上？是以內心依然絲毫不敢大意，灰衣駝背老人一掌拍來，他只是蓄勢待敵，雙目一霎不霎的注視着對方招式，一面心念疾轉，思索着自己該用那一招應敵。

直等灰衣駝背老人一團强猛的掌風直逼到身前，他才右手一舒，使了一招「青龍探爪」，同樣朝前推拒出去。其實這一招，他應該閃避來勢，再出手還擊，但他看灰衣駝背老人拍來的只是一隻右掌，還以爲自己也應該用右掌出手。

這一招自然是用得大錯而特錯，一個初學乍練的人，怎能和人家硬打硬拚？這要是換了個人，這一掌下來，縱然不死，也得身負重傷不可！

雙掌迅速擊上，但聽蓬然一聲大震，狄明揚還好好的站在原地沒動，灰衣駝背老人却被震得往後連退了兩步。

灰衣駝背老人做夢也想不到，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他接連兩招，都被狄明揚震退，心頭自然驚怒交迸，只見他鬚髮戟張，上身一挺，全身骨節格格作响，一個人比方才高了許多，目中寒光如電，直注着狄明揚，口中大喝一聲，雙掌開闔，縱身撲擊過來，人還未到，掌勢如山，潛力逼人而至。

狄明揚看他竟有這般威勢，心頭也不覺暗暗吃驚，急忙後退半步，使了一招「日月雙懸」，雙掌上揚，依然是和對方硬拚的招式。他究竟沒有臨敵經驗，只知道人家雙掌擊來，自己也該用雙掌去接，差幸他體內有數十年功力，否則這樣的打法，豈不要吃了大虧？

灰衣駝背老人原以掌力雄厚著稱，江湖上只要和他交過手的人，都不願和他硬打硬接，沒想到今晚他遇上這傻小子，竟敢記記和他力拚！

這在狄明揚來說，雖然學會了七十二式散手，却根本不知道雙方交手，應該避重就輕，不該和人家硬打硬接，但灰衣駝背老人可認爲他是有意如此。

此次一見狄明揚使出「日月雙懸」來，心頭暗暗一哼，立即提聚眞氣，把掌力加强到十成力道，全力擊出，這在他來說，還是廿多年的第一次。

雙方手掌很快交接上，又是蓬蓬兩聲大震。

這回居然打成平手，誰也沒有被震退，但灰衣駝背老人掌上已提聚了十成力道，狄明揚還只是使出了六七成的力道。

灰衣駝背老人心下不禁大爲驚駭，暗自忖道：「這小子小小年紀，那來如此深厚的內力？看來似乎比我還高得多，難道他會是天生的異稟不成？」

心念一動，突然大笑一聲：「小伙子，你再接老漢幾招！」喝聲出口，雙掌倏地一分，快速攻出。

狄明揚連使了幾招，均極爲得心應手，心頭怯意盡去，不退反進，雙掌開闔，見招出手，那知灰衣駝背老人這回不再和他硬拚掌力，狄明揚雙掌乍發，他立即中途變招，閃避開狄明揚的掌勢，又向他急攻而來。

狄明揚只得隨着他變招而變招，但他平日雖把箚記上的七十二式散手都練得極爲純熟，一旦到了應用之時，難免要稍加思索，他這一招來，自己該用那一招去破解呢？

這一思索，出手自然比灰衣駝背老人慢得許多，身上要害，就不時的被對方掌鋒掃中。

不過片刻工夫，他已連中了十幾掌之多，但儘管要害大穴被灰衣駝背老人擊中，狄明揚除了感覺對方手掌極重，被他拍得隱隱作痛，並未被擊倒或者傷中要害，踣地不起，相反的，狄明揚却漸漸領悟於心，和人動手，不是完全硬打硬拚的，有時也學會趨避和化解對方的來勢。

他初動手時，拳掌應敵的手法極感生疏，一面動手，一面還要用心思索，但這一陣工夫下來，七十二式散手，在運用上漸次純熟，挨打的情形大爲減少，漸漸也能和灰衣駝背老人封拆化解了。

灰衣駝背老人越打越覺得驚奇，他以掌力見長，普通江湖高手，接上他一掌，縱不拆骨，也該負傷了，但這小子在要害大穴上連挨了他十幾掌之多，居然愈戰愈勇，絲毫沒事！

他那裡知道狄明揚吸收了兩個密宗高手的內力，少說也有八九十年功力，縱然已被他導引歸元，化爲自己的力量；但總是初學乍練，在拳掌上能使用出來的，最多也不過十之五六，其餘的內力，雖然無法盡情發揮，但留在體內，卻變成了他的無形甲冑，正好保護他身體。

尤其狄明揚練的是「逆天玄功」，眞氣是逆行的，全身要害大穴，也全都逆轉了，因此在別人身上是要害大穴，在他身上，卻並不是要害大穴了。

兩人這一戰，對狄明揚來說，當眞是獲益非淺，灰衣駝背老人等於是給他餵招，把七十二式散手源源出手，先前在應用上感到生疏的地方，現在越來越得心應手，不須再加思索，就能應用，幾乎已可和灰衣駝背老人互搶先機。

兩人又鬥了一陣，灰衣駝背老人可越打越覺得心驚，也越打越覺得奇怪，發現這年輕小伙子使出來的每一記招式，幾乎都是各大門派的拳掌，好像他對各大門派武功，無所不精。

而且本來很普通的一記招式，從他手上使出來，就顯得異常精妙，本來不連貫的手勢，居然可以連接得天衣無縫，一時不覺對狄明揚小小年紀，有如此成就，生出了無限敬佩之心。

站着觀戰的三位姑娘，在心理上，也各自不同。

七妹先前不過是氣狄明揚不肯告訴她姓名，噘着小嘴，最好灰衣駝背老人能夠一掌就把他打倒，後來看到狄明揚接連挨了灰衣駝背老人十幾掌，心裏又替狄明揚躭心起來，現在狄明揚和灰衣駝背老人打成了平手，她一張春花似的嬌靨上，不禁挑着眉毛，有了喜色！

五姐本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她也一直暗暗替狄明揚揑着冷汗，現在她臉上雖然沒有喜色，但一顆心總算漸漸放下來了。

二姐呢？她眼看灰衣駝背老人久戰不下，本來勻紅的臉上漸漸罩上了一層寒霜，心頭似是極爲憤怒，這時再也忍不住冷喝一聲道：「住手！田老爹你退下來！」

灰衣駝背老人聽到二姐的喝聲，立即喝了聲：「小伙子，住手！」撤招往後躍退。

狄明揚自然也跟着收手，兩眼望着他們，說道：「這樣就可以了？」

二姐冷哼一聲，迎着狄明揚走來。

五姐嬌柔的叫道：「二姐……」

二姐沒有理她，一直走到離狄明揚六尺來遠，才行停住，冷聲道：「我要把你擒回去。」

狄明揚望着她道：「妳要和在下動手？」

二姐微微撇了下嘴，冷笑道：「你還不配和我動手。」

狄明揚道：「妳不和我動手，怎麼……」

他話聲未落，突見二姐雙手揚處，飛出一團彩煙，朝自己當頭飛來，幾乎看都沒看清楚，從她手中飛出來的究竟是什麼？但覺身上一緊，已被無數細絲罩住。

那是一團由千百縷綵絲結成的細網，從她手中撒出之後，就迅速擴展開來，正好把他連頭到脚網個正着，但一下把他籠罩住之後，又忽然收縮起來，是以感到全身一緊！

狄明揚吃了一驚，急忙伸手用力一扯，那知這種綵絲看去極細，但卻十分堅韌，不但無法把它扯斷，反而扯得手指隱隱生痛。

二姐冷笑一聲，雙手倏地一抖，狄明揚那還站得住脚，身子「砰」的一聲被摔倒地上。

狄明揚怒聲道：「妳要把我怎樣？」

二姐冷冷的道：「先把你擒回去再說。」

她把手中兩股綵索一絞，隨手遞給了灰衣駝背老人，說道：「田老爹，這人交給你了。」

灰衣駝背老人應了聲「是！」，雙手接過。

二姐回身道：「妳們誰進去看看？」

七妹搶着道：「我去。」話聲一落，像一陣風般朝屋中跑去，到得門口，又轉過頭來問：「二姐，看什麼呢？」

二姐道：「看看屋裏有些什麼東西。」

七妹應道：「我知道。」迅速閃了進去。

過了一會，只見她手中提着一柄黑夜中閃着紫芒的長劍走了出來，說道：「屋裏除了這把劍，什麼都沒

有。」

狄明揚大聲道：「這把劍是我的。」

七妹朝他扮了個鬼臉，說道：「哼！現在是我的了，二姐，這劍給我了！」

狄明揚心中不禁有些後悔，方才出來的時候應該把劍帶上，師父說過，紫金劍吹毛立斷，如果有劍在手上，就不會被她這團綵絲細住了。

二姐沒有說話，轉身往右首山徑上行去，她一走，五姐也就跟着走去。

七妹手中拿着紫金劍，與高采烈的跟了上去，右手隨手朝山石上一劃，連聲音也沒有，就把一塊大石切了開來，她看得不由一呆，吃驚的道：「啊！好鋒利的寶劍！」

灰衣駝背老人看着三位姑娘走遠，朝狄明揚含笑道：「小哥你就忍耐些吧！」

說完把狄明揚往肩頭一扛，邁開大步就走。

狄明揚道：「你們要把我弄到那裏去？」

灰衣駝背老人邊走邊道：「小哥，老漢勸你忍耐些，你也不用急，對你不會有什麼的。」

狄明揚道：「你們像對付犯人一樣把我細得這麼緊，到底要到那裏去呢？」

灰衣駝背老人道：「老漢不會害你，你這一路上最好少開口，到了地頭，自會知道，你年紀輕輕，這一身功夫，着實使老漢佩服，老實說，二十多年來老漢還沒遇上你小哥這樣的對手，所以老漢要特別告訴你，此行只要少開口，遇事忍耐，老漢可以保你沒事。」

狄明揚聽他口氣，覺得這位老人倒是好人，這就點點頭道：「老丈是好人，你說的話在下自當謹記在心。」

「好人？哈哈！」灰衣駝背老人笑道：「老漢一向被江湖上看作不近人情的人，有的人說我脾氣壞，有的人說我出手兇，其實，老漢只有敵人，沒有朋友！」

狄明揚道：「聽老丈的口氣，你在江湖上也一定是很有名氣的人了？」

灰衣駝背老人輕喟一聲道：「談不上有名氣，但說起來大家都還知道老漢就是了。」

說起來都還知道，豈非就是很有名氣的人？狄明揚問道：「老丈大號怎麼稱呼？」

灰衣駝背老人道：「老漢已有很多年沒用名字了，小哥將來到江湖上，只要說鐵背田駝的朋友，還可以唬唬人就是了。」

他說完又問道：「小哥所學，勝過老漢甚多，你是武大先生門下？」

狄明揚道：「在下是他老人家的記名弟子。」

田駝又道：「小哥從小就跟武大先生，怎麼會是記名弟子呢？難道小哥還另有名師？」

「沒有。」狄明揚道：「我不是從小就跟他老人家的，我到山上來只有五年。」

「五年？」田駝聽得奇怪，問道：「五年工夫，小哥就學了這一身武功？」

狄明揚道：「五年來武老人家都沒有教我武功，方才和你老丈動手的招法，只是武老人家兩個月前臨行時才傳我的幾招散手。」

田駝聽他口氣，練武還不過兩個月，這話他相信，因爲他和狄明揚剛動手的時候，狄明揚除了硬接，手法都並不熟練，心中暗道：看來他眞是天賦奇才，剛練了兩個月武功，而且還是武大先生臨行時才教的幾招散手，就能和他成名幾十年的老江湖動手過招，還絲毫佔不到他半點上風，再有十年下來，江湖上豈非無人可與他抗衡了麼？

想到這裡，不覺大喜，道：「小哥眞是練武的奇才，哈哈，老漢不但佩服，而且還要交你這個朋友！」

狄明揚道：「老丈是前輩高人，在下怎敢高攀？」

「哈哈！」田駝大笑道：「老漢如今不過是漁山一名管家，那算什麼高人？何況技藝沒有長幼，老漢對小哥極爲投緣，小哥如果不嫌棄的話，就叫我一聲老哥哥好了。」

狄明揚道：「老哥哥吩咐，在下自當遵命。」

田駝聽得大爲高興，呵呵笑道：「小兄弟，好，咱們到了漁山，就好好叙叙，只是咱們這位二姑娘脾氣不大好，不到漁山，這細仙索大概是不會給你解開的了，小兄弟只好委屈上一天了。」

狄明揚道：「漁山？離這裡遠不遠？」

田駝道：「不遠，坐船大概有一天一晚，也就到了。」

狄明揚道：「還要坐船？」

田駝道：「漁山是個海島，咱們要坐船才能到。」

狄明揚忽然想起一件事來，問道：「老哥哥方才說的寧可得罪皇家女，不可得罪七姐妹，這七姐妹，就是二姑娘她們麼？」

「唔！」田駝口中唔了一聲，忽然壓低聲音道：「七姐妹本來是一個島的名稱，但也可以說成她們姐妹七個了。」

他說得很含糊，狄明揚還待再問，只聽田駝道：「咱們快要到了，小兄弟，記住，從現在起，最好不要再說話了，二姑娘不喜歡人家多說話的，下了船，大家都在一條船上，你說話，她就會聽到。」

狄明揚被他扛在肩上，眼睛所能看到的只是月亮和星星，根本不知道到了那裡，但覺田駝脚下走得又穩又快，雖然不是飛奔，至少也是奔行了。

此時聽說快要上船了，那是已經奔近海邊了，一面說道：「小弟省得。」

不多一會，果然聽到遠處潮水拍岸的聲音。接着潮聲越來越近，已經到了岸邊，田駝一躍就上了船，再一低頭鑽進了一處船艙，狄明揚聽到的是水浪打着船底的聲音，接着就把自己放了下來。

田駝低聲道：「小兄弟，你在這裡等一等，老哥哥去跟二姑娘請個示。」

他回身退出艙去，走向中艙，就在艙門外說道：「二姑娘，老奴跟妳請示來了。」

二姑娘道：「有什麼事麼？」

田駝道：「咱們已經到了船上，老奴的意思，那個姓狄的小伙子，要不要給他鬆綁？」

二姑娘冷冷的道：「等到了島上再說。」

接着只聽五姑娘的聲音道：「二姐，人已經擒來了，還是依田老爹的意思給他鬆綁算了。」

「不行！」二姑娘斬釘截鐵的道：「這小子倔强得很，不給他吃些苦頭，還不知道我們的厲害呢！」

七妹道：「二姐，我倒覺得這小子還不錯！」她年紀和狄明揚差不多，但也學着二姐的口氣，叫人家「小子」。

二姑娘冷哼一聲道：「妳們要放他，妳們就去把他放開好了。」

這話是依然不答應。

田駝站在艙外，只得應了聲「是」。

這些話狄明揚自然全聽到了，心中暗道：「二姑娘，哼，有什麼了不起，妳不過仗着一手細仙索，才把我細住的。」

他心念轉動之際，田駝已經悄然回入後艙，壓低聲音道：「小兄弟，你只有忍着點了。」

後艙，中間走路的，左右各有一個板舖，田駝把他提了起來，放到右邊舖上，一面低聲問道：「小兄弟，你會不會傳音入密？」

狄明揚細聲問道：「什麼叫做『傳音入密』？」

田駝笑了笑道：「傳音入密是出我之口，入你之耳，雖有許多人在場，但別人無法聽到的一種秘技，在江湖上，會的人並不多，那是因爲施展『傳音入密』必須本身有精湛內功方可，小兄弟一身內力，猶勝過老哥哥甚多，要學並不太難，學會了，咱們就可以交談了。」

狄明揚道：「很快就可以學會麼？」

田駝笑了笑，就以「傳音入密」說道：「只要懂得訣竅，自然一練就會，很快就可使用了。」

當下就把如何提聚眞氣，如何練音成絲，如何由丹田發音，詳細解說了一遍。

狄明揚只聽一縷極細的聲音在耳邊响起，這聲音細得只是和蚊子叫一樣，但聽來却十分清晰，這就全神聆聽。

田駝講解完畢，接着道：「好了，小兄弟，你現在可以依照口訣，運功練習了。」

狄明揚依言緩緩納氣，提聚眞氣，再由丹田束氣成縷，從口中發出，這樣練了幾遍，試着叫了聲：「老哥哥。」

他人本聰明，內功又極深厚，因此訣要一通，學得很快，發出來的聲音，果然極細。

田駝聽了大喜，也以「傳音」說道：「小兄弟，你會了，好極，你再練習幾遍，就會純熟了，這和平常說話一樣，方便得很！」

狄明揚也大是高興，就用心練習起來，這樣差不多練了半個時辰，雖然尚嫌生疏，但也差可應用了。

田駝興緻很好，坐在對面舖上，和他談些江湖經驗，都是武大先生從未說過的。

狄明揚也把兩個月前有三個密宗高手找武大先生，以及自己躲入了墜翮洞，無意中喝了一隻碩大無朋的蝙蝠血，吸收兩個黃衣僧人的內力一事，說了出來。

田駝驚異的道：「原來小兄弟有此番奇遇，無怪一身內力如此深厚了。」

正說之間，只見從艙外鑽進一條小巧人影，那是七姑娘，她低聲叫道：「田老爹！」

田駝道：「七姑娘這麼晚了，還沒有睡麼？有什麼事？」

「沒有。」七姑娘稚嫩的臉上微微一紅，說道：「我是來看看他的。」

田駝道：「他叫狄明揚，是武大先生的記名弟子。」

七姑娘道：「是他告訴你的？」

田駝笑道：「七姑娘這還用問？不是狄老弟告訴老奴，難道還是老奴揑造的麼？」

七姑娘回身瞟了狄明揚一眼，問道：「方才我問你，怎麼不肯說呢？」

狄明揚蜷伏在細網之中，冷哼道：「方才妳不肯告訴我，我爲什麼要告訴妳？」

七姑娘撇撇嘴道：「你不告訴我，現在我也知道了，你叫狄明揚。」

狄明揚道：「我本來就叫狄明揚，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更名，本來用不着遮遮掩掩。」

七姑娘眨眨眼道：「我叫蕭湘雲……」

她臉上驟然升起兩朵紅雲，羞澀的垂下頭去。

田駝連忙站起身道：「七姑娘請坐。」

「我不坐。」七姑娘含羞答答的道：「我是來問他的，他那支劍怎麼會沒有劍鞘呢？」

（未完．二）

上文提要：

余顧南往找袁伯高，抵達大名府才知袁家已搬遷，由於無處可去，遂決定往洛陽找舊友，途中因進廟避雨而結識了一個名叫方爾德的姑娘，更遇上昔日一名叫姚景升的仇人，余見對方人多勢衆，本不敢輕舉妄動，但對方態度狂妄，余一氣之下，透露自己乃爲齊雲高之徒，姚景升等人不信，要押他和方爾德往濟州對證……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施援手圖報恩　被點穴險喪命

方菱笑道：「這才像人話！」她呼的一聲把燈吹熄。

當下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又有人來拍門，余顧南睡眼惺忪地打開門，咕嚕道：「大清早，拍什麼門！」

左頰忽然火辣辣一陣疼痛，余顧南睡意全消，現在眼前的正是歐陽開。歐陽開笑道：「小子，你醒了沒有？」

余顧南雙眼似欲噴出火來，怒目而視，忖道：「少爺且再忍你一次，將來一定要你加倍償還！」當下怒道：「你幹什麼打人？」

「老子打你是愛你！」

余顧南見他手掌撐在門板上，心頭火起，左脚一勾，房門突然關上，夾住了歐陽開的左掌，他雙掌死力按在門板上，只痛得歐陽開呱呱大叫，他用力頂撞，那門居然推不開，這時候，李七、馬奔泉和姚景升等人紛紛開門問道：「什麼事？」

「老大……他……那小子夾住俺的手掌……快替我殺了他！」

余顧南氣頭消了許多，倏地將門拉開，道：「員外爺，你來評評理，他無端端打我，該不該懲罰他一下？」

包信道：「你是什麼東西？大爺們喜歡幾時打你便打你，幾時罵你便罵你……」話未說畢已被歐陽開一手推開，跳了進去，也不打話，右拳便向余顧南當胸擊出。

余顧南一閃跳開，道：「員外爺，你說俺該不該自衞？」

姚景升正想看看他的來路，便笑道：「學武之人，切磋一下武藝乃家常便飯，不過常言道，刀槍無眼，有什麼損傷，大家別怪就是。」

余顧南正要他說這句話，這時候，歐陽開又一拳擊出，余顧南伸手一格，他突然飛起左腿，直取余顧南的胸膛！瞧他這種打法，那裡是切磋武藝？簡直是生命相搏！

余顧南輕輕一閃，他身材矮小，身法特別靈活，突然一脚蹴出，踢在歐陽開的右脛骨上！這一腿與對方那一腿，幾乎同時踢出，是故歐陽開左腿尚未收回來，已被踢倒，痛得他在地上嚎叫！

李七等人也沒看清楚歐陽開爲何會跌倒地上。余顧南喝道：「別嚎！膿包，快起來，把刀拔出來！」

歐陽開忍痛自地上跳起來，哇哇地叫道：「臭小子，老子今日若不殺你，誓不爲人！」他抽出刀來亂砍，老實說，他至今還未意會到眼前的小童，武功在己之上，只道剛才讓他湊巧得手的，因此亡命進攻！

余顧南仗着身上有一件刀槍不入的甲衣，也不畏懼，仍空着手應付，表面上歐陽開雖然攻得凶險，其實空門處處，若非限於經驗，余顧南在三招之內，便可得手，不過十二招過後，他終於找到機會了，擰腰閃過鋼刀，一拳狠擊在歐陽開的脅下，痛得他踣退一步，雙眼佈滿紅絲，像一頭野獸！

姚景升這時候已看出余顧南不簡單，連忙道：「沉住氣，不可妄攻！」

歐陽開突然一醒，慢慢冷靜下來。余顧南冷笑道：「少爺還以爲你是什麼大人物，誰知虛有其表，像你這種三脚貓工夫的人，也敢到江湖上來獻世，少爺眞替你師父難過！若我是你，早就一頭撞死了！」

歐陽開攻勢加速，余顧南越是信心大增，像穿花蝴蝶般，在刀影之中進退穿插，口中不斷冷嘲熱諷。「幸好無外人在此，否則人家見你一個大人，用兵器還打不過一個小孩，你日後還能混麼？老爺找你當保鏢，眼光也……不用提了，像你這等人只能替人挽鞋！」

「臭小子……」歐陽開只叫了一聲，下盤又吃了余顧南一腿，剛呆了一呆，「蓬」的一聲響，脅下再中一拳，這一拳力度極猛，把肋骨也打斷了一根，歐陽開臉色比紙還白，哇地叫了一聲，跌坐地上。

姚景升臉色變也不變一下，鼓掌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長江後浪推前浪，信然！」他向旁打了個眼色，李七會意立即下場。

余顧南呵呵笑道：「要想車輪戰麼？來來，少爺也不怕！」

姚景升道：「小哥大可以用兵刃，不過李七却不能用，這樣也算扯平了吧？」

余顧南傲然道：「他若能迫我抽刀，是他的本事！」

這干人當中，除了姚景升之外，數李七及姚景升之內弟周冲的武功最高，而且冷靜沉着，非歐陽開可比，當下他堆下笑容道：「小兄弟，李某絕無佔你便宜之心，你大可以拔刀，李某也是見小兄弟武藝超羣，一時技癢，欲領教一下而已，請！」他抱一抱拳，立了個門戶，並不急於進攻。

余顧南心頭一動，也立了個門戶，道：「請李壯士指教！」

忽然姚景升道：「且慢！請問小子可是那一派的弟子？令師又是誰？」

余顧南道：「在下尚未正式拜過師，不過指點過在下的却大不乏人，包括齊雲高、蕭九城、『西京大俠』呂鳳先、苗凌漢、信水君等等……」

姚景升面色大變，斥道：「小孩子胡說八道！難道你眞是寶貝？這許多高手，不收你爲徒，居然肯教你武功！」

余顧南道：「李壯士且放手相試。」李七驚詫不定，小心翼翼踏前一步，先抱一抱拳，再擰腰斜擊一拳，余顧南微微一閃，還了一掌，道：「這是苗凌漢的功夫！」

李七趁他說話，一口氣踢了三腿，余顧南不斷閃避，以「飛雁摘日掌」對付之，忽然又俯身拾起歐陽開的單刀，「呼」地一聲，使出「神龍刀法」之「龍躍於淵」，刀鋒過處，已把李七的袖管割裂，道：「這一刀，你們又認得否？」

李七當眞認不得！余顧南出其不意，幾乎被斬傷，若非余顧南手下留情，李七很可能傷在此招之下。

姚景升呵呵笑道：「停！果然是名師出高徒，姚某佩服之至！小兄弟少年英雄，天下無出其右，實乃武林之幸！」

余顧南道：「廢話休說，你們是當我朋友看待？還是囚犯看待？」

姚景升笑道：「姚某一直把小兄弟當作朋友！」

「是麼？那爲何你騙在下說齊雲高在濟州？」

姚景升一驚，忙道：「齊雲高已不在濟州麼？姚某聽到之消息的確如此，小兄弟幾時見過他？」

余顧南道：「我要找他困難得很，他要我却易得很，因爲他一直想收我爲徒，不過他說過半年之內不會去京東西路的！」（按：濟州在京東西路，今山東省西南部）

姚景升臉色再一變，忙又堆下笑容，道：「有這等事，少俠爲何不早說？歐陽開無禮得罪了少俠，姚某定懲罰他。」

「不必勞煩你，在下剛才已懲罰過了。」

「是是，他活該受罰！」姚景升心中忖道：「不知道小子知不知道大爺們的底細？」口中却問：「少俠跟……貴夫人這次離西京，不知有何貴幹？」

余顧南道：「在下年紀漸長，也要出來闖盪一下了，因見你和藹可親，故此願意結伴而行，不知員外爺離家，又是爲了何事？」

姚景升心頭忽爾一動，道：「姚某是做古董生意的，自己也好收藏，這次出來是爲了生意，你知道古董這東西很值錢，如今路上又不安全，所以不得不多帶幾個人以防萬一！」

余顧南拍拍胸膛，道：「姚外員這般看得起在下，若用得着在下的，在下願意出一分力！」

姚景升大喜，他正想設詞套他說這句話，誰知余顧南已自動「獻身」，豈不妙哉，當下道：「少俠肯拔刀相助，效古之俠士，姚某感激不盡，屆時必略有表示！」

李七猜出主人的心意，接道：「對呀，賺點盤川，也好闖盪江湖，總不能老是打秋風吧！」

余顧南道：「在下明白，你們做生意的事，咱無興趣，也不想過問，若有毛賊敢動您的主意，在下一定拔刀相助！」

「如此先謝了！」姚景升幾乎笑了出來，道：「還有一怕，就是賣貨的人，常魚目混珠，以假充眞，又常收了錢不交貨，也是件麻煩事！」

余顧南搖搖手，道：「你不用多說，總之用得着在下的，就開個口！」

姚景升忙道：「少俠義薄雲天，不愧一個俠字，如今咱們先梳洗一番，再一齊去吃早飯吧！」他向手下打了個眼色，退了出去，齊到姚景升房內。

包信道：「老大，這小子會不會使詐？」

姚景升冷笑一聲：「他有多大的年紀？再刁也翻不出老子的掌心！」

周沖道：「姐夫，這小子會否是假冒？」

姚景升搖頭道：「剛才那小子使的的確是『飛雁摘日掌』和『神龍刀法』，若非他收刀，老李早傷在其刀下了！假不了！」

宋新解道：「但老大請他同行，不怕洩了底麼？還有，他可能只是跟幾個人各學兩三招而已，眞正遇到高手，不足為恃！」

姚景升哈哈笑道：「你道某不知道？姚某有十足把握贏他，李七若小心在意，也可憑經驗勝他！不過拿他出來，他衆位師父的名頭也足夠嚇死人，既不怕對方使詐，更可乘機壓價！事後，大不了再想個藉口騙騙他，甚至……」他以掌作刀，作了一個殺的手勢……

歐陽開本來躺在床上，聞言忙道：「最好殺了他，這小子……」

姚景升忽道：「你少再替我惹禍，剛才他若有心殺你，你早已到閻王殿報到了！」

* * *

姚景升等人去後，方菱問道：「你眞要替他們辦事？我瞧他們並不是什麼好人！」

余顧南笑嘻嘻地道：「我也不見得是好人，放心，包保你無事！還有，你急於逃回西京，也非善法，難道你的仇家不知道你是西京人氏？再說跟着我，你便不用再害怕你的仇家了！」

方菱輕哼一聲：「我師父一根指頭，便可戳倒你！」

余顧南訝然問道：「令師就是你的仇家？奇哉！」

方菱壓聲道：「姑奶奶的事，不用你管！」

「好好，那咱先說清楚，你到底肯不肯跟着我？」

方菱想了一下道：「這時候如果姑奶奶跑了，只怕他們會遷怒於你！也罷，看在你剛才還有點義氣的份上，便且隨你幾天。不過，不許你再胡說八道！」

「多謝小媳婦兒體貼！」余顧南低聲道：「這藉口眞妙！」

方菱一瞪眼，問道：「你說甚麼？」

余顧南道：「我說我肚子餓了，你餓不餓？還不去梳洗？不許你蓬頭垢面的示人，使我臉上無光！」方菱不知好氣還是好笑，只好佯裝聽不到，過去洗臉。待得余顧南剛擦了臉，房門又被敲响。

余顧南把門拉開，却是姚景升。

「小兄弟，咱們去吃早飯，吃飽了好上路！」

「對啦，那位歐陽大俠傷勢怎樣？昨晚因氣他無禮，出手稍沉，待我過去向他道歉！」

姚景升故意怒道：「那廝脾氣暴躁，早就該讓他吃點苦頭！剛才包信請了大夫，正在替他續骨！不管他了，咱們出去吧！」

一行七人到一家茶室，姚景升叫了許多飽點燒餅，飽餐一頓，又喚夥計包了一大包回客棧。歐陽開雖然續了骨，但三五天之內，不宜移動，因此留在客棧，姚景升道：「你且在此養傷，回頭再帶你回去！」

余顧南心中暗笑，當下方菱騎了歐陽開的馬上路，余顧南沿途耐心教她，又替她把韁，一天下來，方菱已能夠控制，芳心大悅，對余顧南也多了幾分笑意。

如此馳了一天，又到了別的一座小鎮，歇了一夜，到第二天中午，已至內黃，此處河道縱橫，余顧南只道他們要過河，誰知却在城內歇下。姚景升笑道：「小兄弟辛苦了，咱們先在此歇半天再上路！」

下午，余顧南道：「姚員外，愚夫婦想到城內各處遊玩一下，黃昏前必回來！」

姚景升道：「黃昏前一定要回來，咱們吃了晚飯便起程！」余顧南心中甚是詫異，不知為何晚上才上路，兩人在城內到處閑遊了一下，方菱到底是小姑娘，見到異鄉異俗異風，甚感興趣。

余顧南忽然低聲道：「他們沒有跟踪，如果你要走的，如今是個好機會。」

方菱柳眉一掀，問道：「你走不走？」

余顧南搖了搖頭，道：「我要看他們在搞甚麼鬼！告訴你，那姓姚的胖子，表面上是個財主爺，骨子裡却是個强盜，欺世盜名，我要叫他受到教訓！」

方菱睜大了一對美目，問道：「你準備如何教訓他？他們有六七個人，小心你自己的小命！」

余顧南指了指太陽穴，道：「咱們鬥智不鬥力！喂，你到底是留下來幫我，還是要脚底抹油！」

方菱瞪了他一眼，道：「姑奶奶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不會改變主意的，你到底有甚麼妙法？」

余顧南想拉方菱的玉手，被她甩掉，「小氣鬼！咱們出城去吧，先找幾件東西再說。」

方菱溫順地跟着出城，余顧南只顧向郊野無人烟之處走，方菱不解問道：「你到底要找甚麼東西？」

「找幾根草，」余顧南由苗凌漢之「百毒眞經」處，學了不少關於防毒施毒之知識，對毒藥亦頗有認識，他在草叢中找到兩種野草，笑道：「有這幾

根草，便可當作護身符了！」

方菱撇撇小嘴，道：「這種黑骨草雖然能作毒藥，但煉製十分麻煩，你有時間，有器皿煉製麼？」

余顧南揚一揚手上的另一根草，問道：「這是甚麼草，你知道麼？」

「這是尋常的厥草，有甚麼稀奇？」

「有，假如將厥草與黑骨草一齊燃燒，就會產生一種毒烟，這種毒雖不致毒斃人畜，但起碼能使聞者暈倒！」余顧南問道：「你好像對毒藥頗有認識？」

「當然！」方菱道：「姑奶奶身上便有許多毒藥，要教你，當眞易如反掌！嗯，你為何也對毒藥有認識？」

余顧南得意洋洋地道：「我有位師父是使毒的大行家，我這個徒兒，就是再差，也有個譜兒！你師父是那一位？」方菱扭頭過去不理他。

余顧南道：「不說也就罷了！」心中却忖道：「終有一日，要你乖乖說出來。」

方菱問道：「你找夠毒草沒有？回去吧，免得他們生疑！」當下兩人回城去。

路經一家成衣店，余顧南道：「咱們進去買套替換的衣服吧！你瞧，我都快變成叫化子了！」

方菱紅着臉道：「不必了，我……」一副難言之隱。

余顧南年紀雖小，但飽歷蒼桑，甚是世故，道：「只要你喜歡，我買一套送你，算是我討你便宜，向你賠禮！」方菱考慮了一陣，終於垂首隨他進去，挑了一套素色的，余顧南身上那套長袍破損已多，乃買了套勁裝。兩人返回客棧，方菱把余顧南趕出去，說要洗澡。

余顧南於是往探望歐陽開向他賠禮，歐陽開冷冷地道：「不必啦，老子只斷一根肋骨，已是萬幸！」

余顧南道：「在下一向吃軟不吃硬，如果你不是多番侮辱我，在下又怎會動手！不過這都是以前的事，正所謂不打不相識，日後便是朋友啦！」

與歐陽開同房的包信忙打圓場，道：「說得好，咱們出來闖盪江湖的，多交朋友少結仇家，乃是信條！日後大家都是朋友，有飯大家吃！」歐陽開這才「哼哈」一下，表示原諒余顧南。

余顧南回房，看見方菱換了新衣服，棄了村姑打扮，觀感全非。他脫口說道：「媳婦兒，你這個打扮好看極了！」

方菱白了他一眼，嘴角却孕着笑意，道：「你也快洗個澡吧，臭死啦！」

余顧南道：「小生遵命！」言畢向她扮了個鬼臉。

待余顧南洗完澡，換上新買的服裝，亦顯得英挺得很，最低限度眉目清秀，顯露無遺。方菱看了他一眼，不知為何芳心突突亂跳。

吃過晚飯之後，李七請他倆到姚景升房內，包信、宋新解等人亦早已候着了。

余顧南道：「員外爺，要開始交易啦！」

「是的，賣主約咱們到城內的觀河酒家交易！時間是三更，逾時不候！」姚景升道：「現在大家先休息一下，二更時分集合，然後出發。」

余顧南道：「奇怪，咱們跟他做生意，他應該歡迎還恐來不及，為何在三更半夜交易？莫非有詐？員外爺要小心！」

李七道：「小兄弟，這你就不知道了！如今江湖上强盜極多，這種紅貨，若不小心一點，萬一走漏了風聲，後果不堪設想，是故，賣主小心，對買主亦有好處！」

「原來如此，那咱們二更再見！」余顧南言畢拉着方菱回房。

姚景升低聲道：「包信，你輕功好，躲在屋頂上監視他倆的行動，這時候萬不能出紕漏！李七和周冲，你倆先到觀河酒家一帶踩道，提防對方設陷阱，引咱們上鈎，宋新解，你準備黃金，兵刃及應用之物，馬奔泉到客棧外巡邏，二更集合才出發！」當下各自去準備。

余顧南和方菱回房之後，余顧南即道：「媳婦兒，你再睡一會兒吧，等下我才喚你！」

方菱聽慣了媳婦兒，似乎不覺得那麼刺耳，反問：「你不休息一下？」

「你不必替我擔心，男人大丈夫幾天不睡覺，小事一樁！你睡吧，萬事有我！」

方菱見他裝老成，覺得好笑，便上了床，放下鞋子，忽然問道：「你一向都是這樣……老不正經？」

「不是，我以前正經得很，因為為人師表嘛！一返回中原才恢復年輕！」

方菱又嗤地一聲笑了出來，忽覺這個小男人十分神秘，有時令人捉摸不到，有時又覺得十分接近，想多問他幾句，又恐對方反問自己，不好回答，只好忍住，要想睡覺，又睡不着，偷偷拉開一角帳子望出去，只見余顧南盤膝於地，正在練內功。

方菱發了一陣呆，反正睡不着覺，也在床上練內功，到二更，余顧南自地上一躍而起，低聲道：「媳婦兒你醒醒，再不醒來，我便要進去了！」

方菱倏地拉開帳子，一掌向余顧南擊去，誰知余顧南似早有準備，叫了聲哎唷，却將其柔荑抓住，放在嘴上香了一下，道：「媳婦兒好香！」

方菱又羞又急，左脚一蹬，誰知余顧南鬆了手，笑嘻嘻地讓開。「你又使甚麼小性子！」

方菱嗔道：「你這人怎地這般皮厚，難道不知羞字怎樣寫？」

余顧南忙道：「咱們說正經的，等下你一定要跟着我，而且要小心，反應要快！」

方菱輕哼一聲：「你今年才多大，說話好像老頭子！你擔心自己吧，姑奶奶自己照顧得了，用不着你擔心！」說着房門已被人輕輕敲响，兩人到姚景升房內集合，隨即跳窗踰墻而去。

那觀河酒店在城內南區，瀕臨黃河，但此際更深夜闌，寂靜如死，衆人尋路至酒家外面，但聞河浪聲一陣陣傳來，半晌方見李七和周冲過來，姚景升立問：「情況如何？」

周冲道：「四周平靜得很，未見有任何埋伏！」

李七接道：「不過屬下却懷疑賣主不在店內！」

包信道：「不會吧？以前是約定在此，下午還通知咱們一切不變！你有進去過麼？」

李七道：「因爲不敢打草驚蛇，逐間查探，所以悄悄進去過一趟，未見其人！」

包信道：「這並不表示他沒來。」

姚景升道：「多說無益，總之大家小心一點！如今先分散埋伏，待三更再說。」他首先縛了塊汗巾，蒙住口鼻，然後拉着余顧南到對面等候，誰知巷內有個人出來，姚景升吃了一驚，吭聲喝問：「誰？」

那漢子看了他幾眼，不慌不忙地道：「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

姚景升目光一亮，接吟道：「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這兩首詩寫的是黃鶴樓，但出自兩人之手，前是李白所寫之七絕首兩句，後是崔顥所寫的七律之最後兩句，寫的題材雖頗似，但絕不能拼合！

余顧南剛覺奇怪，又聽那漢子微微一笑，道：「來者是唐三彩兄？」

「非也，某乃『秦俑』，閣下是『漢鏡』？」

「小弟乃『趙璧』！」

原來他們所說之名，均是古時之珍寶，在對暗號，暗號對上，雙方均鬆了一口氣。姚景升問道：「貴上不在客棧內？」

「今日客棧內，住了一位回鄉省親的大人，不大方便，故此敝上將交易地點改在城外！請『秦俑』兄跟小弟來！」那漢子轉身向小巷內走去。

姚景升想了一下，道：「『趙璧』兄且停，貴上爲何不能將交易訂在城內？或者明天才交易？」

那漢子道：「閣下放心，咱們做生意最重信用，再說明天咱們又約了別人，若今晚閣下不能全吃掉，咱們明早便將剩下之物，賣與別人，而且地點也不改變！當然，此次是咱們失約，閣下若認爲不安全，可以取消，但請體諒，事出突然，誰也料不到今日有官兒到那客棧裡去！」

姚景升再度沉吟，覺得己方人數不少，也用不着害怕對方，便道：「閣下且稍待！」他親自出小巷召集手下，然後隨那漢子出北門，往郊外走去，這路下午余顧南和方菱才走過。

馬奔泉問道：「閣下到底要帶咱們走多少路？」

「快啦，就到了！」

忽然山坡下閃着三點火光，那漢子取出火摺子來，迎風「畫」了三個大圓圈，接着對方的燈光閃了一下，突然熄滅。

那漢子道：「一切平靜，『秦俑』兄請，敝上已久候了，一切平安！」

姚景升道：「還請兄台帶路！」他向李七和周冲打了個眼色，他倆快步走前幾步，與「趙璧」並肩而行，姚景升緊躡其後，雙臂已注滿了眞力，準備隨時出手制服「趙璧」！

到得山坡前，樹後有人吟道：「江風漁火對愁眠！」

姚景升立對曰：「湖光秋色兩相和。」

那人再道：「好雨知時節。」

姚景升又對之：「漢皇按劍起！」

這是第二次暗號，類似射文虎之「升冠格」，摘每句頭一個字，拼成江湖好漢！

接着樹後走出幾個人來，臉上都蒙着布，正中那人身材粗壯，一對手掌雪白像女人，沉着聲道：「黃金帶來了沒有？」

宋新解拍拍懷中的一口鐵箱，道：「都在裡面！」

那人哈哈一笑，道：「咱們初次交易，彼此均未建立信譽，最好先請閣下打開鐵箱看看！」

姚景升也笑道：「說得好，也請閣下把貨物亮一亮！」

那人揮一揮手，手下自樹後抬出兩口大鐵箱來，道：「一共二十三件，全在裡面！」

宋新解打開鐵箱，只見裡面放滿了金條，道：「一共卅六條，共七百二十兩！」七百二十兩黃金，實不是個小數目，蓋斯時一擔白米才七錢白銀！

姚景升道：「請閣下打開來看看！」

那人道：「不必，咱們一手交貨一手交錢，第一件是王莽銅鏡，一尺有徑，保存完善，鏡上雕花及篆刻，依然清清楚楚，兌黃金二十兩！」

姚景升向宋新解打了個眼色，宋新解抛了一條金條過去，那人伸手接住，掂了幾下，也吩咐手下把銅鏡抛過。姚景升接來一望，果然不錯，而且清洗打磨得精亮！

那人笑問道：「如何？可有問題？」

姚景升道：「咱們相信閣下之信譽，不過第二件，在下却想看看秦王玉腰帶！」

「可以，先將八條金條抛過來！」

姚景升笑道：「閣下這個方法不公平，剛才咱們先抛，如今應該由你先抛才合理！」

那人考慮了一日，將一條玉腰帶抛過去，姚景升接住，李七立即點了

一根火把，只見那條腰帶一共用九塊羊脂白玉製成，扣子以五條用金絲揉合成龍狀，暗合九五之數，白玉金扣在火把之下發出異光，入手冰涼，果然是無價之寶，以八條金條易之，實不爲過。

那人道：「金條呢？」

姚景升哈哈一笑，道：「其他東西也都帶了麼？何必痲煩，不如一起交易吧！」

那人道：「不必多說，如果不依此法交易便拉倒！」

姚景升遂向宋新解打了個眼色，宋新解把鐵箱放在地上，道：「接住！」他雙手連揮，抛出八條金條。

那人忽然喝道：「小心，不要接！」只見他和手下們都散開，緊接着第八條金條落地，忽然爆裂，自內衝出一股黃烟，以及牛毛鋼針。

那人雙掌一合一分，發出一股掌風，把迫近身之鋼針和毒烟迫開，可是他那幾個手下可沒這份功力，不是因吸了毒烟暈倒，便是中了鋼針。

姚景升哈哈大笑，道：「姓陰的，這金條夠份量吧！」他手一揮，幾個人便衝了過去，可是對方亦非省油燈，早料到有此一着，但聞一聲鑼响，山上及背後各有兩條漢子衝過來，那人被姚景升和李七合擊，驚魂未定，幾個照面，便被姚景升扯下蒙面巾來！

火把之下，看得分明，此人又是余顧南的舊相識——陰賜福！他脫口道：「咦，眞巧！怎會是他？」

方菱問道：「你認識他？怎地你認識這許多人？」

說着，對方兩個漢子衝了過來，余顧南連忙讓開，道：「兩位請進，咱倆夫婦是被迫的……」他邊說邊把方菱拉到一邊去，那兩個大漢尚未跑至戰場，猛見周冲一個轉身，雙掌拍出，喝聲看掌，誰知袖管突然飛出兩支鋼針來，陰賜福兩名手下還不知發生了什麼事，便已倒地。

余顧南低聲道：「姚景升太過卑鄙了，咱們要助陰賜福一臂之力！」他拉着方菱向山坡方向跑去，却繞開人羣。

方菱道：「你這傻子，還不趁此溜掉？難道你一個人能應付這許多人？」

「山人自有妙計！」余顧南拉着方菱到一棵樹後，邊摸出懷內的毒草，邊道：「那陰賜福對我有恩，他今日有難，我若坐視的，又豈是英雄？對啦，快閉住呼吸！」他亮了火摺子將毒草點燃。草一燃着，不斷放發毒烟，由於風向關係，那些毒烟都向打鬥場中吹去，却無人發覺。

方菱忖道：「想不到這傻子還不傻。」

余顧南把懷內的草燒光，又拉着方菱退後幾尺，靜候變化，老實說，他也是第一次學人施毒，百毒眞經上所載是眞是假，固然分辨不出，亦毫無信心。

只見陰賜福站穩陣脚之後，以一敵二並無懼色，並且還以顏色，扯下姚景升臉上之汗巾，冷笑道：「原來又是你，眞是寃家路窄呀！」

姚景升冷笑道：「上次劫鏢不成，算你運氣好，今日好運氣的却是姚某，眞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

陰賜福轉頭環顧手下，見自己兩名手下被對方四個人圍攻，形勢比自己更加危殆，又驚又怒，嘶聲道：「姚景升，錯過今日，陰某必將你碎屍萬段！」

姚景升獰笑道：「好教閣下放心，你已沒有明日了！」又提高聲音道：「大家加把勁，提防夜長夢多！」話音剛落，周冲已把一個對手擊倒。

李七道：「老包和老馬，你倆過來！」包信和馬奔泉忙抽身跑過去。陰賜福見勢色不對，拚力連發數掌，意欲衝開缺口溜掉，但姚景升和李七一前一後將他圍住，不與他硬拚，只是不讓他逃脫，眨眼間，包信和馬奔泉已至，四面攔截，更加逃脫無望！

陰賜福內功深厚，武功路子雖是陰鷙詭異，以一敵二，時間一長，仍有取勝機會，但以一敵四，莫說取勝，就是逃走的機會也幾乎等於零。

余顧南見姚景升如此卑鄙，義憤塡膺，忍不住長身欲衝下去，却被方菱一把拉住，道：「喂，傻小子，你要去送死呀？」

「如果沒有陰賜福，可能我早已死了，如今他有難，我豈能袖手旁觀，快放手！」

「你一個人有多大力量？倒不如留一條命，待日後才慢慢想辦法替他報仇吧，且再等一等，也許毒烟就快生效了！」

只聽陰賜福大喝一聲：「老子跟你們拚了！」

包信哈哈笑道：「死到臨頭，還口出狂言，姓陰的，你整日騷擾死人，今日要你陪伴他們，也應該……」話音未了，陰賜福一拳擊來，正想閃避，忽覺腦袋一陣迷糊，雙脚不聽使喚！「蓬」的一聲，胸膛結結實實中了一記，冲口噴出一口血來，軟軟地癱倒在地，原來藥力此刻才逐漸生效，他內力最淺，當先發作。

陰賜福一拳得手，背後生風，知道有人偷襲，忙不迭躍開，正想向前撲去，眼前一花，李七已撲在身前，連環踢出三腿。

陰賜福再一讓，馬奔泉拳頭又至，他沉肘一格，左腿順勢一掃，馬奔泉應聲而倒，他慢慢爬了起來，可是未曾站穩，咕咚一聲又摔倒了！

陰賜福見包圍圈漏出空洞，機不可失，立即竄前，姚景升叫道：「快攔住他！」

此際周冲和宋新解已將陰賜福最後一個手下殺斃，連忙橫身攔住陰賜福，陰賜福大聲叫道：「擋我者死！」忽然腦袋一昏，吃了一驚，忖道：「莫

非我剛才不愼吸了毒氣？」

心念未了，身前的周冲和宋新解已先後先他暈倒地上，陰賜福猛吸一口氣，跑出幾步，雙脚一頓亦摔倒不醒人事。姚景升和李七大喜，連忙奔走，誰知只跑了幾步，亦相繼暈倒於地。

余顧南歡呼一聲，道：「百毒眞經並無騙我，媳婦兒，咱們下去吧！」他拖着方菱的手跑下山，拾起一根火把，跑至陰賜福身邊，道：「如何救醒他？」

方菱道：「我去河邊拿點水來潑他！」她向南急跑，余顧南忙叮囑她小心，邊用力推動陰賜福，可是毫無作用。他走至姚景升旁，伸手在他臉上刮了幾巴掌，只打得姚景升雙頰都腫了起來，氣才減消。「嘿嘿，像你這般卑鄙的小人，理應當衆侮辱你，如今無人看見，你又沒有知覺，反而便宜了你！」

過了半晌，還不見方菱回來，余顧南有點擔心，走回陰賜福身邊，再用力推他，誰知他這次竟然有了知覺，慢慢睜開雙眼，余顧南喜道：「陰前輩，你醒來了？」

話未說畢，陰賜福已一拳當胸擊出，把余顧南嚇了一跳，幸好他氣力未恢復，速度較慢，余顧南上身向後一仰，剛好避過，「陰前輩，你認不得我了麼，晚輩是余顧南！」

陰賜福自地上坐直起來，他只記得剛才余顧南與姚景升是同道，便冷冷地道：「管你是顧南還是顧北，老夫非將你們這些狗賊殺光不可！」

余顧南急道：「陰前輩，你還記得幾年前在太行山下，遇到姚景升率人劫鏢，前輩躲在棺材，猝然出手，制服了姚景升和歐陽開的事？」

陰賜福冷然問道：「你與那宗劫案有關？不對，那時候你才幾歲！」

「當時有一個婦人拉着一個孩子求你們收留，最後得吳鏢師答允，帶回西威鏢局，那個小孩子便是晚輩！」余顧南喜孜孜地道：「晚輩跟姚景升來此，便是爲了破壞他的好事，想不到遇到恩公，剛才晚輩在山坡上放毒烟……」

陰賜福哈哈笑道：「陰某不是你的恩公，你要感激的該是吳錦新，你何須討好老夫？一刀殺了老夫，黃金古董，全可得了！」

余顧南忙道：「前輩誤會了，晚輩絕無惡意，亦不是覬覦您的古董！再說當年若非你擒住姚景升和歐陽開，晚輩與先母也未必能逃出魔掌！」

「那就算扯平吧！彼此互不相欠！」陰賜福神情依然十分冷漠，慢慢站了起來：「你不在西威鏢局，跑來此處作甚？馮令坤和吳錦新也來了？」說着轉頭四處張望。

「說來話長，晚輩離開西威鏢局已快三年了，馮總鏢頭和吳鏢師的情況也不知道！」

陰賜福這才放下心頭大石，須知他此刻氣力未完全恢復，再遇强敵，必死無疑，當下先檢查手下的生死，竟無一人有呼吸！

余顧南跟着他，道：「姚景升這人不是東西，前輩收拾好古董，趕快走吧！」

陰賜福看了他一眼，忽然大笑起來，余顧南訝然道：「前輩何事這般好笑？他們醒來後，您寡不敵衆，還是趁早離開的好！」

「你的話只說對了一半，前面那一截說得沒錯，後面那一截便大錯特錯矣。」陰賜福眉宇間含着殺機，目光一凝，溜在姚景升身上，陰惻惻地道：「姚景升既然不是東西，爲何還要留下他一命？」

余顧南一驚，問道：「前輩要殺他？」

「殺他一個？老夫要將他們殺光！」陰賜福慢慢向姚景升走過去，「不殺死他們，老夫就得脚下抹油！」

余顧南結結巴巴地道：「但他們如今昏迷不醒……」

陰賜福道：「這千載難得之機會，老夫豈能放過！」

余顧南忽然縱身橫在陰賜福身前，道：「前輩，他們沒有抵抗能力，你這樣殺死他們，算得什麼英雄？而且這種行逕與姚景升亦無分別！」

陰賜福臉色一變，冷冷地道：「說來說去，你都是他的人，讓開！」

余顧南毫不退讓，道：「前輩，他們是我用毒烟放倒的，你能夠保存生命，又能保回古董……最多把姚景升的黃金也拿去也就罷了，何必再撿這個便宜？」

「老夫從來不認英雄，是你這呆小子自以爲老夫是英雄而已！」陰賜福指指余顧南背後，厲聲道：「是誰？快滾出來！」

余顧南連忙轉頭向後望去，陰賜福立即一指戳在其脈穴上，余顧南登時不能動彈，陰賜福將他放倒於地，道：「傻小子，夜深了，你歇歇吧！」

余顧南怒道：「陰賜福，我救了你，你怎地恩將仇報，還是個人麼？」

陰賜福輕哼一聲：「傻小子，這是教訓你，以後做事，不可一廂情願，不過老夫也不算恩將仇報，又不殺你，只請你休息一下而已，你何須窮嚷嚷？」他邁步向姚景升走去，可是目光一及，已不見他的踪跡！原來在陰賜福與余顧南糾纏當中，姚景升內力比李七等人深厚，亦已甦醒過來，他自忖一人非陰賜福之敵，便悄悄溜走！

陰賜福大怒，把怒氣發洩在李七等一干人身上，一俯身，一人一掌，結束其生命。哈哈笑道：「便宜了你們，不受一點苦便了賬！」

余顧南冷笑道：「殺無抵抗力之人，算是什麼手段！」

陰賜福怒氣冲冲地跑回來，道：「你要跟老夫講武林道義？哼！他們用

卑鄙手段殺我手下，剛才你爲何不指責之？老夫如今爲手下報仇，又有何不對？」余顧南不由啞然。

陰賜福走過去把黃金和古董收拾起來，又走回來，將一條金條放在余顧南身邊，道：「老夫與姚景升不一樣，恩怨分明，你這小子若不是喜歡瞎纏，老夫又何須用此方法制服你？」

余顧南生氣地道：「你把金條拿開，我雖然窮，却不要這種髒東西！」

陰賜福哈哈一笑道：「小子，瞧你讀書不多，怎會如此迂腐！黃金白銀從來都是亮晶晶的，髒的不是它們，而是人的手！你的手不髒，又何妨收下？你以爲這會是姚景升的血汗錢？傻小子，不拿白不拿！」

他走了兩步又回頭，道：「老夫再指點你兩件事，一是以後見到姚景升必須小心，此人武功並不可怕，但機心奸詐，不可不妨；二要使用這塊金子時，最好着人先將它弄碎，寧願損失一點，否則你年紀輕輕，很容易引人懷疑！」說着一手提起裝金條的鐵箱，另一手提着裝古董的鐵箱，健步如飛地走了，但樹後仍留下了一口鐵箱。

余顧南躺在地上運功衝穴，心中如打翻了一瓶五味散，分不出是什麼滋味，更不知道自己今夜的行動是聰明，還是笨蛋，是對的還是錯的。

「方菱去了這許久爲何還不回來，她不會走錯路吧？咦？不好，也許她乘機溜掉了！哼，唯小人與女人最難養！我眞是個大笨蛋！」

他自艾自怨未了，忽見山上飛下一道人影，曙光下，看得分明，正是去而復返的姚景升，不由魂飛魄散，姚景升畢直走過來，道：「小子，你想不到老子還會回來吧？你如今尚有何話要說？」

余顧南邊思計邊道：「當然有許多話要說！」

姚景升陰惻惻地道：「班門弄斧，有話到閻王老子那裡才申訴吧！」言畢俯身一掌擊下。

余顧南大驚，急中生智，呼道：「陰前輩他來了！」

姚景升轉頭望後，不見有人，臉上殺機更盛，余顧南笑嘻嘻地道：「姚景升，你以爲陰賜福故意用我作餌麼？不是不是，他是不管我死活的！不過我媳婦兒已去通知家師，若趁早殺了我，還來得及逃跑！」

但凡心機狡詐之人，疑心必大，余顧南這樣說，他反而猶豫起來，心中忖道：「老子若殺了他，這秘密也未必保得住，又不知這小子跟陰賜福有什麼關係。」心念一轉，改向樹後之鐵箱走過去，陰賜福還有古董未搬走，他一定會再來，屆時可用余顧南之生命威脅，萬一無效，再殺之未遲！

余顧南暗中舒了一口氣，忙再運功衝穴，心中把方菱罵個半死，「這媳婦兒當眞沒義氣，大難臨頭各自飛！」心中只望陰賜福速速來搬取另一口鐵箱。

姚景升來至樹後，先向四圍觀察了一番，肯定沒有人在附近，這才走近鐵箱，但見箱子上了鎖，他運勁於臂，用力扭動鎖頭，但那鐵箱甚是堅固，姚景升費了好大的勁，才將鐵環扭斷。

他躺在地上喘息了一陣，再爬上來，小心翼翼打開鐵箱蓋子，裡面果然放着許多古董，姚景升取出一件唐朝三彩陶馬仔細觀察，此刻太陽已破薄而出，光線充足，看得甚是清晰，竟是件贋品！

姚景升連續抓起幾件觀察，除了一件破損的青銅爐之外，無一眞品，且下面還放了幾塊石頭，換言之，他姚景升的金條大部分灌了鉛，以此詐騙賣主，但陰賜福也有近半贋品，算起來誰也不欠誰。

這箱子裡的東西既然是贋品，陰賜福當然不會再來，那麼他還有什麼顧忌？姚景升立即向余顧南飛去！

余顧南一直在運功衝穴，可惜還差一點方能將穴道衝開，姚景升已至，一把將他抓了起來，先伸手打了余顧南兩巴掌，冷冷地道：「小子，你死期將至，可有遺言？」

余顧南運功正在要緊處，不敢開口以恐洩氣，姚景升見他閉目不答，心頭更怒，倏地一拳擊在其胸膛上！「蓬」的一聲響，余顧南內腑氣血猛烈震盪，眞氣向下急竄，說時遲，那時快，姚景升再一拳擊在其小腹上，此刻眞氣正凝聚在該處，姚景升手腕反被震得一麻，而余顧南體內的眞氣，則向兩側急竄，無巧不成話，一股眞氣直衝脈穴，只見他身子一震，脈穴已解開！

這時候他才張開雙眼，笑嘻嘻地道：「我那來遺言？有遺言的應該是你！」

姚景升臉上閃過一股殺機，冷冷地道：「小子不知死活，老子只好成全你！」他左掌緩緩舉起，千鈞一髮之際，余顧南雙膝猛地提起，撞在姚景升小腹上，同時用力向外掙脫！

「蓬！」姚景升怪叫一聲，胃腸似欲倒翻，痛得他額頭冒出汗珠，雙掌不由自主地鬆開，余顧南倒跌落地，一滾而上，反向對方迫去。

姚景升臉色又青又白，捂住小腹，不斷後退，余顧南冷冷地道：「姚景升，當年你在太行山欺侮少爺和家母，今日新仇舊恨一齊算！」他忽然飛身撲去。

姚景升强吸一口氣，雙臂上下移動，使了招「如封似閉」，護住胸腹，將余顧南的雙拳格住，但余顧南在女眞完顏部生活過年多，頗受女眞人的影响，講求實用，不管使用什麼招式，更不計較好不好看！他雙拳被架開，上身半斜，右足立地，左足突然踢起！

（未完・二十）

上文提要：

王小石與白愁飛爲了阻止迷天七聖帶雷純離去，遂與前來的四聖武鬥，並許下諾言謂如輸了便不再干預他們和雷純間的恩怨。王小石以手刀抵禦蒼生刺、鬼神劈、陰柔綿掌及鷹爪功四種招式，內勁凌厲。令四聖不敢再小覷這年輕人，四聖猛然激出全身功力，王小石刀勢漸弱，白愁飛正欲加入戰陣，突聞王小石喝叫停手……

「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六分半堂

天雷忽起聖主至・大地浮沉驚神指



顏鶴髮截道：「什麼承讓，我們根本沒有讓，已盡了全力，但還是打不過你。」

他頓了一頓，才道：「我們絕對打不過你，我們輸了。」

王小石反而大吃一驚，心中震佩：這四名聖主，不愧爲成名人物，竟然服輸，當衆承認戰敗。

顏鶴髮接道：「不過，我們也很遺憾。」

王小石奇道：「爲什麼？」

顏鶴髮微喟道：「我們保不住你了。」

王小石不明所指。

顏鶴髮道：「因爲七聖主已經來了。」他補充道：「剛才我們躍下去的時候，看見七聖主和五聖、六聖，已到了樓下。」

白愁飛暗吃一驚，有三人到了三合樓下，居然連自己也一無所覺！

只見鄧蒼生、任鬼神、朱小腰臉上都出現很奇特的神色。

有的像是惋惜，有的像在慶幸，有的簡直是在幸災樂禍，總而言之，他們的眼光都像在看幾個臨死的人最後一面。

王小石頓感不服氣，哼聲道：「迷天七聖主是什麼人物，我早想拜會拜會。」

只聽樓下一個稚嫩的聲音道：「想見我，就滾下來吧。」

王小石笑嘻嘻的道：「我想見你，你滾上來吧。」

他這句話一說出口，眼前脚下，就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 * *

突然間，他們所站立之處，轟然下墜！

他們就算想縱起、跳避、找落脚處，也完全沒有用。

因爲整塊三合樓二樓的地板，一齊往下墜去，彷彿這二樓木板原本就架上虛無縹緲的地方，現在頓失所倚。

一時之間，所有的事物，連人帶桌椅，包括四名劍婢和四名聖主，身子一齊往下沈。

塵烟四揚，那一大片木板轟然墜地！

白愁飛依然站立，飄然塵埃不沾。

他已閃到雷純和溫柔身後。

就是因爲他的兩隻手指，溫柔和雷純都並沒有搖晃踣地。

四劍婢則跌跌撞撞，陳漸槐更摔了個仰八叉，四名聖主似早有準備，所以並不狼狽。

唐寶牛則麻煩了。

他的塊頭特別大，在往下掉時，一時衝向前面，一時落到後面，拚命想把穩樁子，偏偏馬步又不爭氣，踣踣跟跟，幾乎跌得個餓狗搶屎。

張炭輕功較佳。

可是他更忙。

他忙着去搶救那五十七隻碗。

五十七隻空碗。

那是他吃飯的傢伙，決不能打破。

這一干人隨着木板落到樓下，樓下已沒有人，沒有桌椅，彷彿都給人神不知、鬼不覺的移開了，只剩下一個空的店子。

有兩個人，都幪着臉，正迅速飛掠到三合樓門前一人的身邊。這兩個幪臉人在彈指間便拆下一切支撐着二樓地板的事物，然後即往七聖主身邊倚立。

衆人落地，驚魂初定，只見朱小腰、鄧蒼生、顏鶴髮、任鬼神都向門前坐着的那人恭聲道：「屬下叩見七聖主、關七爺。」

一時間，衆人的注意力，全都在「七聖主」的身上。

「七聖主」——迷天關七，究竟是個怎樣的人物？

* * *

他們沒有看到關七。

他們只看到一個空洞的人。

這個人並沒有幪面，也沒有戴上頭笠之類的東西。

你一看這個人，便知道他是一個完全「空洞」的人——這「空洞」，係指他的思想、感情、過去、現在、未來、甚至一切。

他的表情似在苦思，眉峯、鬢髮上也有了雪花，但他卻有一張孩子臉。

這張孩子臉與顏鶴髮全然不同。顏鶴髮是保養得好，童顏鶴髮。

這人卻似長大到一個地步，就完全停頓了下來，他眼神的茫然，已經達到了空洞的地步，甚至他的五官和表情，都只讓人有一種空洞的感覺。

這個人，是坐在一張能夠推動的黑色椅子上。

這張椅子——與其說是「椅子」，倒是更似囚車——四面都是黑色的鐵，像個鐵箱子，人坐在裏面，只露出個頭來，就像是押解要犯一般。

不過，鐵箱子只門上了三面，有一面是打了開來。那是正面。

因而，在場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這空洞的人，雙腕之間，被一條斑褐色的鎖鍊扣着，鋼箍就在腕上，鐵鍊長僅二尺，雙踝之間，也有鋼箍，扣着三尺不到的斑灰色鎖鍊。

這個人，就像監犯一樣。

衆人見到了這人，只見他白晰得不可思議，想必是終年累月見不着陽光，心中都爲他感到憐憫起來。

尤其是張炭。

他健康的膚色與那人一映照，更加對比強烈，他只看了那人一眼，就覺得很不舒服，更爲剛才差點摔了一大跤而不快，於是喝問道：「誰是七聖主，我們已下來了，還不滾出來？」

他這句話一說完，那空洞的人陡然抬頭。

那人一抬頭，張炭就嚇了一跳，忍不住退了一步。

他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可怕的目光。

那麼凌厲的目光。

那麼可怕與凌厲的目光，居然是從一對完全空洞的眼裏發出來的。

厲光一閃而沒。

張炭已一時說不出話來。

他心頭有很奇怪的感覺。

他一向不想死。他活得十分愉快，也十分充實。他跟雷純相知，因爲曾經答應過她一句話，受過她一次恩，便誓要維護到她出嫁爲止，跟這樣一位紅粉知音在一起，他的心情自然是十分愉快，何況他天天吃飯，這是他最大的興趣，如果死了，便吃不到飯了，所以他從來就沒想過死。

而且他還十分怕死。

能不死時，他儘量不死。

爲了不死，他不惜哭，不惜逃，也不惜喊救命。

他從不希望結束自己的性命。

可是他只被那人看了一眼，忽然間，心頭就似壓了一塊鉛鐵，幾乎有點想去死。

死是一種萬念俱灰的決定，不過那也只是一個決定，跟決定生、決定喜歡一個人、決定使自己開心起來一樣，都只是一個決定。

不過，當「不如一死」這個念頭生起來的時候，也同時是決定不再決定其他任何事情的時候——所以才有所謂：「求死，不能解決任何事情」之說。

張炭只被那人看了一眼，竟然就閃過：「生不如死」之念頭。

天昏黯灰沈，風捲雲湧。

風是逆風。

烈風吹得衆人幾乎睜不開眼來。

顏鶴髮沈聲道：「七聖主關七爺已經來了，休得無禮！」

衆人心中都是一凜。

——這形同白痴般、囚犯一樣、空洞的人，竟然就是名懾天下、神秘莫測、武功高絕、號令黑道的關七！

* * *

衆人正是驚疑不定，忽聽頭頂上有人說道：「他是關七？還有沒有關八？」

衆人猛抬頭，只見王小石一手攀住屋樑，往下垂視，笑嘻嘻的看着下面的人。

關七在抬起頭來，眼神茫然。

王小石笑道：「可不是嗎？還是你抬頭看我在先。」說着飄然而下。剛才他聽到外面有人喝令他滾下來，樓板立場，他飛躍而起，攀住橫樑，依然堅持讓關七先抬目看他，他才肯下來，飄然落到關七面前。

關七也不生氣，只迷迷惘惘的道：「關八，誰是關八？」臉上露出苦苦思索的神情，可是這一來，更顯空洞。

站立在關七身旁，一左一右有兩個人。

兩人都幪着臉，像兩尊銅鑄的巨俑，右邊的人，穿着寬袍肥袖，指掌全攏在袖裏；左邊的人，戴着鹿皮手套，看去手指要比一般長出一半來。誰都沒有忘記這兩人就是剛才把整棟樓像切豆腐一般抓下來的人。

長指人忽趨近關七耳邊，細聲細氣的說：「七爺，請下令。」

關七茫然道：「下令？下什麼令？」

幪面長指人道：「他們有辱聖主的威名，該下決殺令。」

關七眼中迷茫之色更甚。「他們膽敢辱我的威名？他們爲什麼要辱我的威名？」

幪面高個子的長指人道：「他們不僅褻瀆聖主威名，還阻攔聖主迎娶雷姑娘的事。」

關七臉上仍是一片惘然。「我迎娶雷姑娘？」

寬袍肥袖的人短小精悍，結實得像一記沈雷，乾咳了一聲，道：「雷姑娘就是『六分半堂』雷總堂主的獨生女兒。」

幪臉長指人不單是指長，身形也很修長，「聖主要娶雷姑娘，雷姑娘就是聖主夫人，聖主夫人就是你的夫人，可是，這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卻來阻攔。」

關七臉上已出現懊怒的神色，「誰是雷姑娘？」

修長個子用中指向雷純遙相一指，道：「便是她。」關七看了一眼，忍不住看第二眼，看了第二眼，又禁不住看第三眼，越看，眼裏的茫然之色逐漸消滅，取而代之的是溫柔之色。

可是，這時候，場中已起了極大的變化！

原來那修長個子向雷純遙指，白愁飛已橫行一步，準備萬一對方出襲，他可以及時出手。

他已經看得分明：這一高一矮、一修長一精壯的五、六聖主，身份只怕要比前面四名聖主來得更高，而且武功也更莫測。

但他還是意想不到。

修長個子中指向雷純一指，尾指也同時翹起，向雷純那一指什麼事也沒發生，但尾指朝向處，一股銳風，陡然飛襲，一名蘭衣劍婢哀呼一聲，額上濺出血絲，仰天就倒。

修長個子陰笑一聲，令人不寒而慄。

三劍婢驚呼，見同伴印堂穴汩汩流出鮮血，又驚又怒，仗劍向修長個子衝去。

白愁飛知道這些人決非這修長個子之敵，急叱：「停步。」

那三劍婢因憤於同伴之死，不管一切，仗劍要衝去拚命，唐寶牛不忍她們去送死，連衝幾步，雙手一探，抓住兩名劍婢肩膊，道：「別去！」

那兩名劍婢都是年輕女子，而今被唐寶牛一對大手搭在肩上，正是寸步難移，心中羞憤，同時返身，一左一右，拍拍兩掌，摑在唐寶牛臉上。

唐寶牛哇哇大叫：「你們怎麼打人！」撫臉呼痛不已。

菊衣婢女氣呼呼地叱道：「誰叫你不規矩，教你知道厲害！」

張炭見唐寶牛抓住兩名劍婢，他也長身攔住另一名梅衣劍婢，忽瞥見一旁的唐寶牛吃上耳光，未幾梅衣劍婢也一掌摑來，他連退兩步，閃躲得快，嘻嘻笑道：「前車可鑑，萬幸萬幸！」不料，得意中一腳踩在溫柔的腳上。

溫柔見那修長個子一出手便施暗算，殺了蘭衣劍婢，溫柔自是大爲震怒。她正要衝出，卻被唐寶牛龐大的身形攔住，她的輕功極佳，一閃而過，不料剛好給張炭陡退之時，踩了一腳，痛得入心入肺。

溫柔這下心頭火起，抬腿就給張炭臀部一腳：「死東西！敢踩本姑娘的腳趾！」

張炭忽然踩着溫柔，乍然回首，只見一張臉輕嗔薄怒，美得忘了形，心中不知怎的，同時忽然想到兩個本來毫不相干的句子：「阿彌陀佛」和「唯小人與女子難養也」，忙不迭想道歉，誰不知「對不起」尚未出口，溫柔已一腳踹來。

饒是他躲得快，不致屁股挨踢，但腿肚子也給溫柔掃了一下，踣踉了幾步，怪叫道：「你這算什麼……」

這一來，梅、菊、竹三劍婢都無人相攔，又持劍衝向修長個子。

白愁飛眉心一皺，向雷純道：「快喝止她們！」

雷純不徐不疾的叫道：「不要去。」

梅、菊、竹三劍婢陡然止步，竹劍跺足抗聲道：「小姐，蘭姊她不能白死……」

雷純眼中也含悲憤之色，但平靜地道：「白公子和王少俠會爲我們討回個公道的。」

王小石早已一步跳出來，向修長個子戟指喝道：「你爲什麼動手殺人？」

修長個子陰聲道：「既然動手，便應殺人；不殺人又何必要動手？」

王小石怒道：「好！你可以隨便殺人，我也可以隨時殺了你。」

修長個子似乎在垂目端詳自己的手指，「一個人如果有本事隨時殺人，他就有權隨時把人殺死，只可惜你沒有這種本領，所以你只配作一個被殺的人。」

王小石怒笑道：「你怎麼知道我沒有殺人的本領？」

修長個子傲道：「因爲你遇到我。因爲京城裏沒有你這號人物。」他陰惻惻的道：「你自廢一臂一腿，滾出京城去，我們『迷天七聖』或可饒你小命！」

王小石忽然笑了起來。

怒笑。

白愁飛也在笑。

傲笑。

從來沒有一個人笑起來的時候，會像他那麼傲慢。

唐寶牛看在眼裏，也很想笑得那麼冷傲。

他正很寒傲的笑了笑，在旁的張炭就問他道：「喂，你傻笑什麼？」

唐寶牛爲之氣結。

修長個子也氣結。

因爲他聽到王小石跟白愁飛的對話。

「你有沒有聽見他說什麼？」王小石問白愁飛。

「他在交代遺言。」白愁飛說。

「他錯了。」

「他錯得很厲害。」

「本來，我們來這裏，是保護雷姑娘，無論那一方勝，那一方敗，都不必殺人拚命。」

「本來是的。」

「可是，這個人一上來，就殺了一個全不相干的女孩子。」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白愁飛冷峻地道：「欠人性命，還人一命，這是江湖上千古不易的道理。」

「對，他既然殺了人，就得準備被人殺。」王小石道：「所以，這交手已跟先前的不一樣了。」

「剛才是比試，現在是定生死。」

「既然如此，這兒一切，就請二哥料理照顧。」王小石拱手道：「我先上一陣。」

「對不起，這人的命，給我來取，你來照顧大局。」白愁飛長身攔在王小石面前，堅定地道。

「這……」

「剛才你已上了一陣，這陣輪到我來。」白愁飛雙眼一直盯着修長個子的手指，「何況，他這一指，揉合了『落鳳掌』、『臥龍爪』兩門絕學，已失傳多年，我算是看走了眼，他在我面前殺人，這事理應由我攬上。」

「二哥……」

「就算你對我沒有信心，也應該相信我的『驚神指』，」白愁飛道：「你放心，今天來的高手，還多着呢。」

兩人談話間，簡直是把修長個子當作一個死定了的人，只在討論由誰下手處死而已。

氣惱之外，更令修長個子心驚的是：自己揉合兩大絕學「臥龍爪」和「落鳳掌」所創的「落鳳爪」，竟給這倨傲的青年一眼看穿！

修長個子突然有一種特異的感覺。

他必須要殺死這一個人。

否則，總有一天，他會被這人所殺。

忽然之間，兩個人的命運就像交織在一起，誰必須殺死誰，其中一個必死在對方的手上。

* * *

白愁飛洒然行了出來，感覺到風勢強勁。

「你是誰？」白愁飛傲慢地道：「我手下一向不殺無名之輩。」

「你又是誰？六聖主手下一向不殺無名小卒。」修長個子說，但他立即發現，他的話已模倣了眼前這個傲岸的年輕人。

「原來是六聖主，」白愁飛冷誚地一笑道：「那你不算是無名之徒，只不過是見不得人的東西。」

六聖主怒極，但他很快的就控制了自己的情緒：「你知道我們『迷天七聖』這次總共來了多少人嗎？」

白愁飛只見大街小巷，連一個人也沒有，只有狂風捲沙，吹得爛木門傢具吱嘎作响。

「我們來了兩百一十七人，都是精兵，」六聖主得意地道：「何況，還有七聖主親臨。」

然後，他下結論：「你說出這種話，你是死定了。」

白愁飛突然笑了起來。

「你眞可憐。」他道。

六聖主的怒意又陡昇起來。

這次，他幾乎壓制不住自己。

「你爲了威嚇我，不惜抬出帶來的一班烏合之衆，又怕得罪關七，慌忙抬出他來壓陣，誠惶誠恐，既怕風大又恐起浪，我眞爲你感到無臉，」白愁飛的語言如尖刃，「究竟你是沒有信心，還是想找幫手？」

六聖主尖嘯一聲。

他從來沒有感到那麼憤怒過。

他的身形一晃，可是，在他身旁那名短小精悍的五聖主，卻突然「彈」了出去。

說他「彈」了出去，他眞的似在極强力的機簧上「彈」出去的，要不然，任何輕功都沒有這種聲勢。

甚至還發出銳烈的破空之聲。

他第一個掠過的人便是王小石。

他的手已自衣袖裏「拔」了出來，就像拔出了什麼利器，隔空發出一掌。

他的手掌又短、又粗、又肥、又厚，而且手指奇短，短得幾乎只有常人的第一指節。

王小石雙掌一挫，硬接一掌，正要猱身而上，攔截他的來勢，陡然發現這一掌有三重可怕的威力，同時逼發。

第一層是掌力，驚濤駭浪的掌力。

第二層是陰勁，波分浪裂的陰勁。

第三層是毒力，排山倒海的毒力。

接掌的人，就算能抵得住掌力，也會被他掌力所蘊含的陰勁而分筋錯穴，就算能抵擋得住他的陰勁，也會爲他掌力陰勁所帶出的毒力所制。

王小石連忙護住心脈，飛退。

五聖主已到了唐寶牛和張炭頭上。

唐寶牛淩空飛起，作勢一攔。

他塊頭大，這一攔可說是飛鳥難渡。

可是他的人才掠起，左脚已被任鬼神一把抓住，往地上拖。

唐寶牛天生神力，任鬼神這一拖不下，反被他往上空扯，雙脚離地。

鄧蒼生這時也及時掠了過來，一把抓住唐寶牛的右脚，兩人一齊合力把唐寶牛往地上扯，但唐寶牛力大無窮，竟把二人一齊扯到半空。

三合樓只有兩層，二樓已塌，他們縱了上來，唐寶牛爲了跟這兩人比力氣，施出了蠻力，竟竄上了老半天，撞破屋頂而出，然後才落了下來。

但他已忘了，自己爲了什麼竄上來的。

張炭跺足冷哼，他知道該由自己攔住五聖主了。

他的五十七八個空碗，忽爾合而爲一，變成一條碗柱，飛掃五聖主。

五聖主掠勢急變，但張炭的碗柱也急變。

五聖主縱到那裏，他的碗就攔到那裏。

可是他的碗往上攻，胸腹之間，幾乎被顏鶴髮的一雙鐵爪，抓成了千瘡百孔。

顏鶴髮已然欺近，張炭顧不得攔阻五聖主，五十七隻空碗一分爲二，便成兩條碗鞭似的，遠攻近守，封截顏鶴髮的攻勢。

五聖主已到了溫柔身前。

溫柔等着有出手的機會，已等了好久了。

她一跳就跳了出來，沈馬、甩髮、揚刀，嬌叱道：「呔！本小姐……」

倏地，纖細的人影一晃，朱小腰一掌拍來，刁、拿、扣、彈，已奪去了她的刀。

溫柔氣極了。

朱小腰一招得手，冷笑疾退，但人影倏閃，急攻她的咽喉。

朱小腰一怔，忙迴刀封切，溫柔變招急切朱小腰的手腕。

朱小腰一笑道：「還你又如何？」棄刀反擊，掌攻溫柔腰脅。

溫柔的身形，像鵝毛遇急風一般，陡然飛退，又揚刀霍霍，舞了幾個刀花，叱道：「膽敢暗算本小姐！來吧！」

朱小腰倒是心中自惕：這小妞武功稀鬆平常，但刀法倒是俐落，如果肯痛下苦功，這套刀法決不可小覷；更須提防的是她的輕功，彷彿就是「天山派」的「瞬息千里」身法，自己奪刀後旋又被對方所奪，就是沒料到對方的輕功如此快而無聲，險些失着。

溫柔失刀，面上大大無光，幸仗着小巧身法及時奪回兵器，只想跟朱小腰一拚，渾忘了攔截五聖主的事。

梅、菊、竹三劍婢，同時出劍，刺向五聖主。

這一劍三式，三劍九式，只要一劍既成，三劍迴環，即成陣勢，就算是武功比她們三人合起來都高的人，也得爲劍陣的威力所制。

可惜她們少了一人。

蘭劍已歿。

五聖主一掌就把三人掃了出去。

他已到雷純身前，本想一把揪住她。

可是雷純很定。

定得很美。

美得很靈。

靈得很定。

大敵當前，危機四伏，她一點也沒有慌張，一雙幽靈若夢的眼，正凝向五聖主。

五聖主一呆。

連他這樣凶戾的人，一時也不敢生冒瀆之心。

五聖主當下緩緩道：「得罪了。」化掌爲指，想點倒雷純。

可是他的手才一動，忽聽背後有人說道：「小心了，從現在起，你只有退，一直退到你原來的地方爲止。」

這句話一起，他就看見劍光。

聽見劍風。

發現劍氣。

以手發出來的劍光、劍風與劍氣。

這句話說着的時候，他就開始在退。

無論他招架、閃躲、跳避、反擊都沒有用。

如要保命，只有退。

這句話說完的時候，他已退回了原來的地方……關七的身邊。

然後他才能喘一口氣，看見向他出劍的人，正是王小石。

笑嘻嘻、無所謂、無可無不可的王小石。

他現在完全相信，如果剛才王小石要殺他，只怕決非難事。

如果王小石還加上「相思手刀」，要殺他根本就是件易事。

他發現身邊還有一個人。

那是六聖主。

可是六聖主已完全換了個樣子。

他幾乎認不出是他了：因爲六聖主的一身衣衫，破爛零碎，已跟行乞了二十年的叫化子沒什麼兩樣。

也許所不同的只是：六聖主的衣衫，只破爛，而不髒。

* * *

其實，六聖主在尖嘯的時候就動手。

他一晃身就到了白愁飛的身前，但這一晃身的工夫，他已隔空攻出六指。

六指破空，如劍氣般飛襲白愁飛。

兩人距離愈近，指勁越是厲烈。

白愁飛笑了。

他捋袖。

舉起左手。

伸出尾指。

然後反擊。

他每一揚指，就有三震，在他第一震的時候，六聖主已攻到第六指。

六聖主壓根兒沒有攻出第七招。

因爲他攻不出。

白愁飛一出指，破空劍氣四射，六聖主只有閃躲。

用盡一切辦法閃避。

六聖主退得越遠，卻感覺到對方指法越是銳烈。

白愁飛一輪急攻，尾指再加上無名指，六聖主衣衫已被指勁切碎割開，狼狽異常。

六聖主一面疾退，一面閃躲，但全力往關七的鐵椅靠攏。

白愁飛明白他的意思。

六聖主是向關七求救。

白愁飛也不知是有意抑或是無意，其中一指，破空攻向關七。

關七一臉茫然，然後他的手像捧起一杯茶送近嘴邊似的，這動作做得不徐不疾，不急不緩，只是一個極平常的動作。

可是白愁飛立即感覺到自己這一指宛似泥牛入海，指勁不但一點效用也沒有，而且像在突然間消失了。

白愁飛心頭一震，收指，不再追擊。

關七臉色依然惘然，眼神卻不那麼空洞了。

他一直望着雷純，臉上竟出現溫柔的神色來。

他化解了白愁飛那一指，自己似乎也並不知道。

這時候，大家都停了手。

六聖主死裏逃生，十分凶險，氣喘吁吁的向白愁飛怒指道：「你這是……什麼指法？」

「『驚神指』。」白愁飛調侃似的說，但全心戒備着關七，「『驚神指』裏的『三指彈天』，我用的只是尾指，威力最小的手指。」

六聖主厲聲道：「江南霹靂堂的雷捲，是你什麼人？」

白愁飛道：「你不配問。」

「我可不可以問你們一件事情？」

這聲音很細、很嫩，甚至很幼稚，問得也很客氣、很得體、很婉轉，甚至很空洞、很沒有信心的樣子。

這卻是關七向他們問的話。

白愁飛呆了一呆，道：「請說。」

王小石也過來，站在白愁飛身邊：「請問。」

「我要娶老婆。雷姑娘是我的老婆。你們爲什麼要阻止我？」關七這樣問。

堂堂「迷天七聖」的領袖居然問出這樣的話來，一時間，白愁飛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王小石忙道：「因爲雷姑娘不答應。」

關七惘然道：「是雷姑娘不答應嗎？」他遙望着雷純，輕輕地問。

雷純在遠處堅定地道：「我不答應。」

關七道：「爲什麼？」

白愁飛冷笑道：「你知不知道，你想要知道的答案，會令你很難堪。」

關七道：「我不管。我要知道答案。」

白愁飛揚聲道：「好——」要說幾句傷人的話。

王小石忙截口道：「因爲雷姑娘已訂了親。」

關七迷茫地道：「誰要雷姑娘訂親的？」

張炭搶着道：「是雷總堂主。」

關七茫然道：「雷總堂主？」

六聖主忙俯身道：「就是『六分半堂』的首領雷損。」

關七彷彿在苦思些什麼，然後又問：「雷姑娘跟誰訂親？」

王小石和白愁飛對眼前這個蒼白的人，都詫疑起來，忙着觀察，反而沒有答話。

唐寶牛見張炭開了口，他也大聲地道：「是蘇夢枕！」

關七恍恍惚惚地道：「蘇……夢……枕……」彷彿這名字很熟悉，可是一時又想不起是什麼人。

五聖主也壓低聲音道：「是『金風細雨樓』的樓主蘇夢枕。」

「哦，是他。」關七向雷純遙遙的說：「雷姑娘，你不必爲難，你既然已訂了親，我也不會怪你……」

然後他輕描淡寫的加了一句：「我會叫雷損改變主意，命蘇夢枕主動退婚，這不就成了！」

這句話一說，一衆皆驚。

「你來。」關七居然還向雷純招手，「我現在就帶你走，帶你回去。」

白愁飛的臉色變了。

變得更白。

他越怒，臉色越白；酒喝得越多，臉色越白；人殺得越多，臉色也越白。

他膚色白晰，給人一種乾淨、逸雅、出塵的感覺，跟關七的白，並不一樣。

關七的白，是不健康的，彷彿失去了生命、失却了血氣。

可是也有一點相同。

兩人的白，都令人感覺到一股煞氣。

淩厲的殺氣。

* * *

白愁飛的臉色開始變白，手指也變白，使得手背的青筋更顯分明，凸露的指節更加修長。

「你這句話，只有兩種人才說得出來，」白愁飛道：「瘋子或白痴！」

關七的眼光突然盯住白愁飛，陡然尖聲道：「你說我是瘋子？」

白愁飛跟他對望了一眼，突然生起了一個奇異的感覺：

死！

* * *

死，對於白愁飛這種人而言，幾乎是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他一向遇強愈強，遇挫愈強，他的生命力頑強得幾乎可抗拒死亡。

可是他現在卻感覺到了。

只是因爲他望了關七一眼。

一種强烈的空洞感覺，使他想到死。

他倏然出手。

揚手一指。

中指。

銳風破空而出。

他必須殺人。

——以別人的「死」，來制止自己的「死」意。

指風比快還疾。

比刀還銳。

比暗器還暗器。

比可怕還可怕。

「驚神指」帶起一點指勁，但就憑這一縷指風，就足可穿山裂石。

指風急取關七的印堂。

關七咬牙切齒，喃喃自語，似沒看見這驚神泣鬼的一指。

陡然，指風急折。

指風飛襲六聖主。

六聖主不虞此着，大叫一聲。避，來不及，閃，來不及，躲，來不及，招架，更來不及，陡地，關七的雙手一張，砰地的一聲，在他身側的兩塊鐵皮，飛震而出，撞在左邊六聖主、右邊五聖主身上，兩人都飛跌出數步。

「哧」的一聲，白愁飛對付六聖主那一指，只擦過他的右臂，不致喪命當堂。

五聖主跌出數步之際，才覺耳際一疼。

原來白愁飛在向六聖主發指之際，尾指又發出一指，無聲無色的攻向自己。

這毫無癥兆的一指，要比銳不可擋的一指還可怕。

要不是關七及時把他震開，五聖主的臉上只怕就得多出了一個窟窿。

五聖主驚魂未定，猶有餘悸。

六聖主痛得悶哼一聲，撫臂踣跟。

白愁飛見關七看似痴呆，但揚手間破去自己的攻勢，心中一凜。

他殺不着五、六聖主，那一股「死志」，便消解不去，心中飄忽忽、沉甸甸的很不舒暢。

關七卻仍在問：「你敢說我是瘋子？」

「我不敢。」白愁飛有意要激怒這個人，並且要激他出手，「我只敢說你是瘋子加白痴！」他想試一試他的實力，也想試一試自己的實力。

關七尖叫起來。

像女人遇到極恐怖的事尖叫一般。

他一叫，人人的耳膜都似被尖刃劃過，掩耳不迭，關七突然而起，厲聲戟指道：「你說什麼！我殺了你，我殺了你！」

白愁飛見他一指，以爲他要出擊，忙一閃身，却發現對方指不帶勁，一時間，很是沒臉了一陣子，只冷笑道：「你殺得了，盡管殺，只怕你殺不了，爲我所殺！」

沒料關七聽了這幾句話，臉上又呈現一片茫然，喃喃地道：「我殺得了人，人就爲我所殺；我殺不了人，我就被人所殺。」他仰首望天，慘笑道：「我控制得了人，人就爲我所控制；我控制不了人，我就爲人所控制……」他一面語無倫次的說着，手脚鐐鍊，扯動得軋軋作响。

白愁飛再不打話，立意要一試關七的功力，四指一屈，中指一突，嗤地射出一指，打向關七眉心。

關七仍在道：「我勝得了人，人就爲我所敗，我若勝不了人，我就得爲人所敗。」他說着，不慌不忙，舉起雙手，一前一後，食中二指，各在臉前、腦後一夾，白愁飛攻出去的指風，宛似冰塊遇上鐵鉗似的，突然粉碎於無形。

原來白愁飛那一指，表面上是攻敵手的面，但指風中分兩縷，另一道暗取敵手後腦，這一指叫做「大寒」，至於先前的一指，左攻六聖主，暗帶另一指勁暗取五聖主，則名爲「小寒」，都是「驚神指」中的廿四絕招之一。

不過，關七看來遲鈍，但舉手立破，而且嘴裏還喃喃有詞：「我欺得了人，人就爲我所欺；我欺不了人，我就爲人所欺……」白愁飛已到了他身前，突然發動攻擊。

王小石這才知道自己錯估了白愁飛。

他一直以爲白愁飛指風厲害、輕功一流，卻不知道他的武功之博之雜、之精之多，已到這等匪夷所思的地步。博雜精多還不是最竅妙的，張炭就可以輕易做到，但白愁飛在每一招中，更加上了他自己的演繹與創意，也就是說，每一招每一式在他手上使來，要比前人更見威力，更無懈可擊。

白愁飛一到了關七身前，就彷彿變成了四個白愁飛。

四個白愁飛，在關七身前身後、身左身右出襲，忽前忽後，倏東倏西，每一招攻出，都是某一門派的絕學，他攻了三十七招，但無一招重複，無一門派相同。

關七開始嘴裏還說着話：「我騙得了人，人就爲我所騙；我騙不了人……」至此忽止。

因爲他要封拆白愁飛的攻勢。

封架到第十八招，關七忽然做了一件極爲驚人的事。

他突然整個人都調轉了過來。

他的人仍在「鐵箱子」裏，只是頭下腳上，雙手仍銬着鐵鍊，雙腳也是

鎖着鐵鍊，更驚人的是：他以手立着，以腳拆招。

也就是說，他以腳代手，以手代腳。

他用腳封架，用手飛「踢」，數招間，白愁飛已感吃不消。

三十七招一過，白愁飛臉色全白，仍在力戰，王小石驀然發現一件事情。

——不是白愁飛要打下去。

——而是白愁飛退不下來！

關七拳腳調轉，退施倒行，出招交手間全不合常理，完全無法預料，形成了一種極可怕的招數，雖然大失武林宗主的身份，但卻比很多好看的招式都可怕、實用、絕得多！

絕得連白愁飛也應付不過來。

他臉色已越來越白，比紙還白、比雪還白。

王小石正要上前臂助，白愁飛已長嘯一聲，再度攻出了他的「驚神指」。

天雷忽起。

大地浮沉。

天上雷鳴電閃，一道强光，裂蒼穹而出，震蒼生而鳴。

地上狂飆忽起，彷彿潛伏地底的怒龍，裂土而起，上七重天、昇九萬里，勢所無匹！

那是「驚神指」中極具威力的一指：

「驚蟄」！

* * *

「驚蟄」一出，關七的人整個都變了。

變成一個狂熱、狂喜、狂熾的人。

彷彿他全身都在燃燒。

被一種陰寒的冰火所燃燒。

他仍然頭上腳下，迎上驚神指之「驚蟄」。

幾乎是大、二、三、四、五、六聖主，一齊大叫一聲：「七聖主！」

關七整個人飛了出去。

白愁飛破空而起，緊躡而上，錦衣在烏雲密佈中飄飛若舞，煞是好看！

他指上使的「驚蟄」，要趁此急取關七。

就在這時候，關七又炮彈般彈了回來，迎上了他。

關七蒼白的臉，黑沉的衣，突然變亮。

他身上散發出一種奇異的力量。

不是煞氣，煞氣沒有那麼勇猛。

不是罡氣，罡氣沒有那麼精進。

不是元氣，元氣沒有那麼充沛。

不是邪氣，邪氣沒有那麼剛正。

不是正氣，正氣沒有那麼張狂。

不是殺氣，殺氣沒有那麼鋼烈。

這似是劍氣，也似是眞氣，來自關七體內，發自關七手中，直攻白愁飛。

關七這一出手，神情立變。

他臉上近痴近呆的神色又變了，變得像雲端裏的一方神祉。

他又回復了神態，以腳立足，以手攻防，他這道無形眞氣一出，白愁飛臉色立變，左右雙手，尾、中、姆三指同時射出銳勁，指風破空，漫天銳射，要劃破關七的氣牆。

王小石臉色大變。

唐寶牛看出情勢不對勁，忙問：「這是什麼指風？」王小石澀聲道：「指風再好也沒有用，因爲關七竟會……」一時說不下去。

張炭目不轉睛的道：「難道是……『破體無形劍』！」他本爲白愁飛使出各家各派的武功，而偏又能自創一格，加上他自己的演繹，使得每一招更加完美，他早覺望塵莫及，但見白愁飛和關七拚下去的招式，更是目瞪口呆。

王小石長吁一口氣，道：「是『破體無形劍』。」

張炭倒吸一口氣，赫然道：「眞的是『破體無形劍』！」

王小石肅容道：「而且還練成了『破體無形劍氣』！」

唐寶牛駭然道：「破體無形劍氣！」不要再問，忽聽到拔劍的清吟。

可是他手上沒有劍。

張炭也沒有。

王小石也並沒有拔劍，但拔劍的聲響卻從他身上發出來，就在他的左手自袖子裏抽出來的時候。

這時候，也正是白愁飛左手三指，攻出「小雪」，右手三指彈出「初晴」之際。

「小雪」、「初晴」，是「驚神指」中的兩招殺着。

白愁飛出道以來，把這兩記殺着用作對敵，這還算是第一次。

關七的「破體無形劍氣」，驟爾遇上「小雪」、「初晴」的指勁，接了一接，也無聲响，忽然間，兩人都住了手，關七回到「鐵箱子」裏，兀然一掌拍在自己的天靈蓋上，白愁飛退了十七八步，忽反手點了自己身上八處穴道。

然後，關七耳際淌下兩行鮮血。

血紅膚白，份外分明。

溫柔喜極拊掌歡呼道：「大白菜，你贏了！」她不知從何時起已替白愁飛取了這樣一個外號。

可是她話未說完，已換作驚呼。

因爲，白愁飛鼻端淌下兩行鮮血。

而且他身上至少有七處地方，正慢慢滲出了血迹。

王小石上前一步，低聲道：「二哥……」

白愁飛臉上傲氣更盛，冷哼一聲，沖天而起。

他的身法，竟比未受傷前更猛悍、輕靈。

他雙手急彈，從「立春」、「雨水」、「春分」、「清明」、「穀雨」、「立夏」

、「小滿」、「芒種」、「夏至」一路急彈過去，身形過處，慘叫立起。

這街上的簷角、圍牆、草房、院落、屋面、脊頭、瓦坡、倉室、總門，全掉落下人來，每人中了一指在眉心穴上，全都活不成了。「迷天七聖」在大街小巷裏裏外外，眞不知埋伏了多少人手！

白愁飛這一輪急指，一口氣連殺十三人，殺意大盛，心頭「死意」大消，精神抖擻、神威倏發，再振神功，雙手合指，以「冬至」正面攻向關七。

「冬至」一起，全場的人，只覺寒風刺骨，如下了一場至寒的雪。

關七雙目陡睜。

關七雙目一開，射在白愁飛臉上，白愁飛宛如着了暗器，猛地一個大仰身，關七雙手一合，「破體無形劍氣」，比先前更加猛烈，已截斷「驚神指」的「冬至」指勁，飛斬白愁飛人頭。

白愁飛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只好全力以赴，發出了「三指彈天」。

原來「三指彈天」，是白愁飛驚神指法裏的三記絕招，也是絕招中的絕招。

這三記絕招，有三個不同的名字：

「破煞」。

「驚夢」。

「天敵」。

白愁飛輕易不用這三指。

因爲這三記指法，每用一記，眞氣便要消滅一分，而且，在別種武功上，眞氣的耗損，只要有適當的運氣調息，便可補充，「三指彈天」則不然，縱能殺敵，也必自傷，所耗損的眞力，永遠無法塡補。

所以非到不得已，白愁飛不施這三指絕招。

現在他已沒有選擇。

他要施出「破煞」。

白愁飛臉色更白，半身微塌——

「三指彈天」施展時，竟與當年的天下第一大幫幫主桑書雲的「長空神指」出招時，頗爲神似。

至少，「長空神指」和「三指彈天」，都是極消耗體力眞元的內家指功。

豈料白愁飛指未彈出，忽覺金風撲面！

* * *

兵刃破空而至。

卻不是攻向他。

而是攻向關七。

劃風而至的兵器是劍。

但這劍不是劍。

而是手。

王小石的手。

左手。

這便是他的「凌空銷魂劍」。

他以這一把不是劍的劍，輕易敗退四大聖主，而今卻是硬碰關七的「破體無形劍氣」！

關七的劍，也不是劍，王小石的劍，更不是劍，可是，只怕世上任何的寶劍名劍，都發不出這樣的劍氣，這般的劍風！

「破體無形劍氣」與「左手凌空銷魂劍」比拚的結果是怎樣？

這一場的結果，不但武林中人都想知道，連同不是武林中人，也一樣想知道。

——到底結果是怎樣呢？

* * *

結果是一連幾個變化。

快，而且不容思慮、喘息。

甚至只要你一眨眼，你就什麼都瞧不見。

王小石的掌劍，劈在「破體無形劍氣」上，他的右手也立即砍下，「右手隔空相思刀」同時發出！

可是他仍抵禦不住。

幾乎在同一刹那間，他已拔刀。

彎彎秀刀如深深的恨、淸淸的眉。

他一刀揮出，像一道歲月的夢痕。

這一刀，是眞刀。

刀砍在「無形劍氣」上，發出清徹的長吟。

「破體無形劍氣」依然割體逼進。

王小石絲毫沒有猶豫。

也不能猶豫。

他拔出了劍。

那一柄帶着三分驚豔、三分蕭洒、三分惆悵和一分不可一世的劍，和使出那種驚豔、蕭洒、惆悵以及不可一世的劍法。

劍光迎向劍氣。

「察」地一聲，劍氣中分，又回到關七手上、身上。

就在這時，關七雙手發出了一陣清脆的碎裂聲响。

原來，他雙臂自接了白愁飛的一指「冬至」後，已結了一層幾近透明的薄冰，經王小石「手刀」、「掌劍」和相思刀、銷魂劍一震，才告碎裂。

關七耳際的血痕，已越來越濃，並滑過面額，凝聚在頷尖，有的還淌到頸上，與他出奇白晰的肌膚，映成强烈的對照。

關七突然咳嗽起來。

劇烈的咳嗽起來。

他一面嗆咳着，「破體無形劍氣」，第三度運聚推進，而且，要比前兩次更强更盛更霸道。

王小石怔住了。

對方只一招，就逼得他刀劍齊出、手刀掌劍齊施。

可是對方彷佛全無損傷。

「破體無形劍氣」當頭砸下，人影一閃，只見一道令人頓生洒然之感的身影，仗着洒然出塵的身法，迎上了劍氣。

這人當然就是白愁飛。

他姆指一捺，尾指一抛，中指急彈，使出了「三指彈天」中的：

「破煞」。

* * *

——煞，是不是可以破得了？

——劍氣，何時才可以消？

——仇恨，究竟有沒有了結？

——人世間的鬥爭，幾時才可停息？

* * *

這些問題，誰都會問，誰都在問，誰都能問，但問的人一樣在恨，一樣在鬥爭。

因爲鬥爭和恨，是恒古以來人的特性。

這點特性，過去存在，現在存在，將來也一樣存在。

幸好，人間也還有和諧與愛。

溫情和義氣。

所以王小石爲白愁飛接下無形劍氣。

白愁飛也爲王小石硬拚破體無形劍。

* * *

白愁飛的「破煞」一出，關七突然不見了。

只見黑影一閃，已越過衆人的頭頂。

白愁飛臉色陡地全然煞白。

白得幾近透明。

他所發出的指勁，在空中突然响起一陣如巨木轟然而倒、馬車急轉險彎的厲嘯。

「破煞」的指勁，驟爾拐了一個大彎，仍追襲關七的背後。

關七卻到了雷純的身前。

唐寶牛和張炭都要阻攔，但被一股沛莫能禦的勁氣震開，不但唐寶牛和張炭被震退，連在一旁的顏鶴髮、鄧蒼生、任鬼神也全被震出數步。

關七已到了雷純身前，說：「你不要怕，我來接你回去。」

他在說這句話的時候，十分的柔和，本來滿佈全身的先天無形劍氣，忽然消散無踪。

雷純沒有感覺到害怕。

她清靈的眸子裏，並無恐懼之色。

她也不知道，她並不害怕，是因爲她膽大，還是她從他眼裏，看到的不是「死志」，而是「愛意」。

溫柔在這時際倏然搶了近來。

她一刀就砍向關七。

白愁飛大叫一聲，硬生生把發出的指勁收回！

因爲雷純在、溫柔也在。

就算這一指能毀了關七，可是溫柔和雷純也必受禍殃。

「三指彈天」的威力，決不可虛耗。

白愁飛只有硬生生地把指勁硬生生的收回。

王小石眼前白愁飛如受重擊。

他鼻下的兩行血迹更爲深濃。

王小石再也顧不得白愁飛，因以關七的武功，要殺溫柔，只怕易如反掌。他要馬上阻止。

關七這時正說到：「你跟我走。」

向雷純伸出了蒼白、修長、顫抖着的手。

雷純堅定地道：「不。」

關七一震，溫柔已一刀砍了下來。

不知道關七是沒有閃，還是閃不開，這一刀砍中了，身上立即冒血。

溫柔手上的「星星刀」，正好可以尅制關七的護身罡氣，何況關七一見雷純，就忘了以罡氣護身。

關七的目光忽然變了。

他瞪了溫柔一眼，溫柔一刀命中，正在得意非凡，猛地與他目光一觸，心中一悚，關七已劈手抓住她手上的刀。

雷純急叫道：「你不要傷她。」

關七一聽，不由自主的放開了手。

溫柔正在用力抽刀，關七陡然放手，她一連退了七、八步才站得穩步子。

這時王小石已到了關七身前，攔在溫柔與雷純之間，倏然出刀。

他仍然沒有拔刀、只發手刀。

他並不覺得應該要殺死眼前這個似瘋半癲的人。

他一共發了六刀。

六刀的方向都不同，角度也不一，這六刀叫做「踏破賀蘭山缺」，六刀齊發，就算是六十個敵人在前面，也一樣得爲他所逼退。

關七半步不退。

他的傷冗自在冒血。

他的人依然神不守舍。

可是王小石的手刀攻到那裏，他手腕間的鋼鍊就攔到那裏，王小石每一刀砍下去，都砍在他的鍊鐐上。

這鍊鐐也不知是用什麼精鐵製成的，王小石砍了幾刀以後，手就開始發痲了。

雷純叫道：「小心，不要替他砍斷鍊子！」

王小石這才猛然省起，出手一頓，關七怒吼一聲，一掌向他劈來。

王小石想閃，可是竟然閃不開去。

他唯有硬接。

這一接之下，一股無形而無匹的罡氣，直把他推動，王小石飛退，退得太快，連雙脚也離了地，可是兩人的手掌，仍然連接在一起。

只要王小石背後撞上了實物，關七掌中的「無形劍氣」，就會全然盡吐。

王小石很清楚如果對方內力盡吐，以自己的內功修爲，只怕很難能夠接得下來。

就在這時候，朱小腰和顏鶴髮一嫩一老兩個聲音同時叫了起來：「七聖主，小心！」

白愁飛已飄到了關七的後面。

他的「破煞」一式，已向關七的背門攻了出去。

關七霍然返身。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 趙長生躲在橫樑上，看到花滿堂放出的毒蝎子大戰吊人山莊內的羣鼠，後來又見到匿居於莊內一載的丁仲仁，從丁仲仁口中知悉了仇一龍的仇人米田冲蟄居在太陽嶺上，尹小紅已起程前往找他。趙把這些消息告與仇一龍，仇着他預備一頭毛驢上路。趙在尋毛驢過程中又遇到一肉疱子怪人，並險遭其陷害……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英雄無奈

弱女險遭狠吻　少俠仗義却敵

歐陽大山道：「天理何在，江湖上的規矩何存，小子呀，你要敬老尊賢吶，媽拉巴子。」

趙長生不回頭，他本來出刀殺人的，就是因爲歐陽大山無大惡，騎去小毛驢，算是對他小小的懲罰。

趙長生奇怪，歐陽大山學的甚麼功夫，看起來一瘸一瘸的不方便，怎的動手過招比個正常人還正常，而且撲擊得就像幽靈，實在耐人尋味。

已經走了五十多里了，趙長生想着仇大叔一人在船上等候，一定心急如焚，急着等自己回去。

他拍打着小毛驢，只不過驢子不比馬，越打越彆扭，直急得趙長生跳下驢背跑，他不騎了。

＊　＊　＊

遠處忽然傳來一聲喇叭响，趙長生抬頭看，只見一頂小轎往大道上疾奔，看樣子是往西北方去的。

喇叭聲音尖，趙長生就覺得很刺耳。

吹奏的不是甚麼調子，而是單調的一聲就歇一次，就好像學吹喇叭的人試着能吹响一樣。

趙長生把小毛驢拉在路邊上，他先是看着那頂小轎自身邊抬過，小轎兩邊還跟着個大漢。

不料小轎的後面還有兩頂小轎從山彎處轉出來，最後是個光頭大漢滿面紅光的揹着一個大蔴袋。

這個光頭紅面大漢似乎不知道甚麼叫冷，那身衣衫也夠單薄，但見他出氣有聲帶冒煙，滿頭還滴着汗，約莫他那個袋子裝的東西有上百斤。

誰知道他袋子裡裝的甚麼古怪？

趙長生當然也不知道，他只是讓道在路旁。

這一行人從他的身邊走過去，趙長生正要繼續往大道上走，忽然間，那個揹大包袋的大叔回轉來。

「小兄弟，等一等。」

前面小轎還在走，沒有停下來。

大漢走近趙長生，露出滿嘴帶鈎的牙，道：「小兄弟，打個商量如何？」

趙長生這才看清楚這人生的十分怪，滿臉不見一根毛，兩隻眼睛滴溜不眨動一下，那個鼻子小得不能再小，兩隻手背好像長着鱗甲似的好噁心。

他淡淡的道：「有甚麼事好商量？」

那人放下大袋子，道：「是這樣的，我揹着這東西走了三百多里大山路，實在有點累，可否把你的小毛驢送我騎，你年輕力壯腿又長，何不幫我忙？」

趙長生的毛驢來之不易，想不到還有人向他要。

一聲苦笑，趙長生道：「對不起，我也正需要，抱歉不能幫你了。」

那人的圓眼猛一瞪，道：「你拒絕我的要求？」

趙長生道：「我無能力幫你忙。」

那人的翻皮嘴唇一咧，道：「你當然可以幫我，只是你不想幫我罷了。」

趙長生道：「在下討來此驢幾乎也是用命換來的，老人家，你原諒。」

趙長生要走，那光頭老漢低吼，道：「小子，你叫我老人家？」

趙長生道：「也是尊稱。」

光頭老漢大怒，道：「放屁，老夫今年只不過八十整，怎麼可稱老人家，你小子渾蛋。」

趙長生又氣又笑，道：「八十歲還不算老人家呀，你打算多少歲才稱老？你不嫌活得累？」

光頭老者怒道：「你小子看看我這身子骨，再活百歲也一樣。」

他指着毛驢又道：「這頭毛驢我要了。」

趙長生道：「對不起，我給了你我怎麼辦？」

老人吃吃冷笑，道：「我殺了你，你的蔴煩也就永遠沒有了，你說對不對？」

趙長生面色一緊，心中不自在，覺得怎麼今天老是遇上這些怪物。

他上上下下看了光頭老人一眼，淡淡的道：「對不起，我也不想死。」

光頭老人拍拍紅溜溜的大光頭，白眉毛聳得快要扭結似的道：「這件事可就難了。」

他忽然橫身攔住趙長生去路，又道：「我可憐又倒楣的臭小子，你不應該拒絕我的要求，你若答應我『百足公』的要求，你就知道你有多麼的幸運，只可惜呀……」

趙長生道：「不可惜，你姓百？在下不高攀，請你讓讓路吧。」

「誰姓百，臭小子你弄錯了。」

「怎麼說？不是你自稱姓百，叫甚麼百……足……公。」

「那是別人對我的尊稱，我的名字叫吳公亮，臭小子，你聽了以後沒嚇一跳吧？」

趙長生笑笑，道：「我聽了以後只想笑，哈……」

對面，「百足公」吳公亮面色一緊，便更顯得滿面紅光而又青筋暴露，他好像受了莫大的侮辱似的，沉聲道：「祁連山修行五十年，我這是頭一回走下山，竟然沒有人知道老夫何許人，也罷，今天從頭再立萬，就先拿你這臭小子開刀了！」

他並未拔甚麼刀，只伸手在布袋子裡摸。

趙長生當然很注意，他看着這光頭老者的手在布袋中左右撈了一大把，忽然之間伸出來。

天爺，尺長的蜈蚣他至少抓了七八條。

那些蜈蚣似乎還會叫，發出的聲音似磨刀。

只見光頭老者把這七八根尺長大蜈蚣放在自己的頭頂上，眞玄，竟然都在他的頭上盤，就是沒有一條亂動顫。

趙長生看得渾身鷄皮疙瘩，他立刻暴退一大步。

光頭老者吃吃笑，道：「臭小子，只要一條咬中你，你就會痛上了十幾天，如果咬你兩大口，你馬上完蛋。」

他指指趙長生的小毛驢，又道：「再給你一次機會，怎麼樣？把毛驢留下來。」

趙長生也是個固執的人。

他若不是個性固執，他早就同他的小師妹一年前就已經結爲夫妻了。

此刻，他絕不會向這光頭老者投降，尤其是趙長生兩次出刀，業已增加了他對敵的信心，他當然更不會聽人唬。

他搖頭，而且暴退一丈開外，他不想那頭小毛驢被毒蜈蚣咬死。

他的右手反在背後，只要光頭老者對他動粗，他立刻就是一招「狗不叫」。

「狗不叫」這一招他用得很順，刀出身動，就好像他的身子被一股無形力道托起來打着勁旋，每一轉便是七七四十九刀出手，趙長生已經用過兩次。

他面向光頭老者，冷冷的直視着，道：「我是個極端同情年邁之人，我尊敬他們，但却也是個十分固執的人，你既不認爲自己老，又對我行使威脅，對不起，你還等待甚麼？」

光頭老者指指頭上的蜈蚣，道：「你不怕牠們咬死你？我可以告訴你，牠們當我發動的時候，比我的動作可快多了，你躲不了的，臭小子。」

趙長生道：「你大概弄了不少毒蜈蚣吧？」

光頭老者得意的道：「祁連大山裡黃土高原上，這種大得嚇死人的毒蜈蚣最多，老夫在山中五十春，是弄了不少這毒物。」

他拍拍布袋又道：「這一袋不算多，三五萬條是有的，你要不要過來看一看！」

趙長生當然不會看，他才不上當。

他忽然想起遇上歐陽大山的事，便立刻問道：「老光頭，你在祁連大山住得很太平，爲何來到中原？你難道想在中原立萬不成？」

「呸！」光頭的吳公亮不屑的道：「誰高興在中原興風作浪，老子只不過聞得傳言，武林至寶有一件出現了，這才趕來瞧瞧是眞是假，我可不想在中原立萬。」

趙長生立刻明白，這姓吳的也是爲了「金絲甲」，如此說來，汴梁城老鳳祥金子店的蔴煩可就大了。

他淡淡的道：「原來是來奪寶的，老小子的消息眞也靈通，祁連大山那麼遠，你也趕來了。」

吳公亮的紅面猛一鬆，道：「小子，你也知道那件寶？幾百年來江湖傳言三大寶物——神弓、天書、金絲甲

，到底是那一件出世了？」

趙長生立刻明白吳公亮還未曾弄清楚。

他笑笑，道：「不知道。」

吳公亮好像很失望的道：「你是不會知道，寶物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他猛指趙長生的小毛驢，道：「快把毛驢送我騎，老子要趕快往東行。」

趙長生搖頭，道：「不成。」

吳公亮急得搔着手上的粗皮，道：「臭小子，我被你這副固執模樣逗樂了，來來來，我送你一顆能解百毒大還丹，你收下，從此跟在我身邊，咱們二人在一起，我教你怎麼指揮這些毒蟲。」

趙長生心中楞然，怎麼又是一個要自己當跟班的？

他仍然搖頭，道：「我不是你想收的那種人物，我討厭毒物。」

他的話甫落，吳公亮已忿然的叱道：「好小子，你怎麼不開竅，你太無知了吧。」

趙長生道：「我爲甚麼無知？我討厭毒蟲，天下人都討厭毒蟲，這有甚麼奇怪的？」

吳公亮大怒，道：「臭小子，你懂得個屁，天下最毒之物是甚麼？」

趙長生道：「天下有五毒，那個不知道？」

他指着吳公亮頭上盤的蜈蚣又道：「蜈蚣就是其中之一。」

吳公亮低聲道：「放屁，甚麼樣的毒也比不過人心最毒，臭小子，人心毒起來是無法拿毒物可比的，而且人心隔肚皮，你又看不見，等到上了當，你才會知道人心比毒物還毒十分，那像我這些蜈蚣，牠們不僞裝，生成這副模樣，你不惹牠就不會有痲煩，而人心就不同了。」

趙長生一笑，道：「歪理一堆。」

吳公亮道：「我直接向你討毛驢，就是蜈蚣作風，不來陰的，明着要，你給不給？」

趙長生剛搖頭。

「嗤！」

吳公亮發動了。

只見兩點灰影比他的身法還快幾分的直往趙長生飛躍過來，那吳公亮的雙手更變成了烏黑色，這時候才發覺他手上還握着兩把淬毒尖刀，他那飛騰的身子，宛如振翅蒼鷹，但見衣袂飛舞中人刀一體，怒矢般疾撲而來。

他頭上還有幾條蜈蚣在蠕動，但飛在他前面的蜈蚣更快一些，看上去是蜈蚣飛縱，其實那是吳公亮甩頭運起內功射出來的。

百足之蟲只一沾身，立刻就會張口咬人。

趙長生突然一聲暴吼：「狗不叫！」

立刻他的身形呈陀螺般的迴旋，刀隨身轉，宛如一個通體完美光燦奪目的火球在空中滾動，地面與刀的連接幾已變爲一體，那藍汪汪的刃與刃相接得天衣無縫，芒彩均勻細膩而無懈可擊。

揮刀撲上的吳公亮雙刀稍沾疾退，他一連倒翻三個空心觔斗，落下地的時候，頭上的蜈蚣不見了，連直飛的兩條蜈蚣也不見了。

當趙長生站穩身形的時候，吳公亮瞪眼直喘氣，有幾滴鮮血自他的袍袖中往地上滴，滴在雪地上又化成了坑。

他張口結舌的道：「小子，仇老怪是你甚麼人？」

趙長生道：「他是我仇大叔。」

吳公亮道：「他還活着？」

趙長生道：「能吃能喝能睡，好得很。」

吳公亮頓足，道：「你胡說，仇一龍早就嗚呼哀哉多年了，你只不過學了他的幾招刀把式。」

他看看地面上。

地面上死了幾條蜈蚣，每一條都被削成三段。

吳公亮心中明白，如果不是這些蜈蚣，他的身上一定不會如此完整。

趙長生淡淡的道：「那也足以令你不敢再搶奪我的毛驢了，是嗎？」

吳公亮咬牙，道：「如果老夫施展出『千手撒金』絕活，你小子一定會被蜈蚣活活咬死！只不過……」

他頓了一下，又道：「我的蜈蚣不能爲了一頭毛驢而白白死在這裡，小子，你滾。」

趙長生怒道：「姓吳的，你沒有弄錯吧？」

吳公亮道：「甚麼意思？」

趙長生道：「我是贏家，你却發號施令叫我滾，不覺得面皮厚？」

吳公亮叱道：「你難道不知道我比你大？」

趙長生道：「你是比我大，可是你却打不過我。」

他冷冷的面色一寒，又道：「剛才一刀我留情，下一刀我分屍，我這裡喊一二三，你若不提着袋子逃，我就送你一刀『鷄不跳』。」

提到鷄，吳公亮還眞的吃一驚，天下蜈蚣最怕鷄，更何況對方如果下手第三刀，那一定比第一刀還狠十分。

吳公亮咬咬牙，伸手提起布袋，道：「小子，算你狠，只不過山不轉路轉，早晚咱們還會碰上面，你要多加小心了。」

趙長生要揚刀了，但吳公亮走的快，已經在十丈外了。

百足之蟲走得是快，吳公亮的步法就像蜈蚣爬——爬得如射出的箭。

* * *

趙長生想不到青山鎮這一趟會遇上這種怪事，而且幾乎是兩件事湊在一起，實在覺得有些意外。

然而，趙長生再也想不到，自從老鳳祥珍藏的七代傳家之寶「金絲甲」

傳出江湖之後，不但早已銷聲匿跡多年不在江湖走動的五毒怪人引出來之外，尚且把武林第一世家洛陽城北的雙鳳堡兩個厲害女人也引出來了。

提起洛陽城以北臥佛寺附近的雙鳳堡，江湖上無不聳榮，只因爲雙鳳堡近二十年來人口凋零，如今主持雙鳳堡的却是兩個女人。

相傳兩儀劍法源自雙鳳堡，這已是多年的傳言了。

主持雙鳳堡的兩個女人乃是姑嫂二人，兩個女人均是寡婦，却只有一個女兒伴在身邊，也因此，多年來雙鳳堡的人便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如今突然傳出金絲甲之事，雙鳳堡便立刻派出各路探子，他們的目的當然是要証實消息，因爲雙鳳堡如果得到金絲甲，便足以領袖武林了。

雙鳳堡的兩個主事——善天鳳與皮香芝二人，膝下只有皮氏生的一個女兒叫做小鳳，二人視小鳳爲掌上珠一般，當然，二人的家傳劍法也是傾囊相授，但却有一點，她們絕不叫小鳳姑娘闖江湖。

自從雙鳳堡當家的——關洛大俠善從流與人決鬥在黃河岸重傷死後，二十年來雙鳳堡已不與江湖人物來往了，想不到這金絲寶甲還眞誘人，使雙鳳堡的人也出動了。

* * *

趙長生又騎在驢背上，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因爲仇大叔的刀法實在高明！他已使用過三次，每一次都有一定的進展。

趙長生記得第一次運用，身法疾轉幾乎連自己也無法控制住身體的流動。

第二次似乎可以穩住身形了，却是刀出難以控制，非得交錯狂殺不足以住手。

只有第三次，才覺得有些隨心所欲之感，也難怪仇大叔要自己多加磨練，善自體會，果然熟能生巧。

* * *

「得！」

趙長生騎驢往前行，他催着驢子快點走，因爲大叔還等在小船上，天寒風緊河面上有浪，大叔不知怎麼樣了，記得前日去了一趟「吊人山莊」，大叔就不放心的等在船邊翹首望，這時候一定也在盼。

趙長生催驢往一道山崗上爬，驢背上他還直晃蕩，可也使他心情舒暢，他幾乎張口要唱梆子腔。

西北風刮得嗚嗚响，趙長生的嘴張了一半便又闔上了，他不是怕冷風刮進肚皮裡，而是聽到一聲吃吃笑。

他奇怪，這附近又沒人煙，笑聲從那裡來？

趙長生停住不走了，因爲他明明聽見有笑聲，爲甚麼這四週不見人？

「有鬼？」

趙長生當然不怕鬼，他低頭靜聽下來。

「嘻……」

這聲音就在山崗右面竹林中，趙長生本想催驢走，但他却奇怪，爲甚麼荒涼的竹林中會有笑聲。

好奇心令趙長生把驢拴在一棵小樹下，他放輕了脚步往竹林邊走去。

他走得很小心，因爲他不希望在這時候多惹事生非，他急於要回小船見仇大叔。

現在，趙長生進了竹林子，附近有積雪，有一堆積雪很大，但那地方好像有個洞。

「嘻！」

又是一聲笑，趙長生有些兒頭皮發炸，這麼冷的天，是誰會在洞中找樂子？

他實在難以相信在這麼大冷的天氣裡還會有人在這荒坡野洞中尋歡作樂。

然而，還眞有人這麼做。

洞口不大，却隔着一張厚氈子，趙長生並不打算去掀那張堵洞的氈子，因爲他不想在這時候多事。

他只是証明這世上沒有鬼就滿意了。

如果這兒是個空洞，而空洞中又傳來嘻笑聲，趙長生就不自在了。

人就是好奇的動物，就算是被嚇破膽，只要能滿足好奇心，也認了。

趙長生就有點這種心理。

他只是猶豫了一下，雖然他打算回頭走，但另一種好奇心徒然興起來，那是一個老江湖不會做的事，但趙長生却做了。

因爲在嘻哈聲中，有一聲深長的怨嘆，這又是甚麼呢？難道……

他不由得伸出一指輕輕的撩起一條縫，立刻，一幅奇異而又怪誕的景象映入他的眼裡。

洞裡面眞夠暖和的，大銅火爐上燒炭火，帳篷圍得緊，有個姑娘雙目如刀似的在小心的升着火，從高處隔着布簾望向裡面，有個人頭在動顫，隱約有個少女瑟瑟縮縮的斜倚在帳子一角。

那姑娘的雙手遮掩着玉潔凝脂般的上身，上身的衣裳敢情早已被剝掉了。她那面上還帶着幾分癡呆模樣。

如果女子遇到這種無助的境況，差不多都是這模樣。

那個男的却十分愉快的撫摸着少女的身子，他好像在撫摸着一副偉大的傑作，口中「嘖嘖」之外，偶爾還會發出一聲嘻哈。

趙長生就是聽到這聲音才來的。

此刻，男的站起來了。

趙長生這才看清楚男的比自己還消瘦，個子也高三寸多，一雙不對稱的眼珠子現出赤紅色，面孔瘦長，透着一片虛青，他正伸出一隻巨掌在拉衣裳了。

帳幕邊升火的姑娘，也是衣飾華麗，那不是姑娘而是少婦，趙長生是從她的頭髻上看出來的，似這種獨得

風韻的女人很容易被人看出來。

洞內的男人發出尖又刺耳的聲音，道：「火升好了妳也進來，總得好生勸勸她，別叫我一定霸王硬上弓，那就不愉快了。」

洞外面，趙長生這一回可聽得清，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他覺得這種事既然碰着了，能回頭不管嗎？

這本就是逼姦，不是嗎？

忽見升火的女子雙手捧起火盆走到帳子裡，只這一掀，趙長生又發現那可憐的少女，她長髮披肩，有一半遮住半邊面，那模樣還眞夠惹人憐，只見她一雙眸子透着驚怒，有一種被屈辱的感受。

趙長生肯定這件事準是那話兒，他覺得自己雖非英雄，但也可以伸手救美吧。

趙長生先是乾乾的咳了一聲，道：「呃，你們這是在幹甚麼呀？」

「呼」的一聲閃出個麗人，那個女人躍在洞外面。

男的並未走出來，但男的聲音傳出來，道：「俐落點，別多囉嗦。」

這聲音好像夜貓子叫，趙長生當然也聽見了。

却見那女子美麗的面孔上變得一片殺氣，她只看了趙長生一眼，便冷冷的道：「大冷的天你不趕路却跑到這兒來送死，你小子活膩了。」

趙長生堆下笑臉，道：「在下只是覺得在這野崗上怎麼會有笑聲，想看看是不是這兒鬧鬼，不巧……」

那女人冷冷道：「這兒沒有鬼，這兒却有個鬼門關，小子，你進鬼門關吧。」

她「吧」字出口，一股銳風驀起，急似利箭似的透向趙長生的肋骨。

趙長生本能的斜步急閃，就在他的閃動中發覺那女人冷芒溜轉，動作粗野，出手又快又狠——那是一把三稜尖刀，還透着紫光。

趙長生閃了三次才脫離那女人的刃鋒，額頭上業已冒出冷汗，他有着一副罩不住的架式。

他不能栽在這女人手裡，但也不能調頭逃走。

趙長生意念在旋風刀法上的步法，他清楚的記得曾經在「吊人山莊」上與尹小紅拚鬥的時候，他用出仇大叔教的那一招步法。

也只是一念之間，趙長生倏然右足踏前，他應該往後閃的，但他却一頭撞進對方的三稜刀層裡。

「叭！」

三稜刀飛上了天，趙長生已站在少婦的右側微微笑，他還眞的得意，因爲他又體會出大叔的絕學也可以用之在掌上。

趙長生拍落了少婦的三稜尖刀，却令少婦尖聲叫：「唷！」

洞中的尖聲傳出來，道：「收拾了嗎？」

那少婦直視着趙長生，道：「少寨主，來人扎手！」

「咻咻」之聲中，洞中立刻躍出那瘦漢子，他果然比趙長生高上半個頭。

他還在用腰帶紮袍子——那是一件翻毛狐皮長袍，趙長生就穿不起那麼貴重的皮袍。

那人怒目相向，宛似野豹盯住獵物一般一眨也不眨。

趙長生乾乾一笑，道：「我想你們是在造孽吧？」

聲音是幽嘆的，低沉的，有着無可奈何的味道，那瘦子道：「這位姑娘與我有緣，我們認識已久，她們的門崁太高，容不下我的獷野，多年難看其面，但我的心都繫在她身上，今天好不容易在此遇上，我們正待雨露天恩享那歡樂燕爾之樂，事成之後，我們兩家便是一家人，而你，你却在半途上跑來攪和這美事，此情此景，你應該知道自己的下場了吧？」

趙長生不解其意的道：「這也算是美事一樁？」

瘦漢沉聲道：「當然美事一件，此間美事完成，我們兩家合爲一家親，而你……」

趙長生迷惘了，他實在不敢確定這碼子事是否是那少女的意願。

有時候少女初嚐禁果也是那般樣子。

瘦子又開口了，他依然一副不在乎的道：「你不應該來，你來爲了甚麼？想英雄救美嗎？」

趙長生欠欠身，道：「老兄，你這麼說，好像……好像……呃……好像要行那蜜月旅行的禮數了，嗯？」

他頓了一下，又笑笑道：「可好，蜜月旅行加上野餐，然後行那燕好之歡，哈，你老兄眞會出點子。」

青瘦的面孔一沉，瘦子冷厲的道：「與你何干？」

趙長生道：「就在這種荒涼的半山崗野洞中，你還帶着個女跟班的護駕侍候，你不會是另一種虐待狂神經病狂了吧。」

瘦子嘴一咧，道：「我十分正常，小子，你不可以常理來衡量高人的作爲，燕好的場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兩情相悅，當然，更重要的是這種事不能被人打擾，你就是來打擾我們的人。」

趙長生指指洞內，道：「我發覺洞中的姑娘並非樂意如此嘛，她自願？」

瘦子雙吊眉一挑，道：「她當然自願，不但自願，而且投懷送抱，你知道她並未走出來向你求救？」

趙長生猶豫了。

這瘦子的話對，如果有人來救她，這時候她早就逃出洞來了。

只不過趙長生仍不退走，他淡淡的道：「洞中的姑娘……嗯……她應該對我解釋一下吧。」

瘦子冷沉的道：「女人的面皮總是嫩的，她有必要向你多做解釋？她會

對你說要在這兒幹好事？」

他重重的又叱道：「你才是個神經病！」

趙長生有點不是味道的道：「那麼，這位女子又是閣下的什麼人？」

瘦子又看了那女人一眼，眼神中似乎帶了幾分怨怒，道：「也是我的女人，一個人三妻四妾有什麼奇怪？」

瘦子沉聲道：「你永遠不會懂得女人心，老實對你說，同我上過床的女人，她們永遠也不會離開我的身邊，你知道什麼叫得天獨厚？我就是駕馭女人的高手，『虎頭寨』上我已養了七個美人兒，眼看就是八美了，若是沒有幾手，她們會死心塌地的侍候我？」

「虎頭寨？」

趙長生吃了一驚，因爲他曾聽師父宮和順提過熊耳大山裡有個虎頭寨，寨主姓艾，叫艾金，手下還眞有幾個能人，保鏢走道多一半都躲着不走虎頭寨，想不到面前這瘦子竟然是虎頭寨少寨主。

他覺得這是個大紕漏，何人不好惹，偏就惹上虎頭寨的人，而且又是虎頭寨的少寨主！

但聞得姓艾的說他正湊合個八美人，心中便也有些不相信的道：「我的乖乖，你已經弄了七個，還要湊成八大件，難道她們就不吃醋？難道你那根鳥是鐵打的？」

冷冽的哼了聲，姓艾的挺胸道：「雖說不是鐵打的，可也已經差不多，只恨你小子此刻不該闖到這裡來，惹得本少寨主慾念變怒火了！」

趙長生指着洞中女人道：「如此說來，我還眞的是不該闖來了……」

他伸長脖子往洞中看，只可惜洞口又被氈子遮住了。

他喃喃的又道：「你已決心收那女子當你的第八任妻妾，而直待你們這次蜜月過後。」

姓艾的道：「當然，只待事成之後……」

他有些忿怒得咬着牙，又道：「你太不識相了，你知罪嗎？嗯！」

趙長生苦兮兮的笑道：「眞是對不起，其實在下也有急事待辦，只這一躭誤也該……走了。」

他口中說要走，其實身未動，他在搓着手。

瘦削的面皮抽動了一下，姓艾的道：「我本將嚴加收拾你，但一椿大喜事，本少主暫不想在這種歡情的時刻見血腥，當然，也算你今天走運，偏偏碰上本少主舉行此項莊嚴隆重的周公之禮，你可以走了，如果你再回頭，你便永遠也見不到明天了。」

趙長生心中仍在犯嘀咕，他却不得不淡淡的道：「江湖行走，誤會總是難免的，我這裡抱歉了。」

姓艾的手一抬，道：「走吧，別誤了本少主的春宵一刻，那是銀子所買不到的。」

這是他娘的什麼話？趙長生眞想吐。

幹那種事也眞會選日子——在這大雪天？

幹那種事更會找地方——來到這荒郊野洞裡？

趙長生一邊回頭一邊想，眞有點不是味道。

他只轉身一半，忽又回過身來，道：「老兄，你能答應在下一個小小的要求嗎？」

「滾！」

「我只是有個小小的要求。」

「我再說一遍，滾！」

「我的要求很簡單，你們也無損失……」

瘦子的面色更難看了，那個女人的面色也繃得緊緊的，看上去就要出手了。

趙長生淡淡的道：「老兄，我的家鄉有個規矩，半道上碰見這碼子事兒是會倒楣的，但却有個破解之法，我希望你們幫我破解，這樣我便走起路來也安心，不會暴死在冰天雪地裡了！」

姓艾的怒叱，道：「你的毛病眞不少！」

趙長生道：「人人都有毛病，比如說你老兄的毛病就是喜歡玩女人，我的毛病是迷信。」

姓艾的早已按捺不住，但他却不立即出手，因爲他眞的還在打洞中女子的主意。

他重重的道：「你說吧，要我們怎樣的幫你破解你的霉氣。」

趙長生道：「很好，本來嘛，只是你們開開口就成了，又不費什麼大力氣。」

姓艾的叱道：「別囉嗦，快點說！」

趙長生道：「你們在此一共幾個人？」

姓艾的怒吼，道：「他奶奶的，你不會算數呀，明明只有三個人，你裝的什麼糊塗！」

「對，對，你們一共三個人。」

他涎臉一聲乾笑，又道：「三個人是嗎？每人大聲的罵一句就好了。」

姓艾的光火了，他雙手十指咯咯響，道：「你找死，我這裡放你一條生路，你竟然還要罵我們，你……」

趙長生急忙搖手，道：「不，不，你又誤會了，不是我罵你們，是你們每人大罵我一句，這樣就會把我的一身霉味罵掉了，你們不吃虧，我也走運了。」

姓艾的楞了一下子，道：「你原來欠罵。」

趙長生催着道：「快罵呀，你們罵完了，我就可以上路了，你們也好繼續你們的特殊蜜月了。」

姓艾的看看一邊的女人，道：「他欠罵，你就罵他一句難聽的！」

那女人早就想殺趙長生了，聞得少主人的話，她大聲罵道：「你個殺千

刀的小子，滾！」

趙長生忙攔住，道：「夠了，妳不能再罵了！」

他看着姓艾的一笑，道：「你怎麼罵我呀，艾少寨主。」

姓艾的咬咬牙，道：「操你娘，滾開！」

趙長生哈哈笑道：「罵得很好，哈……」

他還眞的笑得開心極了，看着洞口，他指向洞中，又道：「喂，洞中新娘，妳請啓動金口，罵小子一句吧，妳只狠狠的罵上一句，王八蛋還會留在這兒窮搗蛋！」

洞中那有聲音。

洞中只有「嗯……」聲，那聲音就好像有人做惡夢，想醒來又醒不來似的。

姓艾的怒道：「新人嬌羞，我替她罵你。」

趙長生忙搖手，道：「那不成，非得每人罵一句，要不然我就慘了！」

姓艾的怒道：「你不立刻走才會慘了！」

趙長生淡淡的乞求道：「三個人已經有兩個罵過了，只差那麼一句罵，你請你的新娘幫個忙，如何？」

姓艾的叱道：「你就那麼欠挨罵，小子！」

趙長生道：「這個世上每天都有人挨罵，只不過有些人挨了罵，升官又發財，有些人挨了罵被打入十八層黑獄，挨罵的妙處多得很，我找挨罵是去邪，可並不爲別的，這一點你們多體諒。」

姓艾的怒極了，他哈哈狂笑，道：「如果我的女人不願開口罵你，你打算怎樣？」

趙長生道：「也只是個小小幫忙，那怕是罵我一句小小渾蛋，我也會哈哈笑着走開，又何必緊閉尊口不罵我一聲呢？」

他提高聲音對洞口又道：「姑娘，幫幫忙，妳就罵在下一聲如何？」

洞中仍然發出嗚嗚聲，那有罵人的話傳出來。

姓艾的聳動着雙肩，叱道：「我看你是在找麻煩的吧？」

趙長生道：「難道洞中的姑娘是啞巴？你艾少寨主會弄個啞巴當新娘？」

姓艾的叱道：「放你娘的屁，多年來未曾有人敢在我艾色面前如此囉嗦，而你……」

趙長生想笑，道：「眞是好名好姓，既姓艾又叫色，你果然是個好色之徒，姓艾的，那洞中的女人絕對不是你的新娘子，你在糟踏人家大姑娘了，難道你以爲我是個二百五角色？」

艾色怒道：「你是誰？」

趙長生道：「汴梁城……」他不能給師父惹麻煩。

他忽然改口道：「我的名字不足道，聽了你的耳根癢，只不過今天我既碰上了，姓艾的，便天王老子地王爺，我姓趙的也要捋捋你的黑鬍子。」

艾色臉更灰了，怒吼道：「你沒有那種能耐，因爲你馬上就要死了。」

趙長生道：「你要殺我？」

艾色道：「是你自找的。」

趙長生道：「就因爲我擋了你的『色』路？」

艾色叱道：「還有什麼比此事更可恨的？」

淡淡的，趙長生道：「殺人總得掌握充足理由，比仿說爭權奪利什麼的，總不能撞破你們的好事也犯死罪吧，這也未免太殘忍了。」

艾色嘿嘿一笑，道：「這時候你才後悔，是嗎？」

不曾發現艾色的暗示，一股銳風便直往趙長生的左邊刺去，那眞是比閃電還快。

左肋立彎橫擋，趙長生使了個反力遁身法，貼着那道極光閃出一丈外，他才發覺又是那女子出的手。

那女人長的眞好看，但她手上一把三稜尖刀，實在令人不敢多看她一眼。

女人如果動起刀來，比個花豹還殘忍。

她的再次出擊，好像不再有所顧忌，因爲她一邊站着艾少寨主。

那女子的臂忽然一揮，平着身子往趙長生的懷中撲來。

趙長生施展出宮和順的武功，他居然擋不住這女人的一輪狂攻。

只是十多回合，一邊站的艾色却又冷冷的嗤之以鼻，他轉身就要往洞中走去，對於剛才女人的驚叫，他以爲是意外，而眼前趙長生根本不是對手。

就在趙長生吃緊的時候，那綠衣女子突地一個大斜身，三稜尖刀抖出十一朵寒星，連串的交織成一道珠鏈，猛刺趙長生的胸。

她準備一傢伙就放倒趙長生了，她那雙凶殘而又帶點動人的眼神中宛似帶着血腥。

趙長生這一回可沒有大聲吼，他在側轉身的右足剛起處，「旋風刀」已倏然自後面出手了。

他的刀出如紫電驚鴻，「削」的一聲裂帛疾响，那把指向胸前的三稜尖刀已飛得不知去向，綠衣女子早已打橫摔出二丈外，她摸着屁股爬不起來。

趙長生只用了半招便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那份膽氣可大了。

趙長生是不會追殺一個女人的，他甚至在想，如果跌倒的女人不要他的命，他也許還會伸手把她拉起來，甚至替她拍拍身上沾的雪。

他當然沒有去自找麻煩，他要等候艾色。

艾色剛伸手去掀洞口氈子，忽見情況有變，身形一彎又長，人已到了趙長生面前，他動作之快，宛似射出來的箭，也像是他根本就站在趙長生

面前。

趙長生忙伸手，他揚揚地上還未爬起來的綠衣女子，道：「你不心痛？該替她扶進你的蜜月洞中吧。」

艾色大怒，道：「那是艾大爺的事，小子，你到底要怎樣？」

趙長生指着洞內，道：「我欠罵，你去叫洞中姑娘罵我一句，我立刻走人，絕不在此看你們表演。」

艾色沉聲道：「小子，你果然有恃無恐，」他凝視着趙長生手上怪刀，道：「你的刀法夠辛辣，也是本少主太過大意，沒料到叫你小子毀了我的七妾。」

趙長生指着那美艷的綠衣女子，道：「你的第七妾？唔，你可艷福不淺吶。」

艾色半得意半發怒的道：「牛吃稻草鴨吃穀，你我生的命不同，你如果有福氣，也不會穿得這身窮酸樣在大雪地裡奔走了。」

他這話倒是很實在，趙長生如今一身舊衣袍，上面還有個大補釘，他已經半年沒洗澡，只因爲天氣太冷了。

他笑笑，指着洞中道：「你的那些享受我還眞羡慕，只不過無福消受。」

艾色的面色變了，變得好像有人在他的面上塗了一層墨灰似的像個張飛，那薄薄的面皮往下垂：「一個囂張狂妄得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你只不過依仗着你的一把刀敢在本少主面前逞口舌之利，很好，且看你能否奈何得了本少主。」

趙長生大笑，道：「我若切下你身上的肉，請問你老兄，洞中的新人會不會哭？」

艾色楞了一下未開口。

趙長生接道：「如果我在你身上切下肉，洞中的新人罵得我狗血淋頭，我的霉氣就全部隨着西北風刮到他娘的姥姥處去了。」

艾色不怒反笑，笑聲如泣的道：「好個潑皮狗操的，你把虎頭寨少寨主玩在你的股掌之上，太可惡了。」

趙長生道：「你並不是人物，野洞中幹那種見不得人的事，你比個狗還不如。」

艾色發動了。

他的身法十分怪，起始是輕飄飄的，但人在中途却那麼凌厲的化成七個幻影，每個幻影都帶着呼呼嚕嚕的勁風而浮動上來。

趙長生還是頭一遭遇上這種怪異的武功。

他當然不知道艾色的七魂冰魄掌威力。

但趙長生可不管那麼多，他不開口的揮出一刀迎上去，他的意思是空手入白刃，吃虧的可是空手的人。

然而他又錯了。

艾色的七魂冰魄掌已散發出寒寒的風力，空中便也出現七隻巨靈掌，那股子勁氣罡力澎湃如巨浪般凌空出現。

到了幻掌接近，趙長生才發覺敵人的掌上泛着紫黑色，且已到了胸前。

這眞是匪夷所思，這是什麼武功？

他只是楞然出刀，却被一掌拍得倒退三大步，左肩頭上火辣辣的在冒血。

天爺，姓艾的雙掌中指上還套着尖錐發着光。

猛的斜身站定，艾色得意的道：「鐵腳娘子，出手就得像我這樣，不可多猶豫，妳們女人家動手，就是欠缺一個狠字訣。」

那綠衣女子吐氣如蘭的道：「少主的話金玉良言，少主的武功更是高人百籌，賤妾差遠了。」

艾色指着趙長生又道：「可要看清楚了，再次動手，他的面皮就會掉下一大塊來，妳要好生注意我的身法。」

他用雙目斜視着趙長生。

他還像逗一隻老狗熊似的慢慢抖着雙手往趙長生的身邊移動着。

移動得很慢，就好像他不希望敵人立刻死掉一樣。

他的話却很實在，道：「你以爲你有多大能耐，哈，只不過會耍上兩手刀法，你就楞頭楞腦的來管這檔子閒事，想當江湖俠客？小子，下輩子找名師苦練吧。」

趙長生還眞的有些痛，濕濡濡的鮮血還在流，但當他聞得艾色的話以後，不由冷冷道：「我是着了你的道，但還沒有倒下去，我偉大的艾少主，你知道我是個嘴巴笨的人，從來不願多說些損人的話，你若以爲你那幾下子就能把我擺平，恐怕你大錯特錯，錯得離譜了。」

鐵脚娘子尖聲叱道：「死在臨頭還嘴硬。」

她走近艾色，又道：「少主，剝他的皮。」

艾色的面皮又在變，變得像豬肝——他在運功了，但趙長生還以爲他是氣的模樣。

趙長生也覺得左肩頭上有涼意，好像冷風一刮熱血變成冷的了。

艾色却並未再發動，他看着趙長生冷笑，他以爲趙長生一定會心怯，如果趙長生心怯，便也會鬥志盡喪了。

趙長生却暗中在咬牙，他本來是個木訥的老實人，只因爲這一年來在仇一龍的調教下，他學得可多了，當然他在經過幾次搏殺之後便也洞察到一點端倪，那便是太老實的人是不適合在江湖上行走的，只可惜趙長生幹上了江湖這一行業，他就得多認識一些江湖的眞正模樣。

他現在就在變，他還面對着敵人冷冷笑。

艾色怒道：「你竟然還笑得出來。」

趙長生道：「我笑那洞中的女子一定是啞巴，哈哈哈，艾少寨主也喜歡啞巴。」

他變個方法想知道洞中的姑娘是何人……他用激將法。

果然，艾色指着自己的灰臉蛋，道：「你錯了，本少主會討一個啞巴？我就不妨告訴你小子，洞中的女子名氣可大了，你知道嗎？洛陽城北的雙鳳堡善大小姐就是她，她的芳名叫善小鳳，善天鳳的獨生女，我早就想攀這門親了，我守了兩年八個月，她今年越發的標緻了。」

趙長生雙目噴火，道：「喲，你原來把雙鳳堡的千金大小姐弄來了，姓艾的，你怎欺侮兩個寡婦，你……你還是個人嗎？」

艾色大聲道：「這有什麼不可以？等她成了我的人，洛陽城北的雙鳳堡牡丹園便也成了我的了，這種現成的金龜婿，我豈能放棄？」

趙長生道：「然則你就這麼的先『姦』後奏？」

艾色道：「什麼叫先姦後奏，早晚還不都一樣，我擺設的情調特別，便也可以令她一生難忘，你當知道，雙鳳堡缺的是男人，虎頭寨也是一方大豪，兩家結成親，那多體面。」

趙長生道：「你只是一廂情願，姑娘呢？」

艾色道：「這有什麼關係，等燕爾一過，生米煮成了飯，一切都會順其自然了。」

趙長生道：「問題是在生米變成稀飯之前，你却披露出無恥的手段，恁情的糟踏別人，眞是個死不要臉傢伙。」

艾色陰冷的道：「罵得好，因為你只有開口罵的機會，你馬上就連罵的機會也沒有了。」

趙長生暗中打定主意，如果再動上手，他就送上一招「狗不叫」。

趙長生不再開口了。

他覷勢搏殺了，因為他從對方的眼神看到了什麼……唔，也許是血腥吧！

艾色却冷冷的接道：「你小子可得多多注意了，因為我想叫你知道你是怎麼死在你的無知上，就是此刻。」

趙長生的「旋風刀」似乎在抖動，彷彿就是刀上的靈性在做着玄奧的反應似的，也許靈性也有着難以忍耐的急於要表現出什麼了。

艾色的身形就在此刻晃動了，只一晃便是七個影像重疊交錯，他的身子似平飛，却又似斜立，那麼奇特的令人產生着錯覺，那麼玄妙的撩人雙目。

於是，趙長生的「旋風刀」出手了，光華尚自初動之時，他便大吼一聲：「狗不叫。」

便見他的整個身子被那團光華帶動得不由自主的打着旋轉，就好像平地刮起一股子龍捲風，便在這股勁旋的旋風裡，但見無數銳芒跳竄，形成一副冷焰般的刀輪，發出呼呼嚕嚕嚇人的銳嘯，向四面八方飛濺，綿密得滴水難進，宛似炸開的一枚光球。

是的，趙長生對於這一招「狗不叫」更能隨心所欲了。

便在他的旋轉架式尚未稍停，他四週的幻象驀地破滅得無影無踪，只看到一條標血的胴體，挾着破碎的衣袍，打着一個踰跟，幾乎撞在一堆雪窩裡。

艾色不再那麼的囂張了，他抖手抹去面上的雪，便也抹了一把鮮血，他的那個尖又稍翹的鼻尖也不知被一刀削到什麼地方去了。

艾色猛然回過身來，那綠衣女子鐵脚娘子已大驚失色的叫起來，也許是天太冷了，艾色還未覺出鼻子痛，但他却發覺身上至少有九處刀傷，他簡直變成個血人了。

鐵脚娘子立刻撲上前去，可也眞的尖聲大叫道：「這天殺的雜種，他怎麼如此殘忍。」

艾色猛一推鐵脚娘子，沉聲道：「少號叫，虎頭山少主是不容易被人如此糟踏的，這血債能白搭？」

鐵脚娘子道：「少主爺，別在此時再逞强了，你傷得如此慘重，好歹先回去治一下，這個蠢材他跑不了的。」

艾色雙目紅光已失，他忿怒的道：「好個王八渾小子，你使狠招下毒手放了艾大爺的血，這筆血債你可要牢牢的記心頭，我會要你十倍百倍償還。」

趙長生淡淡的道：「姓艾的，少他娘在這時候說狠話，你以為我是活菩薩？不會動刀殺人吶？你錯了，若是我發起狠來，此刻就出手宰活人，還等你以後找我算老帳？」

艾色伸手按着鼻頭，不由厲聲道：「奶奶的，你還破了本少主的相，我操你老娘親！」

趙長生的刀一揚，怒道：「少個鼻頭沒什麼大不了，你若再狂罵，老子索性送你見閻王。」

他好像眞要下刀了。

艾色厲聲如梟，道：「好呀，你這是趕盡殺絕，好，我這裡不出手，你殺吧，你若不殺是王八，姓艾的絕不會向你這無名小輩低頭。」

他老兄還眞把脖子伸長。

綠衣的鐵脚娘子急拉住，道：「虎頭山上沒有孬種的人，少主，我們這就回寨子去，小不忍亂大謀，這小子的長相我會永遠記住，他逃不了的。」

趙長生聽得實在不舒服，姓艾的也高傲得夠勁，人都是血糊淋漓了，還能如此囂張，也難怪他敢招惹洛陽城北的雙鳳堡大小姐。

艾色却狠狠的逼視着趙長生，道：「小子，剛才你說你姓趙，是嗎？」

「趙長生，長生不老的長生。」

艾色「呸」一聲吐出一口血水，道：「長你娘的老蛋，你馬上就會死無葬

身之地了。」

他又重重的道：「本少主今天算是陰溝裡翻大船，去你娘的咱們下次再大幹。」

趙長生啼笑皆非的道：「我奉陪。」

誰說這不是一場鬧劇。

江湖上有許多令人莫名其妙的鬧劇……

趙長生原是一片對大叔的孝心，他要為大叔弄頭小毛驢騎往大山裡，因為仇大叔一心要看着坑害他的仇人死在他的面前。

趙長生弄來了小毛驢，却在這座荒山坡上遇上這碼子莫名其妙的怪事，心中實在不是味道。

對於艾色與綠衣女人的離開，他並未出手去攔住，因為他原本就不準備殺人。

他只想救人。

現在，他知道洞中的姑娘乃是洛陽城北雙鳳堡中的千金小姐，便更覺得不安了。

趙長生小心的撫摸着刀刃，心中又是激動又是感激，反手把刀插入刀鞘，楞然間他才想起洞中尚有個姑娘在等着他去照顧。

洞中的姑娘仍然未開口，但却發出嗚嗚聲，趙長生也曾在剛來的時候偸瞄了一眼。姑娘的上衣被剝下一大半，細皮白肉的還眞好看。

趙長生有些臉紅，他低聲在洞口道：「姑娘，妳可以穿好衣衫起來了，姓艾的已被我打跑了。」

他叫了幾聲，但姑娘仍然不能動，趙長生還眞有點急了，他伸手進去抓起一件布罩拋過去，道：「姑娘，我是個大男人，不能……」

洞中的「嗚」聲更急，趙長生當然也急，他如果冒然走進去，後果一定不得了。

他正自抓耳搔腮不知如何是好，忽又聞得洞中的姑娘嗚的一聲，這是十分怪異的，倒引得趙長生急忙着進去！

趙長生發覺姑娘閉上了眼，光景只裝沒有看見。

趙長生這才忽然想起一件事，莫非姑娘被姓艾的點了穴道？

一念及此，趙長生立刻不管甚麼男女授受不親，一個大步走近前，他出手有分寸，一指點在姑娘雙峯間，然後在腦後補一掌。

趙長生學過打穴功，三年時間雖然短，但認穴部位還是差不了，他是個肯下功夫苦練的人。

趙長生那一掌拍得姑娘嚶嚀一聲叫起來：「氣死我了。」

姑娘說着站起來，匆忙的自己穿上衣袍，那模樣還眞令趙長生感到可憐。

看着洞外面，趙長生是背對姑娘的。

他乾乾的咳了一聲，低聲的道：「姑娘，在下名叫趙長生，姑娘差一點被那傢伙糟塌。」

姑娘穿好衣衫，道：「我已知道你叫趙長生，剛才你說過的。」

她轉而走近趙長生，感激的神色溢於言表，眨動着睫毛很想哭，道：「你來得眞巧。」

趙長生搓搓手，略為不好意思的道：「姑娘，事情已經過去了，妳還是快收拾妥當回家吧，妳一個姑娘家在外面是很危險的。」

姑娘眼中冒火，道：「想不到我會在半路上遇上虎頭寨的人，是我不小心着了他的道兒，這筆帳我們有得算的了！」

趙長生道：「姑娘眞是雙鳳堡的善姑娘？」

「善天龍是我爹，可惜我爹死了十幾年了，如今雙鳳堡由我媽同姑姑二人掌管。」

趙長生道：「她們怎放心叫你一人出門？」

一笑——這時候她還笑得出來，她大方的道：「我叫善小鳳，最近聞得江湖傳言，武林至寶金絲甲出現了，我只是偸着出來打聽的，想不到會遇上這種倒霉事，所幸遇上趙大哥你救了我。」

趙長生乾乾一笑，他的肩頭上還有血。

善小鳳伸手去擦拭，邊又道：「很痛嗎？我替你上藥包起來。」

趙長生一笑，道：「不用了，我的皮粗骨頭硬，這點傷還不怎麼樣。」他退了一步。

善小鳳回了個微笑，道：「趙大哥，你救了我，而我又是雙鳳堡的人，你以為我應該如何報答你？」

趙長生很不自在的道：「報答我甚麼？善姑娘，千萬別放在心上，看着妳平安無事的回家去，我的心也就踏實多了。」

善小鳳露出十分誠摯的表情，道：「說實在的，你在我初次看到你的時候，只覺得你是個十分平常而又土氣的人，但經過這麼幾句言辭，我發覺你的內涵十分引人，你不是一個普通的人，趙大哥，你的外貌與內在大不相同，我們許多人是以貌取人，而你……」

趙長生眨動着深陷的眸子，一笑，道：「許多人都說我是個倒霉人，也是個普通中的普通人，善姑娘高估我了！」

善小鳳抿嘴一笑，道：「你若是個普通人，你就不會站在我面前了，因為艾色的『幻影亡魂冰魄掌』不是一般人可以對付的，而你……」

趙長生忙道：「我幸運。」

善小鳳道：「在那種情況下是沒有幸運可言，只有實力，我相信實力……」她嘆了口氣，又道：「你如果不接受我的報答，我會一輩子不安的！」

（未完・八）

上文提要： 皇上佈置捉司馬天之宴、賭局，被他走脫，還擄走了慕容雪琴，將她作為禮物送給鄺雄飛，鄺將她姦污，皇上全盤計劃失敗，召小唐商議，要他多找幾個高手參與此事。離開秘密禁宮，小唐被司馬地、倪賓圍攻，幸得袁懷恩救走。小唐因失意再離開慕容雪琴，被司馬天捉去，和岳小憐、李湘關在一起，羅子超、鄺雄飛將小唐和二女救出……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可飛・圖

亡命江湖

小唐歷次遇凶險　雄飛施救為私心

只要一想到慕容雪琴，小唐就會不計一切利害。

「走，我們再去看看鄺雄飛有沒有遇險？」

小唐道：「是的，前輩，他的處境也十分危險。」

羅子超欲言又止，有些話明知可以說，但又怕言之過早。

兩人再次回到這個大宅時，立刻就能感覺出來，宅內可能一個人也沒有了，本來這些人應該是欽犯的。

二人潛入一看，的確已是人去屋空。

羅子超道：「我們分頭去找找看，但要小心！」

小唐道：「晚輩會小心的！」

小唐穿門越墻，眼觀四路，却又在想着慕容雪琴，只要一想她，精神自然就會分散。

因而一條人影近在三步內他居然未能覺察。

這自然是他的精神分散，也是來人的身法高超。

在小唐警覺時，似是稍遲了些。

此人蒙面，身材不高不矮，小唐不以為是司馬兄弟。

小唐盡一切努力閃過了「胸鄉穴」要害，「啪」地一聲，肩頭被砸中。「蹬蹬蹬」連退三大步。這人又貼了上來。

小唐沒有時間去想這是什麼人。只感覺此人的掌力陰柔綿長，內力深厚。

小唐忍痛絞臂施出自創的新招之一。

這一招居然把對方逼退半步，連用數招，都能化解對方的凌厲攻勢，但此招一旦用完而再用就不成了。

甚至於小唐覺得用慕容姐的，羅子超以及袁老爹的招式都不很靈，但自創的奇招中又有他們的招式。

這使他對自創自研的招式重獲信心。

也就是以幾位高人的精英招式綜合而成的，比任何一人單獨的精華招式都要高明多多，這當然不能埋沒小唐去蕪存菁的演繹功夫。

但是，不論他如何了得，前傷未癒，剛才又中了一掌，等於是傷上加傷，一口鮮血已湧上喉頭。

未出十招，他又失手落入人家手中。

剛才羅子超叫他小心，他內心還在嘀咕，既然此處已經沒有人了，還要小心幹什麼，沒想到立刻就出紕漏了。

這人正自四下打量，似要想把小唐先弄到哪個屋中暫放，一條人影也是來去無聲，疾瀉而下。

待這蒙面人覺察，小唐已在來人手中，而且又上了短墻。蒙面人低喝一聲要追，來人揚手射出三道晶芒。

看來像一些晶亮的珠子，蒙面人不敢接，只好急閃。

所以來人得以脫身。

宅中院落多，一旦脫出蒙面人的視線，追的人就不知道來人去了那個方向的院落中。

現在，小唐又躺在郊外林中地上。

「烈火神槍」站在他的身邊。

他不願受此人之恩，却偏偏被他救了兩次。

救命之恩非同小可，只可惜他知道，鄺雄飛所希望他小唐報答的方式，必然是和慕容雪琴斷絕往來。

「我知道，你最不喜歡我重複那幾句話……」

「任何事我都可以作為回報，只有那件事不能重提。」

「可是任何事我都無所謂，最重視的就是那件事。」

小唐不出聲了。

鄺雄飛也不再多說，解了他的穴道，掉頭就走。

小唐仍然躺着未動，他內心有點不忍，他是不是破壞了別人的姻緣？自己該不該立刻退出？

他幾乎想叫回他，但他終於又忍了下來。

因為不久前聽慕容雪琴的忿怒和不屑口氣，他們之間絕對沒有可能，甚至鄺雄飛還作過對不起她的事。

就在這時，忽然有人自樹上飛落當場。

小唐仍然未動，因為他看出此人是倪賓，而他的落足點距小唐躺臥之處最少也在五步以上。

倪賓攤攤手，示意他不必怕。

事實上小唐並沒有怕，不怕的原因是倪賓雖了得，他可以收拾他，其次，此人對司馬兄弟已有叛意，早已看出。

「唐少俠一定很感激鄺雄飛了？」

「兩次救命之恩難道不該感激？」

倪賓笑笑道：「的確值得感激，只不過萬一他救你只是在演戲，作樣子給你看又如何？」

「作樣子？你少在這兒胡說八道！」

倪賓聳肩笑笑，道：「唐少俠當然會說我胡說八道的。」

「怎能証明你不是胡說八道？」

倪賓道：「有件事如果少俠聽了，必然又說我挑撥離間，胡說八道了！事實上却是千眞萬確的。」

「什麼事？」

「少俠一定要沉住氣！」

「我現在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你放心！」

「只有這件事，少俠無法看淡，甚至會蹦跳起來，甚至……」

「快說！」

倪賓四下看看才低聲道：「唐少俠，近來『鬼仙艷靈』慕容雪琴有沒有反常的現象？」

小唐心頭一震，道：「有……有！」

倪賓道：「怎麼個反常法？」

「她忽然間不理人了！」

「這就是了！不管那件事發生在任何人身上，都會反常，甚至痛不欲生，她雖是高人却也不能例外。」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小唐倏地坐了起來。

倪賓低聲道：「司馬天向慕容雪琴施襲得手，當然也是她一時分神大意，結果他把慕容雪琴當作了禮物。」

「禮物？什麼禮物？」

「床上的禮物，送給了『烈火神槍』鄺雄飛。」

小唐的心像陡然間被撕裂開來，一躍而起，道：「鄺雄飛有沒有接受？」他撲向倪賓。

倪賓不敢被他抓住，閃了開去，道：「按理說，他如果是眞正的君子，他不能要，他應該放了慕容雪琴。在那情況之下，她也許會感恩圖報而產生決定性的作用，但是，他却以為，既然是別人送的禮物，不要太可惜，尤其他想她數十年之久！」

「她眞的……被……被那血賊……」

他明知是多此一問的。

如果不是如此，慕容姐怎麼會在數日間蒼老憔悴了很多？而且性情大變，這不是很明顯嗎？

倪賓喟然道：「眞的發生了……」

小唐木然地站在那兒，他在這一刹那，覺得一切都完了，慕容姐這些年來守身如玉，無非是寧缺勿濫，結果却落入賊手。

小唐為慕容姐傷心、悲絕，現在才能眞正體會到一個被人玷污的女人悲絕的心情了。

良久，小唐才冷峻地道：「倪賓，你怎麼知道的？」

「我一天到晚在司馬兄弟身邊，司馬地任何話都不瞞我。」

「事情發生以後又如何？」

「鄺雄飛本以為既成事實，生米煮成了飯，要求之下，她必然會點頭，那知她根本不愛他，恨他入骨……」

小唐道：「現在出來一個令人不解的問題，鄺雄飛是保皇派的主腦人物，司馬兄弟却是欽犯，對不？」

「對！」

「他們怎麼會弄到一起？司馬天怎麼會送他這個大禮物？」

倪賓道：「我也想不通，最直覺的看法是，司馬天大事未成，還須仰仗他效力，所以出此下策籠絡他。」

這當然是最合理的看法和解釋了。

小唐道：「倪賓，你為什麼要告訴我這件事？」

「因為我早已看出，他們兄弟二人狠虎其心，跟着他們必定沒有好下場，但在目前，我又不敢太明顯地叛他。」

「留在羅前輩身邊，還怕保護不了你？」

倪賓語重心長地道：「試問，如果，就像『天魔手』崔崧及『血燕子』姜蘭花那等人物四五個齊上，羅大俠有把握接下嗎？何況還有比那些人更厲害的人物。」

小唐也不能否認這一點。

目前的確有此危險，像慕容姐和羅子超這等人物，一兩個，兩三個固未放在他們的心上，如果三五個甚至七八個齊上呢？結局又會如何？

小唐道：「倪賓，如果此事屬實，我會感激你的，你暫時仍要在司馬兄弟身邊，我也不反對，但你可以隨時找我們。」

倪賓道：「必要時我會投靠慕容及羅子超前輩，只怕一旦他們發現我洩了密，不會給我活命機會的。」

小唐道：「小心就是了！」

「不知白道那邊會不會放過我？」

「我想你至少會將功折罪的。」

* * *

在一幢民宅中，小唐和二女正在小酌。

他迷戀慕容雪琴，對二女不無愧疚之心。

小唐道：「李湘，妳娘是不是眞的已經……」

李湘悲忿地道：「是的，因司馬天逼她到王府去，我娘曾發過誓，絕不進王府的大門，所以她自絕了。」

小唐愕然道：「既然司馬兄弟已挑明了謀反篡位，已經是欽犯了，他又怎能讓妳娘進王府呢？」

李湘道：「誰知道老賊是何居心？」

小唐道：「我總感覺朝廷對司馬兄弟謀反這件事，態度並不明朗，甚至有點曖昧。」

李湘沒見過皇上，更未參與過這件事，她們不便置評。岳小憐道：「小唐，聽說你和慕容雪琴有一手……」

「不要胡說八道！」

岳小憐一楞，道：「怎麼？你可以作，我們連說也不能說嗎？」

「當然可以！但要文雅點，不要出口傷人！」

岳小憐冷笑道：「誰傷誰呀？」

小唐忿然離桌。李湘道：「小唐，這些日來，大家的情緒都不好，飲食起居都失常了，快坐下來，別爲這事不愉快。」

小唐道：「我吃不下去。」

岳小憐道：「你想慕容大姐就想飽了，吃不吃飯有什麼關係？」

李湘向岳小憐使個眼色，道：「小唐，小憐有點牢騷，不要怪她，這些日來，我們一直在思念你。」

小唐出屋而去，李湘本以爲是如廁，那知等了很久仍不見人影，再去找，那還有人在？李湘道：「小憐，咱們的心情不好，他也好不到那裡去！」

岳小憐道：「湘姐，他不想要咱們哩！妳還幫他說話。」

李湘道：「小唐會喜歡一個四十歲的女人，而且那麼着迷，一定是這女人有一種我們所缺的長處。」

「什麼長處？還不是勾引男人的老經驗？」

「但據說慕容雪琴還沒有嫁過人。」

「沒嫁人的女人並不表示不會引誘男人！」

「小憐，記住這種事來硬的也許更糟，咱們要敗中取勝，必須多用頭腦，不能意氣用事。」

「湘姐有什麼妙計？」

「這要想想，必要時可以親自去找慕容雪琴和她講理。」

小唐負氣出屋，心情惡劣，他恨司馬天和鄺雄飛。他恨！恨不得吃他們的肉，寢他們的皮。

可是他也知道，慕容姐受此打擊，她會悲絕恨絕到什麼地步？她是個孤芳自賞的女人。而女人引以爲傲的，最重要的就是童貞。

他要殺光這些血賊，甚至他今生誓必再次重建善堂，絕不會就此罷休。

他想到激忿處，揮拳厲呼，四野震動。

這時一個蒙面人又自他的右後側出現了。

他看了一會，隱隱看出，正是上次在司馬天等人的藏身大宅中出現的蒙面人，本來他也該知道此刻危機。

小唐道：「看你的身手，大可不必藏頭露尾！」

蒙面人不出聲。

不出聲就表示雙方可能見過，甚至常見。

小唐道：「相信你是『武林善堂』中的人。」

「……」蒙面人立刻出了手，招術穩沉，並非十分精奇，但正因爲穩健，經驗豐富，五十招後已佔上風。

不論小唐如何全力搶攻，總是擋不住此人的紮實作風。

小唐看出，此人在平凡中有一種威力，以穩紮穩打取勝，八十招後中了一掌，但不出十招又連中三掌倒地。

小唐這才知道，此人也是深藏不露。

剛才這三掌就是他平凡中的精粹。

這人忽然笑了幾聲，似乎對自己的武功很滿意，或者是以爲小唐不過是浪得虛名，不過如此吧！

可是這人的笑聲却洩了密，小唐心中一動，道：「你是主持善堂的清虛道長，道長，你怎麼也會變節？」

蒙面人仍不出聲。

「清虛道長，我們雖是忘年之交，見面次數不多，但你的一切我很熟，尤其你笑起來嗓有破音。」

小唐不是很確定是他，只是猜測而已。

那知此人也許知道無法再隱瞞下去了，一把扯下了面罩，道：「你猜得不錯，正是貧道清虛。」

小唐驚得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這世界到底還有哪些人是絕對可靠的？

這樣一位素日嚴守清規，待人接物中規中矩的人，也會作出這種天人共憤、陰險狡詐的事來！

「清虛，眞想不到！我的心坎好痛！」

「你不懂！人生際遇，不可浪擲，識時務者爲俊傑，所謂名臣、良將，碩德和鴻儒們，在他們未得時之際，都要蟄伏待時，」清虛踱着道：「歷史上有商湯聘伊尹於莘野；殷高宗起傳說於版築之間；周文王訪姜尚於渭水之濱；以及劉備三顧茅廬請孔明等等。這些人無不是身懷絕藝，心藏鴻圖之人，時機一到，抓住機會，必然一發如雷……」

「呸！你要不要臉？你也配和上述幾位先哲比擬？」

清虛冷笑道：「男兒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小唐，你就是一個不識時務的人。」

「那是因爲我有良知，你却沒有，武林善堂一千餘同道慘遭燒死，你居然沒有半點惻隱之心！」

「如果你知道我的身份……」

「你……莫非也是旗人？」

清虛又縱聲笑了起來。

小唐切齒道：「原來又是一次早有預謀縱火事件，是奉了何人之命縱火的，是皇上嗎？」

「當然不是，多祿王爺不久事成登極，比他還要神氣。」

小唐道：「如果那種冷血也能登上皇位，還有天理嗎？」

「小唐，我很欣賞你！所以不忍殺你，但你的命運全操在你自己的手中，你可要三思而後行。」

小唐道：「清虛，你是說你是奉命主持善堂，再次一網打盡，同夥者是不是『陰陽判』曹嚴等六人？」

「告訴你，我根本就不是參禪修道的出家人。」

「你的道士身份也是假的？」

「不錯，爲了放長線，爲了取信於你們，我早在數年前就下了工夫，別人只看到我重齋戒葷，守清規，似乎一絲不茍，其實我已有妻室……」

這工夫忽然有人大喝一聲，「空門敗類！」自清虛的後面摸上，清虛一看是鄺雄飛，竟然不戰而遁。

可見清虛還是比鄺雄飛低一級。

小唐躺在地上，雙目緊閉，好像身邊根本沒有事似的。

鄺雄飛自然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坐在小唐身邊，道：「我猜想你恨我，甚至恨我入骨……」

小唐不屑出聲，如他能動，他會不顧一切和他玩命。

「小唐，我很佩服你，你知道爲什麼？」

「……」小唐根本不睜眼，好像看他一眼都會污染了目光似的。

「雪琴是個眼光極高的人，她能看上你，就表示你確有一般男人所不具備的條件和涵養。」

「不過，一個人再完美，也總會有缺點……」鄺雄飛續道：「慕容雪琴也有對不起你的地方！」

小唐終於忍不住厲聲道：「你休想破壞她的形象！」

鄺雄飛道：「在目前，我不必造她的謠言，說她的壞話，其實殺了你，不是更徹底乾脆嗎？」

小唐以爲，這話也沒有什麼不對。

此人三番兩次討好他，雖然爲了慕容姐，但也可以看出他之所以採取低姿態，委曲求全的心意其實是在感動慕容雪琴。

鄺雄飛低聲道：「雪琴爲了排斥情敵，曾經眼看司馬地把你的女友岳小憐以劈空掌震下絕崖而未援手。」

小唐心頭大震，道：「你胡說！」

鄺雄飛攤攤手道：「小唐，如果我要胡說，或捏造謊言，何不乾脆說是慕容雪琴把她震下絕崖的。」

「我不信！我絕對不信！」

「小唐，我不能勉強迫你信，你不知道我的苦心！」

「你有什麼苦心，無非是想破壞我們……」

「試問，你現在還有希望嗎？」

「那是因爲司馬天和你是兩個畜牲，一個把雪琴姐當禮物送人，一個就自甘下流扮演一個禽獸……」

「啪」地一聲，打了小唐一個耳光。

兩人好久都沒有說話。

很久之後鄺雄飛道：「小唐，你是知道，我追她二十年，一直不能忘懷，無法割捨，我現在是求你。」

「你求我也沒有用，我如能活動，必殺你這淫賊。」

「小唐！你只要點頭，表示今後不和她來往，我就放了你，反之，你知道現在的處境吧？」

「我死了都不會和你妥協。」

「但你死了至少兩個無辜的少女要爲你守寡，你忍心嗎？兩個姑娘對你一往情深，你摸摸自己的良心吧！」

小唐內心的確隱隱作痛。

鄺雄飛的話擊中了他的要害，兩女何辜，但是，這是由不得人的事，他目前明知不可爲，却仍然無法收心。

他當然也知道，雪琴姐被沾汚之後，更會排斥他，這種自慚形穢的自卑心態是十分強烈的。

「小唐，在目前，你是不可能再有什麼進展了，何不成全別人？你要錢，只要你開口，能力所及，我一文不少的絕對能滿足你！」

小唐道：「你眞以爲金錢是萬能？」

「可是你這麼作等於損人而不利己呀！」

「我無意損人，我和雪琴姐的來往和交情是順乎自然的，沒有一點勉強，也沒有半點不正當，別人還是少管閑事爲妙！」

鄺雄飛可算是低聲下氣，好話說盡，此刻已是忍無可忍，隱隱伸出了右掌，道：「小唐，你不能怪我。」

小唐閉上眼，道：「在你殺我之前，什麼也不要說了！」

鄺雄飛的手有點顫抖，這小子的痴情太可怕了。

這眞正是視死如歸。

一個人如果能不怕死，試問這世上還有什麼是他所怕的事？

鄺雄飛本不想殺小唐，因爲小唐一死，他的嫌疑最大，那知正要一掌砸下，背後忽然有冷峻地道：「收回爪子快滾——」

這分明是慕容雪琴的聲音。

鄺雄飛立刻收回掌去，一躍而起。

慕容雪琴站在一丈開外，根本不望他一眼，小唐本想大聲叫一聲：「雪琴姐！」但他又忍住了。

他要看看，鄺雄飛和雪琴姐到底是不是眞的發生了事情。

「雪琴，千錯萬錯，都是因爲我太喜歡妳！」

「快滾！我現在還不想殺你！」

「雪琴，請聽我解釋！」

「滾！快滾！你不配和我講話。」

鄺雄飛攤着手，道：「雪琴，難道就不給我一次辯白的機會嗎？罪魁禍首應該是司馬天哪！」

「滾！我現在還不想殺你，是因爲你站在皇上這邊，算是司馬天的對頭，能產生一點制衡作用。」

鄺雄飛的長眉挑了一下，看看小唐，嘆了口氣，道：「雪琴，我自知對不起妳，在我有生之年，妳叫我如何就如何，絕非虛言假話……」

鄺雄飛走了，慕容雪琴站在小唐身邊，道：「兄弟，你連我也不想看一眼嗎？兄弟……」

「姐姐要我看妳，看了又會刻骨銘心地想妳，但想妳却又見不到妳！妳知道小弟的心情嗎？所以不如不看。」

慕容雪琴喟然道：「兄弟，如果你是我又會如何？我已是殘花敗柳之身，怎麼能汚染你……」

「姐，老實說，我也早已不是處男了，如果有了這種事就是殘花敗柳，小弟早就殘敗不堪了！」

「男人不一樣！」

「沒有什麼不一樣，姐，小弟早非童男，妳現在還會自卑自餒嗎？我的心永遠不變。」

「兄弟，你冷靜點，我們是不可能的。」

「姐，如果妳想生米已成熟飯，將錯就錯，嫁給鄺雄飛，小弟二話不說，從此不再纏你！」

慕容雪琴忽然嘆了口氣，幽幽地道：「有此可能。」

小唐的心頭上有如刀戳錐穿，深深震動，道：「姐，妳的所謂『有此可能』是正式回答嗎？」

「是的，兄弟，他雖犯了大錯，但他追我二十年而未娶，此心可佩，再說，最可恨的是司馬天！」

「這麼說，大姐恨的不是鄺雄飛了？」

「兄弟，我知道你現在內心充滿了恨，不要這樣，兩位姑娘樣樣都比我好，你要理智。」

「如果我以爲不如姐姐好，非姐姐不可呢？」

慕容雪琴道：「兄弟，姐姐必須告訴你，姐姐也不是個中規中矩的女人，不久前鄺雄飛說的不錯，我會在岳小憐被震下絕崖時見死不救……」

「我不信！」

慕容雪琴面色一沉，道：「兄弟，你睜眼再看看我！你看看，我們還配不配……」

小唐睜開眼來，才不過數日不見，她又蒼老了許多，白髮也多了幾許，他感到萬分悲疼。

但是，不管慕容雪琴怎麼老，在他心目中的份量是一樣。

「姐，我說過，妳在我的心目中永遠不老！」

慕容雪琴道：「兄弟，如果你一定要這樣，姐姐只有一生不嫁，也許這樣你就知足了吧？」

說畢，解了小唐的穴道，疾馳而去。

小唐本想追去，但終於打消此意。

小唐返回住處，李湘見他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很是不忍，儘管他弄成這樣是爲了另一個女人，但她眞心地愛他，就能原諒他，道：「小唐，你怎麼哩？」

小唐往床上一躺，雙手托着後腦閉目不出聲。

「告訴我，遇上了什麼人？發生了什麼事？」

「妳明明知道，何必明知故問？」

李湘道：「我知道什麼？」

「沒有人告訴妳們我和慕容雪琴的事？」

「小唐，就算有，我也能原諒你，人生總有迷失的時候。」

「我沒有迷失，我喜歡她！」

李湘道：「你喜歡她，一定也有喜歡她的理由！」

「妳少在這裡說風涼話，妳不吃醋？」

「那怎會不吃醋呢？我是你的人了！要是不吃醋，這份情感就大有問題了！但是，我認爲你會回頭的！小唐，不要這樣。」

「不這樣要哪樣？我認定了慕容雪琴，妳們如果識趣，趁早離開我，免得以後被甩了！」

「小唐，我眞的能原諒你，我對你有信心。」

「永遠也不會。」小唐道：「小憐呢？」

「她傷透了心，所以去找『漁樵遺老』，要奉養他們二位老人家至天年，她不再流浪江湖了。」

小唐內心不無遺憾，只不過此時此刻他的心還是在慕容雪琴身上。他道：「小憐離開我是她的幸運。」

「但我永遠也不會離開你！」

小唐道：「妳不怕受罪吃苦妳儘管跟着我！」

「我不怕，因爲沒有你我會更痛苦。」

小唐道：「我遲早總會甩掉妳的！一旦妳青春老去，無人問津，妳到那時候就會後悔了！」

「我不怕！」

「妳不怕人老珠黃，乏人問津？」

「的確不怕，只要我保持青春的身心，也能到了四十出頭還具有吸引少年男子的本錢，不怕你不要我。」

小唐大聲道：「妳不能和慕容雪琴比！」

「爲什麼不能比？她也是人不是神！」

小唐轉身向牆壁，不再出聲了。

李湘也不再干擾他，上了另一張床。

* * *

羅子超出現時，天還未亮，口角隱見血漬。

小唐大驚，扶住他道：「前輩遇上了什麼高手？」

「沒有這麼嚴重。」羅子超掙開，道：「其實也不是什麼頂尖高手，但人多却也很討厭！」

「都有哪些人？」

李湘端上茶，羅子超服了幾種藥，道：「有司馬地、司徒鴻、齊天樂、高永和兩個喇嘛……」

兩小不由失色，小唐道：「這幾個人聯手，就是大羅神仙出手也接不下來的，前輩能脫身就已不錯。」

「對，我是利用毒脫身的。」

李湘道：「他們中了毒，此刻豈不是向他下手的好機會？」

「不成，他們之中有個人也精於歧黃，」羅子超道：「絕對沒有想到清虛道人居然也是他們的人，清虛也善使毒。」

「他也是司馬天的人？」李湘簡直不敢相信。

小唐却已知，道：「前輩，這事鄺雄飛對我說過，因爲我遇見過清虛，他蒙了面，由於他笑了幾聲，被我聽出了他破鑼嗓子——」

「他承認了？」

「是的，他取下了面罩。」

「他怎麼說的？」

「他也是旗人，居然連道士的身份都是假的，他有家室。」

羅子超喃喃地道：「有些人虛僞得太可怕了！」

李湘道：「若非親眼所見，誰會相信連清虛也是他們的人？」

羅子超道：「要不他們怎能達到徹底消滅武林的目的？」

小唐道：「此人的功力和鄺雄飛差不多，即使差些，也不過一成左右，但鄺雄飛一到，他就遁去了。」

李湘道：「到目前爲止，已發現了前善堂未死的六大高手，和清虛道人是預先安排的暗樁，不知是否還有？」

羅子超道：「大概也只有這些人了。當然，下面二流人物如『嶺南三虎』毆陽兄弟，『東海雙鯊』沙氏兄弟、及『塞外七鷹』必是他們的爪牙。」

「是的。」小唐道：「當善堂第一次大火之前不久，司馬天那血賊還私下表示那十二人來得可疑呢！」

羅子超道：「由他這話看來，這十二人必然已被滅口了。」

「現在我們是不宜分開各自行動的了。」李湘道：「不然的話，又被各個擊破，一個不留。」

羅子超道：「正是如此，只可惜在目前要想說服慕容雪琴合作就太難了！有她實力會增加不少。」

小唐道：「晚輩可以找她試試看。」

李湘暗暗嘆了口氣，如此一來，他又抓住理由和機會了。

小唐好像又來了精神，至少羅前輩支持他去找慕容雪琴，也算是師出有名了……

羅子超調息大半夜，已經無礙，道：「唐杰，我發現你有點頭腦，對於精研武功頗有獨到之處。」

「前輩誇獎！」

「不，我暗中發現你把我們老一輩的武功拼湊起來，截長補短，去粕存菁，確是匠心獨運。」

小唐道：「晚輩只是異想天開，隨便拆解重行組合而已。」

羅子超道：「妙就妙在拆開之後的重組，加入了你自己創意，使幾種技術改變了原來的面貌，凌厲無比。」

小唐道：「晚輩使用之下，的確管用。」

羅子超道：「我有三招怪學，昔年學自『恨天叟』，因爲我在怒山採藥見過他，他的舊傷在我住在他的洞中七日爲他治癒後，他教了我三招怪學。」

「什麼怪學？似乎前輩沒有用過。」

「不是沒有用，而且用了三次，每次用後血脈賁張，而導致血不歸府的失血現象，就再也不敢用了。」

李湘道：「前輩都會練出毛病來！小唐怎麼成？」

羅子超道：「因爲當時『恨天叟』對我交待過，如果練過不適，可以停止，如能苦研，當能獲益不淺。」

小唐道：「晚輩倒可以研究研究。」

羅子超道：「『恨天叟』不會害我，

我總以爲他的絕學一定和我的武功有相尅之處，但因這些年來總是忙於研製膏丹醫藥，一直沒有時間深研這些怪招，但我又深深相信，那三招怪學深澀無比，必有道理。」

小唐道：「就請前輩演練一下如何？」

羅子超先練了第一招。

小唐一望就大爲驚奇，道：「羅前輩，這果然奇妙。」

「怎見得？」

「前輩您再練一次。」

羅子超再重複一次，小唐指着他的右手和左腿道：「這一個動作在武學算是傳統，但它奇妙之處也正在此處。」

「怎見得？」

小唐立刻也緩慢地練了一次，吐氣開聲，向牆上一呵，「轟」地一聲，牆上濺起一蓬石粉。

這意外的發現，使羅子超大爲驚喜，也暗暗慚愧。

正是所謂：「有智不在年少，無知空長百歲。」

有很多人長於學武而拙於習武。

也有人長於學武而拙於習文，像羅子超，研究歧黃，比別人快而且精，但習武就沒有那麼靈了。

「小唐，告訴我，這一招怎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小唐道：「其實晚輩還沒有完全研究成功，如果找到此招的眞正訣竅，它的威力可能再加五成。」

羅子超不由咋舌道：「小子，眞有你的，看來武林的未來前途，還眞是落在你們年輕人的身上了。」

李湘也照樣緩慢而生澀地練了這一招，但沒有威力，而且捂胸退到壁邊，似乎不舒服道：「小唐，爲什麼我練就不成？」

小唐道：「這完全是吐納的配合不大對路之故。」

羅子超道：「對，我也想到了這點。」

小唐道：「當這招的第一二和第三式交替時，眞炁不在上丹田(即兩眉之間)而在中丹田(雀橋處)由此往下之時，所以當第四式時，眞氣到達下丹田，腿與手的揮動，使眞氣通過任脈，產生了極大的衝力，但是……」

「但是什麼？」

小唐道：「我能感覺出來，眞炁未能發揮全力，在通過任脈後略爲滯礙，這一點還要繼續研究。」

「小子，你只看了我演練兩次，你自己練了一次就能有此發現，可算是一個練武天才了。」

小唐道：「前輩再把另外兩招練練看如何？」

羅子超又各練了兩次，小唐已記住，但李湘只記住一招。

當然，能記住一招也很了不起哩。

資質差的人十次也未必能記住，何況是連續演練兩招。

羅、李二人十分佩服小唐的反應和記憶力。

那知小唐連續演練這三招達五七次時，他忽然有個感覺，也可以說是衝動——他以爲這三招也並非盡善盡美。

什至他以爲仍有精研的必要，但他沒有說出來。

他們每天出去偵查對方的動靜，且定下了互應的暗號。

有一方面遇險，立刻以「獅子吼」及「鳳鳴」玄功呼救。

* * *

袁懷恩和胡蟬進入一家酒樓，小二急忙上前招呼，道：「兩位貴客，是吃飯還是飲酒？」

胡蟬較會點菜，她見過世面，所以大袁總是要她點，她道：「貴樓可有什麼比較拿手的菜式嗎？」

小二向胡蟬笑着道：「姑娘海鮮如何？」

此言一出，大袁一把揪住小二，好像手中抓了一把鷄。

小二大驚，尖叫了起來，帳房先生走出櫃枱道：「貴客這是幹什麼？小二並沒有得罪貴客呀！」

「誰說他沒有得罪我們？」

小二哭道：「小的眞的沒有說錯什麼話呀！」

大袁道：「你還要狡賴，你有沒有說『姑娘海鮮』這句話？」

「這句話小的說過，這話沒有什麼不對呀！本樓以海鮮出名，問問大爺要不要吃海鮮有什麼不對。」

胡蟬捂嘴笑着，低聲道：「快把他放開，他只不過是犯了忌諱，而又不是眞的知道咱們的隱語。」(『床上遊戲』隱語是『海鮮』。)

大袁放下小二，道：「如果你小子說『海鮮』而不說『姑娘海鮮』我會揍你嗎？好吧！就來海鮮。」

小二怯怯地道：「什麼海鮮？」

胡蟬道：「『酒醉海蟹』和『生炒海蚌』！」

二人還沒有吃到一半，樓下走上一個打扮十分花俏，也可以說十分妖豔的姑娘，她正是娜蘭郡主。

她認識大袁，指着大袁道：「傻小子，見過淸虛沒有？」頤指氣使，自然更是一點禮貌也沒有。

大袁不喜歡這女人，就故作不見。

娜蘭道：「傻小子，怎麼不回答姑娘的話。」

大袁道：「妳他娘的算什麼姑娘，妳該到勾欄院去零賣才對，聽說妳挺喜歡吃『海鮮』對不對？」

娜蘭可不知道他們的隱語『吃海鮮』就是玩那遊戲，娜蘭道：「對呀！我最愛吃海鮮哩！」

胡蟬在一邊「嗤」地一聲笑出聲來。

娜蘭瞪她一瞪道：「有什麼好笑的

，難道妳不喜歡『海鮮』？」

胡蟬笑得前仰後合，道：「喜歡，當然喜歡！」

娜蘭用手去捏盤中的海蟹，大袁用筷子去敲她的手。

但娜蘭的身手比大袁高明，手一縮捏中一塊海蟹，邊吃邊道：「傻小子，我問你的話還沒有答我？」

袁懷恩道：「不知道。」

娜蘭乾脆坐下來享用，大袁却無法阻止她挾菜。胡蟬看出她身手了得，抽冷子去扣她的脈門。

那知胡蟬非但未扣中，反被她扣住，力道一失被她連點兩穴，仰身倒在桌下。大袁怒吼一聲動上手，但論武技他還差一截子，要去取弓箭，娜蘭總是不讓他取下。

在樓上動手施展不開。

就算取下弓箭也無法射，弓箭是遠距有效。

結果大袁也在十七八招後倒在地上，整個樓板都在動。

酒樓的掌櫃出面求情，娜蘭道：「這不干你們的事，這兩個年輕人和我有仇，吃完了飯我要把他們帶走。」

掌櫃的也不好再問，娜蘭身上沒有銀子，就吃二人的剩菜，吃完挾起二人下了樓，自胡蟬身上摸出一張百兩的銀票付了帳。

娜蘭是個隨心所欲的女人，一方面她輕視自己，又要設法証明別的女人是不是都比她高尚。

剛才在酒樓上，袁懷恩駡她只配到勾欄去零賣，她也不否認，但却想証明一下大袁的這個女人賤不賤？

挾着兩個人奔行十分吃力，大袁道：「爛女人，妳要把我們弄到什麼地方去？我得罪了妳，她可沒有！」

娜蘭道：「你剛剛在酒樓上說我賤是不是？」

袁懷恩道：「妳難道以爲自己很高貴？」

「以前我以爲自己很高貴，現在不這麼想了！」

袁懷恩道：「既然妳自己也承認很低賤，又怎能怪我？」

娜蘭道：「我自己雖賤，却很敬佩不賤的女人，却也很瞧不起下賤的女人，所以我時時注意四周的女人。」

「看看有沒有比妳更賤的？」

「對對，現在我就要証明一下你身邊的女人。」

「怎麼証明？」

「就會你就知道了！」

「娜蘭，不要作缺德的事。」

在一個破窰中放下二人，爲他們服了幾粒葯，然後就點了二人另外幾個穴道，解開了原先的穴道。

不久，二人就可以活動了。

但是，二人上身全裸，下身留下了一條短褲。

只不過這短褲下部的褲脚與襠部却撕成片片縷縷了。

如此一來，襠內的更是隱隱可見。

袁懷恩是個大老粗，在他的視野中，胡蟬只是在他飢火中燒時的一隻白切鷄。

在胡蟬的視野下，大袁的亢奮情景，對她自然有誘導作用，尤其是那勃舉硬挺的勢道。

古時太監淨身(閹割生殖器謂之淨身，有的附帶壓碎睾丸，有的則無。在希臘也有閹人，爲王室所用，多爲壓碎睾丸而不採切割生殖器的方法。)稱之爲「去勢」，所以這個「勢」字用得太巧妙了。

我們說某人很有勢力，或虛張「聲勢」等等，都强調了這個「勢」字的重要性，以此來形容男人的本錢是很有意思的。

人類在需求之中仍要按理智行事，才會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境界，但動物則只憑需要。

現在，娜蘭就是要來証明這一點。

到底除了她之外，不，除了她和她的寶貝母親張娟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女人，也是只憑需要？

袁懷恩過去過的是半野人的生活。

他看到太多動物的交媾，只憑本能和需求，予取予求，所以定下「海鮮」暗語也頗有創意。

在他的心目中，作這事眞的就像吃海鮮一樣。

只不過胡蟬並不是那麼隨便的女人。

她之所以把她自己托付袁懷恩，是看他較純樸，尚未被世俗不良風氣所汚染，也並非隨便。

此刻在慾火燎烤之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活力，那就是一種最原始的需求，因而大袁走向她時，她沒有迴避。

但是，她發現娜蘭在一邊，一手支頤，全神貫注。

就像江湖賣解的在耍猴子，觀衆聚精滙神觀看一樣。

不管慾火如何旺盛，也不管大袁的形象的誘惑有多大，她總是不忘，他們是人不是動物。

他們不能像被拴住的猴子一樣，要給別人看。

她推開了大袁，但大袁又貼上來。

就像一些動物求愛，母的昂頭齜牙咧咀，公的仍不死心非上不可一樣，顯示了人性和獸性的分野。

胡蟬曾一度迷失，因爲服下的葯正是亢性的葯物。

這葯的成份中最主要的是「淫羊藿」。

最早有人發現公羊吃了「淫羊藿」之後，與百十頭母羊交合而不疲，才發現此草壯陽的奇大功用。

他們畢竟是有夫妻之實了，所謂食髓知味，箇中滋味，自然心知肚明

，在這情況下就更難控制意馬心猿了。

但是，在大袁把她按在地上就要直搗黃龍時，胡蟬把他推了下去，甚至還摑了他一個耳光。

這個耳光，對大袁多少有點醒腦作用。

他楞了一下，胡蟬道：「我們不是動物，我們是人，所以我們應有人類的禮教和尊嚴，大袁你再不停止，我們就從此一刀兩斷！」

大袁雖不像她那麼決斷，却也怕她以後不理他，只好強忍着到破窰另一邊去了，於是娜蘭得到了結論，那就是胡蟬和她不一樣。

正因爲如此，她除了輕視自己，也妒恨胡蟬。

娜蘭又爲他們服了多量的亢性葯物。

人類抗拒慾火焚燒的能力是很有限的，這是因爲人類有七情六慾，這東西就是點燒慾火的火種。

大袁又要不顧一切地撲上。

那種在慾火亢奮下的形象是十分驚人的，但是，胡蟬絕不上當，她強忍着慾火，雙手十指上的尖銳指甲在大腿內側最接近隱私部位處猛抓。

指甲和皮肉接觸發出「刷刷」聲。

大腿根處血肉模糊，皮開肉綻，血流如注。

大袁本來是無法遏止的，乍見這慘烈的景象，驚得一呆，慾火也就降了一半，當然，娜蘭也驚得呆了。

她終於發現，大多數女人是和她有根本上的不同。

因而她更恨自己，和遺傳給她下流因子的父母。

她奔出窰外，漫無目標地跟蹌而行。

此刻在窰內，一片死寂之後，由於葯力來得猛消減也快，大袁跪在胡蟬面前表示懺悔。

胡蟬道：「大袁，我不怪你，當你看到我猛抓大腿根處時而能懸崖勒馬，你還算不錯。」

「胡蟬，我很差勁……」

「那已經很不錯了！我們不能表現得像動物，我們要維持人類的尊嚴，也等於告訴她，我們和她不一樣。」

擦了葯，二人把衣衫整好，小白龍高永站在破窰外，胡蟬低聲道：「大袁，用箭！」

大袁也知道，武功不如人，但能接下他的巨箭的人都不多。

他取弓搭箭，高永似知厲害，急忙閃於窰外死角處，大袁要出去，胡蟬示意他不要出去。

雙方熬了一會，高永又出現在門外。

袁懷恩「颯」地一聲，射出巨箭，高永又往旁邊一閃，那知此箭巨大，勁道又足，窰壁雖厚達尺半，都是紅泥燒成的垛子(非磚)築成。

這種垛子本來也挺堅固，但年久失修，窰門又塌，這一箭正中塌門之旁的破壁上，竟然射穿。

力道太大，垛壁洞穿，泥塵暴濺。

外面的高永絕未想到，這楞小子能射穿尺半來厚的土壁，驚得尖叫了一聲，狂退四五丈。

他站在五丈外，灰頭土臉地拍着衣上的泥塵。

這工夫，大袁和胡蟬就站在窰門以外了。

大袁道：「高永，你再接我一箭試試看！」

高永心頭甚驚，但是，雙方相距五丈，他有點不信邪。

他算是年輕一輩中的佼佼者，藝高膽大，道：「傻小子，你就射我一箭試試看，如果不中，我就要收拾你了。」

大袁道：「如果一箭不中，再射第二箭，二箭不中，再射第三箭，第三次不中，那就要看你的了。」

高永道：「就這麼辦！射吧！」

大袁道：「你可要小心了！」

高永心道：「眞是個笨虫——」

那知意念未畢，「嗡」地一聲巨箭已至。

勁道太大，速度自然出奇地快，高永大驚急閃，此刻巨箭距他已不足兩尺，被他急閃的風一帶，長箭也轉了彎。

「刈」地一聲，把他的後腦上的頭皮掃去一塊。

當然也帶去了一綹頭髮。

「小白龍」高永的傲氣消失了一大半，不由心驚膽顫。

捂着後腦上的血漬一退又是兩丈有餘。

大袁還站在那兒，又搭上一支箭。

一次射一支是硬碰硬，要在七丈外射中一個高手很難。

高永爲了安全，又退了一丈，現在的距離是八丈。

八丈的距離就算能射準，也有時間閃避的。

只不過高永却忘了剛才巨箭轉彎的事。

「颼」地一聲，巨箭又至，高永一凜，向右疾閃。

這一閃够快，而且身子還微微一挫，因爲箭射得高些。

那知箭是弧形而來，到他站立之處，正好微微一彎一落，疾取他的面門，高永魂飛天外。

「刷」地一聲，巨箭傍耳而過。

驚魂甫定，高永伸手摸左耳濕濕粘粘地，耳朵却不見了。

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反應快的他立刻又疾退三丈。

現在對方的距離已有十一丈了，但大袁仍站在原地未動。

高永駭然暗道：「他仍站在原處，是否仍有把握？」

於是他又退了五丈，現在大約是十六丈左右了。

他發現大袁仍在原處，似乎不在乎他退多少。

此刻失耳處，血流如注，都流到衣領內去了。

要是這一箭再被射中的話，那就可能沒命了。

信心一失，他「小白龍」有生以來一次在與敵人未分勝負之前望風而逃，狂奔而去，但大袁似乎不想讓他跑了。

拉滿了巨弓，「嗡」地一聲，破空而至。

眼見「小白龍」還是逃不出巨箭的有效射程之外，但見，忽然一條人影自一株古松上掠下，人落地，巨箭失踪。

「小白龍」嚇破了膽，竟未回頭，不久消失無踪。

這個人五十左右，禿頂，滿面紅光，有點土氣。

但他接箭的技巧却一點也不土氣。

他手持巨箭，緩緩走近大袁和胡蟬。大袁道：「老頭，你八成會甚麼掩眼法邪術吧？」

老人道：「能接住袁不忘的箭法就是邪術嗎？」

大袁道：「我沒見過這種手法。」

老人道：「你沒見過，表示你的見識太差！」

胡蟬道：「前輩的大名是……」

「老夫『妙手空空』石大元……」

只可惜他們二人都未聽說過此人之名。

其實小唐的賭技就是此人教的，由此可見，此人不僅是賭技高人一等，武功也十分高超的。

胡蟬道：「前輩爲何要救『小白龍』這個壞小子？」

「老夫並不是爲了救他，而是要試試你的腕力！再說，你們已使高永失去一隻耳朵，這懲罰已經很重了，況且老夫和他的師門有點淵源……」

胡蟬道：「司馬天兄弟兩次縱火燒死千餘武林同道，天人共憤，而高永却又是他的親侄及幫兇……」

「妙手空空」石大元道：「司馬天該死一千次一萬次，那是他的事，高永被他蠱惑利用，又是一回事。」

胡蟬道：「前輩將來會幫誰？」

石大元道：「我當然不會幫助滿人的。」

胡蟬道：「口說不幫滿人，剛才却已經幫了。」

石大元道：「小子，袁不忘暗器之中，箭法算是一絕，但你學到的不過是六成左右而已。剛才老夫所以能接住此箭，主要是距離遠，勁道已不太大了。」

大袁道：「如在兩三丈之內，你能不能接得住？」

石大元道：「試試看吧！」

袁懷恩雖渾，對忠、孝二字還是很懂的。

袁老爹把他撫養長大，且授以武功，恩比生身父母還高還大，而袁老爹却被縱火燒死，他豈能不恨？

所以石大元接箭，等於幫了高永的忙，而高永是司馬天的內姪也是他的幫兇，他又怎能忘懷？

大袁內心較上了勁，老實說，他把石大元當作了高永的替身。

他要射中這個老傢伙，也算爲袁老爹報了一部份的仇。

大袁在弦上搭上了三支箭。

胡蟬一楞，還是第一次，看到他一次射三支。

石大元也不由面色一肅，不能不全神戒備。

「嗡」地一聲，三箭齊出，但中央一支却先到了石大元的頭頂，他一挫身，「蓬」然釘在他身後的樹幹上。

如果只是這點噱頭，三支五支都沒有甚麼了不起。

但是，另外兩支也自石大元的兩耳旁呼嘯而過。

石大元當然不會以爲他已技盡於此了，回頭望去，原先那支釘在大樹幹上，箭身深入一半有餘。

後面兩箭左右射到，到了原先那支箭的附近各自向內一彎，竟然在這樹幹上的箭桿上交叉一撞，居然回頭，這就是袁老爹的「回頭箭」的奧妙。

有的時候是接連觸蹭幾次，而使箭轉了一百八十度的。

也就是枱球吃幾顆星再轉回來的原理。

事實上不藉外物外力，開弓射出的箭是不會回頭的。

箭一交叉碰撞，力道十分巧妙，居然各自回頭。

石大元不由心驚，但他知道，閃避帶勁的風會產生導引作用。

也就是說，閃比不閃更具有危險性。

他卓立不動，以不變應萬變，兩箭既爲交叉碰撞(並非兩箭交叉碰撞就能回頭，而是要在釘在樹幹上的箭桿上交叉碰撞，既碰到了箭桿，也碰到樹幹而產生了反震的力回頭的)，自然是一齊到達。

這兩箭一左一右，疾奔石大元的左右面部，要在一丈以外估計中箭的正確位置很難，差一點就會重傷甚而沒命。

要是待巨箭再近而判斷其正確位置，那就太危險了。在臉上中一箭，能把頭骨射得粉碎。

石大元不敢如此托大，不帶風聲地一閃。

不帶風聲並非就沒有風，所以仍產生曳引作用。

因而兩箭的方向略轉，一齊射向他的頭臉。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方瑟和荊山三怪受神叟利用，說服他們指引找灰衣閻羅，半路上跟踪一信鴿墜落在水神廟內，被一道人撿去，方瑟按照三怪教曉的暗語和道人交談，被他識破，並拿出三怪的頭顱供在香案上，而方瑟和歐陽玉亦被迷香薰倒。原來這道人名叫拘魂，是太上帮的人，他和進廟的通天教徒吵鬥，被他們制服，追查谷底亡魂的下落……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五屍伏地祠堂中　兇手疑是太上幫

方瑟精神一振，陡然間彎腰撿起了一片碎石……

但，未等他手中碎石打出，水神廟外適時傳來一聲清嘯。

那信鴿本已盤旋下落，可是猝聞這聲清嘯之後，突又振翅而起，鼓翼乘風，竟朝廟外落去。

歐陽玉見狀柳眉一皺道：「咦，奇怪啊，難道這嘯聲……」

話尚未落，突聞方瑟插口道：「走，姑娘，我們出去看看，這到底是什麼人！」

二人步履如飛，轉眼出了水神廟。

歐陽玉目光敏銳，方瑟更不消說，二人方自一脚踏出了倒塌的山門，立即發現疏林外面的坦平大道上，停着一輛綠篷馬車。

雖然距離尚遠，但仍舊不難在一眼之下就看出這輛馬車的華麗；珠圍翠繞，纓絡紛垂，一色純白的四匹駕轅健馬，亦顯得環轡鮮明神駿非凡。

車轅上坐着一名綠衣少女，此時她一手掀開車簾，扭轉了臉，似乎正在與車中人說話。

方瑟固然無法看到車中坐的是什麼人，甚至連車轅上那少女也只能看到半邊側影。

可是，他在目光一瞟之下，仍然情不自禁地陡然一怔，原來那隻白色信鴿，此時就停在那少女的肩頭。

由此可見，這輛馬車中的乘客，必然是太上幫中人無疑！

這可眞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雖然通天教擄走了拘魂道人，但是現在既然有了這輛馬車，還怕查不出谷底亡魂的下落麼！

方瑟心中一喜，忙道：「姑娘，我們過去！」

歐陽玉正待應好，想不到就在此時，突聞叭叭兩響，緊接着一聲馬嘶，那輛馬車竟已鐵輪轉動如飛而去。

歐陽玉嬌叱一聲：「追！」

纖腰一擰，人影如箭。方瑟更不待慢，雙肩晃處，一掠就是數丈。

不過他們快，那輛馬車可也不慢，風馳電掣般曳起一縷煙塵，轉眼便繞過了前面山崗。

山崗背後是一片葱翠的樹林，等到二人翻過山崗，馬車早已消失不見。

看樣子，馬車是進了樹林。

可是放眼四望，林寬十里，要想在偌大的森林裡找一輛馬車，又談何容易！

就在二人遲疑之際，想不到林中竟然適時傳來一陣馬嘶，聲音由樹林西北角傳來，相距約有數箭之地。

歐陽玉秀眉一揚道：「方瑟，你聽到了沒有？」

雖然相距數箭之遙，可是馬嘶的聲音不低，方瑟當然是聽到了，不過他在聞言之後，竟然出人意外地雙眉一皺道：「咦，怪事，怪事！」

歐陽玉聽得一愕道：「什麼怪事？」

方瑟道：「剛才看到的明明只有一輛馬車，現在怎會有這麼多人？」

歐陽玉道：「有多少人？」

方瑟道：「至少也有二十個！」

歐陽玉抬眼眺望，只見林深如海，連半個人也看不到，不由大惑不解道：「二十？你看得這樣清楚？」

方瑟笑道：「雖然看不清楚，但是他們談話的聲音還能勉强聽得到！」

歐陽玉更是心頭一跳道：「什麼？距離這麼遠，你竟能……」

她簡直不能相信，說到這裡一頓，鼻頭微皺，俏臉兒一揚道：「哼，你別騙人了！」

方瑟笑道：「騙妳幹什麼，我的確聽到有十幾個人在談話……」

歐陽玉插口道：「好吧，既然你眞能聽到，那你就說說看，他們在談些什麼？」

話畢目光灼灼地注視着方瑟，顯然她心中仍是不肯相信。

方瑟笑道：「我可沒有這麼長的耳朵，要知道詳細內容，我們還是走近些聽吧！」

話畢率先邁步，朝向那片樹林行去。

二人也不過剛剛行出數丈，突聞馬嘶盈耳，緊接着兩騎馬由林中疾馳而出。

這兩騎馬一紅一黑，顯然不是那輛綠篷馬車的轅下之駒，馬上分乘一僧一道，更不是先前跨轅而坐的綠衣少女。

兩馬奔馳甚速，歐陽玉剛自一怔，兩馬已到十丈之內。

這時候，領先黑馬上的道人也看到了她和方瑟。

奇怪的是那道人一瞧到方瑟之後，突然神情一震，韁轡猛收，唏聿聿長嘶聲中，那匹黑馬雙蹄昂揚，陡然間停了下來。

緊隨在他身後的那匹紅馬，見狀前衝數步，也跟着刹住脚步。

紅馬上一名中年僧人，滿面愕然地向方瑟與歐陽玉一瞟，然後轉向黑馬上的道人道：「阿彌陀佛，道兄……」

道人不待話落，驀地右手一擺，面色沉重地說道：「佛兄，你看到了麼？」

僧人一震道：「道兄，你是說……」

話音一頓，雙目再次朝向方瑟飄來。

道人將頭一點道：「不錯！」

他說時也把兩道灼灼的目光，凝注在方瑟的臉上。

方瑟心中一動道：「兩位……」

他僅止剛一開口，就聽那僧道二人同時怒笑一聲，驀地圈轉馬頭，狂奔而去。

歐陽玉見狀大愕道：「方瑟，這是怎麼回事啊？」

方瑟默然半晌，而後雙眉一挑，連道：「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歐陽玉急道：「你明白什麼，說出來讓我也聽聽怎樣？」

方瑟道：「唉，說起來這實在是一場誤會，不過……」

話至此處，突然聲調一變道：「啊，他們來了，姑娘，你與此事無關，等會最好不要插手！」

歐陽玉抬眼一看，果然見到森林中走出三撥人來，這三撥人各有十來個，每撥間隔十丈左右，正以合圍之勢向二人停身之處奔馳而來。

漸行漸近，人影漸淸……

走在當中的一撥全是道裝打扮，領先一名道人，白眉銀鬚，赤面黃袍，雖然年齡已逾古稀，但滿面威嚴，精神仍極健旺。

左面是一撥和尚，也有一名滿臉皺紋的老僧率領，從容貌上看，這老僧的年齡顯然更在那老道之上，不過他身材甚爲瘦小，雙目半閉，就像是剛剛睡醒一般。

這兩撥人僧道分明，顯然是各屬一派，可是走在右面的那第三撥人就不同了，雖然也只是十來個人，但却僧俗都有，走在這撥人前面的一共是三個人……

一名胖和尚，一名老尼姑，另外是一名青衣揹劍的老者。

當歐陽玉眼看到那青衣揹劍老者時，情不自禁地心神一怔道：「爹，你……你們這是幹什麼啊？」

一點不錯，原來這青袍老者正是點蒼居士歐陽子修！

老頭兒本來一向極爲寵愛這位掌上明珠的，可是現在不知爲了什麼，臉上非但沒有一絲笑意，聞言竟還聲音一沉道：「玉兒，你還不給我過來！」

歐陽玉從來也沒有看過老頭這種臉色，當下眼睛一紅道：「爹，你……」

點蒼居士心中顯然非常震怒，不待話落，竟又聲音一寒道：「玉兒，我叫你過來你聽到了沒有？」

歐陽玉一聽，芳心中頓時感覺到一陣前所未有的委屈，眼眶中的淚水，差一點就將奪眶而出了。

幸好，方瑟這時候柔聲說道：「姑娘，過去吧，這只是一場誤會，妳不用操心！」

歐陽玉遲疑道：「他們這麼多人，你……」

話聲至此倏然打住，雙目瞟向四外人羣，顯然，她在爲方瑟躭心。

可是，方瑟聞言之後，居然若無其事地笑道：「對於他們這些人，我看在姑娘的份上，今天讓他們三分也就是了！」

話音落處，當面一名中年道人頓時忍耐不住地接口冷笑道：「讓三分就是了？哼，小輩，你說的未免也太輕

鬆了，今天除非你自刎在此地，否則就休想善罷干休！」

他疾言厲色，聲音又粗又大，照說方瑟聽後一定會怒不可遏。

然而，事情出人意料，方瑟非但沒有發怒，反而就像根本沒有聽到一般，逕自轉過頭來，朝向那率先的黃袍老道說道：「道長可是武當派的麼？」

黃袍老道白眉一揚，答道：「不錯！」

神態倨傲，大有不可一世之態。

方瑟又道：「請問道長的法號？」

黃袍老道兩眼望着天上，再次答道：「貧道天一！」

他自負一派之尊，鼎鼎大名，方瑟聽了縱然不被嚇得昏了過去，起碼也要嚇出一身冷汗。

但，出乎意外的是方瑟僅只淡淡一笑，說道：「掌門法駕光臨，看樣子是想替貴派的銅冠道長報仇了？」

天一掌門沉聲答道：「不錯，小施主既然已經知道了，就該趁早自作了斷才對！」

方瑟道：「掌門的意思，是要我怎樣自作了斷？」

天一掌門雙眉一揚，厲聲喝道：「自裁！」

方瑟一聽，突作狂笑道：「哈哈，自裁！久聞盛名，如雷貫耳，可是今日一見，想不到，想不到……」話至此處，又是一串輕蔑的大笑。

天一掌門聲音一沉，喝道：「想不到什麼？說！」

方瑟笑聲一斂，劍眉一揚，滿面不屑地抗聲答道：「想不到名動江湖的武當掌門，居然是這麼一個不辨是非的糊塗人！」

當着一羣武當弟子的面，這麼說的確是重了點，只聽他話音方落，怒叱道：「好一個不知進退的小輩，看掌！」

一名中年道人，在喝聲中越衆而出，雙掌一分，便向方瑟抓來。

方瑟輕輕地反手一揮，勁氣立即透掌而出。

那道人哎呀一聲，腳下連連暴退。

天一掌門神情一震道：「無量壽佛，小施主內力雄渾，看來銅冠師弟在你的暗算之下該是不會假的了！」話音至此，輕喝一聲：「看劍！」

一名手捧松紋古劍的小道，聞聲疾閃而出，單膝點地，兩臂上抬，把那柄長劍高舉過頂。

天一掌門袍袖一拂，正待出掌取劍，突聞方瑟大喝一聲：「且慢！」

天一掌門聞聲手下一頓，叱道：「你還有什麼話說？」

方瑟冷笑道：「掌門人，難道你在動手之前，就不想先把事情問個清楚麼？」

天一掌門冷哼一聲：「此事還用你說，貧道早在下山之前，就把當晚的情形問得一清二楚了！」

話畢五指一翻，已把小道高舉在頭頂上的那柄松紋古劍取了過來。

方瑟冷笑道：「這麼說來，掌門你已認定殺害銅冠道長的人是小可？」

天一掌門緩緩抽出寶劍，寒聲說道：「當時只有你在場，不是你還會是誰？」

方瑟輕哼一聲，說道：「掌門，你恐怕弄錯了吧，據我記憶，當時在場的不下數十人之多，並非如你所說的只有小可一個！」

天一掌門怒笑道：「貧道沒有弄錯，當時在場的確有數十人，可是除你之外，其餘的全是我武當弟子！」

方瑟冷笑道：「嘿嘿，武當弟子？掌門，你以爲武當弟子就一定靠得住麼？國有奸臣，家有逆子，這可是自古有之！」

天一掌門聽得眉峯一豎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方瑟道：「我這話的意思非常淺顯，既然掌門你還不明白，那我也就只好直說了！」

「說！」

「殺死銅冠道長的人不是我！」

「不是你是誰？」

「就是你們武當弟子！」

天一掌門猛地一震道：「什麼？你……你說我武當派出了……」

這樣醜惡的字眼，他眞不願從自己的口裡說出來，話至此處，不覺一頓。

可是，方瑟卻毫不客氣地接口道：「我說你們武當派出了內奸！」

天一掌門神情倏變。

那身材瘦小的老僧也大爲動容道：「阿彌陀佛，此事關係重大，小施主你可千萬不能亂說！」

說時雙目暴張，炯炯目光直向方瑟臉上逼來。這外表毫不起眼的老僧，目光居然犀利如電，一身內功修爲，顯然猶在天一掌門之上。

方瑟心中一動道：「你是什麼人？」

老僧道：「貧衲少林圓慧！」

方瑟道：「噢，原來是老禪師，小可失敬了！」

圓慧長老聲音一沉道：「小施主，你可知道貧衲的來意？」

方瑟道：「老禪師是爲查問貴掌門覺慧長老死因來的吧？」

圓慧長老道：「你猜得一點不錯，但不知你準備怎樣回覆貧衲？」

方瑟毫不思索道：「就我所知，據實以告！」

圓慧長老神情一動道：「如此貧衲洗耳恭聽了！」

方瑟面色一正，沉聲說道：「這事說出來，老禪師也許不信，貴掌門與武當銅冠道長的死因，實在同出一轍！」

圓慧長老面色微變道：「你的意思是……」

方瑟道：「他也是死在自己人的手裡！」

圓慧長老聽得一震道：「你這樣說有什麼證據？」

方瑟道：「沒有！」

天一掌門一聽，不由怒笑插口道：「嘿嘿，無憑無據，如何能夠令人相信！」

方瑟冷笑相答道：「嘿嘿，我只是本着武林道義，向你們透露事實眞相，相信與否，悉聽尊便！」

天一掌門大怒道：「哼，你倒推得乾淨，出劍！」

方瑟毫不動容道：「掌門人，我看你還是暫息雷霆，好好照顧一下自己吧，因爲據我所知，那人殺了銅冠道長之後，下一個大約就輪到你了！」

天一掌門氣得雙目發赤道：「好利口的小輩，你到底出不出劍，假如再作推搪，本座可要先行出手了！」

方瑟一聽，頓時雙眉挑動！

但是，就在他將要開口之際，突聞歐陽玉嬌笑道：「方瑟，你不走還等什麼？快點走吧！」

方瑟扭頭一看，只見歐陽玉站在點蒼居士身側，滿臉全是焦急之色，當下揚眉一笑道：「多謝姑娘關懷，不過你請放心，我可不怕他們！」

青芒一閃，軟劍出鞘。

看樣子，他竟準備動手了。

歐陽玉見狀大急道：「方瑟，你這人怎麼搞的嘛，剛剛你不是親口說過，今天看在我的份上要讓他們三分嗎？」

她這樣說，不過是想叫方瑟找個台階離開罷了，她原以爲，方瑟的功力再高，也絕對不是天一掌門的敵手，更何況場中還有個少林圓慧長老。

方瑟聽後，恍然一笑道：「啊，是了，若非姑娘提醒，我還眞差點給忘了！」

話畢，就待還劍入鞘……

但，想不到他剛把劍尖掉轉，天一掌門陡然上前大喝道：「小輩，你也未免太狂了，索命三劍雖然凌厲，但卻未必便在本座的眼下，接招吧！」

反手一揮，震耳龍吟。

誰說天一掌門空負盛名，一代掌門，果然有其過人之處！

方瑟來不及還手，心頭一震，急退三步。

嘶嘶劍嘯中陡然傳出一陣裂帛之聲，方瑟一時後撤不及，衣袖立被那凌厲的劍氣劃破！

歐陽玉神色一變，天一掌門一着佔先，沉聲怒叱道：「小輩，你既然不敢出手，那就趕快束手就縛吧！」

話音剛落，突聞一聲長嘯。

就在這穿雲裂石的長嘯聲中，陡見方瑟軟劍一抖，青芒暴漲，呼地一聲，連人帶劍朝向天一掌門撲來。

天一掌門神色一變，手中長劍疾揮。

他以數十年的修爲，在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連續攻出九劍之多。

澎湃的劍氣，頓時在身前佈起了一道銅牆鐵壁。

劍勢相觸，只聽一串不絕如縷的金鐵交鳴，而後突然間雙方各自向後飛退數丈。

身形落定，天一掌門神色大震，顯然，事情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事實上不僅只是他，此時場中的每一個人，似乎都因爲過度的驚愕，而變得一片沉默。

在這落針可聞的沉靜空氣裡，終於方瑟發出一聲冷笑，掉轉身形舉步而去。

他去勢奇快，晃眼就是數十丈。

有幾名道人想要追截，但卻被天一掌門示意阻止。

數十道目光，默默注視着方瑟的背影漸去漸遠，終於消失在那一片如海的森林裡。

這時候，天一掌門把收回的目光轉向圓慧長老。

圓慧長老點了點頭。

他們誰也沒有開口，但顯然的，他們內心中已經有了默契！

* * *

天色雖明，濃霧未退，籠罩在茫茫大霧裡的石家祠堂突然傳出連聲慘號。

這驚心動魄的慘號，劃破了清晨的靜寂，緊接着便見一條人影在濃霧中由東向西地疾馳而來。

這人穿着一襲白衣在濃霧中撲向石家祠堂，身形奇快絕倫。

可是，這白衣人尚未到達，另一條人影却已由相反的方向，先他飄進了石家祠堂的大院。

這是個年輕人，劍眉星目，英姿颯爽，赫然正是方瑟，看樣子他也是聞聲趕來的。

身落庭院之中，方瑟流目一瞟，立即看到四處倒臥着五具死屍。

他正待趨前察看這些人的身份與死因，但就在此時，那疾馳而來的白衣人業已抵達石家祠堂的院牆外。

雖然這白衣人功力絕頂，但由於其速度太快，因此有一股不可避免的破風之聲，方瑟此時的視聽兩覺均已大非昔比，那裡還有聽不見的道理！

風聲入耳，已知來了高人，兩肩微晃，毫不遲疑地飄身進了廊簷。

他身形也不過剛剛躲好，那白衣人已經如同飛絮般墜落院中。

方瑟偷眼一瞟，頓時心頭咚咚亂跳。

你道這白衣人是誰？說也不信，原來竟是水神廟裡所見的那位白衣怪客！

白衣怪客目視院中的死屍，突然冷冷地一笑，然後抬起頭來，緩緩地向四週一掃。

方瑟見狀，身形趕緊向後一縮。

停了半晌，耳畔響起一陣篤篤的腳步聲，偷眼再看時，白衣怪客已經

邁開大步，朝向左邊院牆下的那具死屍行去。

這死屍仆伏在地，無法看到他的面容。

白衣人身臨切近，脚尖輕輕一挑，立即將那仆伏的死屍翻了過來。

原來這死屍也是水神廟中見過的人，通天教的那位堂主無情叟王超，當然，也就是這白衣人的屬下。

白衣怪客似乎已知道這死屍是誰，因此在這死屍翻轉後，他依舊面色冷冷地，絲毫沒有驚異的神情。

他遲疑了一下，然後驀地彎下腰來，探手抓住無情叟胸前的衣襟，猛力一拉！

刷！

在一串裂帛聲中，無情叟王超胸前的衣襟，頓時被白衣人一把扯下。

方瑟看得一怔！

想不到就在他暗感納悶之際，白衣怪客突然情不自禁地驚哦一聲，脚下連連倒退，由他那雙目閃動的情形來看，顯然，他遇上了極端意外的事！

濃霧漸消，方瑟用足了目力，依稀看到無情叟王超的胸前，有一片若隱若現的淡紅色掌印。

白衣人如此震駭，難道就爲了這片掌印？

看樣子，這猜測該不會錯！

可是這若隱若現，肉眼幾乎難以看到的掌印又究竟是什麼來路呢？

就在方瑟思量不解之際，白衣人突然身形連晃……

只見白影過處，頓時傳出一片裂帛之聲，僅僅是眨眼工夫，所有死屍胸前的衣襟，已全部被白衣人扯開。

每一具死屍的胸前，都有一片相同的掌印，這證明他們都是死在一種武功之下，並且極可能就是一個人！

這個人是誰呢？

由於這些屍體中缺少了拘魂道人，使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太上幫下的手！

這念頭剛在方瑟的心中一轉，白衣人却已冷笑出聲道：「嘿嘿，由此看來，太上幫的幫主是他該不會錯了！」

話音落處，可把方瑟聽得一震，因爲這聲音太熟了，分明從前在那裡聽過，只是他那張臉……啊，是了，他臉上一定戴有面具！

方瑟一念及此，陡然由廊簷上飄身而下。

他正打算越牆追下去，想不到就在此時，牆外突然傳來人聲道：「啓稟公子，就是這裡了！」

方瑟一怔，雙肩疾晃，重又飄身躲進了廊簷。

適時，三條人影飄上了石家祠堂的院牆。

這時濃霧大半消逝，三人挺立在院牆上，迎着朝陽瞧得非常清楚。

居中一人，丰神俊秀，銀衣飄飄，在他的左右，分別站着一名灰衫，一名黃衫的蒙面怪客。

江湖中能夠認出這三個人的不多，但對方瑟來講，這却算是熟人了！

原來三人並非別人，正是前在洞庭湖畔客棧中所見的銀衫公子，以及他的一雙家奴，周南、黃西！

三人立定之後，立聞黃西開口道：「公子看到了沒有，這五人全是死在那丫頭手上！」

聽口氣，眼前的這場殺劫，黃西曾經親見，只不知他所說的這丫頭是誰？

就在方瑟思量不解之際，忽聞銀衫公子開口道：「西老，難道那丫頭的武功路數，你連一點也看不出來麼？」

黃西道：「啓稟公子，不是老奴看不出來，老奴根本就沒有見到她施展武功！」

銀衫公子道：「噢，西老你這話的意思是說……」

黃西接口道：「那丫頭出手實在太快，老奴雖然緊隨其後，但等我趕到此地……」

銀衫公子笑道：「等你趕到此地，這五人已經死在她的手裡了，是麼？」

黃西道：「一點不錯，老奴趕到此地，那丫頭已經將他們全部殺死，正領着水神廟的那名雜毛老道……」

周南插口道：「西老，那雜毛有什麼好談的，你還是說說那丫頭的長相吧！」

黃西稍稍一頓道：「那丫頭眞美，美若天仙，不過北湖中的美女甚多，倒是她所坐的那輛綠篷馬車，富麗豪華，甚爲罕見！」

方瑟聽到此處，心中頓時瞭然，知道黃西所說的馬車，必然就是水神廟外所見的那輛。

周南一聽，立道：「既然如此，我們就循着車轍追吧！」

銀衫公子手勢一揚道：「別慌！」

周南道：「公子……」

銀衫公子笑道：「我們且先看看這幾人的傷痕，才能決定那丫頭是否值得一追！」

話落身形一擰，以一個極爲美妙的姿勢，由牆頭上飄然墜下。

黃西與周南略一遲疑，便也隨後跟落。

銀衫公子功力果然不弱，雙足剛點地面，便已瞧到那些屍體胸前的衣襟被人扯開，當下眉頭一揚道：「嘿嘿，想不到已有朋友搶在我們的前面了！」

話音落時，身形疾晃，剎那間連變七個位置。

換一句話說，在這短短的一眨眼工夫，他已經由七個不同的方位，對石家祠堂作了一番詳細的視察。

這七個方位選擇得極佳，足可對石家祠堂一覽無遺，可惜的是，他竟偏偏忽略了方瑟藏身的廊簷。

銀衫公子察看完畢，黃西與周南同聲道：「公子，怎麼樣？」

銀衫公子道：「看來我們晚了一步，這位朋友已經走了！」

說時用目瞟向最近的一具屍身……

當他那銳利的目光，和屍身胸前的掌印接觸時，當場神色一變，緊接着身形一晃，閃電般欺了過去。

他欺近的動作甚快，但後退的動作更快，僅僅低頭向那屍身的胸前一瞟，立即已驚惶失措地連退數步。

黃西、周南見狀齊感愕然道：「公子，是怎麼回事？」

銀衫公子目露驚惶之色，對二人的問話，就像根本沒有聽到一般。

二人互看了一眼，不約而同地欺身而上。

可是，當他們一眼看到屍身胸前的掌印時，竟又不約而同地驚呼一聲，雙雙各退數步。

這神秘的掌印，居然會令這麼多武林高手望而却步，可見其必定大有來頭！

但究竟有什麼來頭呢？

方瑟雖然已經不是初出茅廬了，但仍然百思不得其解。

這時候，銀衫公子像是惡夢初醒一般，陡然轉向黃西道：「西老，你說那人是個美若天仙的姑娘？」

黃西獨目轉動，像是驚容未退道：「不錯！」

銀衫公子雙眉微皺道：「你沒有看錯麼？」

黃西道：「沒有！」

周南像是忍不住似的，突然插口道：「西老，你怎麼睜着眼睛說瞎話，你沒有看錯是誰看錯？這明明是那老和尚的獨門掌印，難道還錯得了？」

老和尚？武林中那這麼厲害的老和尚？方瑟心中一動 黃西已經接口道：「那丫頭也許是他的傳人吧！」

這話不無道理，可是，他話音一落，周南立即接口冷笑道：「什麼？傳人？你幾時聽說過般若神僧有過傳人？」

方瑟乍聞「般若神僧」四字，不由大感意外，當場身形一震。

他這樣一悚不要緊，衣襟立即掃落一撮塵沙。

眼前全是武林一流高手，雖然僅僅是一撮塵沙，却瞞不過他們的耳目，只見三人陡然掉轉臉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出聲大喝道：「誰？」

方瑟本不願多惹麻煩，可是現在麻煩找上了頭，他縱然想推也是推不掉了，沒奈何只好硬着頭皮，長身而下道：「三位是呼喚小可的麼？」

周南、黃西，目光向方瑟的臉上一瞟，突然間，神情雙雙一怔。

不過他們兩人臉上全都戴着厚厚的面紗，若非特別留心，很難看得出來。

二人目光驚怔的神色一閃而逝，銀衫公子毫不覺察地向方瑟開口道：「你是甚麼人？」

方瑟顯然也未察覺黃西與周南的異樣眼神，聞言故作推拖地一笑道：「小可是趕路之人！」

銀衫公子聲音一沉道：「我問你是幹甚麼的？」

方瑟道：「天涯浪跡，四海飄零！」

銀衫公子雙眉猛一揚道：「嘿嘿，如此說來，你今天算是趕巧了！」

方瑟道：「天下之大，像這樣湊巧的事隨時隨地都有，公子若是沒有其他吩咐，在下可得告辭了！」

話畢舉步……

但他身形剛動，銀衫公子突然斷喝道：「站住！」

方瑟扭臉笑道：「公子還有甚麼事？」

銀衫公子冷笑道：「嘿嘿，既然你一味裝癡賣傻，那就別怪我要動强了！」

話畢轉向黃西、周南道：「此人行踪可疑，敢請兩位老人家代我將他拿下！」

黃西、周南一怔，而後同聲應道：「老奴遵命！」

人影晃處，快如閃電一般飄落方瑟左右。

方瑟知道這兩人功力甚高，當下不敢大意，忙把眞氣一提，已在暗中加强了戒備。

就在此時，只聽黃西沉聲說道：「年輕人，你可認得老夫？」

方瑟雖然已經知道他是誰，但却故作不知道：「小可眼拙，素未謀面！」

周南插口道：「他姓黃名嚴，號稱西絕！」

「黃西」二字，由來如此，方瑟心中雖奇，但表面上仍然不動聲色道：「那麼閣下呢？」

周南道：「老夫姓周名銅，外號南狂！」

武林中人動手過招，雖有通名報姓的規矩，但却罕有報得這樣詳細的！

可惜方瑟滿心好奇，竟然忽略了二人的用心，聞言之後，僅只一笑道：「小可現在記下了！」

二人似感意外地一怔，而後黃西向周南掃視了一眼，再道：「年輕人，難道在今日之前，你果眞沒有見過我們兄弟麼？」

見過？當然見過！只可惜暗中偷窺，不便明言！因此方瑟聽後，毫不遲疑地將頭一搖道：「沒有！」

黃西微怔道：「那麼請將姓名見告如何？」

方瑟道：「江湖小卒，不值一提！」

周南聽得雙眉一挑……

銀衫公子更加不耐道：「西老，既然這小輩如此不識抬舉，你還和他客氣甚麼，乾脆拿下再問吧！」

黃西未及答言，周南却已搶先出了手，只聽怒叱聲中灰影疾閃，單掌電揚，直奔方瑟面門抓到。

方瑟早有戒備，見狀眞氣一沉，全力還攻三掌。

雖然這三掌全是平凡招式，怎奈方瑟內力雄渾，掌勢開合，氣勢迫人。

雙方一觸即分，雖然勢均力敵，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便宜，可是周南却已大出意外地叫道：「嘿嘿，怪不得小輩如此狂妄，原來手下果然不凡！」

其實方瑟亦感心頭震駭，當下强抑心神，傲然答言道：「多承閣下誇獎，若再無理相逼，可就別怪小可眞不客氣了！」

周南聞言大怒道：「嘿嘿，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輩，你不客氣又能如何，有膽就再接老夫三招！」

話音一落，雙肩倏沉，十指急揚，骨節突然格格暴響。

方瑟見這般氣勢，那裡還敢怠慢，右腕向下一沉，立即握住了軟劍的劍柄。

就在兩人準備各展絕學，放手一搏之際，突聞黃西插口道：「老南慢來！」

周南瞪目怒喝道：「老西你幹甚麼？」

黃西也把獨目一瞪道：「老南，難道你忘記我兄弟的誓言了？」

周南道：「誰說我忘記了？」

黃西怒道：「既然沒忘，爲甚麼還未問清對方姓氏之前，你便打算施展殺手？」

周南像是語塞，半晌才道：「天下姓氏那麼多，怎見得他就偏偏姓方！」

方瑟聞言一愕，當下不加思索，當即接口道：「嘿嘿，怎麼？難道姓方還犯法麼？」

周南一震道：「甚麼？你……你說你……」

方瑟沉聲接口道：「不錯，小可正是姓方！」

黃西一聽，陡然上前道：「年輕人，你這話當眞？」

方瑟怒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照說他這樣叱喝，黃西非被激怒不可，但事實出人意外，黃西非但沒有發怒，反而一揖到地道：「我兄弟不知閣下姓方，開罪之處，尙祈海涵！」

話畢又是一禮，身形連連後退，神情顯得異常恭謹。

非但他如此，就連先前盛怒如狂的周南，此時也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怒意全消地退了下去。

方瑟見狀，更加滿頭霧水地大惑不解。

但就在此時，黃西、周南二人已經退到銀衫公子的身邊，雙雙施禮道：「公子明鑒，我倆兄弟，當年寄身東海之初，曾有明言，赴湯蹈火，悉憑所命，唯一的條件……」

銀衫公子初聞二人之言，雙目中殺氣陡現，但他畢竟是極端陰險的人物，這一線殺機稍閃即斂，及至聽到此處早已恢復常態，將手一擺敞聲大笑道：「兩位不用再說了，這事我已知道！」

黃西、周南，同時施禮道：「如此多謝公子，請恕老奴迴避了！」

話音一落，雙雙縱身飄出了石家祠堂。

方瑟見狀，不由更加愕然。

但，就在他驚愕不解之際，銀衫公子却已收回目光，怒瞪着他冷笑道：「嘿嘿，朋友，你這個姓可眞姓得太好了！」

方瑟道：「我不懂你的意思！」

銀衫公子道：「你眞不懂麼？」

方瑟怒道：「爲甚麼我要假不懂？」

銀衫公子陰笑道：「嘿嘿，因爲他們兩人曾經身受貴同宗的大恩，誓言在有生之年，絕不向你們姓方的動手！」

方瑟聽得一怔，道：「有這種事？」

銀衫公子又是一聲陰笑道：「怎麼？有這種事還不值得你高興麼？嘿嘿，不過依我來看，你還是別高興得太早了！」

方瑟怒道：「你這是怎麼說？」

銀衫公子聲音一沉道：「你若以爲我這麼講還不夠明白，那你就再給我仔細聽，告訴你，發誓不向貴同宗動手的是他們，本公子可沒這麼好的心腸！」

他說話時昂首闊步，氣勢凌人，看得方瑟心頭火發，情不自禁地報以冷笑道：「嘿嘿，閣下沒有這麼好的心腸又想如何？」

銀衫公子瞪目厲叱道：「我想殺盡天下姓方的人！」

方瑟聞言，突然縱聲大笑。

銀衫公子大怒道：「你笑甚麼？」

方瑟笑聲一斂，上步怒叱道：「我笑你狂妄無知，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更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東西！」

這幾句話，聽在那狂傲自負的銀衫公子耳中，頓時氣得他額上青筋暴突，只聽怒吼一聲：「小狗納命！」

話落掌起，立指如戟，颼地一聲戳了過來。

方瑟眼見他指風如刀，快捷無倫，當下猛揮右掌……

可是，銀衫公子非但武功高强，而且人極狡猾，見狀長笑一聲，陡地橫移三尺。

事出意料，方瑟右掌走空，掌勢走空不大緊，糟的是銀衫公子趁虛而入，雙指原勢不變，直奔肩頭點來。

事機迫促，閃拒兩難，萬般無奈下方瑟牙根一咬，猛然間運足鐵布衫的工夫。

一指點中……

方瑟頓覺肩骨酸痛，腳下連退五步。

銀衫公子雙肩搖晃，神情爲之一愕。不過他終是行家，一愕之後立即明白了那是怎麼回事，頓時雙眉一揚，沉聲厲笑道：「嘿嘿，無知小狗，金鐘罩、鐵布衫，算不得武林絕學，你竟妄想仗此對抗本公子的神仙指，現在應該知道打錯主意了吧！」

話音一落，掌勢再次揚起……方瑟已經領教過他的指風凌厲，深知再難擋其全力一擊，正待反掌出劍，想不到就在此時，突聞一聲暴喝：「小狗接招！」

喝聲未落，人影電閃，銀衫公子已經凌空撲下，指風嘶嘯，勢如暴雨。

方瑟駭然驚震，慌不迭抽身疾退。

銀衫公子那裡肯捨，雙掌晃動，十指齊飛，閃電般又是三招。

方瑟無暇拔劍，被逼無奈，只好捨長用短，雙掌一翻，迎了過去。

雖然他劍術已是武林一流，可惜掌上仍舊還是龔江所教的那幾招，這以之對付別人尙可，如今拿來對抗這武功絕頂的銀衫公子，可就有點相形見拙了！

只聽一聲長笑，銀衫公子的招式突變。

方瑟但覺眼前一花，對方五指已至腋下，驚駭中內力一撤，飛身倒躍。

本來他連番後退，人已到達大殿左側的長窗之下，及至飛身躍起，發覺已遲，只聽嘩啦一聲……

窗框碎裂，身形立即跌入大殿。

銀衫公子見狀縱聲狂笑道：「哈哈，該死的小狗，我看你往那裡走！」

雙肩一晃，跟踪而入。

就在他認定方瑟不堪一擊之際，方瑟已趁機拔出了腰間軟劍。

一劍在手，膽氣立壯，方瑟怒瞪着跟踪而入的銀衫公子，沉聲冷笑道：「嘿嘿，無知狂徒，我恐怕等會想走的還不一定是誰呢！」

銀衫公子雙目一瞟，早已看清了方瑟手中的軟劍，可是他藝高膽大，非但毫不介意，反而不屑地發出一串輕笑道：「嘿嘿，不錯，好劍，的確是一把好劍！」

話聲至此，口氣突又一變道：「只不過……」

方瑟道：「只不過如何？」

銀衫公子雙眉一揚，無限輕蔑地說道：「只不過再好的寶劍到了你手裡，也和破銅爛鐵差不多！」

方瑟聞言怒笑道：「眞的麼？好吧，那你現在就嘗嘗這塊破銅爛鐵的滋味！」手腕一振，寒芒陡漲，青芒閃閃，如同風送落花撲面飛來。

銀衫公子大出意外，他怎麼也沒料到，方瑟掌法那麼平庸，劍招却會這樣神奇，一聲驚叫方落，人已退出三步。

他雖然僥倖躲過了一招，但心中却已嚇得怦怦亂跳。

孰料就在他驚魂未定之際，方瑟又已跟踪而至道：「閣下，我這一劍比剛才凌厲一倍有餘，你要格外小心了！」話畢劍出，頓時風吼雷動，青芒電捲……

銀衫公子駭然驚退。

可是他立足未穩，復又聽得方瑟一聲怒喝：「大膽狂徒，還想走麼！」

青芒一斂，迎面刺來。

這一劍玄機莫測，如同天外飛來，銀衫公子一時閃躲不及，不由魂飛天外。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交，驀聞嘩啦一聲，大殿頂端，陡然落下一口巨鐘。

鐘高七尺，勢若奔雷，轟隆一聲，已將銀衫公子全身罩住。

方瑟手下慢了一步，軟劍刺在銅鐘上，頓時冒起一溜火花。

變出意料，只看得方瑟駭然心驚！

想不到他心驚未已，突然又是一聲嘩啦，剎時間，如由萬丈高樓失足，身形直向地底沉下……

方瑟下墮十丈，突然遇到阻力，猛然間身形上上下下地彈了好幾次。

靜止後定睛細看，原來已經落入一張巨網之中。

這張黑黝黝的大網，完全是用牛筋編成，桐油浸晒，堅韌無比，寶刀寶劍難傷，人落其中，只要網口一收，任你拔山蓋世的英雄也無用武之地。

這些事方瑟曾聽龔江不止一次地說過，見狀心頭一凜，趕緊飛身而下。

身落實地，仰首再看，只見黑空巨網經過一陣搖擺後，又復慢慢地靜了下來，非但網口未收，並且四外死沉沉地連半點動靜也沒有。

這是怎麼回事？難道石家祠堂的地下機關，乃是武林陳跡，根本無人看管麼？

一念及此，突然發覺牆壁上的火炬，光焰搖曳，尙剩尺餘，分明點燃尙還不到兩時辰！

無人看管之說，未免太不近情理！

方瑟一念及此，心中倍加警惕，當下緊握軟劍，緩緩而進。

沿着靜沉沉的地道，踏着自己的影子，細碎的脚步發出極其輕微的沙沙響聲。

但，一切都像是靜止似地，那兒有人？

終於，在地道的左端，他發現了一間石室。

石室的門虛掩着，門前地面上的足印清晰可見。

方瑟在距門數步停了下來，擧劍戒備之後，這才沉聲說道：「裡面是那一路朋友，請出來答話！」

話說完了，地道中立即傳來嗡嗡

回聲。

但除了回聲之外，一切依舊是死沉沉地。

石室中沒有人麼？

這顯然難以令人置信！

方瑟遲疑了一下，重又聲音一沉道：「裡面的朋友，你若是再不出來，在下可要進去了！」

話說完了好半晌，室中依然沒有反應。

方瑟再也忍不住了，手腕一振，刷！劍尖觸處，石門立即向內打開。

怪了，室中床榻桌椅，井然有序，令人納悶的偏偏就是不見半個人影！

再向前行，另有一間較小的石室。

這間石室的門窗，全用生鐵所鑄，門已經打開，室中除了有一張木榻外，再也不見其他的東西。

這間石室爲甚麼要用如此笨重的鐵門窗呢？

突然間，方瑟心中升起了一個念頭，這是一間囚牢！

對，是囚牢，先前見的那間石室，乃是看守人的居處！

但，這間囚牢是用來囚禁甚麼人呢？

看樣子，這絕不是官府的囚牢！那麼設置這座地下囚牢的人，又是甚麼身份呢？

假如此地有人的話，這一切的問題全都不難解決，可惜的是整個地道裡，此時偏偏看不見半個人影。

這些人似乎離開不久，他們究竟到甚麼地方去了呢？

就在方瑟滿腹狐疑，思量不解之際！無意間一低頭！突然，他發現一件刺眼的東西！

那是一段繩子，一段兩尺來長鴿蛋般粗，嶄新嶄新的麻繩！

這繩子是幹甚麼用的呢？莫非是用來綑綁囚犯的麼？

一念及此，方瑟頓覺精神一振，刹那間，他似乎全都明白了……

不錯，這一定是綑綁囚犯的繩子！

囚犯掙斷了繩索，逃出了囚牢！看守的人發覺囚犯逃走，一起追了出去，整個地道中不見半個人影！

任何人都有好奇之心，方瑟何能例外？他愈想愈覺有理，當下再不怠慢，立即沿着地道追了下去。

地道蜿蜒曲折地通出數里，出了地道，上了大路，以方瑟的脚程一直追到晌午時分……

一路所見的行人倒是不少，可是，那一個是地道中逃出來的囚犯？那一個又是地道中看守囚犯的人？

他們臉上不會漆字，叫人何從認起？尤其甚者，這只是自己的一種假設，眞相如何，根本無從得知！

方瑟愈想愈覺不對，愈想愈覺莽撞，想着想着，終於連自己也不禁啞然失笑了！

不是麼？這簡直就是自作聰明嘛！

事情根本就沒弄清楚，一個勁地窮追甚麼？方瑟的心意一變，決定先在路邊小客棧裡吃飽了再說。

這種路邊小客棧，是專爲過往客商行旅設置的，陳設極爲簡陋，但却有一個最大的優點，那就是方便。

方瑟要了幾樣小菜，剛剛動箸，突見遠處塵土飛揚，兩騎快馬疾馳而來。

馬臨切近，爲首馬上的青衣大漢突然一收韁繩，那奔馳的健馬，頓時連聲驕嘶地停了下來。

但是跟在他身後的那匹黑馬，却已收刹不住，直至衝出七八步遠，這才勉强地停了下來。

馬是停下來了，可是高踞鞍上的一名矮小漢子，却差一點沒被摔下馬背。

這矮小漢子人雖然矮，火氣却是不小，只見他雙眼一翻，望着那青衣大漢喝道：「老方，你他媽想幹甚麼？」

那姓方的大漢像是自知理屈，聞言連忙陪笑道：「曹兄，這幾個時辰，兼程急趕，難道你不餓麼？咱們停下來喝兩杯如何？」

那矮小漢子聽得長眉一揚……

可是，他惡言尚未出口，那青衣大漢復又加上一句道：「我請客！」

話音未落，人已飄身下馬。

想必最後這句話發生效力，那姓曹的矮小漢子一聽，臉上的怒氣頓時變作了一團笑容道：「嘻嘻，老方，我說是誰請客還不是一樣，只是現在天色已經不早，萬一那點子要是追丟了，只怕你我全都吃罪不起啊！」

他口中雖不贊同，但是人却下了馬。

姓方的大漢見狀接口道：「哈哈，這個曹兄儘管放心了，石家祠堂到黃家渡這段路程，沒人比我再熟了，只要我們能在申時以前趕到風箱峽，還怕他們飛上天去不成！」

口中說話，脚下不停，話說完了，人也雙雙到達小客棧的門前，抬頭看到小客棧裡還有人，頓時把話鋒停了下來。

照說這兩人夠機警的了，可惜方瑟聽覺敏銳，遠非一般的武林高手可比，別說相距只有六七丈，縱然遠上一倍，也照樣聽得清楚。

別的話倒沒有甚麼，可是，石家祠堂這四個字，却把他聽得心頭咚地一震。

不是麼？這傢伙提起石家祠堂幹甚麼？他們要追的「點子」又是誰？

方瑟的心中疑雲大起，決定非插上一手不可！

不過，雖然他心中這樣打算，表面上可仍然未動聲色，吃喝完畢，會帳出店，問清了方向……

未時剛過，兩騎馬來到風箱峽外，馬上騎的正是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

風箱峽名副其實，的確像是一隻大風箱，兩邊斷壁如削，當中露出一條羊腸鳥道，羣山連綿，若想繞越更是困難萬分。

這眞是一夫當關的險地！

二人將坐馬隱入峽中，然後分別在峽口兩側峭壁的亂石中躲了起來。

他們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可萬萬沒想到距離他們頭頂數丈處的一株虬松上，却早已有了另一條人影。

這人正是方瑟！

他居高臨下，將二人的一舉一動全都看在眼裡。

時光飛快地過去，突然，姓曹的矮子發出一聲輕呼道：「喂，老方你瞧，他們來了！」

方瑟由虬松枝葉向遠處張望，只見一輛馬車緩緩馳來，車上似乎放着一隻大箱子。

漸行漸近，看得漸清……

但等到看清之後，方瑟不禁愣住了，車上放的那裡是甚麼箱子，原來竟是一口黑漆棺材。

除了棺材之外，車上還有五六個人，他們是孝子、車伕，以及四個扛工。

這夥人是甚麼來路？會和石家祠堂的地下設施有關麼？

一念未已，突然，方瑟看到了綑在棺材上那根繩子；鴿蛋來粗，雪白嶄新地，和自己早晨在地道中看見的一模一樣！

看情形，這口棺材是石家祠堂地道中搬運出來的，應該不會有錯了！

難道那祠堂的地下設施，就是專爲停放棺木的麼？

當然，這也並非全不可能，因爲有錢人家以珍寶陪葬，唯恐宵小擾及先人屍骸，廣設機關，嚴加戒備，那也是常有的事！

看來自己早先的一番猜測全屬誤會了！

馬車在方瑟思量的時候已馳到峽口。

出人意外地，那滿身白衣的孝子，此時竟然嘻嘻地朝着車伕笑道：「喂，老趙，你他媽快點趕成麼？黃家渡迎春閣的小翠花還在等着我呢！」

話聲迎風飄來，聽得方瑟大愕。

就在他驚愕之中，突聞那趕車的老趙大笑道：「哈哈，小陳，你他媽孝服未除，一顆心却已飄到那臭婊子身上，這還像個人麼？」

話音落處，連那四個扛工也不禁相視大笑。

罵得應該，可是，這樣笑法可就大不應該了！

方瑟看在眼裡，不由眉頭一皺。

就在他心中大大不以爲然的時候，那姓陳的孝子却已開口道：「老趙，你別窩囊人好不好，今天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甚麼事情不好叫我做，偏他媽叫我扮甚麼孝子！」

孝子是假扮？那麼棺材裡……

方瑟一念未已，驀聽震耳大喝道：「站住！」

兩條人影已應聲飄落峽口，可不正是那姓方的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

他們併肩而立，剛好擋住了馬車的進路。

車上的孝子看得臉色一變道：「兩位，你們擋住了靈車有何指教？」

方姓大漢哈哈一笑道：「靈車？朋友，我請問你，這死的是你甚麼人？」

孝子被問得一怔道：「那！那是小可的老父！」

姓曹的矮子插口冷笑道：「老父？嘿嘿，這樣說，你這孝子不是假份的了？」

那孝子聽得一震道：「兩位，你們這是甚麼話？」

姓方的大漢大笑道：「哈哈，小輩，這話非常明白，若是你還不懂，那就趁早給我滾遠點！」

話聲中雙肩一晃，人已欺身而上。

那孝子顯得非常急怒，見狀趕緊飄落車下，將手中的哭喪棒一橫，擋住那方姓大漢道：「朋友，你這是幹甚麼？」

方姓大漢再次狂笑道：「不幹甚麼，大爺只是想看看你這位老父的遺容！」

掌勢一擺，已把擋在身前的哭喪棒推開。

姓趙的車伕冷笑一聲：「嘿嘿！朋友，你這未免有點過份了吧，死人豈容隨便冒瀆的！」

說時雙臂一抖，人也飄下車門來，鞭梢刷地一聲，點向大漢的面門。

大漢正待還手，那姓曹的矮子突然飛身而上道：「嘿嘿，閣下說得不錯，死人的確不容許隨便冒瀆，但若你這口棺材裡裝的不是死人，那可又當別論了！」

話聲未畢，一掌隔空劈出，淩厲的掌風，震得那姓趙的車伕脚下接連幾晃。

姓陳的孝子當下神色一變道：「甚麼？你……哼，棺材裡不裝死人裝甚麼？」

大漢道：「嘿嘿，小輩，你是不是存心考量大爺，好，你聽着，假如大爺沒有料錯的話，你們這口棺材裡裝的全是金銀珠寶！」

姓陳的孝子臉色又是一變道：「胡說！」

方姓大漢怒笑一聲：「是否胡說，開棺一看便知，大爺懶得和你爭辯了！」

話落雙掌齊發，直向那姓陳的孝子攻去。

幾乎就在同時，那姓曹的矮子也已撲向那姓趙的車伕。

姓陳的孝子哭喪棒一揮，呼呼連



舞男威威李某夜被一男人跟踪，初以爲有人尋仇，後來知該人爲電影公司老闆，欲請他任新片男主角，並聲稱將力捧他爲超級巨星。威威李想名利雙收，藉此脫離舞男生涯，因此與該人簽約，豈知……

韋韋著

攻三招。

那趙姓車伕叭叭回敬五鞭。

二人的功力全皆不弱，只可惜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却較他們更强。

交手十招不到，方姓大漢首先怒喝一聲：「龜兒子，你快滚吧，迎春閣的小翠花脫得光光在等着你呢！」

左手一揚，右掌呼地一聲擊出。

這招葉底偷桃，用得恰到好處，只聽哎呀一聲，把那姓陳的孝子震得連退八步。

方姓大漢就勢一飄身，上了車轅，姓趙的車伕見狀大急，回手一鞭，便向大漢足踝纏到。

本來他力敵那姓曹的矮子，還可勉强再撐十來招，這時一分神不要緊，頓時空門大露。

曹矮子一聲狂笑，拳如雨下。

他鞭梢尚距大漢脚踝數尺，人已挨了數拳，悶哼一聲，噴出兩口鮮血，差一點沒有當場倒下。

曹矮子一擊得手，並未追趕，雙肩微晃，緊隨着那大漢身後飄上車轅。

車上還有四名守護的扛工，見狀一聲呼喝，反腕亮出四把尖刀，不約而同地分向二人刺去。

可是，曹、方二人根本就沒把他們放在心上，只聽叭叭連響，轉眼間俱都落下車來！

二人眼見大功告成，不禁相視而笑。笑聲一斂，同時開口道：「來，咱們先揭開棺蓋看看！」話音落處，四隻手同時按上了棺蓋。

就在他們準備揭開棺蓋的瞬間，突聞一聲大喝道：「住手！」

喝聲未畢，陡見人影横空而下，刷地一聲，飄身落在棺蓋上。

來人是方瑟麼？

不是！

那麼是誰？

這人如同一團烏雲，飄身落在棺材蓋上。

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見狀怒喝一聲：「起！」

四隻緊抓棺材蓋的手，猛然間用力向上一掀……

這兩人雖然不算江湖人物，但也並非庸手，憑他們的功力，別說是一塊棺材蓋了，就算是一塊石板又該如何？

二人滿心以爲這一下出其不意，非得連棺材蓋帶人一起拋下馬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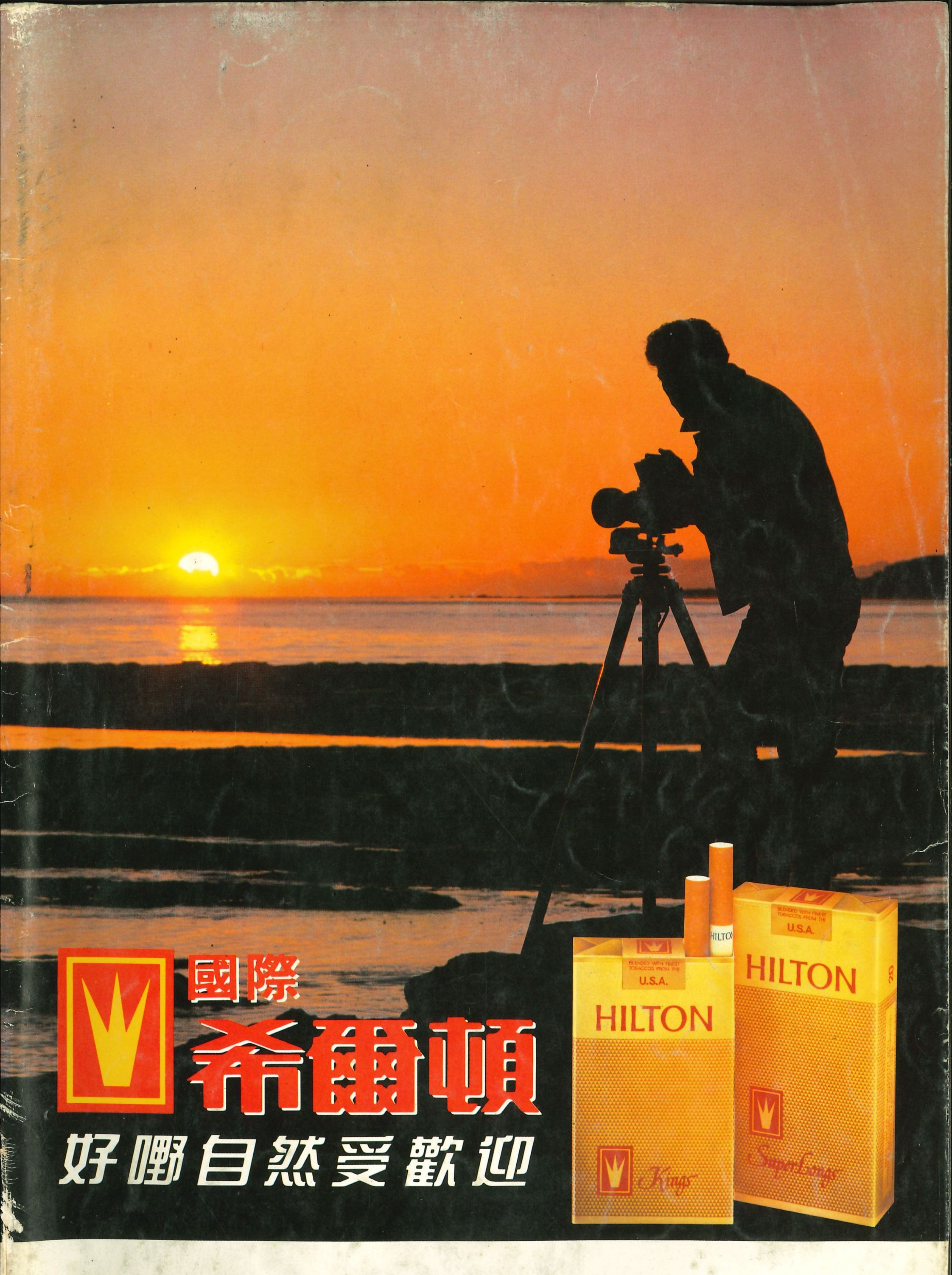
但，事出意外，在兩人出其不意地全力猛掀之下，棺材蓋居然紋風不動。

雖然棺材蓋是上好的杉木，但其重量仍是有限，他們之所以掀不動，不用說，古怪一定出在來人身上。

方姓大漢與那姓曹的矮子，原先對來人根本不屑一顧，但是現在却大不相同了，心下一懍，不期然一起抬頭向上打量……

（未完・廿三）




國際
希爾頓
好嘢自然受歡迎
HILTON
U.S.A.
Kings
HILTON
U.S.A.
Super Longs